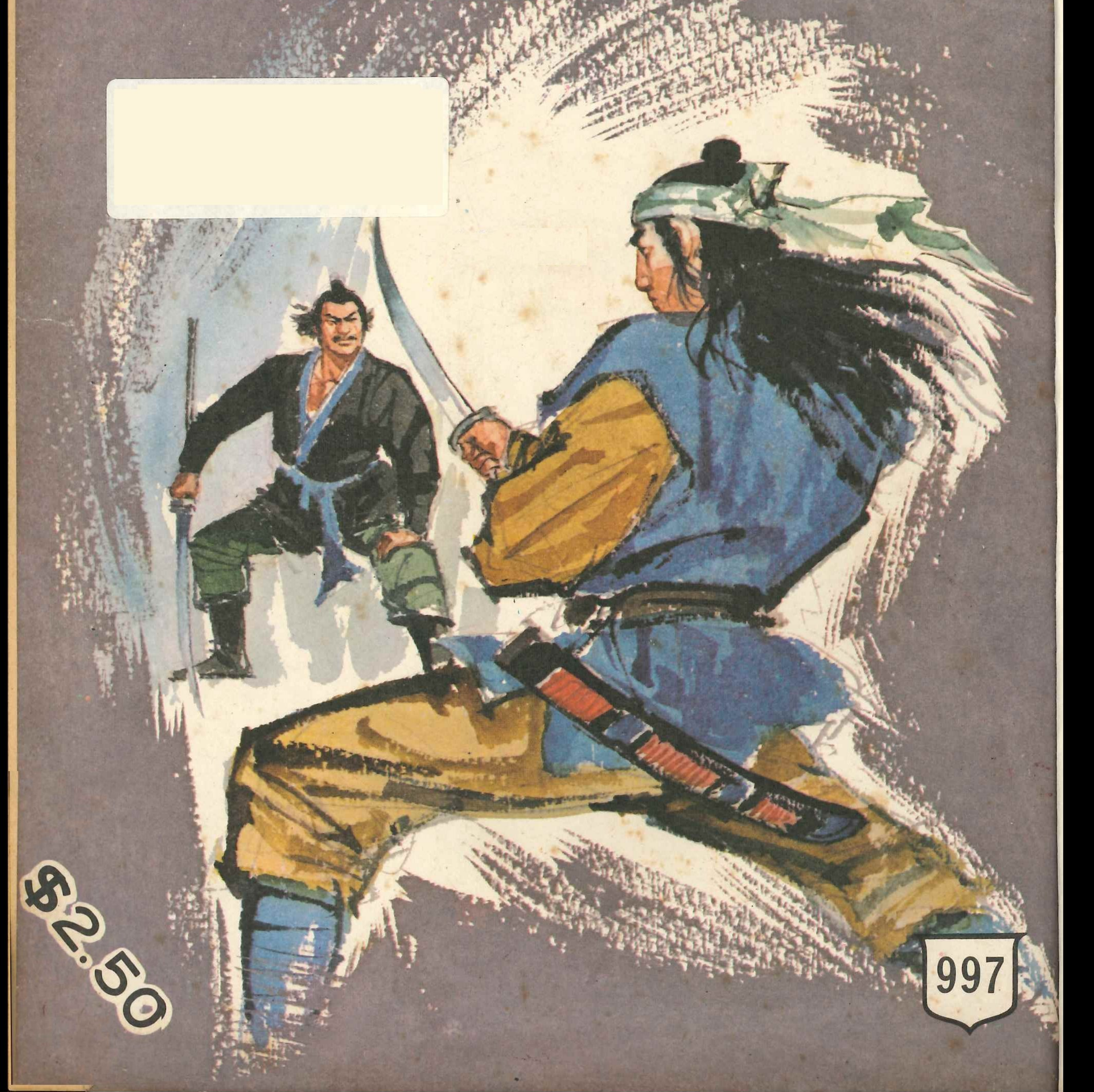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追擊九重霄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冰天雪地上，地獄殺手展開無情追殺，長安城中，浪子醉客大鬧金膽堂，九重霄下風起雲湧，敵友難分。本故事進展一氣呵成，過程緊凑刺激，保証令你閱後有痛快淋漓的感覺。



編者話

今期精選刊出的巨型小說「追擊九重霄」，是雪刀浪子故事集裡從來未有之最精采的一部，場面熱鬧，詭計奇多，主角人物，兇狠搏盡，打鬥激烈，殊死爭雄。作者龍乘風君爲了創作是篇，運用靈活細膩心思，盡展新穎題材奇能，每一橋段結構，過程內容情節，全部以非同凡响之筆法描敘，編者敢以保証閱讀本文，在炎夏裡，媲美冰琪琳之享受！

＊＊　＊＊　＊＊

臥龍生的長篇武俠故事「幽靈四艷」，今期首次刊出，文中開端，佈滿疑雲，詭譎神秘。富家公子徐寶玉參廟遇狙，重創歸來，神醫束手無策，雙親奔走駭汗，掀起了連串令人匪夷所思的忖測，敬請先睹爲快，並留意該故事之精采賡續發展下去。

＊＊　＊＊　＊＊

下期除了固定性刊出巨型小說國際特警故事「鬼影幫」外，同時兩大中篇：司馬洛故事「風流小飛賊」與高皐的俠情中篇「無情趕山鞭」亦同期隆重推出。上述佳作，讀者們稔熟能詳，素具好感，深愛閱讀，屆時請千萬不要錯過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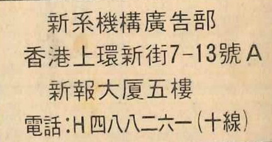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較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人。生有聖德，勤思好學，曾在魯攝行相事，年五十五周遊列國，以仁政勸說諸侯，不見用，晚年返魯，刪定六經，教誨門生，計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為一博學恭儉之君子·思想之精粹由門人集成論語一書·生平最重視一「仁」字，其道德與思想往後成為我國文化之主體，後人尊稱為「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

闕沁恆敬撰
姚夢谷拜書

追擊九重霄

龍乘風・文
子　成・圖

三俠同馳援　血戰飛貂鎮

臘月十一，子夜。

馬家大屋。

大雪和殺氣，籠罩着一切！

× × ×

馬家大屋位於飛貂鎮之北，落冰河之南。

飛貂鎮以出產貂裘馳名天下，鎮上最少有二十個獵戶，是獵貂的能手。

在飛貂鎮，馬家大屋的主人，有絕對的權力，可以處理鎮上的任何糾紛。

馬家大屋的主人，也就是整個飛貂鎮的主宰。

這並非近年來的事，而是遠在百年之前，馬家大屋就已一直控制着整個飛貂鎮了。

在飛貂鎮方圓五百里之內，最少還有超過二十個像飛貂鎮般大小的市鎮。

但飛貂鎮的地位，一向都遠比其他市鎮崇高。

原因只有一個。

那是因爲馬家大屋不但保護飛貂鎮，同時也保護其他二十多個小市鎮的安全。

這五百里地方，已太平了整整一百年了。

那完全是因爲馬家大屋的力量，使到江湖上的盜匪都不敢在這些地方上惹是生非。

然而，天下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改變。

太平了一百年的五百里太平地，開始不太平了。

暴風雪已降臨到馬家大屋的身上！

× × ×

屋外大雪紛飛。

屋中却充滿着一種足以扼殺任何生命的殺氣。

馬象行擁臥貂裘，半躺半坐的挨在一張熊皮交椅之上。

他的手很乾燥，皮膚像蛇鱗似的片片脫落。

他的心境又如何？是否也和他的皮膚同樣乾燥？

沒有人知道。

因爲馬家大屋滿門老幼連同僕婢八十七人，都已搬遷到另一個地方去。

沒有人願意離開這裏。

但也沒有人敢不離開這裏。

因爲這是馬象行的命令。

二十六年來，自從馬象行的父親病逝之後，他就成爲馬家的唯一主宰。

在這二十六年中，只有一個人曾經違抗過他的命令。

那就是他的妻子花翠碧。

花翠碧是個典型的良妻賢母。

但在三年前，她却擅違丈夫的命令，深夜率領馬家的十二名子弟，趕到六百里外的一間鏢局，和那鏢局的人展開一場激戰。

那一戰的結果，使馬象行親手調教出來的十二名子弟，只剩下四個，而花翠碧也受了傷。

馬象行立刻親率刑堂雙使，把花翠碧在歸途之中，就地處決。

即是神秘的一戰。

沒有人知道花翠碧爲甚麼要冒險帶着十二個馬象行的子弟，趕到六百里外的一間鏢局去興問罪之師。

同時，一般人也認爲馬象行的判決太過份，畢竟花翠碧是他的結髮妻子。

然而，無論怎樣，花翠碧死了。

馬象行給人的印象，未免太殘酷，太無情。

但自此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

× × ×

風越猛，雪越大。

屋中除了馬象行之外，已再無一人。

他在屋中，顯然是在等人。

他在等誰？

是否等待他的仇人？

就在風雪最大的時候，馬家大屋的木門突然發出「轟」的一响。

這一度堅固的木門，被撞破了一個大洞。

而且撞破這度木門的，竟然還是一個女人。

× × ×

寒風從遠山吹到屋中。

風更冷。

但風中却帶着一種清淡迷人的香氣。

馬象行直着眼睛，盯在這個女人的臉龐。

這是他六十年來所見過最美麗的一張臉。

她穿的是一襲淡紅紗衣。

這種衣服，簡直就完全沒有禦寒的功效，但她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冷。

她不覺得冷，但身穿貂裘的馬象行却反而覺得寒冷起來。

那是由心底冒出來的一股冷意。

乾燥的手已在冒汗。

冷汗。

× × ×

屋中燈火昏黃。

在燈光下，這個穿着淡紅紗衣的女人，看來更是倍加神秘，倍加美麗。

她正在用一種很特別的眼光，打量着屋子的四週。

馬象行瞪着她，突然一笑：「妳就是地獄鏢局的花老大？」

穿紗衣的女人點點頭，說：「我就是花老大，也是花翠碧唯一的妹子。」

馬象行的臉色變了變。

過了半晌，他才冷冷笑道：「花翠碧是妳的姐姐，但妳却自稱老大！」

花老大嘆了口氣，道：「那只能怪她太大意，嫁錯了人。」

馬象行又瞪起眼睛，大聲道：「老夫有甚麼地方虧待她？」

花老大哂然一笑：「她死在誰的手上，江湖上的人都很清楚。」

馬象行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

「妳好狠的手段，竟然對姐姐也動用到蝕骨腐屍針，昔日老夫若不下令刑堂雙使把她殺死，恐怕她會死得更慘百倍。」

花老大笑了笑，淡淡道：「其實這件事，你是可以對江湖中人解釋一二的，但你却沒有這樣做。」

馬象行「霍」聲站起，振聲道：「老夫但求無愧於天下，又何必多費唇舌向別人解釋？」

花老大柔聲一笑，道：「只怕你向別人解釋，也沒有人會相信。」

馬象行咬了咬牙，突然從熊皮大椅背後拿出一根鋼杖。

花老大彷彿露出了一個吃驚的神色，但嘴角間却又帶着幾分漫不經心的微笑。

「好一根破冰神杖，」她的笑容有點像狐狸：「可惜除了用來破冰鑿雪之外，恐怕就只能讓你老人家摻扶軀體之用。」

馬象行忽然不開口了。

他的臉上已沒有憤怒的神色，反而變得極端的冷靜。

花老大嫣然一笑：「你雖然沉得住氣，但今夜還是無法逃得過這一場殺身之禍，除非……」

馬象行沉聲道：「別做夢，百馬圖絕不會落在妳這種人的手上。」

花老大吃吃的笑道：「別緊張，反正我也沒有着急，那份百馬圖此刻一定在你的女兒手上，只要把你殺死，你的女兒又還有甚麼本領能把百馬圖保存下去呢？」

馬象行掌心的冷汗更多，但臉上却更冷靜。

他畢竟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雖然強敵在前，也絕不自亂陣脚。

燈光下，花老大的眼睛看來是那麼明亮，她的笑容是那麼柔美。

但馬象行絕對沒有忘記，眼前這一個美麗動人的女人，就是地獄鏢局裏的花老大，而她的眞實姓名，是花如珠。

×　×　×

地獄鏢局雖然名爲鏢局，但却從不運貨。

這裏的鏢師，只會殺人。

換而言之，這鏢局根本就不是鏢局，而是一個擁有大批職業殺手的組織。

地獄鏢局的總鏢頭，並不是花老大。

花如珠不錯是「老大」，但却並非總鏢頭。

總鏢頭是誰？

直到目前爲止，江湖上還是沒有人能知道。

有人懷疑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但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這一點。

而司馬血方面，却也已否認過不止一次。

有人相信他，也有人說他是在掩藏眞相。

但司馬血全不在乎，反正他自己本身的確是個殺手，而且更被公認爲殺手之王，就算被人視爲地獄鏢局的總鏢頭，也並不是一件如何大不了的事。

然而，地獄鏢局越弄越兇了。

不少江湖上成名多年的英雄豪傑，都紛紛死在地獄鏢局的鏢師手下。

最令人爲之心驚胆顫的，就是地獄鏢局每次接到生意，都一定能够在限定的日期之內，把目標對象殺死。

不管對手多硬，只要地獄鏢局把交易接下，被指定要殺死的人就死定了。

從來沒有人能例外。

地獄鏢局在殺人之前，例必在鏢局門前，懸出一張血紅大字的白紙，上面寫着被殺者的名字，和被殺的最後期限。

近數年來，只要是在地獄鏢局門前張貼過名字的人，此刻都已進了地獄。

有人曾在名字被貼上之後，連夜奔逃，但結果却死得更快，死得更慘。

在地獄鏢局裏，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當然就是總鏢頭。

但這一個總鏢頭，簡直比鬼還神秘，從來都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

除了總鏢頭之外，就得數到花老大。

自從地獄鏢局創立以來，已有不少武功極高的好手，死在花如珠的手下。

濟南劍聖沈季清、太湖雙絕上官兄弟、峨嵋山靜玄大師，洛陽神拳宋立芳，還有常家堡主陰陽扇常二先生，這些人都已分別死在她的手下。

對於上述等人，馬象行並不陌生。

他們的武功如何，他也知道得很清楚的。

他們都是當世武林上的一流高手，武功並不會比馬象行差得了多少。

但他們竟無一人能敵得過花如珠。

尤其是洛陽神拳宋立芳，和陰陽扇常二先生，他們並非單身應戰，而是集合十數位武林好手的力量，與花如珠展開生死決戰。

但結果更慘。

參與戰事的人，全都死在花如珠的手下。

所以，儘管花如珠美艷絕倫，但在江湖上的人看來，她比許多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還更可怕。

×　×　×

地獄鏢局的殺手，通常都是受僱才殺人。

但這一次花如珠出動對付馬象行，却並非受僱。

她的目的，是一幅百馬圖。

百馬圖是馬家大屋的家傳寶物，但江湖上知道馬家大屋有這幅百馬圖的人並不多。

花如珠與馬象行的距離漸漸接近。

花如珠沉默了很久，忽然又道：「憑你的力量，絕不足以抵禦地獄鏢局，與其弄個珠沉玉碎，何不乾乾脆脆把百馬圖交出？」

馬象行鬚眉皆豎，冷然笑道：「哼，休想！」

花如珠的臉刹那間變得比冰雪還冷。

「敬酒不吃吃罰酒，想不到你活了這把年紀還是糊塗得愚不可及。」

既「糊塗」又復「愚不可及」。

馬象行臉上的肌肉一陣跳躍，突然揮舞破冰神杖，直向花如珠的身上擊去。

×　×　×

馬家大屋之中，激戰已開始。

大屋之外的情況又如何？

×　×　×

在馬家大屋左邊不遠處，有一間小酒家。

這是飛貂鎮上，唯一可以買到酒的地方。

現在，已是子夜時份，而且風雪又這樣大，這間小酒家早就已關上大門。

但小酒家裏的燈光還亮着。

已經關上大門的酒家，居然有人在裏面喝酒。

不是一個，而是五個。

那是五個黑衣人。

這間小酒家的老闆，是一個姓陸的老蒼頭。

他今年六十八歲。

同時，也是他壽命的極限。

本來，他最少還可以活上好幾年的，他的身體還很壯健。

可惜就在這一個風雪之夜，他遇上了五個瘟神。

這五個黑衣人，就像地獄裏鑽出來的幽魂，忽然間就出現在這間已經關了門的酒家之內。

那時候，姓陸的老頭兒剛剛從床上爬起，想到茅厠裏解決內急。

但他的內急還沒有解決，就已給這五個黑衣人解決掉。

一刀穿心，另加一拳，狠狠的打在他的嘴巴上。

可憐這個半生勞碌的老頭兒，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在別人的毒手之下。

他並沒有開罪這五個黑衣人，也和他們無仇無怨，何以竟會遭此橫禍？

答案只有一個。

這五個黑衣人的身上，連一枚銅錢也沒有，但却想喝酒。

他們不想賒欠，於是索性把這個姓陸的老闆一刀幹掉，然後就在酒家裏喝個痛快。

世間上眞有這種兇狠殘酷的人，爲了這種小事就大開殺戒？

不錯，一點也不錯。

黑心五毒就是這種人。

×　×　×

黑心五毒這五個人，是六十年前黑心帮主黑心老祖的徒孫。

江湖上，人人都聽過風雪老祖這個名號。

風雪老祖是北極第一高手，一身武功出神入化，昔年憑着一柄風雪之刀，走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罕逢敵手。

雖然現在他已因年老而逝世，而風雪之刀也已轉贈給雪刀浪子，但江湖上的人還是沒有忘記他。

至於黑心老祖，他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　×　×

黑心老祖原名藍善祥，乃江南仙草鄉人氏。

他雖名爲善祥，但絕不是個和善慈祥的人。

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但人人都認爲他的刀法並不比風雪老祖差到甚麼地方去。

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創立黑心帮，並正式宣佈自己的外號，就叫黑心老祖。

那時候他並不老。

但他既然自稱黑心老祖，於是江湖上的人也就這樣稱呼他。

黑心帮成立之後，遼寧一帶的商民可就叫苦連天了。

黑心老祖把黑心帮的總壇設在如勒，並從西藏招攬了十幾個喇嘛，冀圖成爲遼寧的武林盟主。

他的野心不算小。

他的手段更是毒辣。

黑心帮成立只不過短短兩年的時間，就已把當地的武林人物打得抬不起頭。

到最後，黑心帮越弄越兇，風雪老祖看不過眼，終於親自跑到如勒，勸告黑心老祖收歛一點。

黑心老祖會聽他的勸告嗎？

當然不！

他不但不接受風雪老祖的勸告，反而和風雪老祖展開一場激戰。

那一戰，江湖上的人至今仍然津津樂道。

黑心老祖的刀法詭變百出，最少有十幾次的機會，可以把風雪老祖砍開兩截。

但每一個機會，他都無法把握。

不是不想把握機會，而是無法把握機會。

因爲風雪老祖的刀太快，而且內力深厚，就算刀法上出現破綻，黑心老祖亦無法把他徹底擊倒。

黑心老祖把心一橫，喝令十幾個西藏喇嘛一併上前，圍攻風雪老祖。

這一來，風雪老祖可光火了。

他絲毫不懼，手中一柄風雪之刀發揮更强大的威力，那十幾個西藏喇嘛雖然武功極是了得，而且人數衆多，可是竟然在不足五十個回合之內，便已紛紛或死或傷，敗在風雪老祖的刀下。

黑心老祖大駭。

他一向都以爲自己的刀法絕不會差得過風雪老祖，但這一次相比之下，顯然是略有遜色。

風雪老祖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把衆喇嘛解決，然後又再與黑心老祖展開激戰。

最後，黑心老祖還是敗了。

他的右胸捱了一刀，荒落而逃。

總算他的輕功造詣不弱，而風雪老祖亦無存心趕盡殺絕之意，終於給他逃過大難。

自此之後，黑心帮崩潰，完全瓦解。

而那黑心老祖也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了。

×　×　×

黑心老祖雖然被風雪老祖擊敗，但他仍然有一個弟子，不斷地在江湖上爲非作歹。

他就是近二十年來，江湖上最蠻不講理的惡君子向絕。

向絕是黑心老祖唯一的弟子，黑心老祖的武功，他已盡得眞傳。

當黑心老祖不再在江湖上露臉的時候，向絕差不多就完全代替了師父昔日的地位。

黑心老祖固然是個窮兇惡極的老魔頭，但與向絕相比下來，倒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嘆。

向絕絕不是個君子。

君子又怎會「惡」？

直到近三幾年，向絕的年紀也有一大把，似乎比較少一點在江湖上惹事生非。

然而，一代傳一代，向絕又調教出了五個比他自己更兇殘暴戾的弟子。

那就是黑心五毒！

×　×　×

黑心五毒的老大，是個身如竹竿，又高又瘦的中年漢子。

他姓賈，名道。

這人在五毒之中，是個性格比較孤僻的一個。

他平時很少說話，也很少動手。

但他若出手，就例必有人或死或傷，而且出手極重。

他不喜歡携帶武器。

他最厲害的武器，就是他那雙鳥爪般的手。

×　×　×

黑心五毒的老二，是申天屠。

申天屠的年紀，比賈道只差半歲，但看來却比賈道更年輕得多。

他長得並不矮，也不瘦，一雙拳頭彷佛嬰孩的腦袋般大小，很少人能捱得起他一拳。

他的拳頭厲害，刀法更是一絕。

昔年黑心老祖的刀法，他最少已練到六成的火候。

江湖上，已有不少武林好漢的腦袋，被他的五環大刀砍個稀爛。

×　×　×

老三的年紀並不老，但却是名副其實的「鶴髮童顏」。

他今年只有三十五歲，但早在十多年前便已滿頭白髮。

他姓薛名銀宇。

薛銀宇本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劍手，但在十五年前，却在莊中盜走了一把寶劍，並拜在惡君子向絕的門下。

向絕的刀法固是江湖一絕，但對於劍法亦絕非門外漢。

薛銀宇拜在向絕門下之後，劍法有飛躍的進展，近年以來，他已憑着那一把從珠璣山莊盜走的寶劍，殺敗過無數英雄豪傑。

× × ×

黑心五毒中的老四，個子最是矮小，但却偏偏姓高，名巨人。

任何人聽到高巨人這三個字，都會有一種下意識，以爲這個人必然長得又高又大。

但實際上絕不是這回事。

高巨人只有五尺三寸的身材，既不「高」，更不「巨」，幾乎任何人和他相比，都會把他比了下去。

但高巨人却是黑心五毒之中，刀法最快的一個。

× × ×

老五姚斌，是黑心五毒中，有「俏郎君」之稱的美男子。

他今年只有二十八歲，對付女人確有獨到的功夫，據說連花如珠這個女煞星也和他有過一手。

但到底是花如珠迷住姚斌，還是姚斌迷住花如珠，却是各有各的說法。

姚斌對付女人有辦法，對付口硬的人更有辦法。

無論是誰，若想在這個小魔頭面前保住某種秘密，除非他能吃幾十種不同滋味的苦頭。

他喜歡用私刑，無論是誰，落在姚斌的手裏，倒不如乾乾脆脆早點死掉。

但他的心腸極狠毒，往往連死人也不肯放過。

古人鞭屍三百，他却曾把一個敵人的屍首，用亂刀再剁成肉醬，然後再拿去餵狗。

× × ×

在那間小酒家裏，姚斌最少喝了十五斤酒。

他的酒量相當好，雖然十五斤酒灌進他肚子裏，但他的腦子仍然非常清醒、明亮。

高巨人喝得最少，但臉上反而紅得像個柿子。

他喝得少，而賈道却連一滴酒都沒有喝過。

賈道是黑心五毒的老大，他平時說話最少，吃喝的份量比其他四人少得多。

正當姚斌又再拍開一罎烈酒泥封的時候，賈道忽然冷冷的道：「老五。」

姚斌一楞，隨即笑道：「大師兄，你怕我喝得太多，會躭誤了正事？」

賈道板起臉孔，道：「咱們來到這裏，並不是爲了喝酒。」

姚斌終於把酒罎放下。

突聽得小酒家門下，傳來一陣馬蹄聲响。

蹄聲越來越近，一匹馬停在酒家門外了。

然後，有人輕輕的敲門。

這人敲門的聲音並不响亮，但居然只敲了三下，就把大門敲穿了一個大洞。

黑心五毒的臉上一齊露出殺機。

那個大洞外出現了一個人的臉。

這個洞雖大，但這人的臉却把洞口完全堵塞住。

因爲這人的臉實在太胖大了。

高巨人一聲冷笑，忽然左手一揚，十二顆鋼彈子同時向那個洞口急射而去。

那張胖臉忽然不見了，却露出一隻胖大的手。

十二顆鋼彈子，立刻就平平穩穩地落在這一隻胖手之上。

× × ×

小酒家裏的燈光，彷彿在刹那間變得很黯淡。

高巨人疾聲喝道：「甚麼人，在門外鬼鬼祟祟？」

門外那人淡淡一笑，道：「這裏的酒很香，能否讓老子嚐一嚐？」

高巨人臉色一變。

門外那人道：「外面的風雪凍得連鼻子都快甩掉，快點開門讓老子進來。」

一直沒有說話的薛銀宇，突然大步上前，一手就把大門的栓塞鬆開。

大門「曳」聲開啓，黑心五毒的瞳孔同時收縮成一綫。

難怪那人頻頻呼凍，原來他竟然只穿一襲單薄的短衣。

但他眞的感到很冷嗎？

若是普通人，相信早已被外面的風雪凍僵。

當然，眼前這一個人絕非尋常之輩，因爲他的懷中，有一個大得嚇人的酒罎。

這一個酒罎，差不多已成爲了一個人的標記。

這人就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也就是憑着一套五絕指法名震中原的唐竹權！

× × ×

黑心五毒雖然以前沒有見過唐竹權，但現在却已把他認出。

「唐竹權？」薛銀宇首先脫口道。

那人吃吃一笑，揉着胖肚皮，道：「你看老子像不像天下第一號大酒鬼？」

薛銀宇看着他，皺眉道：「你的酒罎好像已經空空如也。」

那人笑道：「由杭州巴巴的趕到這裏，再多一百斤酒也該喝掉啦。」

薛銀宇悚然動容。

「你果然就是唐竹權？」

那人道：「老子本來就是唐竹權，倒想請問一句，這間小酒家的老闆現在是否已睡了覺？」

高巨人冷冷一笑：「他的確已睡了覺，而且永遠都不會再醒過來。」

唐竹權的眉頭緊緊一皺，但似乎並未感到多大的意外。

過了許久，他才嘆了口氣，緩緩的道：「黑心五毒果然心黑手辣，所到之處，難有活人存在。」

高巨人道：「你說的絲毫不錯，可惜連你在內，也快要變成一個死人。」

唐竹權忽然盯着薛銀宇的劍：「這位兄弟，你這把劍的來歷好像有點問題。」

薛銀宇搖頭。

「有問題的並不是這把劍。」

「哦？」唐竹權臉上的肥肉顫抖了一下，道：「這把劍沒有問題，那甚麼才有問題？」

「你的頦子，你的肚子，還有你的眼珠子。」

唐竹權立刻摸了摸頦子，又揉了揉肚

子，再把眼睛眨動幾下，然後才微笑道：「不錯，老子的頦子太硬，肚子太胖，但眼睛却太明亮，這種毛病很難改得掉。」

薛銀宇道：「如果你的頦子被人一劍砍下，肚子被人一刀刺了進去，那種滋味你可曾想像得到？」

唐竹權彷彿吃了一驚，道：「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能把刀劍砍在老子的頦子和肚子上？」

薛銀宇冷冷一笑，長劍向前一送，然後慢慢的說出五個字：「是咱們五人！」

他這句說話，是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

當他說完這五個字之後，長劍忽然就像暴風雨般向唐竹權的頦子和肚子上刺了過去！

× × ×

薛銀宇的劍法，絕不是天下間最快的劍法。

一山還有一山高，又有誰的劍法能够眞正稱得上「天下最快」這四個字。

就連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劍法，也不能被稱爲「天下最快」。

然而，薛銀宇的劍法，却已足以用快如閃電這四個字來形容。

眞正快如閃電的劍法，江湖上並不很多。

毫無疑問，薛銀宇已是劍法上的一流高手。

他的劍是如此之快，而唐竹權的身材又是如此胖大，無論是誰，都會認爲唐竹權無法閃避得過。

可是，唐竹權雙腿紋風不動，但身軀左閃右縮。

薛銀宇一連刺出了多劍，居然完全落空。

他的劍固然快，想不到唐竹權身體移動的速度更快，無論對方的劍法如何快速，如何詭變百出，偏偏就是無法傷他肌膚分毫。

黑心五毒的臉色一齊變了。

唐門五絕指法還未出動，薛銀宇就已經相形見拙。

但薛銀宇畢竟還是個劍法高手，雖然一時間無法得逞，但在一連多次劍鋒刺空之後，他的劍法又再一變再變，變得極其緩慢，但却把唐竹權的退路完全封死。

這是一件極奇妙的事。

快劍不能產生作用，慢劍反而另具一種特別的威力。

薛銀宇是個天資極其聰穎的練武之材，尤其是拜在惡君子向絕門下之後，劍法更是大有飛躍的進展。

唐竹權已無閃避的餘地。

既不能閃，更不能退，薛銀宇的劍就像一幅巨網，把他整個人完全籠罩着。

黑心五毒其餘四人臉上緊張的神色略爲弛緩。

這個唐家的大少爺，好像已沒有甚麼花樣可出。

薛銀宇的劍，突然又由慢轉快，「嗤」的一聲，劍尖直指向唐竹權的咽喉。

唐竹權居然還是雙腿不動。

他睜着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連頦子都不動一下，好像已經活膩了似的。

這一着，連薛銀宇也是大感意外。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而且就算可以讓他再考慮，他也必然毫不猶豫會刺出這一劍。

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把這位唐家的大少爺斃在劍下。

劍出如電，劍尖幾乎已刺在唐竹權頦子的皮膚上。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薛銀宇的劍尖突然被一股大力震激，登時向橫斜出三尺。

把薛銀宇劍尖震開的，也是一把劍。

那是一把平平無奇的劍。

以劍而論，薛銀宇手中的劍比那把劍好不知多少倍。

但薛銀宇的劍却被擊開，幾乎脫手飛出。

黑心五毒的臉色一齊發白。

他們看見唐竹權的身後，突然冒出了一個人。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

他穿着一襲青淡的長袍，臉色冰冷如雪，殺氣之大，連黑心五毒看見都爲之一陣心寒。

薛銀宇認識他。

他就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三小姐薛惜瑤的未婚夫，也就是江湖上三大奇俠之一的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偷腦袋大俠！

這五個字本來就已具備了震懾江湖匪類的殺氣。

「衞空空！」薛銀宇不禁脫口驚呼，身形暴退七尺。

這三個字一出口，其他四人的臉色更是一變再變。

衞空空冷冷一笑，目光迅速地向五人身上掠過。

「枉殺無辜的本事，恐怕五位已可在武林之中名列前茅。」

唐竹權笑了笑，道：「老子若給他一劍在頦子上刺穿一個大洞，那才是無辜之至。」

衞空空手持長劍，一步一步的向薛銀宇走過去。

薛銀宇冷冷一笑：「姓衞的，別以爲我怕了你。」

衞空空道：「你何必怕我，反正你手裏的劍遠比我的劍好得多，只可惜這把劍的來歷，却不光采得很。」

薛銀宇冷哼一聲，正待出劍向衞空空進攻，忽聽得老二申天屠輕輕一咳，道：「三師弟暫且退下，且讓我來領教領教衞大俠的砍腦袋劍法。」

申天屠的身材，比薛銀宇粗壯得多。

他腰間的一柄五環大刀，也像他的人一樣，令人有一種霸氣的感覺。

但申天屠的說話，往往都比他的師兄弟斯文得多。

衞空空冷冷一笑，道：「你就是申天屠？」

申天屠拔出五環大刀，皮笑肉不笑地：「衞大俠見識過人，倒有一事欲向閣下請教。」

衞空空道：「請說。」

申天屠道：「聽說衞大俠的劍法，專砍別人的腦袋？」

衞空空道：「這是事實。」

申天屠道：「衛大俠的劍，乃是凡品，何以竟能連砍多人的腦袋而不崩損？」

衛空空道：「你要問的，就是這件事麼？」

申天屠道：「不錯。」

衛空空道：「你可聽過『邪不能勝正』這句說話？」

申天屠一呆。

「邪不能勝正」這五個字，他在穿開襠褲的時候便已聽過。

又有誰沒有聽過這句說話呢？

衛空空冰冷的臉上，第一次綻出了笑容：「衛某砍的，都是邪惡之徒的腦袋，而我的劍，却代表了正義。壞人的腦袋，當然無法敵得過這把正義之劍，所以他們丟了腦袋，但我的劍仍然完好無恙，道理就是這般簡單。」

申天屠的一張臉，刹那間漲成了紫紅之色。

這也算是答覆嗎？

這是衛空空以凡劍砍人腦袋，而劍鋒不會崩捲的理由嗎？

但申天屠却不能反駁。

那是一種極巧妙的答覆。

你不能說衛空空的說話，完全沒有道理的。

但這種道理偏偏又無法眞正的成立。

申天屠殺機已動，忽然「呼」的一刀，向衛空空的腦袋上砍去！

× × ×

衛空空名震天下的偷腦袋大俠。

而申天屠的刀法，也喜歡砍在別人的腦袋上。

每一個人都有兩條腿，兩條臂膀。

但誰都不可能有兩顆腦袋。

一刀砍在敵人的腦袋上，遠比砍在敵人的手脚上乾脆爽快得多。

一刀就已致命，絕不拖泥帶水。

申天屠一向都認爲，捏蛇要找七寸，殺人最好就從對方的腦袋上着手。

無論是誰的腦袋，都絕對捱不起申天屠的五環大刀。

曾經有個苦練了三十年鐵頭功的大和尚，與申天屠動手，結果他的腦袋被砍開兩半。

那一刀，申天屠並沒有用盡全力，他想試一試對方的鐵頭功是否那麼厲害。

結果，他很失望。

他的刀一砍下，大和尚的腦袋便像個摔爛了的大西瓜。

申天屠喜歡砍別人的腦袋，這一次總算碰上了一個大行家。

衛空空生平有兩件最大的本事，那是喝酒和砍掉別人的腦袋。

偷腦袋劍法，是天下間最具殺氣，也最霸道的一種劍法。

申天屠正想試一試，究竟是他的刀狠，還是衛空空的劍更厲害。

× × ×

申天屠雙手握刀。

他的手，粗壯而有力，步履也相當穩定。

只有穩定的手，才能砍出準而狠的刀法。

而對着衛空空，他不敢輕敵。

他常砍別人的腦袋，他知道腦袋不見了的滋味，絕不好受。

衛空空仍然是那般冷漠。

他像一塊冰。

冰雖然也有溶化的時候，可惜今夜的天氣太冷，冰絕不會溶，只會越來越加冰冷堅硬。

申天屠雙手握刀，站在衛空空的面前，神情比吃飯的時候還更嚴肅。

× × ×

申天屠平時很少與人說笑。

尤其是吃飯的時候，他絕不會跟任何人說半句說話。

他每次吃飯，表情都嚴肅得像包大人審犯。

這是他的特性。

他吃飯時永遠都坐直身子，飯碗裏的飯絕不會跌出一粒在桌上。

他的父親是個農夫。

他的父親甚麼都不會，只會種禾稻。

所以，申天屠知道每一粒米都來得不易，那是血汗種出來的。

× × ×

申天屠並不是個忘本的人。

然而，不忘本是一回事，但他却是個殺人絕不眨眼的大魔頭。

每年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死在他的五環大刀之下。

衛空空的眼力，相當厲害。

他一眼便已看出，五環大刀血光隱現，顯然曾經飲過不少人的鮮血。

刀是好刀。

只可惜它砍的也是好人。

想到這裏時，衛空空這塊冰有點光火了。

但他只是心裏光火，在外表上完全沒有半點異樣。

他在等待申天屠的刀。

但申天屠居然很沉得住氣，遲遲都沒有發動攻勢。

但他究竟是眞的沉得住氣？還是開始有點害怕呢？

× × ×

江湖三大奇俠之中，雪刀浪子龍城璧是個最奇特的人。

他的耐性有時候很差。

但有時候，他耐性之强，却會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如果此刻換上了龍城璧的話，他可能會靜靜的等待，一直等到申天屠首先動刀爲止。

但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早已向申天屠先發制人，展開猛烈的攻勢。

而衛空空的耐性，却是介乎於兩者之間。

他的耐性既不太好，也不太差。

申天屠不動，他也不動。

但申天屠久久不動，他却不願意再等下去。

申天屠還在苦苦思量怎樣進攻衛空空，但衛空空已展開砍腦袋劍法，以雷霆萬鈞的姿態發出了第一劍。

這一劍是砍腦袋劍法中威力極强大的「怒碎天門」，一劍砍下，連站在一旁的唐竹權都有點驚心動魄的感覺。

連唐竹權都覺得「有點驚心動魄」，那麼申天屠的感覺又如何？

可以說，那是極其驚心動魄，簡直令他立時汗流浹背。

他從未見過任何人的劍法，是如此霸道的。

然而，申天屠的刀法，亦絕非弱者。

衛空空的劍雖然厲害，但仍然給五環大刀震開。

衛空空大笑：「來得好！」

他的笑聲响徹雲霄，手中長劍却悄悄由上轉向下，再由左下方反手抽劈一劍。

這是砍腦袋劍法中的「纏頸式」。

這一招的威勢，看來遠遠不及剛才那一招「怒碎天門」，但却勝在巧而準。

只見衛空空的劍像是蟒蛇般，「刷」的一聲向申天屠的頸項之上纏去。

申天屠急閃。

但衛空空的劍却乘勢而入，劍法忽然又由輕巧轉爲剛猛無儔。

申天屠驟見劍光急變，已知不妙，手中一柄五環大刀舞得密不透風，儘量掩護着自己的腦袋。

但衛空空的劍，却比狂風更急猛。

申天屠一向都喜歡用大刀砍碎別人的腦袋，但這一次遇上了衛空空這個砍腦袋專家，他一直就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只見劍氣森森，兩人衣袂飄蕩飛舞。

這一場激戰，把黑心五毒其餘四人看得眼珠子都凸了出來。

× × ×

砍腦袋劍法。

這是天下間劍勢最狠，最霸王的一種劍法。

這雖然並非天下間最快的劍法，但却有天下間最不容易避得開的一擊。

這一擊就是「法場斬首」！

× × ×

一劍斬出，絕不改變主意。

這就是「法場斬首」最絕的地方。

不斬申天屠首級，誓不回劍。

申天屠的臉立刻變得比紙還白。

刷！

劍已擊下。

黑心五毒其餘四人的臉色，也同時一變。

只見劍鋒揮處，血如泉湧，申天屠手中的五環大刀「鏗」一聲跌落地上。

刀跌在地上，人頭也滾落在地上。

血腥氣味開始瀰漫、擴散。

但唐竹權却一點也不覺得刺鼻，因爲他正喝了太多的烈酒。他只嗅到酒味。

在他來說，酒味遠比血腥氣味濃郁得多。

× × ×

申天屠被砍掉腦袋，對於黑心五毒來說，這是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高巨人首先衝出來，戟指怒罵道：「衛空空，你好大的胆子！」

衛空空冷冷一笑：「衛某的胆子，本來就比你的腦袋還大得多。」

高巨人咬牙切齒，恨不得一口就把他吞進肚子裏。

氣氛更緊張，大戰一觸即發。

唐竹權却慢條斯理地，走到酒家存放竹葉青酒的地方，把一罎一罎的酒倒進自己的大酒罎裏。

其實這間小酒家的酒罎也不算小，一罎竹葉青最少都有八九斤。

但唐竹權一連倒了八九罎酒，仍然未曾把他的大酒罎裝滿。

他的酒罎大得嚇死人。

他的酒量，也更是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現在大戰當前，他還是先顧着自己的大酒罎，酒罎空了，對他來說是一件最無趣的事。

就在他把第十罎竹葉青倒進大酒罎的時候，背後突然有一隻鳥爪般的手，向他的背上悄悄的插去！

× × ×

唐竹權的酒罎固然大，但他的身軀更大。

這一爪不偏不倚，向唐竹權的背心上插去，而且距離極近，眼看他已絕對無法逃得開去。

但忽然間，這一隻鳥爪般的手，竟然凌空飛起。

手也會飛？

難道這一隻鳥爪般的手，眞的變成了一隻飛鳥？

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

但事實上，這一隻手飛了。

它飛到半空之中，而且還帶着一蓬鮮紅的血雨。

唐竹權直到這個時候，才笑咪咪的轉過身子，把目光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就是黑心五毒的老大賈道。

× × ×

賈道一向最引以爲傲的，就是自己的一雙手。

他從來都不携帶任何兵器。

他的一雙手就已足够把絕大多數的人活活捏死，活活插死。

可惜唐竹權今天的運氣似乎太好。

薛銀宇的劍幾乎刺在他頸子上的時候，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的劍「及時救了他的性命」。

事實上，就算沒有衛空空這一劍，薛銀宇想把唐竹權殺死，也絕不是那般容易的。

現在，賈道趁機偷襲，眼看得手的時候，他的手忽然「飛」了。

「飛」了的意思，其實就是斷了。

賈道最引以爲傲的一雙手，在偷襲唐竹權的時候，忽然就斷了一隻。

他的手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斷掉。

同時，這亦非唐竹權的傑作，他彷彿完全不知道賈道的手已靜悄悄的從他背後偷襲。

把賈道的手弄斷的，是一把劍。

這一把劍，並非衛空空的劍。

衛空空的劍，是凡品。

他這一把劍，却是稀世難求，堪稱人間至寶的碧血劍！

× × ×

碧血劍！

它薄而鋒利，色澤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看來，都是一片暗紅的。

賈道的右手，就是給這把碧血劍所砍斷。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灰衣人。

灰衣人的年紀，和衛空空不相伯仲，

但臉上的殺氣，竟似比衞空空猶更凌厲幾分。

賈道的手在發抖，身子在發抖。

他的雙腿也開始發抖。

他全身都是發抖。

那是一個人在痛楚、驚悸、憤怒時所產生的最正常現象。

灰衣人的劍，仍然停在賈道和唐竹權的中間，滴滴鮮血，由劍鋒流在地上。

賈道蹌踉後退五尺。

「殺手司馬？」他深深的吸了口氣。

唐竹權立刻搖頭，大聲道：「你說得不對，他不是殺手司馬。」

賈道楞住。

唐竹權喝了一大口竹葉青，然後才淡淡說道：「他叫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賈道的臉，陣青陣黃陣白。

「殺手司馬」，是黑道上對司馬血的稱呼。

但唐竹權立刻提出更正。

然而，無論怎樣也好，眼前這一個灰衣人，正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冷笑，突然身形鵲起，一劍再向賈道的左手砍去。

賈道的右手已被砍斷，左手萬萬不能有失。

司馬血的劍很快，賈道閃的也不慢。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根鐵竹從橫裏殺出，把司馬血的碧血劍擋住。

鏗！

司馬血的手腕居然爲之一震。

賈道雖已成驚弓之鳥，但此刻臉上却又露出了一點興奮的神色。

小酒家裏又出現了另一個人。

這人衣白如雪，身上也滿是雪花和冰碴子。

但他的臉色和身上的膚色，却比炭差不了多少。

他的手裏，有一根長約四尺的鐵竹，這一根鐵竹與司馬血的劍相碰，竟然絲毫無損。

司馬血的眼色變了。

他冷冷的盯着這個白衣黑臉人，半晌才道：「花老二？」

白衣黑臉人聲如擊木，淡淡的道：「殺手之王，今天總算有機會碰頭了。」

司馬血嘿嘿道：「聽說閣下對於在下這個稱號，一向都很有興趣。」

白衣黑臉人道：「我也是個殺手，在世間之上，又有誰不想自稱爲王？」

唐竹權裂嘴一笑，道：「這位老兄的說話，正合老子心意，將來老子一定會召開武林大會，自封爲喝酒大王。」

白衣黑臉人怒道：「別胡說八道。」

唐竹權嘻嘻一笑：「老子偏偏就喜歡胡說八道，但誰也不敢把老子怎樣。」

白衣黑臉人殺機隱現：「無論你是眞糊塗也好，假糊塗也好，你很快就不會再糊塗。」

唐竹權當然明白對方的意思。

世間上只有一種人不糊塗，他們不會眞糊塗，也不會假糊塗。

那是死人。

「你想老子不糊塗？」唐竹權笑道：「只可惜地獄鏢局並不是眞的地獄，而花老二也並不是個拘魂奪魄的黑白無常。」

司馬血冷笑一聲：「他當然不是黑白無常，而是個黑白怪物。」

白衣黑臉人的臉色彷彿更黑。

黑得發光。

黑得就像一堆正在燃燒，但却又沒有燒紅的黑炭！

× × ×

花老二，就是花老大的胞弟。

花老大叫花如珠。

而花老二，却叫花如炭。

花如珠肌膚賽雪，美艷不可方物。

然而，花如炭却是個渾身黑漆如炭的怪物。

偏偏他喜歡穿一襲白衣，以致臉色看起來更是黑上加黑。

花如珠固然是江湖上一個厲害的女魔頭。

而花如炭呢？他這個人又怎樣？

× × ×

有人曾經把這兩姐弟作一個比較。

比較下來所得的結論，是花如炭比花如珠更兇殘得多。

這也難怪，花如珠雖然情性毒辣，但在情場上却很得意。

她是個風流的女性，而且從未鬧過失戀。

而花如炭却恰恰相反。

他在十八歲到二十八歲這十年間，最少曾經愛上過三個女人。

這三次，他却動了眞情！

可惜，每一次他都碰壁，換而言之，每隔三年他就失戀一次。

這種要命的打擊，使花如炭這一個本來生性就殘暴的惡魔變得更加殘暴。

江湖上的人，絕對不會忘記兩年前河北朱家堡一役，花如炭帶着地獄鏢局三十二個殺手，把朱門十二傑統統吊在堡門之上，然後前後動用六十多種酷刑把他們活活折磨至死。

他已變成了一個絕對沒有憐憫心的野獸！

× × ×

小酒家裏的形勢，又再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衞空空與高巨人、薛銀宇對峙着。

賈道受了傷，姚斌正把他的傷口用布包紮。

顯然，黑心五毒都是地獄鏢局中的鏢師。

所謂鏢師，其實也就是殺手。

這許多殺手同時來到飛貂鎭，他們有甚麼企圖？

還有花如炭，更是地獄鏢局裏的重要人物，他也居然在這間小酒家之內出現。

飛貂鎭上，還有多少外來的武林高手潛伏着？

× × ×

小酒家中，殺氣嚴霜。

在馬家大屋的大廳內，馬象行與花如珠的一戰巳發展到足以決定生死勝負的階段。

馬象行是威鎭一方的武林大豪，他用的兵器是破冰神杖。

這種兵器威力驚人，力足開碑碎石。

只見杖影如山，把花如珠重重圍困。

然而，花如珠却像是穿花蝴蝶般，絲毫沒有慌亂的跡象。

她的手中沒有任何武器。

但她的一雙纖纖玉手，却隨時可以在馬象行的咽喉上刺穿一個血洞。

馬象行當然清楚自己的形勢實在非常危險。

但他絕不逃避。

即使明知會死在花如珠的手上，也絕不逃避。

今夜是他與花如珠決一死戰的時候，無論誰勝誰負，都應該有一個結果。

× × ×

破冰神杖看來巳越來越是緩滯。

而花如珠臉上的笑容，却越來越是動人。

無論是誰，恐怕都難免爲之心動。

唯獨馬象行沒有這個感覺，因爲他巳面臨到死亡的威脅。

他並不怕死。

但他總是覺得，如此這般死在這個妖女的手中，實在死難瞑目。

可是，儘管如此，他仍然沒有逃避之意。

他要拚一死戰。

因爲他總覺得，自己對不起花翠碧。

他要替花翠碧報仇。

× × ×

花翠碧爲甚麼要冒險率領馬家的十二名弟子，趕到地獄鏢局大興問罪之師？

江湖上沒有甚麼人知道事情的眞相。

但馬象行知道。

因爲花如珠殺了花翠碧的母親。

她們二人，同父異母！

× × ×

激戰仍在持續。

戰況也越來越是明顯。

馬象行雖然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但他仍然並非花如珠的敵手。

他開始有筋疲力竭的感覺。

花如珠倘若早施殺手，他此刻巳變成了一個死人！

但花如珠却像是貓戲老鼠，把馬象行弄得團團亂轉。

她笑得更輕鬆，更愉快。

馬象行極力支撑。

可是，他巳力不從心，花如珠又控制了整個戰局。

驀地，馬象行忽然雙腕一痲，破冰神杖「噹」一聲跌落在地上。

花如珠吃吃一笑。

他的雙腕，巳分別被兩根銀針插入，兩條手臂登時無法動彈，漸漸地，更連雙腿都無法抬動起來。

花如珠淡淡笑着，說道：「你的女兒在甚麼地方，相信你絕不肯說出來的，對嗎？」

馬象行閉口不語。

他早巳把生死置諸度外，當然絕不會把馬家大屋八十七人的下落說出。

花如珠接道：「假如你以爲咱們查不出他們的下落，那可是大錯特錯，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人能躲避得過地獄鏢局的搜索。」

馬象行額上的冷汗更多。

花如珠說的，都是事實。

只聽得花如珠又道：「你現在可以先走一步，你的女兒很快就會在地府裏找到你。」

她緩緩的從懷中掏出一把尖刀。

這把尖刀並不長，只有一尺左右，但却鋒利無比。

她忽然大力向馬象行的胸膛上刺去。

其實她不必花費那麼大的氣力，只要輕輕向前一送，馬象行的性命便得立刻了帳。

但她這一刀，其實並非志在刺殺馬象行，而是忽然改變方向，向左後方插去。

原來她的左後方，突然也有一把鋒利的刀疾衝過來。

鏗！

雙刀交鋒，濺出一蓬燦爛的火星。

花如珠這一把短刀，大有來歷，乃是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飛霞刀。

飛霞刀鋒利無比，堪稱削鐵如泥。

花如珠這一刀用上七成內力，在她的想像之中，背後那一把刀勢必要被震斷不可。

然而，她料錯了。

那一把刀沒有斷，反而她的飛霞刀崩損了一個缺口。

× × ×

能够把飛霞刀崩損的人，世間上絕不會多。

花如珠幾乎急得哭了出來。

她笑的時候很動人。

但她現在這副樣子，却更惹人憐愛。

可是，她往往會在別人動了憐憫之心的時候，突然施以致命的一擊。

所以，龍城璧沒有上當，就算她眞的哭了出來，他也會同樣地無動於衷。

他絕不會被一頭美麗的雌豹所迷惑。

× × ×

龍城璧。

把飛霞刀震崩一個缺口，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他來了。

他不遠千里迢迢，趕到飛貂鎭馬家大屋，目的就是爲了要拯救馬象行滿門老幼的性命！

× × ×

龍城璧與馬家大屋，有甚麼淵源？

沒有。

一點淵源也沒有。

但是風雪老祖却曾深受馬家大屋的恩惠。

這是江湖上的一段秘聞，知道的人，絕不會超過十個。

而龍城璧却是其中之一。

四十五年前，風雪老祖路經飛貂鎭，突然害了一塲大病。

那時候，飛貂鎭沒有人知道這一個老人，就是武功蓋世的風雪老祖。

甚至連馬家大屋的主人，也不知道。

那時候馬家大屋的主人，並非馬象行，而是他的父親馬承智。

馬承智向以菩薩心腸稱著，當他知道本鎭來了一個外客，而又病重在客棧之後，居然立刻就連飯都不吃，匆匆冒着風雪趕到客棧之中，替風雪老祖悉心醫治。

原來風雪老祖途經三百里外的毒蠍山，誤中毒瘴，雖然內力深厚，把絕大部份

的毒力逼出，但仍然未能盡除，結果來到飛貂鎮的時候，就不支病倒。

馬承智總共花費了大半個月的時光，才終於把風雪老祖的毒源完全根治。

可以說，當日若非馬承智的努力搶救，風雪老祖早在四十多年之前，便已死在飛貂鎮上。

× × ×

龍城璧腰間所佩的風雪之刀，是風雪老祖在晚年親手賜贈給他的。

這一件事，江湖上人盡皆知。

雖然龍城璧並非風雪老祖的弟子，但兩者之間却淵源極深。

要得到別人的尊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要得到風雪老祖的尊重，就更不容易。

但風雪老祖很尊重龍城璧。

他視他爲朋友，也視他如子侄。

直到他臨死的時候，龍城璧不遠千里趕到北極春天樓，風雪老祖把最重要的一件事交托他去辦理。

風雪老祖要他去對付黑杜鵑。

由此可見，風雪老祖對他的期望是何等之大。

同時，風雪老祖更再三囑咐，飛貂鎮馬家大屋的主人，曾救過他一命，將來馬家大屋若有危難，一定要全力支援。

龍城璧當然答應下來。

他答應過別人的事，無論那人是死是活，他都絕不會食言。

他是個浪子。

一個言而有信的浪子。

× × ×

地獄鏢局要對付馬家大屋的事，江湖上早已有風聲透露。

馬家大屋的親朋戚友並不少，他們其中不乏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

可是，地獄鏢局要對付馬家大屋，又有誰敢冒着滿門被殺的危險，去與地獄鏢局作對？

因此，沒有人願意來到飛貂鎮替馬象行助拳。

馬象行事前也早料到這是必然的事，所以他也沒有邀請親友來帮助馬家大屋一臂之力。

地獄鏢局的目標，原來就是爲了一份百馬圖。

百馬圖是一幅畫？還是一份藏寶圖？抑或是代表着某種驚世駭俗的武功，以致地獄鏢局對它如此重視？

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個謎。

× × ×

飛霞刀崩損，花如珠差點沒有哭了出來。

但龍城璧絲毫不爲所動。

對於這種女人，他早已見識過。

花如珠的表情，逼眞得令人無法分辨眞假。

但就在她臉上表情最楚楚可憐的時候，她的左手突然伸出，七點寒光就向龍城璧的臉上罩去。

龍城璧的身子沒有動。

但這七點寒光却盡皆被他手中的雪刀擊落。

花如珠的臉色，直到這個時候終於才變成一片蒼白。

她那楚楚可憐的神色，也變爲一片冰冷。

「你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頷首，道：「妳沒有猜錯。」

花如珠冷冷的道：「濟南府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果然不錯。」

龍城璧淡淡道：「地獄鏢局花老大的暗器功夫，却未免差了一些。」

花如珠的臉更蒼白。

過了半晌，她才緩緩的道：「你可否知道，與地獄鏢局作對的結果，將會如何麼？」

龍城璧神態開始變得有點悠閒。

他悠然一笑，搖搖頭。

「在下不知道。」

花如珠冷冷道：「你將會得到一個可怕的懲罰，而且還更連累及龍氏世家。」

龍城璧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眼睛裏却射出了兩道電般的光芒：「如此說來，地獄鏢局倒眞橫行霸道得很。」

花如珠道：「現在亡羊補牢，爲時未晚，飛貂鎮早已在地獄鏢局的重重包圍之中，你若及時離去，尙有一綫生機，同時，我可以保證龍氏世家不會遭遇到可怕的報復。」

「報復？」龍城璧倏地大笑：「龍氏世家一向都不怕任何人的報復，倘若姓龍的人怕死，也不會在江湖上得罪那許多巨寇狂魔。」

花如珠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那可是你自尋死路，怪不得任何人。」

她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聲調放得很緩慢。

但忽然間，她手中的刀鋒突然向前直刺。

這一刺的速度，幾乎比剛才那七點寒星射出的速度還快。

好快的一刀。

龍城璧仍然卓立在大廳之中，左手居然向飛霞刀的刀鋒上抓去。

刀快，手更快。

龍城璧竟然一手就抓住了花如珠的刀鋒。

花如珠露出了一個冰冷的笑容，她突然抽刀。

但刀鋒被龍城璧五指揑住之後，竟然無法拔出。

但花如珠也並不是眞的想把刀抽出來，她這一着，只是故意分散龍城璧的注意力。

就在同一時間，花如珠的左腿突然飛踢而起。

霍！

霍！

霍！

一踢就是三腿。

別看她的腿窈長而纖小，倘若給她踢個正着，就算是一頭猛獅也得立時倒了下去。

龍城璧的身軀左閃右縮，總算把她這三腿避過。

但花如珠的左腿剛停，右腿又再飛踢龍城璧的咽喉。

這一脚的來勢更是兀然，她的綉花鞋

子已差不多踢到龍城璧的皮膚上。

但龍城璧突然放開她的刀，却把她的足踝緊緊的揑住。

花如珠的臉色居然一陣緋紅。

龍城璧悠悠一笑：「花老大的腿，香滑得就像隻燉熟了的鴨腿子。」

花如珠哼一聲：「總不信你敢把我的腿咬上一口。」

龍城璧微微一笑：「在下當然不會咬妳的腿。」

花如珠總算鬆了口氣。

但龍城璧又接着道：「但我倒想把它剁下來，拿去餵狗！」

花如珠怒道：「你敢？」

龍城璧仍然緊緊揑住她的足踝不放，緩緩道：「天下間還沒有甚麼事情是我不敢做的。」

他說着，果然眞的就揮動風雪之刀，向花如珠的右腿骨砍下。

花如珠立刻大聲道：「你若砍下去，馬象行就死定了！」

龍城璧驟然停刀，瞧了瞧馬象行。

過了半晌，他才嘆了口氣，道：「妳用的是甚麼毒針？」

「痲死針。」

「痲死針？這名字好別緻。」

「這種針會令人在最短時間之內全身痲痹，但若十二個時辰之內沒有解藥，痲痹的人就會永遠都痲痹下去，直至死亡爲止。」

龍城璧淡淡道：「妳想保存一條右腿，最好還是先把馬大俠的針毒解掉。」

花如珠瞪目道：「我豈能相信你，倘若到時你還不放手……」

「花老大，你幾時聽人說過，雪刀浪子是個言而無信之徒？」

花如珠不再說話了。

龍城璧雖然是個浪子，但他在江湖上的信譽，却比許多江湖名俠還好得多。

花如珠咬了咬牙，終於把一瓶綠瓶子的藥丸拿出。

「餵他服下一顆，即可解去身上所中的針毒。」

龍城璧冷冷一笑：「諒妳也不敢耍些甚麼花樣。」言罷，伸手取出一顆藥丸，塞進馬象行的口中。

不久，馬象行果然漸漸甦醒過來。

花如珠怒道：「他身上的毒力已解，你還揑住我的腿？」

龍城璧哈哈一笑：「花老大，妳的腿實在很軟滑，偏偏在下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浪子，摸幾摸，舒服極了。」

花如珠越發急躁，龍城璧就越是慢條斯理的，差點沒把她活活氣死。

但龍城璧畢竟沒有食言，當馬象行完全回復正常之後，他就放了花如珠。

花如珠知道自己並非龍城璧的對手，唯有咬牙切齒的，忿忿然而去。

× × ×

屋外的風雪仍然急猛無比。

馬象行目送花如珠的背影在雪中消失，臉色異常沉重。

雖然剛才他被痲死針痲痹了身子，但龍城璧與花如珠激戰的情況，他仍然看得很清楚。

同時，他也知道眼前這一個藍衣青年，就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在小酒家中，燈火依舊昏黃。

中天屠的屍體，早已被凝固了的血包裹着。

天氣是如此的冷，無論是誰的血流出來，很快就會結成冰血。

冰一樣的血。

血一樣的冰。

但無論是冰血也好，血冰也好，它也和血水一樣，帶着一股濃郁的腥臭氣味。

地獄鏢局大擧出師，主要目標是對付馬象行。

對付馬象行，光是花老大便已足以應付裕如。

同時，他們已查出，馬家大屋之中，除了馬象行之外，已再無一人。

馬家滿門老幼，俱已避遷他所。

就算馬家仍然有高手留下來，亦不足慮。

除了馬象行之外，馬家大屋中絕對沒有任何助拳的武林人物，可以說，馬象行是在屋中等死！

× × ×

地獄鏢局的出擊行動，從來都沒有出過任何差錯。

這一次，他們的預算也很準確。

馬象行的確不是花老大的敵手，同時，馬家大屋之中也只有馬象行一人。

而且地獄鏢局更有不少高手埋伏在馬家大屋附近。在那間小酒家中，黑心五毒是負責不准任何人接近馬家大屋的。

可是，他們却沒有料到，馬象行畢竟還是有助拳的人趕到。

而且，那是一批强援！

× × ×

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偷腦袋大俠衞空空、殺手之王司馬血，光是這三個人的力量，就絕非黑心五毒所能抵禦的。

當黑心五毒被他們弄得團團轉的時候，雪刀浪子龍城璧早已順利地闖進馬家大屋。

花如珠雖然把馬象行玩弄於股掌之中，但她却敗在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手下。

至此，地獄鏢局的殺人計劃已失敗。

在小酒家中，雖然花如炭及時出現，把黑心五毒的窘境稍解，但面對着司馬血、衞空空和唐竹權，他們實在沒有任何取勝的把握。

花如炭臉色，彷彿越來越黑。

就在他準備與司馬血展開決戰的時候，街道之外突然傳來一陣低沉的歌聲。

× × ×

外面的風雪聲雖然很大，但這一陣低沉的歌聲却沒有被掩蓋。

這種歌聲聽來甚是蒼凉，却又帶着幾分妖異的氣氛。

沒有人能聽得出歌中的詞句是甚麼，再聽下去，倒像是一匹餓狼在嗥叫。

花如炭突然把鐵竹向後一縮，身形如飛越門而去。

司馬血冷冷一笑：「鼠輩想逃！」

黑心五毒餘下四人亦紛紛奪門而走。

顯然，那陣低沉的歌聲，是地獄鏢局撤退的訊號。

花如炭的輕功極快，瞬即已逃出小酒家門外。

但黑心五毒餘下來的四人，却只跑了三個。

因爲衞空空一直都盯着薛銀宇，他寧可放走其他三人，也絕不願意放走薛銀宇一個。

至於司馬血他追出一程，花如炭抛出一蓬毒粉，居然就把司馬血逼退。

花如炭的身子，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其實司馬血若存心追趕，花如炭想走恐怕並不這麼容易。

但司馬血却在這個時候，看見馬家大屋之中，掠出了兩條人影。

其中一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正關心龍城璧援救馬象行的事，於是只好暫時放過花如炭。

但衞空空却已和薛銀宇展開了一幕驚心動魄的決戰。

薛銀宇的劍法，剛猛不足，但却陰柔毒辣有餘。

而且，他手中的劍，也還比衞空空的劍好得多。

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佔到任何的上風，反而被衞空空一連幾招砍腦劍法，逼得他汗流浹背。

薛銀宇一睹形勢，暗知不妙。

司馬血、唐竹權却在他的身旁，他就算能够闖得過衞空空這一關，也未必就能够逃得出去。

當下把心一橫，決意與衞空空拚個同歸於盡。

然而，即使他想拚個同歸於盡，也絕非易事。

棋差一着，縛手縛脚。

奕棋如是，鬥劍亦復如是。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堪稱江湖一絕，此刻全力施展下來，薛銀宇已陷入凶險的危局。

顯然，衞空空已動殺機。

薛銀宇一向兇殘暴戾，劍法練成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四出爲惡，今番遭逢到江湖上的第一流强手，已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二十招之內，薛銀宇還可以勉强招架得來。

但到了第三十招後，薛銀宇的敗局已定，他根本連自己手中的劍亦無法操縱自如。

衞空空倏地冷喝一聲：「還珠璣山莊的劍來！」

這一聲冷喝的聲音並不算太大，但却恍似在薛銀宇的耳邊响起了一個巨雷。

薛銀宇渾身一震，咬牙奮力揮劍，直向衞空空的小腹上砍去。

他這一劍，已是他傾盡全力的一擊！

× × ×

薛銀宇的劍法，絕非弱者。

可是，今天是他畢生最倒霉的日子。

他這一劍，無論氣勢、準確和力度方面，都很不錯，已足以讓武林中絕大多數的高手躺了下來。

然而，他現在的對手却例外。

因爲衞空空的劍遠比他的劍更準確、更霸道。

就在薛銀宇這一劍已即將刺進衞空空小腹的時候，砍腦袋劍法中最凌厲的一招也同時擊出。

那是氣勢駭人的「分頭斬」！

刷！

薛銀宇正想驚呼，但他連驚呼的聲音也來不及發出，他的腦袋就已被衞空空的長劍齊中破開，一分爲二。

血如湧泉，人如朽木，應聲折倒。

黑心五毒又少一人，只剩下了三個。

× × ×

衞空空凝望着薛銀宇的屍體，忽然輕輕一嘆。

唐竹權淡淡一笑。

他走到衞空空的身旁，道：「這種人死有餘辜，又有甚麼值得長嗟短嘆。」

衞空空皺着眉，彎腰把薛銀宇手中的劍奪過，撫弄一番之後，才喃喃說道：「這一把的確是好劍，難怪他起了盜竊之心了。」

唐竹權瞪着眼，道：「這人本來就是個賊種，偷劍只不過是一宗小事而已。」

衞空空道：「可惜他不知道這一把劍以前的故事。」

唐竹權一呆：「這把劍的故事？」

衞空空道：「不錯。」

唐竹權道：「這把劍發生過些甚麼故事？倒不妨說出來，也好讓老子當作下酒之用。」

用故事來下酒，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倒還醉得相當風雅。

然而，衞空空說的故事並不風雅。

不但不風雅，而且簡直就恐怖之極。

原來這把劍以前已被人盜竊過三次之多。但盜劍之人，沒有一個得以善終，他們把劍從珠璣山莊盜出，遲則三年，快則幾個月，便會慘遭橫禍，死在別人的刀劍之下。

這把劍三次被盜，却也三次物歸原主。直到薛銀宇盜劍，已是第四次。這一次，薛銀宇仍然無法破例，結果又在飛貂鎮中，死在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之下！

× × ×

黑夜雖然漫長，但它終於還是被黎明的陽光所驅走。

飛貂鎮已整整三天沒有見過陽光。

這幾天以來，天色一直都是灰暗無比，飛貂鎮已被白茫茫的大雪所掩蓋。

難得今天有陽光。

更難得今天的風已停，雪也已停。

這似乎是一個好的開始。

× × ×

雖然天色好轉，但馬象行的心中仍然陰霾密佈。

他的心情欠佳，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他仍然保持最冷靜的態度，準備對抗另一次暴風雪的侵襲。

地獄鏢局的主要目標，並不在殺馬象行，而是奪取那份百馬圖。

雖然他們未能在馬象行的口中，逼問出他女兒的下落，但馬象行知道，地獄鏢局遲早都會找到馬家滿門老幼匿藏的地方。倘眞如此，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但馬象行現在總算又有了另一個新的希望。

因爲他有了一批强援。

龍城璧、司馬血、衞空空和唐竹權，每一個都是在江湖上身經百戰的好手。

昔年馬承智救了風雪老祖的性命，果然善有善報，否則今日馬家這場大災刦，就不會有任何人來仗義解圍。

地獄鏢局的初步行動雖然失敗，但他們絕不會甘心就此罷休。

馬家行雖然先行把家眷遷避到一個隱秘的地方，但再隱秘的事情，也有被洩漏的時候。

所以，他的女兒，和馬家大屋的幾十條性命，並不安全。

唯一最徹底的辦法，就是與地獄鏢局決一死戰。

× × ×

臘月十二，正午。

天晴。

雖然天晴，雖然風雪已停，但仍然是冰冷的一天。

馬象行離開了馬家大屋，離開了飛貂鎮。

他要和家眷聚在一起，保護女兒，保護那份百馬圖。

倘若地獄鏢局再次侵犯，他會指揮馬家大屋的每一個戰士，與地獄鏢局展開決戰。

令他改變龜縮政策的，是龍城璧等四人。

逃避，絕不是妥善的辦法。

龍城璧決意站在馬象行的一方，誓與地獄鏢局週旋到底。

沒有人能改變他的決定。

相反地，他的決定獲得了司馬血、衞空空和唐竹權的一致擁護。

他們是老朋友。

不是酒肉朋友，而是患難相扶的知己朋友。

他們從來都不會令朋友失望。

× × ×

就在這一天的中午，五匹快馬，從漫長的官道上不停望南奔馳。

兩個時辰之後，五匹快馬已來到了攔波渡口。

浪子與醉貓　大破鬼臉陣

攔波渡口雖然並不是個大地方，但攔波樓却是天下聞名的一間酒家。

攔波樓就在怒河的西岸，這間酒家最著名的並不是酒，也不是飯菜，而是劍。

攔波樓不但賣酒菜，而且賣劍。

在店堂的左側，有一座小樓。

這一座小樓的主人，也就是攔波樓的老闆。他今年四十出頭，但却已在攔波渡口躭了二十年。

二十年來，他既是攔波樓的老闆，也是這一座小樓的賣劍人。

他不但賣劍，也買劍。

八年前，他曾買過一把只有八寸長的短劍，價錢是紋銀一萬三千兩。

但他賣出的價錢，却差不多是買價的十倍。

他賣了足足十萬兩！

這一宗生意，他賺了大錢。

但他絕不是隨隨便便就與別人交易。

曾經有一個江洋大盜，帶着一籃價值連城的珍珠，想買下一把古劍，結果却遭遇到嚴厲的拒絕。

大盜怒氣冲冲，聲言要把攔波樓夷爲平地。

但現在攔波樓還是完好無恙，而這個大盜却已被人砍開十八大塊，連碎屍都抛進怒河之中。

生意人也有生意人的原則。

攔波樓老闆的原則，就是絕不與邪惡之徒談買賣！

× × ×

飛貂鎮距離攔波渡口並不太遠。

這間酒家，馬象行已光顧過不下十次了。

他當然也認識這一間酒家的老闆。

這間酒家老闆的外號，叫做「萬劍纏身」。

他姓管名鵬，是昔年中原名俠「金劍先生」戚鶴的唯一弟子。

馬象行的年紀比他大，但對於管鵬却是尊重得很。

他每次來到攔波渡口，都少不免與管鵬喝個痛快。

但這一次馬家大屋面臨大災難，管鵬並沒有趕到助拳。

馬象行並不怪他。

因爲管鵬有一個很漂亮、很年輕的妻子，同時她已懷孕。

管鵬又怎能抛下妻子和她腹中的生命，而跑到飛貂鎮去冒險呢？

馬象行的確很明白事理，而且器量之寬，更是罕有人能冀及。

他現在路經攔波渡口，倒希望有機會再見他一面。

這一次見面之後，以後能否再有機會相逢痛飲，那倒難說得很了。

× × ×

但當馬象行到達攔波渡口之後，他楞住了。

攔波渡口仍和以前一樣，沒有變過。

但攔波樓却竟已付諸一炬，變成灰燼了！

× × ×

攔波樓被焚，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馬象行立刻向當地的居民詢問。

他們的答覆都完全相同。

——攔波樓昨夜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打鬥，當打鬥停止之後，四週就燃起了熊熊烈火。

熊熊烈火之後，一切都完了。

攔波樓的伙計不見了，廚子不見了。

老闆和老闆娘都不見了。

因爲他們已被這一場大火燒成焦炭！

× × ×

馬象行在那一堆焦土之中，滿臉悲憤之色。

他經過更詳細的調查，終於找到一個可怕的答案。

管鵬被殺，是地獄鏢局的傑作。

地獄鏢局對管鵬下毒手，是因爲管鵬已暗中召集十幾位武林高手，準備到飛貂鎮支援馬象行。

但他們還未出動，便已先罹浩刦。

地獄鏢局總共動員近百人，把攔波樓重重圍困，並施以火攻。

結果，管鵬夫婦，和那十幾個武林高手，都死在攔波樓中。

馬象行此刻心中難過的程度，實在不難想像。

衞空空嘆了口氣，安慰道：「這件事情你不必太難過，這並不是你的錯。」

馬象行顫聲道：「管鵬爲我而死，而老夫却仍然活生生的站在這裏，我怎對得起他？」

龍城璧嘆一口氣，道：「馬大俠不必過份悲傷，善惡到頭終有報，地獄鏢局中人橫行霸道，遲早總有一天會得到應得的懲罰。」

唐竹權突然大吼一聲：「老子若有機會碰上那夥兔崽子，一定要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屍橫遍野。」

他的表情很激動，差點連懷中的大酒罎也被他捏碎。

龍城璧看了看天色，道：「一天的時間並不太多，咱們還是趕路罷。」

馬象行道：「地獄鏢局，耳目衆多，咱們的行踪，並不容易逃避得過他們的監視。」

「監視又怎樣？」唐竹權哼一聲：「老子怕他個屁，反正馬大俠已決定跟他們來一個生死決戰。」

龍城璧笑了笑：「雖然如此，總不成大鑼大鼓把地獄鏢局的殺手都引到馬大俠家眷藏身的地方罷？」

唐竹權怪眼一翻，喝了口酒，不再說話。

馬象行目睹攔波樓發生慘變，心情又更沉重幾分。

但誠如龍城璧所言，今天的時間已剩下不多，他們還要趕路。

人在江湖，身不由主。

雖然馬象行不捨得離開攔波樓，但他還是帶着惆悵的心情，繼續望南而去。

他的女兒現在情況怎樣？

× × ×

臘月十五，黃昏。

長安城白玉大街，白玉樓。

這裏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尤其是每天黃昏過後，更是熱鬧得令人無法清清醒醒。

有人說，再清醒的人，只要他踏入了白玉樓的大門一步，就再也不能保持原來清醒的十份之一。

賭、女人、酒！

這三件事加在一起，又還有誰能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呢？

不過，任何事情都總有例外的時候。

今天晚上，白玉樓中，就出現了一個很清醒的人。

他已喝了七八斤不算清淡的酒了，賭了足足三個時辰的骰子，同時更與三個漂亮動人的名妓混了大半天，但他的眸子，仍然像未踏進白玉樓的時候般清醒。

白玉樓的總管，是個鼻尖上有顆黑痣，左頰上還有一條刀疤的中年人。

長安城有許多人，連長安城府尹司徒大人是高是矮，是肥是瘦都不清楚。

但却沒有人不認識白玉樓的總管。

即使沒有見過他的人，也一定知道，白玉樓的總管，鼻尖上有顆黑痣，左頰上有一條刀疤，而他的手裏，却經常撫弄着一對金胆。

江湖上玩鐵胆的人很多。

但玩金胆的人，却只有寥寥幾個。

金胆的價值，當然比鐵胆貴重得多。

但這並不是少人玩金胆的原因。

金胆少人玩，那是因爲它遠比鐵胆沉重，腕勁稍差的人，玩它很容易會出醜。

但白玉樓的總管玩金胆已有十五年，他的腕勁從來都沒有人懷疑過。

他姓上官，人人都稱呼他上官金胆！

× × ×

上官金胆通常都是白玉樓中，最清醒的一個人。

他的衣飾，不會過份華麗堂煌，但無論任何人看見他，都會知道他在白玉樓中的地位，絕不會低。

白玉樓是嫖、賭和喝酒的地方。

雖然這裏進出的賓客，盡皆富貴中人，但也經常發生不必要的紛爭。

解決這些紛爭，有很多方法。

但上官金胆通常都只照着一個原則去辦事。

這個原則就是「先禮而後兵」。

誰若生事，他就會給這人一個勸告。

勸告無效，接着而來的就是警告。

警告如不生效，再用拳頭。

近年來，已很少人敢不聽上官金胆的勸告。

敢漠視上官金胆警告的人更少。

因爲，沒有人能捱得起上官金胆的拳頭。

上官金胆用拳頭揍人的時候，通常都會把一雙金胆碰在別人的臉上。

於是，別人的臉一塌糊塗，而他手中的金胆也同樣一塌糊塗。

上官金胆不喜歡把金胆弄髒。

但血腥却例外。

他認爲血腥並不污穢。

血是寶貴的，也是可愛的。

無論是乞丐爛腿上流出來的血，或者是女孩子初夜時所流出來的血，都同樣寶貴、同樣可愛。

× × ×

夜幕已垂下。

白玉樓中，燈火輝煌耀人眼目。

上官金胆的目光，有意無意之間又落在那個人的身上。

那是一個身穿緞質藍袍，懷中銀票花來花去都花不完的年青公子。

上官金胆以前從來未曾見過他。

他在白玉樓中，既賭且嫖，復又喝下不少酒，但他仍然清醒得令人感到意外。

他的表情，和其他的人絕不相同。

雖然他直到現在還沒有鬧事，但上官金胆却隱隱的有個預兆，這小伙子是個棘手的脚色。

他一定會在白玉樓中攪事。

連上官金胆都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會有這種想法。

他只希望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

同時，他也暗自認定，這小子是個「瘟神」。

他希望這個瘟神早一點上路。

× × ×

上官金胆能够在長安城中混了這許多年，他的眼光當然有獨到之處。

果然，這一個藍袍公子是存心來生事的。

× × ×

白玉樓以白玉爲名，但賭注最大的一張桌子，却設在金胆堂中。

金胆堂的最高領導人物，當然就是上官金胆。

藍袍公子左兜彎，右抹角的，居然來到了金胆堂中。

金胆堂賭的是牌九。

這裏最低的押注，是一千兩銀子。

換而言之，身上只有幾百兩的賭客，大可不必來到金胆堂碰運氣。

事實上，就算身上有三幾千兩銀子的銀票，也絕對不適宜跑到這裏來下注。

這時候，牌九桌上的賭注已越來越兇，桌上的銀票，就像雪片般飛來飛去。

藍袍公子漫不經心的來到賭桌前，看了一陣子。

這時候，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是集中在一個老頭兒的身上。

這個老頭兒，他的身份可不簡單，在長安城中，他擁有三十七間商號。

朱六爺的名號，長安城中有誰沒聽說過？

他老人家平時難得踏出家門，但只要他踏出家門，十之八九準是來到白玉樓中，賭個痛快。

今夜，朱六爺的賭運並不好，他已輸了七八萬兩銀子。

但這些錢對他來說，只能算是一筆小數目。

何況賭局還在繼續，他還有翻本的機會。

× × ×

朱六爺雖然輸了七八萬兩銀子，但他的臉上仍然掛着一種鎮定的笑容。

他的手已滿是皺紋，但骰子在他的手中，却比斧頭在樵夫的手裏還更穩定。

他是大莊家，已連續賠了四口。

這四口牌，一口鵝牌二、一口梅牌四，還有兩口更糟，鱉十！

光是這四手牌，朱六爺就已賠了四萬兩。

但他一點也不在乎。

他知道只要拿一手好牌，就可能會反敗爲勝。

這一手，下注的更兇。

押得最大的是天門，光是這一門牌，就已押上整整十萬兩！

× × ×

能够一口牌九就押上十萬兩賭注的人，當然並非等閒之輩。

押下這筆鉅注的，是個圓臉黃衫的胖公子。

這個胖公子，是長安城古香齋的少東主。

古香齋是長安城規模最大的古董店，二百年來，長安褚家收藏的古董名畫，都備受天下各方富豪的觸目。

褚家三代一脈單傳，到了褚仕宏這一代，仍然只有一個獨生子。

他就是現時坐在賭桌旁的褚敬豪。

褚敬豪雖然長相並不瀟洒，但却是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

嫖、賭、喝酒、以至棋琴詩畫，他件件都有濃厚的興趣。

可惜他件件都懂，但却件件不精。

對付女人，他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多派金葉子，換來更多的歡笑。

在喝酒方面，他死要撐面子，但若眞有人與他硬拚起來，最早倒下去的必然是他。

棋琴詩畫他都懂，但所謂「懂」者，一知半解而已。

他認爲最能表現自己是個昂堂男子漢的地方，就是在賭桌上。

他賭得比誰都更兇。

可惜却又比誰都更笨！

× × ×

十萬兩押一口牌，連瞧熱鬧的人都臉色爲之一變。

褚敬豪振着嗓子在吼叫：「莊家手風牌弱，這是乘勝追擊，今夜的勝負，就在這一手牌上作個決定！」

他的說話已很明顯。

無論是贏是輸，賭完這一口他就不再賭下去了。

朱六爺淡淡一笑。

「褚大少賭得眞痛快，算來算去，長安城中還只有你才是老夫的對手。」

他這句說話，沒有人敢反駁。

除了褚大少，有誰敢賭得這般兇！

除了朱六爺，又有誰能受得下這種鉅大的注碼？

場面是熱鬧的。

氣氛却緊張極了。

就在朱六爺準備撒出骰子的時候，褚大少忽然「哇」的一聲大叫了起來！

× × ×

褚大少對很多玩藝兒都「懂」。

唯一完全不懂的，就是武功。

練武一定要吃苦。

但褚大少這種人，却是寧可吃屎也絕不肯去吃苦的。

所以，他完全不懂武功。

他的臉雖然是胖胖的，但臉上的肌肉，却鬆弛得像五十歲女人的胸脯。

褚大少忽然「哇」一聲叫了出來，當然把在旁的人嚇了一跳。

當他們再看看褚大少的臉的時候，不禁恍然大悟，他何以會高聲哇叫。

原來這一個花花公子的臉上，被人重重的摑了一記耳光，五條血紅的指印清晳可睹。

褚大少差點沒哭了出來。

像褚大少這種人，當然並非單獨來到白玉樓；他還帶着幾個身材魁梧的家僕。

這些家僕，每一個都是長安城中兇慣了的惡人。

平時，他們經常揍人，有時候甚至縛起別人，來讓褚大少揍個痛快。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在白玉樓的金胆堂中，他們的少東主居然會不明不白的給人刮了一個耳光！

× × ×

褚大少雖然不懂武功，但他的隨從家僕，每一個都是會家子。

他們的武功，在褚大少的眼中看來，簡直就是「厲害之至」。

但他們的武功眞的很厲害嗎？

那純粹是觀點的問題。

在褚大少的生活圈子中，他們的武功無疑已屬於第一流。

但在上官金胆的眼中看來，他們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三流的角色。

把褚大少摑一記耳光的人，却是個武功極高的好手。

他就是那個藍袍公子。

看到這個情況，上官金胆的指骨忽然勒勒作响。

他在殺人之前，指骨通常都會發出這種聲音。

這個藍袍公子，果然是存心來到白玉樓滋事的。

但上官金胆仍然靜靜的站在一旁，沒有出手。

他想看看這個藍袍公子怎樣對付褚大少的隨從家僕。

× × ×

藍袍公子對付褚大少的隨從，手法也和對付褚大少一樣。

他們每個人都捱了一記重重的耳光。

褚大少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你是誰？……爲甚麼打人？」

藍袍公子悠悠一笑：「這一個耳光刮在你的臉上，雖然痛一點，但對你來說，可是一件大大便宜的事。」

褚大少怒道：「你放屁！」

藍袍公子淡淡一笑，道：「一個耳光換回十萬兩銀子，難道你還嫌貴？你若賭這一手牌，這十萬兩銀子就輸定了。」

褚大少說：「這一手牌九還未賭，你怎知本少爺必輸？」

藍袍公子並不答話，却把目光盯在朱六爺的臉上。

× × ×

朱六爺臉上的表情，仍然和剛才一樣，絲毫沒有改變過。

藍袍公子盯着他。

他也盯着這個年青人。

過了片刻，朱六爺忽然伸出拇指，淡淡笑道：「老弟，你眞行。」

藍袍公子目光閃動：「你這句說話，莫非已承認骰子上做了手脚？」

朱六爺搖頭。

「老夫從不使用假骰子，骰子裏絕對沒有貫鉛。」

他突然把手中的骰子輕輕一捏。

那幾顆象牙骰子，竟然給他輕輕一捏，就捏成了粉粹。

藍袍公子笑了笑：「好功夫。」

朱六爺的臉忽然沉下：「你憑甚麼說褚大少這一手牌必輸無疑？」

藍袍公子皺了皺眉：「這幾顆骰子雖然不假，但還有另外幾顆呢？」

朱六爺嘿嘿一笑：「哼！甚麼另外幾顆？」

藍袍公子冷冷一笑，道：「剛才你手裏的，絕不是這幾顆骰子。」

朱六爺冷冷道：「你有甚麼證據？」

藍袍公子搖搖頭：「沒有。」

朱六爺雙眉一軒，沉聲道：「好小子，你竟然敢在這裏含血噴人，你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藍袍公子淡然道：「在下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也知道你是甚麼人。」

朱六爺冷哼一聲：「老夫是誰，白玉樓中有誰不認識。」

藍袍公子道：「他們只知道你是朱六爺，却不知道你本來的眞正身份。」

朱六爺雙目之中，忽然射出兩道厲電般的光芒。

藍袍公子接道：「你是白玉樓的眞正老闆，同時更是三十年前賭遍天下無敵手的『巧手大仙』卓萬千！」

朱六爺臉上的肌肉突然僵硬。

褚大少却已嚇得幾乎撒出尿來。

「他……他的說話是眞的？」

朱六爺對他不理不睬，他仍然與藍袍公子對峙着。

「你果然有點本領，你既已識破老夫昔年在江湖上的名號，老夫亦不必强加隱瞞。」

褚大少登時臉如土色。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在長安城中混了許多年的大富豪，原來竟是昔年江湖上有「巧手大仙」之稱的卓萬千！

× × ×

卓萬千！

褚大少雖然見識極其有限．但「巧手大仙」卓萬千的名號他却絕不陌生。

因爲他的祖父，曾經在洛陽城的一間賭坊之中，給卓萬千贏了二十萬兩銀子。

那時候，他的祖父絕不知道贏了自己二十萬兩銀子的人，就是卓萬千。

卓萬千在賭桌上的行騙手法，極爲高明，不知幾許賭術精明的賭徒，都被他殺得片甲不留。

褚大少突然戟指大罵：「卓老賊，你騙了先祖父二十萬兩銀子，現在又想打本少爺的主意，你他媽的好狠！」

卓萬千冷冷一笑，道：「褚敬豪，憑你還不配與老夫談話，滾出去！」

褚大少怒氣冲冲，他不但沒有離開金胆堂，反而掄起拳頭，就向卓萬千的身上撲去。

但他還未沾到卓萬千的衣角，左邊面頰上又再捱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拍！」

這一記耳光，淸脆玲瓏。

褚大少的臉上，又再添增五條血紅的指印。

他急得像條瘋狗，又驚又恐。

又再打他一記耳光的人，他以爲必然又是那個身穿藍袍的公子。

他轉過身，想找那人拚命。

但他轉過身子之後，所見到的並不是藍袍公子，而是上官金胆！

× × ×

金胆堂中，亂成了一片。

胆小的人，都知道這裏將會發生可怕的事，紛紛退避開去。

褚大少怒道：「上官總管，你……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上官金胆淡淡道：「這是爲你的性命設想。」

褚大少瞪大了眼睛，半晌說也不出話來。

藍袍公子嘆了口氣，盯着褚大少：「上官總管不錯是爲你的性命着想，卓萬千是甚麼人，你還不太瞭解。」

褚大少道：「他是個賭棍，手脚不乾不淨，算甚麼好漢？」

藍袍公子道：「他的確不是個好漢，但他的指頭却可以把你的腸臟全部都勾了出來。」

褚大少的臉在發青，但却有點半信半疑。

卓萬千突然笑了笑，對褚大少道：「今天算你走運，但你若不趕快離開這裏，恐怕三代單傳的褚家，從此就要絕後！」

他說着最後兩個字的時候，右手的拇指突然向木桌上壓下。

木桌立刻穿出了一個洞。

褚大少的臉由青變綠，呆了半晌。

然後，他就匆匆離開金胆堂，離開白玉樓。

他誓言以後永遠都不再踏入這種鬼地方半步！

× × ×

白玉樓的確是個鬼地方。

因爲這裏出現了八個鬼。

這八個鬼，是來自地獄鏢局的！

× × ×

白玉樓的生意仍然很旺盛。

但在金胆堂中，除了那個藍袍公子之外，已再無任何的賭客。

其實這個藍袍公子也不能算是賭客。

他來到這裏的眞正目的，並不是賭博，而是志在搗亂。

白玉樓並不是個普通的賭場，無論是誰，在這裏搗亂之後想活着離去，都並不容易。

卓萬千冷冷的打量着這個藍袍公子。

「閣下的眼光很不錯，居然認出了老夫的本來面目。」

藍袍公子淡然一笑：「你的秘密，在下早已知道不少。」

卓萬千嘿嘿一笑：「老夫有甚麼秘密呀？」

藍袍公子道：「你不但是巧手大仙，同時也是地獄鏢局的副總鏢頭！」

卓萬千的臉沉下。

他忽然問上官金胆：「你可知道他是誰？」

上官金胆緩緩的道：「如果屬下沒有猜錯，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當上官金胆說完這兩句話之後，金胆堂內，已靜悄悄的出現了八個人。

但他們的臉不像人，而像鬼。

因爲他們的臉上，都戴上了一副形狀怪異、神態猙獰可怖的面具。

藍袍公子冷冷一笑：「這裏果然是地獄鏢局的分舵。」

卓萬千道：「你既已知道老夫是地獄鏢局的副總鏢頭，同時也知道這裏是屬於地獄鏢局的地方，還敢如此猖狂？」

「猖狂？」藍袍公子仰天長笑：「哈哈，雪刀浪子本來就是個猖狂的人，那又如何？」

上官金胆冷冷一笑：「上官某果然沒有猜錯，你就是龍城璧。」

卓萬千道：「據說你已和馬象行聯成一條陣綫，何以忽然又會在這裏出現？」

龍城璧冷冷道：「哦！在下想見一個人。」

「誰？」

「地獄鏢局的總鏢頭！」

× × ×

地獄鏢局的總鏢頭，一向都是江湖上最神秘的人物。

龍城璧找到這裏，目的就是想見這個神秘人物一面，從而解決馬象行的事。

卓萬千嘿嘿一笑：「你想見本鏢局的總鏢頭，可惜來得並不合時。」

龍城璧悚然動容。

卓萬千沉吟片刻接道：「飛貂鎭馬家大屋全家避遷他所，而馬象行又不肯交出那份百馬圖，總鏢頭的心裏很不愉快。」

龍城璧冷笑一聲：「百馬圖本是馬家之物，馬象行當然不會輕易雙手奉上，如果地獄鏢局的總鏢頭因此而感到不愉快，那實在是多餘的事。」

卓萬千道：「馬象行雖然逃過花老大與花老二的追殺，但他的性命也不會太長久了。」

龍城璧目光一閃：「聽閣下的語氣，似乎地獄鏢局的總鏢頭已親自出動，對付馬家大屋滿門老幼？」

卓萬千沉默了很久才道：「近來值得總鏢頭親自出動的事已不多，但這一次，他對於百馬圖似具有志在必得的決心。」

龍城璧冷冷道：「閣下的骷髏十三指法獨步江湖，而上官金胆的武功亦堪稱江湖一絕，兩位何以不參加這一次追殺的行動？」

卓萬千長長的吸了口氣：「老夫在這裏等人。」

龍城璧突然大笑：「你在等在下？」

卓萬千緩緩的點點頭，目中露出無形的殺機：「不錯，老夫知道你一定會闖到白玉樓。」

龍城璧的笑聲漸漸收歛：「你有這份信心，知道在下一定會來到這裏？」

卓萬千盯着他，忽道：「攔波渡口的事，相信你已看得很淸楚罷？」

龍城璧蹙眉道：「管鵬夫婦與他的十幾個朋友被殺，都是你們幹的好事。」

卓萬千點點頭道：「這一件事咱們不必否認，那是事實。」

龍城璧咬了咬牙：「在下今夜來到這裏，就是要替那十幾條人命向閣下討一個公道。」

「公道？」卓萬千轟聲大笑：「好小子，你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憑你的本領，就可以在這裏討回一個甚麼公道嗎？」

龍城璧忽然把那件質料名貴的藍袍除下。

他裏面穿的，仍然還是一套藍色的衣服。

他的腰間，斜斜的插着一把刀。

這一把刀的刀柄是古銅色的，但刀鋒從鞘中亮出的時候，却是亮如銀雪。

卓萬千深深的吸了口氣。

「好刀！難怪昔年風雪老祖能有那樣的成就。」

龍城璧一言不發。

卓萬千又道：「只可惜這一把刀，你今夜決無法把他保留得住。」

上官金胆冷冷的對龍城璧說道：「你被殺之後，咱們會替你找一副最好的棺木，但這一把刀，將不會給你陪葬。」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看來還是在

下比較大方一些。」

上官金胆的眼睛一眨。

龍城璧緩緩的說下去：「你若死在我的刀下，我也會替你找一副最好的棺木，同時你手裏的一對金胆，也會與你的屍體陪葬在一起。」

上官金胆的面色變了變。

「哼，龍城璧，你果然是個猖狂的浪子。」

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接着便揮了揮手。

那八個戴着鬼臉面具的人，立刻分成左右兩個方向，同時向龍城璧襲擊。

他們手裏的武器，並不相同。

其中有最短的鋼刀，有最長的銅矛。

也有最靈活的豹尾鞭，和最沉重，威力最剛猛的仙人担。

不同類型的武器。

絕不相同的武功。

無論是誰，想抵抗這八個人的攻擊，都絕不容易。

何況除了這八個人之外，還有卓萬千和上官金胆在旁邊虎視眈眈？

× × ×

卓萬千仍然悠閒地坐在那張賭桌的旁邊。

而上官金胆却靜靜的站在他身後。

卓萬千轉過臉．與他相對一笑。

他們竟似有九分把握，可以把龍城璧斃在金胆堂中。

× × ×

金胆堂中，刀光劍影。

這八個戴着鬼臉面具的人，武功不能說是很厲害。

但那是指他們任何單獨一人的情況而言。

然而，他們現在一經聯手之下，八個人使出八種不同的武功，那種威力却又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他們顯然久經訓練，才組成這一個八人陣法。

龍城璧很快就被這個陣法所困擾，無論他怎樣左衝右突，還是無法脫離這八人的羈纏。

龍城璧忽然冷笑道：「這是甚麼陣法？威力好像眞還不小。」

卓萬千悠然一笑，高聲回答：「這是鬼臉大陣，能够闖得過這種陣法的，直到現在只有一人。」

上官金胆淡淡的接下去：「那就是本鏢局的總鏢頭。」

卓萬千道：「這個陣法本來就是他自創出來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他當然能够闖得出這一個鬼臉大陣。」

上官金胆微微一笑：「可惜龍城璧並不是創陣者，他想衝破這一個陣法，恐怕比登天還難。」

卓萬千淡淡的道：「他絕對不可能衝破這一個陣法，他將會死在這裏。」

龍城璧是否眞的絕不可能衝破鬼臉大陣？

事實並非如此。

卓萬千與上官金胆並非呆子，他們都知道雪刀浪子龍城璧絕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鬼臉大陣雖然威力極大，但誰也不能保證是否就能把龍城璧困死在陣中。

但他們仍然不斷的表示，龍城璧必敗無疑。

他們的說話，有兩個目的。

第一：可以藉此而提高鬼臉大陣中八個人的士氣。

第二：擾亂龍城璧的心神，倘若能够把他激怒，而令到他沉不住氣，那當然是大大有利於己方的事。

卓萬千不愧是個老江湖。

既是老江湖，也是條老狐狸。

上官金胆跟隨着卓萬千的時日並不短淺，他當然明白卓萬千的意思。

可惜不但他明白，龍城璧更明白。

所以，龍城璧沒有被激怒，更沒有自亂方寸。

但要衝破鬼臉大陣，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

鬼臉大陣中，兵器最長的就是一個矮子所使用的銅矛。

這人的身材雖然矮小，但膂力却是八人之中最强蠻的一個。

那根銅矛長達丈二，幾乎比他的人還高出兩倍，但他居然把銅矛使用得異常靈活，而且走勢急勁，着着都向龍城璧的要害地方下手。

但他絕對不是鬼臉大陣中最厲害的一環。

最令到龍城璧感到頭痛的，還是使短刀的一個瘦漢。

這人雖然戴着面具，看不見他的臉龐，但從他的身型看去，他着實瘦得可憐，好像連一陣輕風都可以把他吹倒似的。

但他步履沉實，每踏出一步，每刺出一刀，都對龍城璧構成極大的威脅。

龍城璧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他已看出鬼臉大陣中武功最高、招式最陰險毒辣的就是這個瘦漢子。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這種道理龍城璧當然不會不知道。

但怎樣才能把這個瘦漢子解決？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畢竟對方有八個人，八種不同的武器，龍城璧雖然武功比他們任何一人都更高，但想在這個鬼臉大陣中解決瘦漢子，却極爲困難。

但如果有人從中相助，情況將會截然改觀。

當然，相助的人必須也是個高手，否則徒然枉送一條命而已。

在這個時候，有人會助龍城璧一臂之力嗎？

有！

因爲龍城璧並不是單獨一人來到白玉樓的。

只不過另外一人，並沒有太早露臉，他一直都躲藏得很好。

這人要躲藏得好，並不容易。

但他辦到了。

他躲在白玉樓一個老妓的房中。

這一個老妓，其實絕不能算老，她只有三十二歲。

但在白玉樓中，她却是年紀最大的一個。

然而，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她的姿色，絕不比其他年輕的妓女稍遜多少。

所以，她仍然有一定數量的顧客，尤其是唐竹權，每年都必定光顧她好幾次。

她姓容，芳名是翠翠。

× × ×

容翠翠曾經見到過不少奇奇怪怪的男人。

但這些男人，却沒有一個是正正經經的。

男人面對容翠翠而不毛手毛脚者，幾稀矣。

但唐竹權却例外。

他雖然付錢，但却絕不强逼容翠翠幹那回事。

他在容翠翠的房子裏，通常都只是喝酒。

唐竹權的酒量，天下第一。

但他是個男人，而女人的酒量，天下間又該數到誰驚人呢？

答案只有一個。

——容翠翠！

× × ×

唐竹權每年都例必找容翠翠幾次。

但有一件事不可不知的，就是唐竹權每次找容翠翠，都保持着高度的秘密。

沒有人知道這一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竟然也會跑到白玉樓，來找一個年紀已不算太輕的妓女。

他找容翠翠，並不是爲了要解決甚麼「寡人之疾」，而是想找她跟自己拚酒。

能够與唐竹權拚酒的男人，本來就不多。

能與這個大醉鬼拚酒的女人，普天下間更是絕無僅有。

容翠翠却是其中之一。

除了容翠翠之外，唐竹權再也沒法找到另外一個女人，有她這等驚人的酒量。

他找容翠翠，目的是喝酒。

他喝一杯，容翠翠也喝一杯。

他喝一罎，她也喝一罎，絕不賴帳。

不過，畢竟還是唐竹權的酒量比她好一些。

但容翠翠也從來沒有在唐竹權的面前醉倒過，因爲她很有自我節制的能力，當她知道自己將會醉的時候，她就絕不肯再喝下去。

饒是如此，她每次陪伴唐竹權所喝的酒，都足以令任何好酒量的人爲之咋舌。

今夜，唐竹權又在容翠翠的房中。

但他今夜並不是爲了喝酒才來到這裏的。

他來到白玉樓，是有目的的。

因爲雪刀浪子龍城璧要到白玉樓來闖禍，身爲唐竹君的兄長，他不能不澈底奉陪。

他也和龍城璧一樣，不怕闖禍。

所以，他早就躲在容翠翠的房子裏。

——每當唐竹權來到容翠翠的房子後，她就例不再接其他嫖客，原因很簡單，唐竹權每次「事後」給她的賞錢，都足以抵消她半年之內的收入！

× × ×

金胆堂中，龍城璧的情況雖然不算太壞，也不算太好。

鬼臉大陣果然不同凡响，龍城璧已使用過五種不同的辦法，但仍然未能把這個陣法破解。

當然，他仍然有不少辦法，可以把這個陣法擊破，但問題是卓萬千和上官金胆兩人就在咫尺之遙，他不願意把自己的實力太早暴露在他們的眼前。

他在等待唐竹權的援助。

他知道這個唐家的大少爺，一定不會讓自己失望。

× × ×

龍城璧的推斷，並沒有錯。

唐竹權沒有令他失望。

鬼臉大陣之中，龍城璧最想解決的，就是那個手持短刀的瘦漢子。

但這個瘦漢子實在太乖巧。

龍城璧幾次想把他斃在刀下，甚至連衞空空的偸腦袋劍法亦融合在雪刀之中，仍然未能把他一刀殺死。

但唐竹權却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雖然他的軀體胖大無比，但他的動作絕不遲緩。

卓萬千和上官金胆兩人，也是機警之極。

當唐竹權的身子從一叢矮林之中躍出來的時候，他們立刻分從左右，向唐竹權撲擊。

上官金胆甚至把手中的一枚金胆，當作暗器般射出，直飛擊唐竹權的腦袋。

這一枚金胆的威力，絕不等閒，若是給它擊中，就算是銅鐵鑄造而成的腦袋，恐怕也得被它擊扁七八寸。

卓萬千的去勢，更是兇悍。

瞬息之間，他已連發五指，直向唐竹權胸膛上的五大要穴上招呼。

但唐竹權的身法，極是快速，他首先閃過上官金胆的暗襲，然後左掌一揚，一蓬金針就向卓萬千的身上射過去。

卓萬千的指力雖然厲害，但這種金針却是他的致命尅星。

他不敢怠慢，連忙改指法爲袖法。

「呼」的一聲，一蓬金針盡皆被捲落，彷似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但卓萬千的攻勢，也陡地被唐竹權所化解。

卓萬千立時大聲喝道：「洪千斤，小心五絕指法。」

原來那個使一把短刀的瘦漢子，姓洪名千斤，乃是陝北道上著名的獨行劇盜。

唐竹權心中一陣奇怪，暗自忖道：「沒你娘鳥興，這厮便是連屎帶尿上秤，也秤不出六十斤重量出來，他媽的却叫千斤呢！」

他心念電轉，五絕指法也快如電閃。

他突然大喝一聲：

「洪五十八斤看指！」

卓萬千一呆。

上官金胆一呆。

人人都幾乎呆了一呆。

尤其是洪千斤，更加呆若木鷄。

因爲他的後頸大血管，已在這個時候突然爆裂！

× × ×

唐門五絕指法，果然厲害。

但更厲害的，還是唐竹權的眼光。

他竟然一眼就猜中洪千斤的重量。

洪千斤突然一手扯脫那張鬼臉面具，

神色愕然地望着唐竹權。

他慘笑一聲，問唐竹權：「你……怎知道我……只有五十八斤？」

唐竹權淡淡一笑：「老子有沒有猜錯呀？」

洪千斤搖搖頭，斷斷續續地回答：「你沒……有猜錯……」

他說完這五個字的時候，人已像死狗般仆臥在血泊之上。

× × ×

就在同時，風雪之刀也發揮了令人驚心動魄的威力。

洪千斤死在唐竹權的五絕指下，鬼臉大陣立時裂開一道缺口。

龍城璧久經大陣，以前也不乏有過應付類似這種場面的經驗。

其他七人雖然極力想堵塞住洪千斤所露出來的缺口，但龍城璧已不容許他們有這種機會。

刀鋒在呼嘯。

使長銅矛的矮漢子，突然發出一聲悶响。

他戴着的鬼臉面具同時裂開，露出一張蒼白、但却又血淋淋的臉。

風雪之刀不但擊碎他的面具，也在他的臉上劃下了致命的一刀。

矮漢踉蹌後退。

咚！

鬼臉大陣又弱一人。

× × ×

金胆堂中，殺氣逼人。

卓萬千怒目直視唐竹權，冷冷道：「唐大少爺，這一淌渾水，並不好玩！」

唐竹權長哈哈笑道：「老子偏就喜歡玩命。」

「玩命？」卓萬千冷笑一聲：「恐怕你的性命不會玩得太長久了。」

唐竹權哈哈一笑，大聲喝道：「老子的性命是長是短，老子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老騙子，今天你可遇到煞星矣！」

「矣你媽個屁！」上官金胆居然也來一句精采百出的粗話，「屁」字剛出口，另一枚金胆也隨着「呼」的一聲，擊向唐竹權的胖臉。

這一擊比剛才更凌厲，而且接着還連環式轟出三拳！

這三拳力量萬鈞，顯然存心把唐竹權置諸死地。

唐竹權一聲大吼，身子一偏，那枚金胆從他的頸側飛過。

就在同時，龍城璧奇招突出，左腿向後出其不意一蹬，把一個使用豹尾鞭的漢子凌空踢走。

這一腿的力量不算太大，而且也絕不致命，但却恰恰令到那人的腦袋，與那枚急勁飛擊而至的金胆撞在一起。

噗！

「吔！」

每個人的眼睛都同時一亮。

那個使豹尾鞭的傢伙，登時腦袋開花，那顆金胆，竟然嵌在他的後腦之上。

這一擊實在是非同小可。

那人就算再强壯十倍，也無法抵受得住如此猛烈的一擊，他立刻就成爲地府新客，了帳去也。

龍城璧一聲暴喝，手中雪刀招式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上官金胆一凜。

他兩枚金胆發出，非但未能把唐竹權擊倒，反而令己方損折一人，這眞是一件丟臉到極點的事。

卓萬千也看出形勢有點不對，再不下殺手鐗，敵人若再有援手，情況就更加不妙。

上官金胆連發三拳，但唐竹權却又輕易地閃避開去。

別看唐竹權是個大胖子，渾身都是笨重的肌肉，他施展起唐門的輕功身法時，竟比絕大多數的輕功高手都更靈活得多。

上官金胆再發五拳，又再落空。

但他却把唐竹權逼到卓萬千的左側。

卓萬千早已蓄勢以待。

他見唐竹權被上官金胆連連進逼，認爲這是絕好時機，趁勢出手，必有所穫。

乘人之危，是他的拿手好戲。

但唐竹權並不是個笨蛋，他早已料到卓萬千會趁此機會向自己襲擊。

上官金胆向唐竹權進襲，唐竹權只閃避不還手，目的就是準備先行解決了卓萬千。

卓萬千也是指法上的大行家，唐竹權早就想領教領教。

驀地，卓萬千右手猛然疾伸，一指戟向唐竹權的咽喉。

這一指，最少有八分與唐門的五絕指法相似。

但唐門五絕指法却比這一指還更精深博大，最少，五絕指法不會像卓萬千的指法般，隱隱約約透露出一股難以言喻的邪氣。

同是一指，也有正邪之分。

這就是不同類型的人，不同類型武功的分野。

但姑勿論這一指是走正道也好，邪道也好，它的威力都是極大的。

唐竹權是使用指法的大行家，他當然知道對方這一指厲害之處。

但他毫不畏懼。

常言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現在唐竹權却是名副其實的「以手指還手指」。

你一指擊過來嗎，老子也一指回擊過去。

誰勝誰負？

誰存誰亡？

指底下見個眞章！

× × ×

兩指相交！

篤！

唐竹權右手的食指，與卓萬千右手的食指相碰在一起。

隨着「篤」的一聲之後，接着却是一陣絲絲聲作响。

兩人食指相接的中間，竟然冒出了陣陣熱氣。

上官金胆不再猶疑，立刻出手。

他和卓萬千是同一類型的人，有機會乘人之危而下手，簡直比吃燒鷄腿還更過瘾百倍。

只見一道青光疾閃，上官金胆突然從懷中掏出一把色澤青淡的短劍，就向唐竹權的背心上插去。

好陰險的一劍。

但就在此際時，另一道雪亮的銀光驟閃。

上官金胆猛然一凜。

他想不到，龍城璧竟然能在鬼臉大陣緊纏之下，仍能向自己發出如此凌厲的一刀。

上官金胆來勢洶洶，存心一劍就把唐竹權刺死，猝不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他這一劍雖然陰險，但速度却及不上龍城璧的雪刀。

颯！

刀在嘯响，血花飛濺如雨。

上官金胆的眼珠子突然向外凸出，張大了咀巴。

他的雙手却緩緩的垂了下去。

看他的表情，好像死也不肯相信龍城璧竟然能够刺出這一刀。

但那是事實。

筆直的一刀，刺在上官金胆的胸膛之上。

這一刀雖然並非刺正他的心臟，但却已絕對足以致命。

× × ×

鬼臉大陣已瀕於崩潰的邊緣。

倘非如此，龍城璧又焉能在這種環境之下，仍然能够把上官金胆置諸死地？

卓萬千的心中又驚又怒。

但此刻他已和唐竹權鬥得難分難解，在未擊倒唐竹權之前，他再也無暇顧及龍城璧。

只見他倆的右手食指，漸漸變得比平時粗脹起來。

而兩指相碰的地方，更冒出了騰騰的白烟。

卓萬千的雙腿微微在顫抖，而唐竹權的上半截身子却有搖幌的現象。

龍城璧一刀刺死上官金胆之後，又再與鬼臉大陣中餘下來的人展開激戰。

那幾個戴着鬼臉面具的漢子，已消失了剛才的兇猛氣燄，招數間已只求自保，不求殺敵。

這一來，龍城璧更感輕鬆。

但他只是輕鬆，而並非輕敵。

他不會在這個時候乘人之危，用風雪之刀去襲擊卓萬千。

他並不是上官金胆那種人。

同時，他也知道唐竹權絕不會喜歡任何人在這個時候暗算卓萬千。

這是公平的一戰。

無論誰勝誰負，唐竹權都喜歡在公平的環境之下，與卓萬千一分雌雄！

喋血九重霄　浪俠走天涯

鬼臉大陣已完全崩潰。

龍城璧已控制了整個戰局。

原本有八個戴着鬼臉面具的人，現在只剩下了三個。

但他們能够支撑多久呢？

龍城璧突然回刀入鞘，冷冷的盯着這三個剩下來的人。

他們沒有臉，只有面具。

面具猙獰可怖，他們的一顆心也是否同樣可怕？

龍城璧不喜歡隨便殺人。

但每當遇到該殺的人，他也絕不會皺眉手軟。

然而現在，他忽然又感到有點倦意。

他覺得這幾個人未必可惡到非殺不可的階段。

他回刀入鞘，餘下來的三人相顧愕然，也暫時停手。

龍城璧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三位的武功，雖然相當不弱，但你們還不是在下的敵手。」

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是極其誠懇的。

沒有人覺得他驕傲。

事實上，他說的每一個字，都絕非虛假。

「地獄鏢局是一個邪惡的組織，三位又何必爲他們賣命。」

戴着鬼臉面具的三人同時一陣苦笑。

龍城璧揮了揮手：「你們還是離開這裏，離開地獄鏢局，別作無謂的犧牲。」

但那三個人毫無撤退之意。

其中一人突然說道：「咱們可以死在你的刀下，但却絕不能離開地獄鏢局。」

龍城璧輕輕一嘆，道：「莫非三位有甚麼難言之隱？」

中間那人道：「咱們都已服下一顆賣命丹。」

龍城璧的面色一變：「賣命丹？」

「不錯，」左邊那人接道：「咱們一定要在地獄鏢局中工作三年，否則就不會得到解藥。」

龍城璧道：「這是地獄鏢局總鏢頭的傑作？」

左邊那人道：「可以這樣說。」

龍城璧淡淡一笑：「三位何以見得服下賣命丹，三年之後，若無解藥就必然會死？也許那是總鏢頭的恫嚇之言？」

左邊那人搖頭道：「這絕不會是恫嚇的。」

龍城璧道：「却是何故？」

左邊那人道：「現在咱們身上的賣命丹毒性，每隔半個月，即每逢初一與十五兩天，都例必全身肌肉疼痛不堪，有如刀割，如不依時服下『朔望小還丹』，勢必全身肌肉抽搐而死。」

中間那人道：「但『朔望小還丹』並不能把毒性完全解除，除非能獲得七七四十九顆『忠心大還丸』，才能够把毒力完全根治。」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們的總鏢頭好歹毒的手段，但你們相信他到時一定會依照諾言，把『忠心大還丸』給你們服下嗎？」

三人同時一楞。

顯然，龍城璧的說話，已在他們心中掀起了一層巨大的波浪。

過了半晌，三人突然同時一聲長嘆，雖然臉上的神情被面具所遮掩，但從語聲之中，不難想像得到他們的情緒都極爲頹喪。

龍城璧又嘆了口氣：「地獄鏢局的殘暴行爲，已使武林中掀起一股血腥風暴，三位都是武林中人，又何必助紂爲虐？」

中間一人亦長嘆一聲：「照龍大俠的意見，又該當如何？」

龍城璧道：「未知三位是否願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三人同時點頭，左邊一人則道：「老夫年已六旬，早已無意在江湖上打滾，不意晚年却罹此災刦，倘若能另有生路可走，當然不願再在地獄鏢局這種魔鬼統治的組織中再混下去。」

龍城璧道：「三位可知道醫谷在甚麼地方？」

中間那人道：「莫非龍大俠準備把咱們三人帶到醫谷治療體內的傷毒？」

龍城璧道：「在下確有此意，只不過現時在下還有若干急務非辦不可，醫谷之行，三位可持在下所寫的書箋，去求許谷主遣派神醫爲三位治療。」

左邊那人朗聲道：「如此甚好，醫谷之中，神醫比比皆是，區區一點傷毒，老夫深信他們必能把它連根拔除出來。」

龍城璧很快就找到了筆墨紙硯，匆匆修函一封交給三人。

他一方面修函，另一方面却不停地注意着唐竹權與卓萬千的指力比拚。

× × ×

書函修妥，那三個戴着鬼臉面具的人取過之後，匆匆趕路直往醫谷。

龍城璧心中有一種舒暢的感覺。

因爲他挽救了三個陷入苦海的人。

看來，那個神秘的地獄鏢局總鏢頭，當眞可惡可恨得很。

龍城璧絕不會放過他。

就在此際，唐竹權與卓萬千的兩隻右手食指突然分開。

唐竹權臉白如紙，「咚」聲倒下。

龍城璧悚然一凜。

但卓萬千的情況，却比唐竹權更糟得多。

他的雙脚，已陷入石磚之下，但一雙眼睛却滿佈血絲……

不是血絲，而是流血。

他竟已七竅流血而死！

× × ×

唐竹權雖然「咚」聲倒下，而卓萬千仍然站立在地上，但勝利者却是唐竹權。

唐竹權雖然倒下，但沒有死去，只是內力損耗太大，全身虛軟而已。

龍城璧檢視過唐竹權的身體之後，總算放下一塊心頭大石。

白玉樓並非久留之地，他扶起唐竹權，匆匆離開。

唐竹權忽然睜開眼睛，道：「老弟別太緊張，老子還沒嚥氣，地獄鏢局的總鏢頭，又將會有甚麼詭計行動？」

龍城璧眉心一聚：「咱們來此的目的，是要想給予地獄鏢局一個沉重的打擊，最好就是能把那總鏢頭擒下，但現在看來，他的行動竟似比咱們猶快速得多。」

唐竹權道：「莫非他已親自率領局中的爪牙追擊馬象行，並奪取百馬圖？」

龍城璧點點頭，道：「這絕不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幸好衞空空和司馬血都在馬象行左右，憑他們兩人的劍法，地獄鏢局總鏢頭也未必能討好得去。」

唐竹權道：「但無論如何，咱們還是快點趕到九重霄去，以免那羣畜生乘虛而入。」

龍城璧一笑。

唐竹權雖然與卓萬千結結實實的打了一仗，但身體復原之快，却在龍城璧意料之外。

龍城璧現在心裏想着的地方，是九重霄。

他也許不應該在途中拋下馬象行而趕到長安，但他並沒有因爲這一個決定而感到後悔。

因爲他已查出，地獄鏢局的總鏢頭在長安，他希望能在長安把這個主腦人物解決。

然而，他畢竟來遲一步。

地獄鏢局的總鏢頭，已親自率領局中的精英高手，展開追殺馬象行，奪取百馬圖的行動。

他爲甚麼如此重視百馬圖呢？

百馬圖究竟埋藏着些甚麼秘密？

× × ×

臘月二十一，晴。

在平窰，今天的氣氛有點異乎尋常。

因爲在這一天的清晨，有十輛馬車匆匆趕到這個小小的市鎭上。

× × ×

平窰是一個小地方。

居住在這裏的，十之八九都是老弱婦孺，在一百二十五戶人家裏，若要找壯丁，恐怕連五十個都找不着。

平窰無壯丁？

並不。

但他們現在都已躺進棺材裏。

原因只有一個。

——強盜把他們殺光了。

× × ×

這一個小小的市鎭，並不富裕，本來並不是盜賊光顧的理想地方。

可是，這個市鎭也有值得強盜下手的理由。

這一個理由，說出來實在可憐得很，那是因爲平窰根本就沒有官兵駐守，當這個市鎭面對強盜的時候，就只能任由他人魚肉，毫無反抗的能力。

曾經反抗過強盜的壯男，現在都已變成一堆枯骨。

但在八年前，情況又突然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先後三股流匪，相繼殺到平窰，冀圖來一個大浩刦，但結果却遭遇到一個可怕的報復。

這三股流匪，人數最多的一股達八十五人，而人數最少的一股，則共有二十九人。

但他們剛殺到平窰，立刻就被一羣神秘的黑衣劍士包圍，殺個人仰馬翻，片甲不留。

沒有人知道這一羣神秘劍手的來歷，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會突然出現保護平窰，大殺盜匪。

經過這三次激烈的「殲匪戰」之後，平窰總算有一段太平的日子，連市面也開始變得漸漸繁榮起來。

不過，這種「繁榮」仍然是極有限度的，別忘記這裏畢竟還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地方。

× × ×

在平窰，唯一可以有食物和美酒供應的地方，就是公鷄棧。

公鷄棧是這個小市鎭唯一的飯舖。

也是唯一的酒家。

更是唯一的客棧。

同時，更是獨一無二的長生店。

× × ×

既是飯舖，也是酒家，並不稀奇。

酒家與飯舖，本來就經常可以給人混爲一談的。

酒家與飯舖再加上客棧，那也並無不妥，而且亦普遍得很。

但公鷄棧不但賣酒賣飯，供應住客的房間，同時更兼營長生店，售賣棺木，那倒是奇哉怪也的事情了。

普天之下，以這種形式經營的店舖，恐怕只此一家，並無別號。

然而，在平窰這個小市鎭，任何人都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如果面對一大堆棺木而沒有胃口吃飯喝酒的話，那是閣下的事。

看來這間公鷄棧的老闆，也是一個很絕的人。

他若不絕，又怎會把酒家和長生店這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生意，混在一起來經營？

× × ×

十輛馬車，浩浩蕩蕩的駛進平窰。

第一輛馬車，就停在公鷄棧的門外。

其餘的九輛馬車，亦相繼先後停頓下來。

平窰是個小地方，別說十輛馬車，就算三四輛馬車同時駛到這裏，也會令人感到驚訝不已。

公鷄棧的掌櫃先生，是個矮矮胖胖的老頭兒。

他既是掌櫃先生，也是這間公鷄棧的老闆。

平窰裏的人，都稱呼他怪伯。

他若不怪，又怎會把公鷄棧弄成這副樣子？

當那十輛馬車停在公鷄棧門外的時候，怪伯的神態好像大吃一驚。

他喃喃地道：「今天是甚麼日子？」

他的話還未說完，立刻就有一個人淡淡的說道：「今天是貴寶號發財的日子，難道你看不見有生意上門了？」

這人的聲音有如擊木，令人聽來，不舒服到了極點。

怪伯一聲乾笑。

只見門外一人，大步而入。

這人衣白如雪，但偏偏却臉如黑炭。

怪伯打量了這人一眼，又乾笑着，道：「開飯店的不怕大肚皮，但你們的人數却未免多了一點。」

白衣黑臉人道：「難道貴寶號的飯鍋無米可煮，無菜可燒？」

怪伯道：「那倒不致差勁到這等田地，但煮飯燒菜的時間，恐怕會令各位等得太不耐煩。」

白衣黑臉人露出了一個古怪的笑容：「幸好咱們並不是來吃飯的。」

怪伯道：「不吃飯，只喝酒？」

白衣黑臉人搖搖頭：「咱們既不想吃飯，也不想喝酒，只想買棺材。」

怪伯一怔，繼而笑了笑，道：「買棺材也是生意呀，本店的棺木，保證價廉物美。」

白衣黑臉人道：「價錢不成問題，躺下去舒服與否也不重要。」

怪伯咳嗽兩聲。

躺下去舒服與否，這句話大有問題。

躺在棺材裏的當然是死人。

死人躺在棺材裏，又怎會知道舒服抑或不舒服？

除非躺進棺材裏的是活人，那又自當別論。

白衣黑臉人又道：「聽說這裏的棺木，數量並不少。」

怪伯道：「不算少，但也不算多。」

白衣黑臉人道：「如果鄙人欲購買棺木一百副，未知能否如數供應？」

怪伯一呆，眼睛瞪得比平時最少大三倍。

「一百副？」

白衣黑臉漢淡淡道：「數量不足？」

怪伯苦笑一聲，道：「遠遠不足。」

「有多少現貨？」

「十九副。」

「太少了，不敷應用。」

「那也沒有辦法，大爺貴姓？」

「鄙人花如炭。」

「噢，失敬，失敬，久仰，久仰！」

花如炭眉頭一皺。

怪伯道：「是否爲了棺材的事而煩惱呀？」

花如炭道：「不錯。」

怪伯道：「花大爺何以要購買棺木百副之多？」

花如炭道：「因爲咱們要去殺人。」

「殺人？」

「不錯，殺馬家大屋的人。」

「他們人數共有多少？」

「八十餘人。」

「既然有八十餘人，那何以要棺木百副？」

「預多不預少。」

「媽的！」

花如炭的眼睛登時睜大，冷喝道：「你在說甚麼粗話？」

怪伯重複一次：「媽的！」

花如炭突然亮出一根四尺長的鐵竹，直指着怪伯的胸膛：「你是甚麼人？」

「人人都稱呼老漢為怪伯。」

花如炭冷冷道：「眞人不露相，看來你並不是個普通的生意商人。」

怪伯悠然一笑：「老漢的確不是個普通的生意商人，那又怎樣？」

花如炭的臉沉下，鐵竹突然向前用力一插。

颯！

怪伯的身子，却像一片葉子般，輕靈地飄到另外一個位置。

花如炭一招落空，冷笑道：「八年前三股流匪在這裏被殺，想來閣下也有參戰罷？」

怪伯笑道：「老漢專砍盜匪們的小祖宗，一砍下去，哈哈，保證他做鬼都難再風流。」

花如炭的臉色一變。

他的臉本來就黑墨墨的，現在更加黑得發亮。

「你用的武器是不是斧頭？」

怪伯嘿嘿一笑：「兔崽子知道的事情倒不少，老漢從十一歲開始練斧到今，已足足超過五十年。」

「你就是風流魔斧霍一笑？」

怪伯笑道：「好小子，居然道破了老漢的來歷，不錯，我就是霍一笑。」

花如炭沉聲道：「你的斧頭呢？」

霍一笑忽然伸手向上一指。

「老漢的斧頭，一向都喜歡放在屋樑上，花老二，你想見識見識嗎？」

花如炭冷冷一笑，不待他說完，便已用左掌一連三掌向霍一笑的胸膛上擊去。

他這三掌力道威猛，非同小可。

但他眞正的殺着，却仍然是右手的那一根鐵竹。

這時候，霍一笑已巧妙地避過花如炭這三掌，而且身如巨鳥般，向屋上飛躍而去。

他的風流魔斧，果然就擺放在屋樑之上。

他身形拔高盈丈，風流魔斧很快就落在他的手中。

花如炭不敢怠慢，全力對付霍一笑。

霍一笑是甚麼人？

地獄鏢局的殺手為甚麼會來到平窰這一個小市鎮呢？

× × ×

平窰雖然是一個小地方，但在它的北面，却有一座險峻的山峰。

這一座山峯的名字，就是九重霄！

× × ×

九重霄雖然挺拔險峻，但接近峯頂之處，却有一座堡壘。

這一座堡壘的歷史並不悠久，只有八年！

雖然沒有人能證實住在這座堡壘的人，就是幾年前力殲三股流匪的神秘劍客，但這種傳說却一直在平窰這一個小市鎮之上流傳着。

這一座堡壘，靜靜的聳立在九重霄上，而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對它還是感到陌生得很。

這一座堡壘，將會發生甚麼事情呢？

× × ×

雖然這一座堡壘建成迄今，只不過短短八年，但馬象行與這座堡壘的主人，却有三十多年的交情。

馬象行在江湖之上，一言九鼎，獲得武林同道的極度尊敬與信任。

別人信任他，他也同樣的信任另一個人。

他最信任的人，就是九重霄這座堡壘的堡主——莊帥。

莊帥在江湖上的名氣，遠在馬象行之下！

馬象行雖然生性隨和，不求名利，但他畢竟是馬家大屋的主人，江湖之上，很多人都知道這一位武林大豪的名號。

但莊帥的情況，却完全不同。

他出身寒微，在貧窮中活了半輩子。直到四十歲後，他忽然意外地找到一個寶藏。

這一個寶藏，就埋藏在九重霄峯頂之上。

他找到了一個方匣子，裏面有五顆彩雲珠，一對龍鳳劍？

原來那是五百年前中原第一高手雲外山人的遺物。

那一雙龍鳳劍，和五顆彩雲珠，都是稀世之寶，莊帥在京師之中，以高價把它們出售。

這是一件轟動京城的大事。

但莊帥的名字，却沒有因此而傳揚開去。

因為莊帥的編排很巧妙，連買主都不知道出售這些寶物的人是誰。

世間上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就是馬象行。

馬象行與莊帥是知己朋友，他們之間的事，可謂知無不談，誰也沒有任何秘密隱瞞着對方。

馬家大屋滿門老幼八十餘人，現在就匿居在莊帥的堡壘中。

× × ×

世間上儘管有太多見利忘義，見死不救的朋友。

但莊帥絕不是這種人。

為了馬象行，他決意陪伴馬家大屋滿門老幼，準備與地獄鏢局的惡魔，決一死戰。

九重霄與平窰這一個市鎮，可謂唇齒相依。

莊帥既已在九重霄峯下，創建下自己的基業，他當然絕不容許那些流寇匪盜，在平窰這一個小市鎮上肆虐作惡。

數年前，莊帥力殲三股悍匪，着實替平窰這一個小市鎮造福不淺。

但現在，莊帥又面臨到另一個更巨大的挑戰。

馬象行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

但地獄鏢局是否也和那三股流匪般容易對付呢？

當然絕不。

但莊帥毫不猶疑，即使甘冒奇險，亦願意把馬家大屋的人收留，並且隨時準備與地獄鏢局的殺手展開生死決戰。

他不愧是馬象行的知己朋友。

× × ×

莊帥在江湖上雖然並無名氣可言，但他的武功却在馬象行之上。

在他的堡壘中，總共有七十多名劍手。他們其中佔了大半，都是堡主莊帥的弟子。

而另外一小半，則是風流魔斧霍一笑的弟子。

霍一笑是莊帥的同門師兄，雖然他常用的武器是風流魔斧，但他在劍法上的造詣，却絕不於莊帥。

霍一笑的性格，比較莊帥偏激一點，但却嫉惡如仇，遇見了為非作惡的匪類，決不會輕輕放過。

霍一笑的脾氣有時候也的確很古怪。

他拒絕了莊帥的建議，不肯住在那座堡壘之中，却在平窰開設公鷄棧。公鷄棧究竟是間客棧，還是一間長生店，這一點連莊帥都弄不清楚。

霍一笑在平窰中居住，無疑已成為九重霄堡壘的前哨戰士。

× × ×

當公鷄棧激戰還未發生的時候，莊帥便已接到一個消息。

十輛馬車，從東南方向平窰殺到。

這十輛馬車上的人，都是地獄鏢局的殺手！

莊帥立刻傳召秦照烈與雷九幻到大義廳。

× × ×

大義廳，也是練武廳。

莊帥每逢出戰盜匪之前，總喜歡在這裏考慮應該用何種戰略把敵人殲滅。

秦照烈和雷九幻都是他最器重的兩大弟子。

秦照烈已四十二歲，而雷九幻却僅三十出頭。

莊帥一看見這兩人，立刻就下了一道命令：「爾等兩人率領仁字組、勇字組及義字組的兄弟，速速趕到公鷄棧？」

他的命令立刻生效。

秦照烈和雷九幻的行動極其迅速，三組劍手很快就向平窰進發。

當這兩人離開大義廳之後，莊帥忽然又看見有兩個年青劍客走了進來。

莊帥的目光一亮。

他展露笑容，表示歡迎。

大義廳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隨便走進去的地方。

但這兩人例外。

因為他們就是和馬象行一起來到這座堡壘的衞空空和司馬血。

× × ×

雖然莊帥笑臉相迎，但衞空空和司馬血的臉色却冰冷如霜。

莊帥微微一怔：「咦，有甚麼事情不妥嗎？」

衞空空冷冷一笑道：「你沒有甚麼不妥，但馬家大屋滿門老幼的性命，却不妥到了極點？」

莊帥雙眉緊蹙，沉聲道：「衞大俠此言，是何用意？」

司馬血冷笑道：「莊堡主，你的把戲，已被咱們揭穿。」

莊帥勃然道：「你們瘋了？」

司馬血搖搖頭，冷漠說道：「咱們沒有瘋，瘋的是你自己？」

莊帥嘿嘿一笑。

衞空空冷笑道：「剛才你遣派秦照烈與雷九幻去送死，更加足證咱們的推斷沒有錯誤？」

莊帥沒有說話，一雙眼睛却射出陰森可怖的光芒。

司馬血道：「馬象行太信任你了，可惜他直到現在，才發覺你是個卑鄙的僞君子！」

衞空空道：「你已在京城之中，把龍鳳劍及彩雲珠，以高價出售，但你仍然不滿足，因為雲外山人還有一份百馬圖，落在馬家大屋的手上。」

司馬血冷冷一笑：「那份百馬圖，本是西域高那族的至寶，無論是誰要成為高那族的族長，都必須擁有這份百馬圖，因此，該族已無族長達數百年，族中情況越來越是混亂。」

莊帥深深的吸了口氣，冷笑道：「你們再說下去。」

司馬血徐徐地說道：「龍鳳劍及彩雲珠的售價雖高，但和百馬圖的價值相比，還是有天淵之別，高那族的某大富豪，願付出黃金五十萬兩，尋回百馬圖。」

黃金五十萬兩！」

這該是一筆怎樣的財富？

有誰能想像得到，五十萬兩黃金堆放在一起的時候，是怎樣的情景。

× × ×

西域儘管是個荒蕪的地方，但却不乏腰纏萬貫的巨富豪。

高那族的黃金大王達米波，就是一個財富多得無法計算的大富商。

但他一直都無法成為高那族的族長，這是他感到不大愜意的事。

有一次，他在醉酒之際，與另一個鉅富打賭，賭注是一百萬兩黃金。

他們打賭的，就是那份百馬圖。

與他打賭的鉅富，認為達米波絕對無法在三年之內，把百馬圖找回來。

他們的賭約已生效，所以，達米波不惜出重金，務求要把百馬圖從中原武林之中找回來。

當莊帥把彩雲珠和龍鳳劍在京城中出售的時候，立刻引起了達米波的注意。

他立刻找到莊帥，要求莊帥把百馬圖一併出售。

彩雲珠、龍鳳劍和百馬圖，都是昔年雲外山人的遺物，但百馬圖早已落在馬家大屋一事，江湖上知道的人却並不多。

即使江湖中有人知道百馬圖已落在馬家大屋的手裏，他們也意料不到這一份百馬圖竟然有如此驚人的價值。

別說其他江湖人，就連馬象行也不知道這份百馬圖竟然有人願出五十萬兩黃金收購！

× × ×

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形勢已很明顯。

馬家大屋之所以被弄到如此田地，完

全是莊帥在從中作祟。

莊帥唯一不明白的，就是衞空空與司馬血何以把這件事情調查得如此清楚。

司馬血已從他的神色之中，看穿了他的心事。

他冷冷一笑，對莊帥道：「那份百馬圖，並不在馬象行的女兒身上，這一點，相信你感到很失望罷？」

莊帥並不否認。

馬象行誤信莊帥，把家眷遷到此地「避難」，誰料到却是送羊入虎口。

莊帥曾派遣他的姬妾，對馬象行的女兒進行澈底的搜索。

但她們沒有發現百馬圖。

莊帥冷冷一笑：「你們現在都已成爲階下之囚，百馬圖遲早都會落在我的手上的。」

司馬血道：「莊堡主，你未免過份自信。」

莊帥道：「誰也不能阻止地獄鏢局的行動。」

司馬血冷笑道：「你給了地獄鏢局總鏢頭多少好處？」

莊帥目光一寒：「那是本座的事，與你無關。」

司馬血道：「你一定想知道咱們何以把這件事情知道得如此清楚罷？」

莊帥哼了一聲，並未回話。

倏地，大義廳外，傳來了一個人蒼老的笑聲

笑聲蒼老而冷酷。

莊帥的眼色却已變了。

× × ×

莊帥雖然還未看見來者是誰，但從笑聲之中，他已知道這人就是杭州老祖宗！

那是唐門的主人唐老人。

莊帥曾與唐老人有數面之緣。

唐老人的故事，和他的行事作風，莊帥並不陌生。

尤其是唐老人那種蒼老而嚴峻的聲音，他更不會忘記。

但他絕對料不到，這個遠居在杭州的唐家主人，竟然會在這裏出現！

× × ×

唐老人！

這一個號稱杭州老祖宗的唐老人，果然已來到了這一座堡壘之中。

他仍然穿着一襲淡灰長袍，一桿松木紅纓槍從不離手。

江湖上曾經有人給唐竹權一個外號，叫「酒不離口」。

而唐老人却是「槍不離手」。

事實上，近十餘年來，只要看見唐老人，就一定會看見這一桿松木紅纓槍。

唐老人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而松木紅纓槍，也許就是天下間最令盜匪心寒的一桿槍。

× × ×

和平時一樣，唐老人的神態是威嚴的，他闖到莊帥的堡壘，倒像是回到了杭州唐門一樣。如果就照這種情況看來，倒像是唐老人才是這座堡壘的主人。

莊帥吸了口氣，道：「難得唐老俠駕臨敝堡……」

唐老人不待他說下去，就揮手冷笑道：「別在老夫面前耍這一套，老夫已把你的底細調查得清清楚楚。」

莊帥的神情，變得很難看。

但在唐老人面前，他仍然沒有發作。

唐老人臉色越來越是森冷，聲音也越來越是嚴厲。

「犬子已到長安，打算給地獄鏢局來一個致命的打擊，他雖然嗜酒如命，但却比任何人都更清醒。」

莊帥臉上一陣抽搐。

原來唐竹權一直都與父親保持密切的聯繫，唐竹權與龍城璧緊趕赴長安之後，唐老人立刻就對莊帥展開最澈底的調查。

莊帥忽然啐了一口，咬牙道：「這是本座與馬象行之間的事，你何必插上一手呢？」

唐老人冷冷道：「馬象行的父親，是老夫的摯友，他是老夫的侄輩，他被你陷害，老夫焉能坐視不管？」

薛帥的臉色又變了變。

衞空空突然拔劍出鞘。

「哼，莊堡主，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

莊帥無言。

他已無話可說。

× × ×

莊帥的計劃，原本是可以成功的，但到最後却給唐老人完全破壞。

他不但沒有得到百馬圖，反而因此而丟掉一條性命。

他在唐老人、司馬血和衞空空的面前抹頸自刎。

他的劍很鋒利，只是輕輕一抹，就把自己的喉管切成兩截……

× × ×

在平窰，霍一笑與花如炭的激戰，已把這個小市鎭的居民嚇得紛紛躲進屋子裏，連頭都不敢伸出來。

地獄鏢局的殺手，已把這個小市鎭的局勢完全控制。

另一方面，秦照烈和雷九幻，亦已率領着三組劍手，從九重霄趕到平窰。

他們剛踏進平窰，立刻就遭遇到地獄鏢局的殺手猛烈襲擊。

秦照烈面對着的，是地獄鏢局中最兇狠、最富於殺人經驗的殺手。

而雷九幻遇上的對手，却是美艷不可方物、漂亮動人的花如珠！

× × ×

地獄鏢局傾全師之力，向九重霄進攻，大有志在必得之勢。

如果不是唐老人把莊帥的陰謀揭穿，又有誰能想像得到，陷害馬家大屋的人，竟然會是莊帥呢？

莊帥雖然居心不良，但秦照烈和雷九幻兩人都是無辜的。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莊帥竟然是一個如此陰險的人。

莊帥派遣秦照烈和雷九幻到平窰，誠如衞空空所言，他們是去送死。

他們的劍法雖然很不錯，但又豈是地獄鏢局殺手之敵。

秦照烈一出手，就已陷落在下風。

雷九幻更糟。

他以爲花如珠只是個毫無江湖經驗的小丫頭，所以他一上來就已犯了輕敵的嚴重錯誤。

花如珠的笑容很迷人，雷九幻竟然有「不忍下手」之感。

花如珠笑得更甜。

她已看出這個男人對自己有點憐香惜玉之心。

但她却並不是個仁慈的女人。

雷九幻不想殺她，但她却想要他的性命。

當雷九幻看得有點痴的時候，他的小腹突然感到一陣冰冷的涼意。

花如珠仍然在笑。

她向他揮了揮手，然後告訴他：

「我沒有取你的劍，你的劍仍在你的身上。」

雷九幻汗如雨下，小腹上却血如泉湧了。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明明是在自己手裏的一把青鋒劍，怎麼忽然間會反過來插在自己的小腹上。

他咬牙怒道：「妳……妳這算是甚麼武功？……」

花如珠笑了笑，居然還扮個鬼臉：「這是空手奪白刃的功夫，這種功夫很普通，難道你竟然從未見識過？」

雷九幻重重的抽了口涼氣。

空手奪白刃的功夫，他在十五歲那年便已開始練習。

他敗得無話可說。

花如珠忽然又伸手，抓住青鋒劍的劍柄。

雷九幻大喝道：「妳好毒！」

他衝前，想撲向花如珠的身上，把她活活捏死。

但他連花如珠的衣角都抓不着，青鋒劍便已被拔了出來。

雷九幻的身子猛然一震，張大嘴巴，但却無法再迸出半個字。

噗咚！

他的確是來送死的。

× × ×

雷九幻被殺，秦照烈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兩者比較，秦照烈的劍法雖然好一些，但和他現在面對的敵人相比，仍有一段距離。

他被敵人的刀劍刺傷了好幾處，雖然所傷的並非要害，但却已敗象畢呈。

而他和雷九幻率領的三組劍手，也陷入了兇險的局面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公鷄棧內突然傳出一個人慘厲的呼叫聲。

花如珠的粉臉刷的一變，變得比紙還蒼白。

她大聲叫道：「如炭……」

她認出這一下慘厲的呼叫，是花如炭的聲音。

她施展輕功，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公鷄棧。

花如珠還未趕到公鷄棧，便已看見花如炭掩着下體，一蹦一跳的竄了出來。

在花如炭的背後，霍一笑揮舞風流魔斧，直追出來。

花如珠氣得渾身都在顫抖。

她這個寶貝的小祖宗，顯然已被霍一笑的斧頭砍斷！

× × ×

風流魔斧，又建一功。

花如炭近年來害死不少天眞無邪的女孩子，他現在被霍一笑一斧砍却「是非根」，正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花如炭身受重傷，而且傷的地方又是每一個男人最重要的部位，他實在無法忍受下去。

他抱着花如珠的腿，慘叫道：「姊姊……替我報……仇……！」

花如珠的臉色也是慘變。

花如炭畢竟是她的胞弟，骨肉親情，又怎能不令她感到極大的震驚？

花如炭說完這句斷斷續續的說話之後，忽然一掌就向自己的天靈蓋上重重的擊去。

花如珠沒有阻止。

她已看出花如炭的傷勢極爲嚴重，即使僥倖能保存一條性命，也必會引致嚴重的殘廢。

花如炭死了。

他倒斃在姊姊的腳下。

× × ×

霍一笑雖然喜歡向邪惡之徒施以「宮刑」，但他却並不是個趕盡殺絕的人。

他容許花如炭對花如珠說出最後的遺言。

他知道花如珠的武功絕對不弱，而且也必會立刻替胞弟報仇。

但他臉上毫無懼色。

風流魔斧染滿鮮血。

花如炭的膚色雖然黝黑，但他的血也和平常人一樣，鮮紅得令人有刺目之感。

花如珠的臉色慘白。

霍一笑沉聲道：「爾等姊弟二人，作惡多端，今日是你們罪惡貫盈的日子。」

花如珠突然一聲吆喝，迸出了兩個字：「巨人！」

她在呼叫巨人，但却出現一個矮子。

高巨人。

花如珠一伸右手，冷冷道：「拿你的刀來。」

高巨人毫不猶疑，立刻就把一柄三尺六寸長的五行刀遞上。

霍一笑冷冷一笑：「老漢早已想領敎花大小姐的刀法，今天看來正是一個好日子。」

花如珠大喝一聲：「老匹夫，還我二弟性命來！」

她這一聲說話剛出口，手中的五行刀便彷如箭矢也似的射前。

這一刀，直指霍一笑的咽喉。

霍一笑臨敵經驗豐富，並不硬接她這一刀，身子一側，把這一刀避開。

花如珠一刀落空，又一聲嬌叱。

她的叱喝聲極爲凌厲，完全不像發自她的口中，倒像是一頭雌豹在怒吼一樣隨着這一聲嬌叱，身形再次鵲般飛躍而起，五行刀再向霍一笑迎頭擊下！

別看她的身材窈窕，以爲她的氣力有限，她這一刀擊下的威勢，倒是狠辣迅速、兇悍無比！

刀風呼嘯，花如珠步步緊緊追逼。

霍一笑身形急退，並未採取反擊的行動。

花如珠殺氣大盛。

五行刀花如珠的手上，所發出的力量

，連高巨人也不禁爲之看得目瞪口呆。

霍一笑身經百戰，從未遇過這麼兇狠的女人。

但他仍然很鎮定。

花如珠刀法奇快，瞬息之間，又連續發出八十八刀。

霍一笑心中冷笑。

他已準備展開反擊。

他是風流魔斧的主人，倘若給這女人一直緊逼得抬不起頭，那還成甚麼氣候？

颯！

霍一笑喉際發出一聲長嘯，全力揮出一斧。

一斧之後，又再連環劈出十五斧。

他的斧勢極其兇猛，而且直接快速，當中殺入，絕不走迂迴曲折、諸多花巧的路子。

花如珠却彷彿完全不理會霍一笑的風流魔斧，她的刀勢仍然急如電閃，瘋狂的繼續撲擊。

好一場激戰。

蓦地，「鏗」一聲，風流魔斧砍在五行刀的刀背之上。

金星四濺。

五行刀雖然也是一柄好刀，但却竟然無法禁受得起風流魔斧這一擊。

刀從中折斷。

但花如珠彷如不見，玉腕一翻，斷刀仍然疾向霍一笑的胸膛上激射而去。

霍一笑的反應極其敏捷，一個風車大轉，又把花如珠這一刀閃開。

花如珠却藉此之勢，收住了身形，身子微微向右一側，左腿颯的踢出。

霍一笑的身子剛轉過來，花如珠的腳已踢到！

花如珠這一腳無疑踢得很快，也踢得很準，但霍一笑的風流魔斧也絕對不慢。

花如珠突然渾身猛地一震。

原來霍一笑的風流魔斧，已砍在她的左腿之上！

× × ×

這一斧砍得很深，差點沒把花如珠的左腿砍斷。

但在此同時，霍一笑突然發現自己的胸膛上，穿出了一截染滿鮮血的劍鋒。

他大吃一驚，直到這個時候，才感到心臟部位傳來一陣劇烈的痛楚。

那截染滿鮮血的劍鋒，瞬即已被抽出來了。

霍一笑立刻轉身望去。

一劍從他背後刺過來的，是一個身材魁梧，用黑布蒙住了臉的黑袍人。

霍一笑慘笑道：「好快的劍法，你……就是地獄鏢局的總鏢頭？」

蒙面黑袍人桀桀一笑，道：「霍老兒，你沒有猜錯，但你永遠都不會知道我是誰。」

霍一笑的目光變得更黯淡。

花如珠却在此際，用半截斷刀，用半截斷刀再挿在他的咽喉之上！

× × ×

霍一笑頹然倒下。

蒙面黑袍人冷冷地笑了笑，目注他的屍體喃喃道：「你大概連死後也不知道，是誰要把你置諸死地罷？」

霍一笑的屍體已硬挺挺的，他的確不知道是誰要殺他。

但就在這時候，一輛馬車旁邊突然有人冷冷笑道：「他不知道，在下却反而知道得很清楚。」

蒙面黑袍人冷喝道：「誰？」

馬車旁緩緩地冒出一個人的臉，他的手裏有一把薄而鋒利、色澤暗紅的長劍。

蒙面黑袍人吸了口氣。

「殺手之王司馬血？」

那人徐徐地從馬車旁走出，淡淡的道：「總鏢頭就算不認識在下，也必認識我手中的碧血劍。」

蒙面黑袍人忽然嘆了口氣：「其實，像你這種人材，倘若加盟在敝鏢局之中，必然會有更大的成就。」

司馬血搖搖頭：「總鏢頭的一番好意，請恕在下敬謝不敏。」

蒙面黑袍人道：「司馬血，你認爲要殺霍一笑的人是誰？」

司馬血毫不考慮，立刻就說出一個人的名字：「莊帥！」

× × ×

莊帥這兩個字一出口，蒙面黑袍人的身子，彷彿微微一震。

花如珠冷冷道：「司馬血是馬象行一夥的人，何必跟他嚕嚕囌囌，乾脆把他殺了。」

蒙面黑袍人叱道：「花老大，妳的腿像傷得很嚴重，還是先行把傷勢療養好再說。」

花如珠的臉色煞白，氣忿忿的掉頭就走。

但她只是向前掠出了丈許，忽然就雙手同時揚起，左面一蓬銀光，右面一蓬紫光，分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向司馬血突襲而至。

好陰險的暗器功夫。

蒙面黑臉人同時大笑：「花老大好功夫！」

他立刻配合着花如珠的暗器，一劍就向司馬血的退路所在刺去！

× × ×

蒙面黑袍人與花老大的合作，可謂天衣無縫。

司馬血無論閃避也好，不閃避也好，都似乎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是死路。

但司馬血仍然立刻就抽身後退，並且腰際猛地一擰，把花如珠的兩種暗器同時避過。

但幾乎就在同一刹那，蒙面黑袍人的劍已刺到司馬血的咽喉上。

他這一劍不能算是極快，但去勢却極刁鑽陰險，而且計算得極其準確。

嗤！

劍如飛箭，奪人眼目。

司馬血好像已無法避閃，也無法回劍招架。

然而，當蒙面黑袍人這一劍幾乎已觸及司馬血咽喉肌膚的時候，她的劍突然被另一把劍的劍尖「錚」聲擊開。

擊開蒙面黑袍人的這一劍的，並不是碧血劍，而是一把很平凡的青鋼劍。

司馬血連看也不看一眼，就在這最緊張、也最混亂的時刻，一劍向花如珠的小腹上刺去。

花如珠的腿傷極其嚴重，她已無法避開司馬血這全力的一擊。

但蒙面黑袍人的第二劍又再發出。

嗤！

這一劍竟比司馬血的劍還快，只見劍影一陣閃動，司馬血的背上已然中劍。

蒙面黑袍人這一劍的速度與準確，可謂大出乎司馬血意料之外。

而更感到意外的，是衞空空。

剛才把蒙面黑袍人長劍擊開的，正是衞空空的劍。

他剛把司馬血從鬼門關救出，想不到蒙面黑袍人又再發出如此致命的一擊。

衞空空只覺得一陣熱血上湧。

因爲那並不是司馬血的錯誤，而是他自己的疏忽。

但司馬血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一聲。

他手裏的碧血劍仍然沒有改變方向，也沒有改變要殺死花如珠的主意。

蒙面黑袍人的第三劍再度擊出，他似乎決心要殺死司馬血。

但衞空空這一次的劍比他更快。而且施展出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劍法。

蒙面黑袍人暫時不想與衞空空交手，他只想先把司馬血斃在劍下。

但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又有誰能夠漠視。

蒙面黑袍人的劍法和內力雖然厲害，但仍然無法對衞空空的劍置諸不顧。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多年以來一直罕逢敵手。

但眼前這一個蒙面黑袍人的劍法，竟似猶在衞空空之上。

刷！刷！刷！

蒙面黑袍人一連三劍，把衞空空逼退六步。

但花如珠却在這個時候，被司馬血的碧血劍深深的插在小腹之上。

蒙面黑袍人刹那間氣得渾身發抖。

「司馬血，你是個懦夫，竟向一個身受重傷的女人施下毒手！」

司馬血朗聲一笑：「她身受重傷，司馬某又何嘗不是身受重傷？」

他這兩句話剛說完，背上的血流得更多，連嘴角也吐出了鮮血。

他的傷勢果然不輕。

花如珠這一個美貌如花、但却蛇蝎心腸的女人，終於死在殺手之王的劍下。

蒙面黑袍人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這一聲長嘯很特別，有點像狼嗥，又有點像虎嘯。

嘯聲響起，第十輛馬車的車廂門突然打開。

車廂裏緩緩地走出了兩個老人。

這兩個老人，一個穿着銀狐披肩，衣着極其華麗。

但另一個却是恰恰相反。

他的臉長滿靑滲滲的鬍渣子，身上的一襲長袍，又殘舊又破爛，連鞋子也殘破不堪，其中有一隻居然還露出了腳趾。

這兩個老人的神態都像石雕的神像一樣，木無表情。

但衞空空一看見這兩個老人，便不禁爲之機伶伶的打個寒顫。

他以前曾見過這兩個老人，也見識過他們的殺人手段。

這兩人就是江湖上最無情、資歷也最深厚的「貧富雙殺手」！

× × ×

那個身上穿着銀狐披肩，衣着華麗的老人，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憑着三十二口飛刀，和七十二式魔鬼掌法，在江湖上刺殺過無數武功極高的頂尖高手。

他姓丁名兆貫，他做殺手並不是爲了錢財，而是爲了興趣。

他對任何事的興趣，都及不上殺人的濃厚。

越不容易殺的人，他越有興趣。

關於那個像叫化子般的老人，他幹殺手的歷史絕不比丁兆貫爲短淺，這許多年以來，死在他手下的人不計其數。

他姓夏侯，名一邦，他自從幹殺手這一行以來，已賺取到不少白花花的銀子，但說也奇怪，他把賺回來的銀子，全都交到妻子的手裏，自己只拿取極少極少的數目。

有一次，他殺了一個已退隱江湖的劍客，這一筆買賣他賺到了一萬兩銀子。

當他把全部殺人酬金拿到手之後，就把九千九百九十兩銀子交給妻子。

而他自己，居然只留下十兩銀子，便足足使用了好幾個月。

近三年來，這一雙貧富殺手已很少在江湖上露臉。

但在五年前，衞空空却曾在潼關西南四十里外的一座小市鎭，碰見過他們。

當時，他倆正在執行殺人的任務。

被殺的是橫行賀蘭山已三十多年的賀蘭十六鐵煞。

十六鐵煞全都姓鐵。

他們都是賀蘭山鐵氏山莊的高手。

鐵氏山莊在江湖上極有名氣。

十六鐵煞更是名震江湖的快刀手。

但是他們十六人聯合組成的鐵煞刀陣，簡直對貧富雙殺手完全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當時衞空空正在一間酒寮之內喝酒。

而這一場激戰，就在酒寮外的一爿草坪上展開。

這一戰驚心動魄，使衞空空原本有七分的酒意也完全清醒過來。

衞空空沒有插手。

因爲十六鐵煞和貧富雙殺手都並不能算是甚麼好人，他們拚個死活，衞空空根本就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那一次，貧富雙殺手的武功，却令衞空空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

十六鐵煞，無一倖免。

而貧富雙煞手，却連汗都沒有流過一滴！

× × ×

地獄鏢局，果然傾盡全力向九重霄進攻。

馬家大屋滿門老幼，正面臨着地獄鏢局可怕的追殺。

蒙面黑袍人是地獄鏢局的總鏢頭，他的武功確高得出人意表。

司馬血身受重傷，衞空空的形勢也陷入了危險的局面。

地獄鏢局殺手的攻勢，彷如無窮無盡的波浪，排山倒海的向九重霄山峯方面攻去。

平窖這一個小市鎮固然殺聲震天，而部份的殺手，亦在蒙面黑袍人的指揮下，殺到九重霄。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雖然霸道無比，但却無法把蒙面黑袍人的首級取下。反而，他被對方的劍逼得險象環生。

偸腦袋大俠這一次碰到了一個前所未遇過的强敵。

但蒙面黑袍人想擊敗衞空空，也並不是一件易事。

一般人以爲砍腦袋劍法只適宜攻，却不宜守，那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倘若砍腦袋劍法眞的只能攻而不能守的話，衞空空可能已死了好幾十次。

蒙面黑袍人久攻不下，劍勢突然放緩了。

他的劍招放緩，衞空空却沒有乘勢急進。

他並非初生之犢，絕對不會在這種時候貿然冒進。

這並非害怕與否的問題，而是聰明與笨蛋的分野。

衞空空當然不是個笨蛋。

蒙面黑袍人嘿嘿一笑，突然長劍脫手飛出，直向衞空空的小腹上激射而去。

衞空空劍勢陡地一沉。

「鏗」！

蒙面黑袍人的劍被擊開，凌空高飛逾三丈。

但他的手中，又在剎那之間亮出了另一種武器。

那是一把三尺長的怪刀！

× × ×

說這一把刀是怪刀，一點也不過份。

雖然這把刀的外型和普通的刀一樣，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但這把刀的刀鋒邊緣，與及刀背部位，都是銀亮如雪，而刀身中央，却是黑漆得發亮，令人一眼望去，爲之目眩不已。

衞空空喉際發出一聲怒吼道：「黑心刀！」

蒙面黑袍人冷笑道：「好眼光，可惜你的性命，絕不會太長久了。」

衞空空冷喝道：「別只管放屁！」

就在這時，平窖突然响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

只聽得一把粗壯的嗓子，隨着馬蹄聲響傳了過來，大聲的道：「甚麼人在放屁？且看老子把他的屁股撕開十八大塊！」

衞空空聞言，心中不禁一喜。

這把聲音，就算衞空空喝了五百斤烈酒醉得不省人事，他也認得出來。

因爲這人正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也是被稱爲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唐竹權！

× × ×

唐竹權終於趕到了。

除了這個大醉鬼之外，雪刀浪子龍城璧當然也和他在一起。

兩匹千中選一的快馬。

兩個萬中無一的江湖浪俠。

他們又來了。

蒙面黑袍人立刻指揮貧富雙殺手，先行把這兩個人解決。

貧富雙殺手加盟在地獄鏢局，難怪地獄鏢局的「成就」如此輝煌。

衞空空立時高聲呼叫：「你們要小心，這兩人是丁兆貫和夏侯一邦！」

司馬血聞言，心中一凜。

他只暗恨自己身受重傷，未能與這兩個成名多年的老殺手一較高下。

就在這個時候，想檢便宜的人來了。

那是高巨人。

他悄悄的提着一把快刀，從背後突襲司馬血。

在黑心五毒之中，他的刀法最快。

而司馬血又已受了重傷，這一刀他看來已萬萬躲不開去。

可是，高巨人却忘記了一件事。

司馬血的手裏，仍然緊緊握着他的碧血劍。

像司馬血這種人，只要他的手中有劍，而又還未曾嚥氣的話，你就絕不能小覷他的力量。

高巨人這一下偸襲，在他的計算中，應該是萬無一失。

可是，當他這一刀劈向司馬血背心的時候，司馬血的劍突然就像一支箭般射向他的咽喉。

高巨人面色慘變。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受傷如此嚴重的人，竟然還能發出如此致命的一劍。

他急閃，脚下蹌踉倒退。

但太遲了。

司馬血的劍實在太快，雖然高巨人閃退的速度不慢，但當他站定了身子的時候，才驀然驚覺咽喉已被碧血劍戳破。

血箭激射。

高巨人帶着絕不相信的神情，驚呼倒下。

但司馬血也在同時，無法支持下去，仆倒在血泊之中。

× × ×

貧富雙殺手的殺人經驗，比龍城璧的年紀還大。

丁兆貫不等待龍城璧下馬，便已連續放出十六口飛刀，向龍城璧的人馬一齊射去。

龍城璧雙眉一軒，心中頗有怒意。

你要對付我也就是了，馬兒何罪？竟然也要一併施下辣手？

丁兆貫的飛刀殺氣逼人。

但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也絕不是白練的。

一陣刀光飛舞，「叮叮噹噹」的，十六口飛刀儘皆被風雪之刀擊落。

丁兆貫盯着他看了半天，才冷然道：「果然英雄出少年。」

龍城璧飄然下馬，雪刀橫胸，冷笑道：「貧富雙殺手的殺人手段，今日正該領教領教。」

丁兆貫一步一步的向龍城璧走前。

唐竹權却在這個時候發出一聲大吼。

「這個老不死衣飾煌然，必然就是丁兆貫，據說他奶奶的七十二式魔鬼掌法相當厲害，老子偏就不信這個邪，龍老弟，這廝老妖狗交給我來處理！」

龍城璧淡淡一笑，退了開去。

丁兆貫臉色微微一變，目注唐竹權：「你就是杭州老祖宗的兒子？」

唐竹權嘿嘿笑道：「好說！」

丁兆貫的瞳孔收縮成一綫，冷冷道：「便是你的老子唐老人見到老夫，也絕不

敢如此狂妄！」

唐竹權冷笑道：「姓丁的老龜蛋果然有點見識，老子的老子的確不是個如此狂妄的人，但老子却和老子的老子大有分別，狂妄只足以氣破你祖奶奶個瘦肚子！」

唐竹權罵人的說話越來越是稀奇古怪，丁兆貫居然給他激出怒火。

伏！伏！

丁兆貫再也無法忍耐，施展魔鬼掌法，向唐竹權當胸襲去。

唐竹權狂笑：「來得好，正合與老子鬆鬆筋骨。」

他口裏說得輕鬆，似乎很輕視敵人的力量。

但實際上，他手底下一點也沒有怠慢，丁兆貫想快刀斬亂蔴，速速解決唐竹權，却給唐竹權的五絕指法纏得無法越雷池半步。

丁兆貫忽然右脚飛踢唐竹權。

唐竹權立刻彎腰，倒翻了出去。

丁兆貫一脚踢空，雙手十指箕張，再次撲前。

唐竹權一面左閃右避，身形忽地一轉，雙臂齊揚。

丁兆貫立刻化抓爲掌，護住中門。

唐竹權桀桀怪笑，五絕指法發揮了最強大的威力，向丁兆貫迎頭襲擊。

別看他身材胖大，但他出手之迅速，變招之敏捷，倒是大大出乎丁兆貫意料之外。

丁兆貫心頭一震，唐竹權已把握着有利的形勢，不斷向他施加壓力。

一時之間，掌風呼呼，指影重重，雙方纏鬥得極爲激烈燦爛。

而另一方面，龍城璧也與夏侯一邦展開了一場兇險的惡戰！

× × ×

夏侯一邦剛從馬車車廂走出，就在地上檢獲到一桿鐵槍。

槍爲兵中之霸。

夏侯一邦平時絕少携帶武器，但他擅用刀、斧、槍。

尤其是槍。

這一桿鐵槍，是地獄鏢局中一名殺手遺下來的，至於那名殺手，他已在混戰中喪生。

夏侯一邦把這桿鐵槍秤量一下，感到很滿意。

這是一桿很不錯的鐵槍。

他要用這一桿槍，把雪刀浪子龍城璧擊敗！

× × ×

近年以來，想擊敗雪刀浪子的人越來越多。

因爲雪刀浪子已成爲江湖上最有名氣的年青刀客，誰欲揚名於世，哄動江湖，最直接了當的辦法就是把雪刀浪子擊敗，把雪刀浪子殺死！

位高勢危，樹大招風。

這兩句說話一點也不錯。

這也是龍城璧感到煩惱的地方。

有時候他不想殺人，但却有人苦苦把他追纏到底。

他們可能根本從未謀面，更談不上有何仇怨，但爲了一個「名」字，却會爆發一場可怕復可笑的血戰。

龍城璧不想自己的名氣太大。

但偏偏他的名氣，正在與日俱增。

不知道當朝皇帝姓甚名誰的胡塗蟲大有人在，但不知道雪刀浪子龍城璧這一個江湖浪俠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夏侯一邦雖然早已在數十年前便已在江湖上成名，但他現在却希望能够把雪刀浪子龍城璧殺死，使自己的名氣在江湖上更加响亮。

× × ×

鐵槍的主人雖已畢命，但這一桿鐵槍也染上了不少敵人的血跡。

平窖的一場慘烈火併，正陷入了如火如荼的境界。

夏侯一邦一言不發，挺槍就向龍城璧衝去。

他冷冷一笑，槍尖急刺龍城璧。

一槍八式！

左四槍，右亦四槍！

這八槍刺的盡是龍城璧的要穴。

這八槍的來勢，迅疾無比。

但在同時，龍城璧的雪刀，也已展開反擊。

只見寒森森的刀光，突然閃起，雖然刀槍並未交碰，但風雪之刀却已把夏侯一邦的槍勢無聲無息的化解開去。

夏侯一邦厲喝躍起，雙腕一放一收，又再刺出三十三槍。

這三十三槍比剛才那八槍更急快，而且每一槍都向龍城璧的咽喉暴射。

龍城璧沒有用雪刀招架，只是身形急閃。

三十三槍之後，他的身形已經三十三變。

夏侯一邦不禁面露凜然之色。

就在夏侯一邦第三十三槍刺空之後，一道刀光突然向他的胸膛射去。

夏侯一邦鐵槍抖動，封鎖着這一道刀光。

這一招刀法是八條龍刀法中的龍捲西風。

夏侯一邦連攻數十槍未能得手，此刻只好改用守勢與龍城璧迴旋。

他並非不想再攻，而是龍城璧的反擊，遠比他想像之中猛烈。

只見一片銀白色的刀光，已把夏侯一邦手中的鐵槍完全籠罩着。

剎那間，只見刀光，不見槍影。

夏侯一邦大駭。

八條龍刀法的威力，直到現在他才眞正的領略得到。

他咬牙，驀地再刺一槍。

這一槍他刺得很冒險。

一槍刺去，有去無回。

不是龍城璧死在鐵槍之下，就是他死在雪刀之下，除此之外，絕無任何迴旋的餘地。

他這一槍急、準、狠！

他自信一定可以命中對方的心臟！

× × ×

「察！」槍已向前暴刺！

陡地，夏侯一邦的眼睛睜大兩倍！

他睜大眼睛，因爲他看見了一件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然而，這事情却發生了。

他這一槍沒有刺中龍城璧的心臟，因

為龍城璧突然伸出左手，把這桿急刺過來的鐵槍緊緊抓住。

這一着，比夏侯一邦這一槍更兇險。

龍城璧竟然辦到了。如果夏侯一邦不是親眼看見，他絕對無法相信那是事實。

就在他大為驚愕之際，他的咽喉突然感到一陣涼意。

風雪之刀已在他的頸際，輕輕掠過。

這一刀並不很費力。但夏侯一邦這條老命，就此斷送在這一刀之下。

夏侯一邦倒下去的時候，他仍然在懷疑，自己的眼睛剛才是否看錯？

× × ×

龍城璧解決了夏侯一邦。

貧富雙殺手已去其一。

但在此際，唐竹權的右肩却受了傷。一把飛刀，插在他的右肩之上。

而丁兆貫的左腿，也一跛一拐的，原來他也受了傷，給唐竹權的五絕指擊中。

這倒是勢均力敵的一戰。誰也沒有佔着上風，雙方的動作仍然快到了極點。

驀地，遠處傳來一個人蒼老的聲音：「竹權退開，讓為父領教老丁的絕學。」

這蒼老的聲音來得很快，瞬即已來到了唐竹權的身旁。這人正是他的父親！

× × ×

使用鐵槍的夏侯一邦已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現在又有一個用槍的高手出現，那是唐老人！他的松木紅纓槍，是江湖黑白兩道，人人聞名喪胆的一桿槍。

丁兆貫冷笑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唐家父子，也用車輪戰法，倚多為勝！」

唐老人沉聲道：「老夫偏就喜歡用這種卑鄙方法，來對付你這種卑鄙的人！」

丁兆貫的臉色變了。唐老人不再說話，舉槍就向丁兆貫進襲。

丁兆貫倘若沒有受傷，必然有一定的實力，與唐老人展開一番惡鬥。

但這一次，他受傷之後遇上了嫉惡如仇、與奸人從不談論道義原則的唐老人，那唯有自認倒霉好了。

唐老人一上來，就把丁兆貫逼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他連發十槍。

每一槍都辛辣詭異，令人防不勝防。

丁兆貫勉強招架。

但今天已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當唐老人刺出第十槍的時候，他的咽喉終於被刺穿了一個大窟窿。

鮮紅的血汨汨湧出。

丁兆貫與夏侯一邦雙雙伏法！

× × ×

平窰這一個小市鎮，正經歷着一場前所未見的激烈大火併。

地獄鏢局大舉進師，欲把馬家大屋滿門老幼殺個清光，誰料還未到九重霄堡壘，便已遭遇到羣俠的迎頭痛擊。

這是極其慘烈的一仗。

那個蒙面黑袍人，既是地獄鏢局的總鏢頭，同時，也是近二十年來，江湖上最毫不講理的惡君子向絕！

向絕是黑心老祖唯一的弟子。

他現在使用的武器，也就是昔年黑心老祖親自鑄造的黑心刀！

× × ×

衞空空與向絕苦戰百餘回合，漸有力拙之感。

向絕畢竟勝在內力深厚，而且刀法詭異百出，二百回合之後，衞空空已身受三處刀傷。

這三處刀傷雖然並不致命，但只要再有閃失，這條性命就算是玩完的了。

但地獄鏢局的形勢，却已漸漸趨向「不妙」的境地。

貧富雙殺手先後陣亡，對於向絕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這兩個老殺手不能解決雪刀浪子，雪刀浪子就會走過來代替衞空空。

事實果然如此。

龍城璧突然上前，捲起一片刀光，掩護着衞空空讓他退下。

向絕冷冷一笑：「龍城璧，聽說你的八條龍刀法，比昔年風雪老祖的刀法還更厲害！」

龍城璧淡淡笑道：「這是誤傳之說，不足為信，但用這一套刀法來殺你，相信總可應付裕如。」

向絕冷冷哼了一聲：「姓龍的，你好狂妄！」

當他說着這七個字的時候，黑心刀已向龍城璧呼聲斬去！

× × ×

黑心刀快！

龍城璧的風雪之刀更快！

鏗！

兩刀相交，濺出一蓬星火。

倏地，向絕欺身上前，屈肘撞向龍城璧的心臟。

刷！

向絕的肘間，竟然露出一截薄而鋒利的尖刀。

龍城璧雖然閃避得極快，但却沒有預算到向絕會有此一着。

血飛濺，龍城璧受傷。

但就在此刻，一桿松木紅纓槍却從龍城璧的身後殺出。

向絕一聲驚呼，身形急退。

但遲了。

他只顧暗算龍城璧，冷不防唐老人突然施放冷槍。

篤！

向絕的前額，被松木紅纓槍深深的插了進去。

一直蒙着向絕臉孔的布巾，同時甩落，露出一張神態猙獰的臉。

唐老人拔出松木紅纓槍，冷笑道：「向絕，果然是你！」

向絕無言。

他只聽到剛才那一槍刺在自己額上的聲響。

現在，他感覺到自己已墮入萬丈深淵之下！

× × ×

向絕是地獄鏢局的總鏢頭。

此刻他已真真正正的掉進地獄裏！

× × ×

百馬圖所引起的風波，總算平息下來了！

地獄鏢局接下莊帥這一筆買賣，結果雙方都獲得一個悲慘的下場。

（以下轉入第四十四頁）



殺機

一期完俠義短篇故事

揚威·文
子成·圖

英雄美人　深入虎穴

這人的武功必然是驚人的，他竟然能透過重重警衛，深入快意堂。

快意堂是飛龍帮的總舵重地。

匹馬單槍，深入虎穴，尤其是江湖第一大帮，毫無疑問，這人必然懷有一顆鐵膽。

他屹立如山，像一枝活的標槍，一股無形的殺氣，驚濤駭浪般往前衝擊。

二十七名特級殺手，環伺在四周，其中任何一個都是威震江湖的好漢，此時密集在一起，滙合而成的力量，足以撼山岳，震河海。

他視若無睹，雙眼神光暴射，注視着一人——飛龍帮主，天罡星主嚴正坤。

二十七名殺手，待命行動，只要天罡星主嚴正坤一聲令下，刀劍拳掌加上追魂奪命的暗器，立即會配合着，運用高度技藝，往他身上招呼。

可以想像到，這雷霆萬鈞的全力一擊，不亞於天羅地網，他竟然孤身犯險，是愚蠢呢，還是有所依仗？

出奇的靜，天罡星主嚴正坤一言不發，冷峻地望着這名不速之客。

年紀很青，二十五六上下年紀，渾身黑衣，臉上稜角分明，緊閉的嘴唇，目光冷厲而堅定，看來是個狠角，大白天裏，他的出現充滿了神奇，簡直可以說，這是不可能的！

飛龍帮總舵，竟然在毫無警覺之下，任人深入，說出去有誰相信。

足足有半個時辰，仍然是令人窒息的沉靜，別說這孤身犯險的年青來客，快意堂中任何一人，全是意志如鐵，沉得住氣的內外兼修好手！

強敵環伺，也能這樣沉得住氣，而且毫無懼色，可以想見，這人不僅胆大如虎，而且是個置生死於度外的人，惟有這樣的人，才能縱橫宇內，稱雄天下。

快意堂中高手，心內也不禁興起惺惺相惜之意。

突然，天罡星主嚴正坤左手一揮，兩條人影彈出，正是快意堂高手，虎衞湯仲仁，豹衞趙湖山。

「殺！」兩人狂叫聲中，虎衞湯仲仁身形冲天而起，雙腿連環二十四着，着着全是往致命地方招呼，豹衞趙湖山，鐵拳直搗，雖然招式平常，可是勁力充沛，去勢快絕，二人合擊，當眞是非同小可！

招式如電，黑衣人紋風不動，雙手倏飛，閃電擊出，「砰！」「砰！」兩聲大响，虎衞湯仲仁及豹衞趙湖山，齊聲大叫，人已倒翻出去。

在場全是一等一的高手，看得明白，黑衣人出手很簡單，就是一個快字，左右雙手，分別迎敵，雖只一比，却是克敵制勝最好法子。

豹衞趙湖山平生自負鐵拳無敵，可是今日，黑衣人拳頭迎擊之下，豹衞趙湖山竟然吃不住勁，連退三步，急施千斤墜，才算勉強穩定！

虎衞湯仲仁，連環腿凌空夾擊，令人防不勝防，今天一樣不靈光，黑衣人鐵掌只一下，小腿疼痛欲折，翻身落地，勉强站住，再也不能施展腿上功夫！

只一招，飛龍帮兩大高手，全部敗下陣來，雖然說，虎豹二衞在帮內並不算尖頂高手，但也不是省油燈，今日當着衆人面，敗在人手，可說是掃盡飛龍帮衆人的顏面。因此大夥兒心內怒意暗生。

「來者何人？」突然，飛龍帮主天罡星主嚴正坤，揚聲喝問黑衣人來歷姓名。

「左寧，江湖末流，無名小卒。」黑衣人答道。

「到此何爲？」天罡星主嚴正坤又發問。

「賣藝！」黑衣人左寧答得乾脆。

「爲什麽到我們這兒賣？」

「貨賣識家，當今江湖上，飛龍帮是第一大帮，在下想要揚名立萬，不找飛龍帮難道去找那末流之輩！」左寧說得理直氣壯。

「本帮人才濟濟，爲何還要你這來歷不明之人！」天罡星主嚴正坤道。

「哈哈，」左寧哈哈一笑道：「古人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飛龍帮屹立中原，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像我這樣的人，又豈會不用的道理，無非對於在下的來歷有問題而已，這我有法子解決！」

「說來聽聽！」天罡星主嚴正坤心內正是這樣想，左寧由開始到現在，所有行動，全是令人欽佩，如果能够將來歷交待明白，收爲己用，那眞是夢寐以求的事！

「姓名來歷師承等等，並不可靠，」左寧說到此處，故意頓了一頓，然後繼續道：「最有效的證明，公開把你們强仇大敵，作最有力的打擊或破壞，然後再投身飛龍帮，諒也可以吧！」

「很好，擺宴！」天罡星主嚴正坤很滿意，立即揚聲吩咐擺酒歡迎！

「帮主好大量，我也來參加一份！」人隨聲現，一名絕色少女姍姍而來。

這眞是無奇不有，無獨有偶，左寧的出現，令得飛龍帮震動，但他的確是武功卓越，才能出衆，只不過三言兩語，就把飛龍帮帮主說服！

但這少女，風華絕代，美得出色，她怎會在飛龍帮重地出現，莫不是今天，外邊守衞被人制服，所以才任人來去。

「姑娘也是想……」

天罡星主嚴正坤還未說完，少女立即笑道：「正是，投靠飛龍帮。」

「姑娘與這位左老弟相識？」天罡星主嚴正坤又問。

「以前未見過，今天初見面，」少女說得很快。

「哦，眞巧，大概我們飛龍帮行運，天下英雄紛紛光臨襄助，請來共飲一杯！」天罡星主嚴正坤笑道。

「多謝，小妹趙嫣姨，還未請教各位大哥尊姓大名。日後多多指教呀！」

「哈！」豹衞趙湖山笑道：「大妹子，俺也姓趙，正好一家人，不說別的，日後有誰對大妹子不敬，俺第一個不依，別說還有帮主老人家呢！」

「多謝大哥！」趙嫣姨拱手爲禮。

飛龍帮人才濟濟，尤其是帮主天罡星主嚴正坤，雄才大略，二十年來，在江湖上做下了轟轟烈烈大事，自有其非凡才智與及過人胸襟。

一般來說，左寧及趙嫣姨來得突然，而且時間太巧，很容易令人誤會，這是敵人臥底或其它陰謀，但他却坦然受了，座上全是江湖上豪邁之士，三杯酒下肚，立即熟絡，趙嫣姨雖是斯文秀氣的女孩子，喝酒本來却也不差，一杯又一杯，毫不遜色。

酒足飯飽，左寧突然停杯說道：「帮主，明日我即赴清風堡，三個月內，即有回報。」

「我也去，個人孤掌難鳴，兩個人互相照應，再說我們都是初投飛龍帮，當然不分彼此！」趙嫣姨道。

「好吧，你二人小心在意，清風堡不亞於龍潭虎穴，千萬別亂幹蠻幹，我會派人暗中接應！」天罡星主嚴正坤也不禁囑咐小心。

因爲清風堡的確不是等閒地方，左寧固然身懷絕學，但也不應大意，而趙嫣姨只是個女孩子，不知武功如何，叫人眞個放心不下。

「事不宜遲，我們即刻起程！」左寧說時起身就走。

清風堡威震武林，堡主北地王徐明，一身武學，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然後落跡在准陽，創立清風堡，黑白兩道武林豪傑，慕名歸附的，比比皆是。

不僅堡內高手如雲，即是附近百里，茶樓酒館，旅店客舍，亦屬清風堡勢力範圍。

左寧與趙嫣姨計議已定，分別進入清風堡勢力範圍，個別行事。

風行鏢局四個字，陽光下閃閃生光，這塊金字招牌，像它事業的順利，神氣得很！

左寧施施然走進風行鏢局。

立刻有名漢子迎上前去，見左寧衣着神態，正像一位貴家子弟，於是客氣道：「這位相公，可是要找我們保鏢，還是有其它的事？」

「保鏢！」左寧神態很冷峻。

「好，裏邊請，我們總鏢頭就回來，主事的杜鏢頭正在局內，可以先和他談談！」漢子打拱作揖往局內請。

「那一位！」正說時，內堂走出一位中年鏢師，渾身緊身衣褲，步履穩健，顯然是個練家子。

「在下左寧，有百萬紅貨托人保送，只是……」

「左相公有何見教，只管直說，在下杜青萍，江湖上的朋友送個外號叫陰陽判官，蒙道上朋友看得起，敝鏢局二十年來，倒還未出過事！」

「原來是杜鏢師，在下有個不情之請，貴局如果爲難，那也算了。」左寧故意遲疑道。

「左相公有話只管說！」陰陽判官杜青萍道。

「在下這趟鏢，事關百萬兩銀子，非同小可，因此對於貴局保護能力，想測驗一下，方法很簡單，就左某淺薄武功，與貴局人試試，只要贏了在下，就算測驗成功！」

陰陽判官杜青萍一怔，立刻朗聲笑道：「左相公既然身具武功，杜某即請試一試。」

「如此請動手，」左寧說時，人已站起，故意紮個子午馬，不三不四的，像個未入門的生手。

「好，待俺趙老二來試！」正是先頭引左寧進門的中年漢子，不待答話，一招雲手推出，楊家太極拳，倒有幾分火候。

左寧毛手毛脚的，右手緩緩伸出，未運絲毫勁力，鏢局已有很多人來看，見左寧這種毫無勁力的拳勢，心內暗暗好笑。

兩人手掌相接之際，趙老二還怕傷了對方，只用了七分勁力。

「托！」陡地有股大力傳來，趙老二手臂一麻，全身突然飛將起來，「嘭！」的一聲大响，直穿破屋頂，瓦片四下飛散，塵土飛揚中，聲勢駭人。

直到此時，衆人才知左寧身負絕世武功，剛才毛手毛脚全是裝出來的，陰陽判官又驚又怒，上門欺人，對方必有所恃，他這時是騎在虎背上，不容退縮，冷笑道：「好朋友是有心人，杜某也來試試！」

「正要觀瞻杜鏢師的武功！」左寧說得很和氣。

「看掌！」陰陽判官杜青萍心內大怒，這時再不客氣，鐵掌揮出，暗藏小天星掌力，存心給對方一個厲害。

左寧心內暗自冷笑，也不打話，也是單掌擊出，「砰！」的一聲大响，陰陽判官杜青萍蹬蹬連退三步，嘴角已滲出絲絲鮮血，看來內臟已受了極大震蕩，遭受傷害。

「呀！」這一來，鏢局內才感到事態嚴重，看來這小夥子上門是存心找麻煩，保鏢之事，只不過是個藉口而已！

但是，鏢局內的人，暫時來說，陰陽判官杜青萍武功最好，連他也擋不住一招，他人上去，更不管用，說不定送死呢！

「誰在此鬧事！」聲如宏鐘，正是風行鏢局總鏢頭的聲音，衆人才鬆了口氣。

左寧仍然不笑不語，循聲望去，只見一名張飛型的壯漢，豹首環眼，雙目神光如電，一走進來，就望見左寧，立刻沉聲道：「閣下光臨賤地，是尋仇，還是揚威立萬，尚請明示！」

左寧淡淡一笑道：「就算是揚威立萬吧！」

「好，施某成全你，拿兵刄來！」這位總鏢頭施楚明，外號神槍鬼劍，手底下確有眞功夫，不是浪有虛名，待兵刄取來，轉頭對左寧道：「閣下可有兵刄，這裏也有幾件，如果沒有取來，我……」

「哦，別麻煩，這裏有！」左寧說時俯身在地上拾取一枝木棍，就那麼隨隨便便站着。

「好，」神槍鬼劍施楚明喝聲中，右手槍，左手劍，經已全神貫注，內心大怒，對方明明欺人，隨便拾枝木棍，對付自己成名兵器，這侮辱令人難受。

「颼！」楊家槍法施出，鳳點頭，一朶斗大紅花，在空中散發開來，劍光如電，倏然穿過紅花，猛刺左寧前胸。

左寧全身紋風不動，木棍輕點，就那麼隨隨便便一下子，根本沒有招式，但快如閃電，穿過層層刀光劍影，像有魔術一般，點在施楚明心口。

神槍鬼劍施楚明臉色霍地變成雪白，心內暗暗震駭不已，這是什麼武功，別說未見過，簡直聽也未聽過。

神槍鬼劍一生玩刀槍，與人交手經驗豐富，像這樣玩笑般的敗在人手，絲毫未受傷，反而有股悵然若失感覺，想再試試，又有點不好意思出口，怔怔的望住對方這位年輕高手，儍了一般。

「總鏢頭剛才不小心，我們再試過！」左寧笑道。

神槍鬼劍施楚明哈哈一笑，道：「臨陣交鋒，有什麼小心不小心，輸就是輸，楚某只是再想試試，少俠可願指教！」

「輸要輸得心服，贏要贏得漂亮，莫名其妙一下子，總鏢頭自然不服氣，我們再試過，你出手吧！」左寧神態輕鬆，說得合理而心平氣和，令人折服，旁觀的鏢局人士，何嘗不想看清楚，像剛才閃電一擊，經過太快，有種無從摸捉感覺，聽說再比一次，暗自心喜，像這樣高手，輕易不能遇到，因此衆人全神貫注，希望看得清楚些。

神槍鬼劍施楚明深深吸口氣，調勻一口丹田眞氣，斂氣凝神，右手疾抖，紅花朶朶，左手劍守護胸前，脚踩七星步，繞着對方游走。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神槍鬼劍施楚明只希望挨過三五十招，即使輸了，也還說得過去，全力施爲，明槍暗劍，全身上下左右，滴水不漏。

鏢局中人見了，心內暗讚，總鏢頭近來武功精進，槍劍合璧，在武林中橫行一時，看這少年人怎辦！

左寧漫不經心移一步，手中木棍點出，看上去，從容舒適，像行雲流水，自然流暢，偏生有股王者之氣象，令人不可抗拒！

一枝平常的木棍，這時像附上生命，而且有極其神奇力量，本來是滴水不漏的防守網，這枝木棍直透進去，而且是長驅直入。

所有人，連神槍鬼劍施楚明在內，心靈大震，整個人意志精神全部摧毀。

「砰！」的聲輕响，神槍鬼劍施楚明着了一下，整個人陡地飛了起來，毫無閃避力量，像一名莊稼漢，老老實實跌倒在地上。

神槍鬼劍施楚明雖未受傷，他明白這是對方手下留情，以這兩下看，左寧內功已臻化境，還有什麼話說，技不如人只有認敗服輸，當下只好硬起頭皮道：「今日既敗在少俠手內，風行鏢局即刻關門！」

左寧微微一笑，和平道：「關門就不必，暫時停止營業就可以，待我此處事告一段落，風行鏢局依然生意滔滔，總鏢頭別想左了，再見！」

整個鏢局裏的人，目送這位充滿神奇少年揚長而去，不知是喜是憂！

清風堡第二發財地方，是得意賭場，左寧大模大樣走進門，早有人上前招呼：「相公，牌九，大小，喜歡玩那樣，小的帶路！」

「我自己慢慢看，喜歡那樣就玩那樣！」左寧道。

「好，相公隨意玩好啦！」

左寧四下打量，正想研究如何搗亂時，突然一陣銀鈴般笑聲傳來，正是趙嫣姨的聲音，左寧心內暗喜，她既在此，定然好戲連場，自己樂得清靜，站在一旁看戲，豈非妙事！

「二千兩銀子，天門！」趙嫣姨叫得有勁。

「銀子呢？」莊家奇怪問。

「怎麼，本姑娘還會賴皮不成！」趙嫣姨很兇。

「不是這麼說，我們這賭場講究現銀交易，賒欠免問，姑娘既有銀票，何不放在桌上！」莊家滿臉爲難神色。

「本姑娘不喜歡！」

莊家心內急得要上吊，由於趙嫣姨本身太美，氣度高華，必然是大富大貴人家小姐，萬一得罪了她，惹起她家人問罪，那可不是玩的！

「怎麼樣，賭還是不賭？」趙嫣姨冷峻地問。

莊家滿頭大汗，無法答覆。

「這位姑娘賭注我負責！」

衆人循聲望去，說話的人正是活財神魯伯英，他的話比金子還貴，莊家如釋重負，連連點頭笑道：「魯大爺這樣說，小的自當遵命！」

「嘻，本姑娘不願意，二千兩銀子還用得着人担保，做人也太沒意思了！」

「這……」莊家眞個頭痛。

「姑娘大人大量，和這些小人計較做甚！」活財神魯伯英陪笑道。

趙嫣姨妙目一轉，靈活的眼睛朝活財神魯伯英一瞟，那神態俏媚極了！

活財神魯伯英不是沒有見過世面，天下美女雖有，像趙嫣姨這樣的女孩子，還是第一次見，心內有種極度愛好意思，却沒有絲毫慾念。

「你是不是很有錢？」趙嫣姨突然問道。

「這……哈哈，不敢說很有銀，將就可以過得去！」活財神魯伯英幾乎說不出話來。

「好吧，我剛好忘記帶銀票，下人又不在此，你先拿幾萬兩銀票出來，算是暫時借給我的怎樣！」趙嫣姨說得很認眞，而且很自然，好像理所當然。

「我……」活財神魯伯英富甲江南，一個不認識的人借幾萬兩銀子，不一定有還，這事情第一次遇到，活財神平時對人應付十分老到，今天却有點手足無措。

「不肯就算了，世上本來只有嘴上說得漂亮的人多，眞正視錢財如糞土的人，當然不易遇到！」趙嫣姨自言自語，自怨自艾。

「銀票不多，二萬兩，姑娘先拿着吧！」活財神魯伯英胸頭一熱，再也不顧利害，將一疊銀票放在桌上。

「多謝你！」趙嫣姨輕倩淺笑，聲如銀鈴。

「沒有什麼，不够我派人去取！」活財神魯伯英本來不會說的話，這時衝口而出。

莊家一時呆着，好像忘了搖骰子。

「二千兩！」趙嫣姨笑道。

「哦，好！好！大家下注！」莊家驟然問碰到這樣事，一時間給弄糊塗了。

旁觀的人又何嘗不給弄糊塗，這樣的事，人間那能見到，雖然聽說過，但一般人決不容易相信！

二萬兩銀子很快到了莊家口袋，趙嫣姨神色不變，依然是輕倩淺笑，活財神魯伯英反而滿頭大汗，頻頻用手帕擦面。

「下注！下注！」莊家的聲音頓時神氣起來。

旁人似乎傻了，像這樣情況倒是頭一次看到，二萬兩銀子可以買多少東西，這女孩子轉眼輸淸光，毫無懊悔神色！反而向活財神魯伯英伸出手掌，笑道：「銀子呢？」

「就來，巳經派人去拿！」活財神魯伯英似乎帶着很大的歉意。

「太慢了，這裏莊家又小氣，莫不成讓我呆在此處，看人家痛快！」趙嫣姨很不高興。

「我……是！」活財神魯伯英直陪小心，低聲下氣，好像十分理虧似的。

「快想法子呀，蠢人，遲了可別想我理你，」趙嫣姨愈來愈神氣，即使是討債，也沒有她威風。

活財神魯伯英這時像孩子，只有叩頭求饒的份兒；莊家看不過眼，立即出聲道：「魯大爺，只要你一句話，這兒可以先墊出來可好！」

「好，先墊三萬兩吧！」活財神魯伯英似乎鬆了口氣。

「不行！」趙嫣姨突然叫起來。

「姑娘怎麼……」莊家給弄糊塗了。

「你不相信本姑娘，却相信人家，不是侮辱我麼，這樣的銀子我才不要！」趙嫣姨嘟起小嘴，滿含嬌嗔。

「這……」活財神魯伯英今天似乎碰到尅星，簡直無法接口答話。

「小的這兒有鉬票五萬兩，請姑娘笑納！」一位年青人送上一疊銀票。

「神鷹伍雲！」活財神魯伯英叫了起來。

「正是小可，魯兄一向納福，還認得我這無名小卒，實在是天大的榮幸！」

這座賭場來往的都是三山五岳英雄豪傑，雖然是什麼人都有，但神鷹伍雲，却是個非同小可的武林煞星，他出道雖不過三年，在江湖上巳創下極大威名，會過無數英雄人物，從未有過敗蹟，其武學修爲，巳到了駭人地步，所以衆人一聽，情不自禁叫起來。

趙嫣姨倩笑如花，伸手接過銀票，嬌聲道：「多謝！」

「沒有什麼，像姑娘這樣神仙般的人物，肯收在下這點銀子，那是天大的榮幸！」神鷹伍雲笑道。

正在這時，一名漢子急急走到活財神魯伯英面前，送上一疊銀票。

趙嫣姨也看到了，笑道：「銀子送來了麼？」

「是，十萬兩，姑娘先拿着，不够隨時開口。」活財神魯伯英雙手奉上。

旁人給他們一連串的變化弄昏頭了，白白送上十萬兩白銀，連一句多謝都沒有，世上眞是無奇不有。

「不用了，姑娘以後用的銀子，伍某可以照付，魯兄留着自己用好啦！」神鷹

伍雲微笑道。

活財神魯伯英大怒，竟然有人當面侮辱，這口氣如何忍得下，雖然神鷹伍雲極端辣手，但活財神魯伯英也不是好吃的果子，當下冷笑道：「這位姑娘在下相識在先，伍兄是否太過份了！」

「伍某看得很清楚，你們相識也只在片刻前，而且這位姑娘要使用銀子，你活財神並不能及時供應，這就失去了你們的關係；在下能够及時供應，在情在理來說，都算是這位姑娘的朋友啦！」

「不錯，神鷹伍雲可以供應這位姑娘五萬兩銀子，但伍拾萬兩甚至伍百萬兩，伍兄能供應得起麼！」活財神說到錢的問題，立刻威風起來。

「銀子再多，要有命來用才行，萬一碰上强徒，對這姑娘有威脅時，閣下自顧不暇，那時豈不害了這位姑娘。」神鷹伍雲冷笑道。

「嘿嘿，在下家財萬貫，許多窮兇極惡江湖混混，也曾光顧魯某府第，至現在爲止，還未有人能完整逃得出去，這點自保能力倒還有！」活財神魯伯英態度反越來越硬，似乎有意與神鷹伍雲較上了勁。

所有在場之人，立刻感染到濃厚的火藥味，面前二人全不是好惹的，雖然神鷹伍雲聲名赫赫，五年中重創當今最負盛譽高手十二人，活財神魯伯英身負絕學，他的武功來歷，是當今江湖上最大隱秘，引起許許多多猜測，二人誰的武功好，只有比較過後才能明白。

神鷹伍雲笑了笑，淡然道：「魯兄如果眞想明白誰的武功好，我們可以去比試一下，這比口頭上說好多了，假如魯兄沒有把握，又當別論！」

衆人心內暗嘆，古人有云：紅顏禍水。這話的確是千古不移的眞理；面前二人全是當今江湖上的俊傑，爲了這少女，立即會招來殺身之禍，殺人者固可逞一時之快，日後被尋仇追殺的恐怕也不會有好結果呢！

正在這時，活財神魯伯英緩緩站起身來，笑道：「姑娘去做個公證，此處是人家發財地方，別騷擾了賭場客人，我們去找沒人地方好麼！」

「正合孤意，事不宜遲，這件事解決越快越好！」神鷹伍雲站起身來，臉上笑容愈來愈濃。

「走！」活財神魯伯英昂然往外走。

趙嫣姨似乎很高興，天眞笑道：「兩位原來都是武林高手，比試起來，一定很好看！」

「姑娘胆子够大的話，日後保證你看到最好的武功！」神鷹伍雲洋洋得意道。

三人嘻嘻哈哈往外走，表面看起來，像是很好的朋友在談笑，賭場上的人知道他們這次比試，將是生死決鬥，正所謂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到底是誰受傷，那只有天曉得了！

高手比武，和豪賭一樣只有刺激性；好賭的人，尤其是這些三山五岳江湖豪傑，誰不喜歡看高手比武，因此三人身後，跟着一羣人。

左寧也混在人羣中，看趙嫣姨怎麼應付。

賭場外不遠，就有塊空地，神鷹伍雲及活財神魯伯英一齊停步，互相笑了笑，趙嫣姨奇怪道：「就在這裏比試，不怕傷了人麼！」

「姑娘放一百二十個心，高手比試，只傷要傷的人，不然的話，算得了什麼高手！」神鷹伍雲洋洋得意道。

「好啦，耍嘴皮子功夫可以停止，手底下見眞章吧，比什麼呢，輕功、暗器，內功或兵刃呢，可要先說好，免得事後懊悔！」活財神魯伯英笑笑說。

「拿你最得意的功夫，我是沒有什麼限制！」神鷹伍雲更狂。

「好，我們逐一試下去，直到有一個倒下去爲止，先試掌上功夫！」活財神魯伯英心平氣和，所說方法，公平而合理，旁人暗暗讚賞。

「出招吧！」神鷹伍雲漸漸不耐煩，語氣是越來越冷峻，心內巳動了殺機。

活財神魯伯英雙手一陣划動，然後垂下緊貼兩腿，目光冷漠，屹立不動。

神鷹伍雲「嘿！」地聲悶哼，右掌疾拍，猛擊對方胸口，掌風呼呼威勢赫赫。

活財神魯伯英夷然不懼，揮掌迎上，「砰！」的聲响，各退三步，竟是平手。

看來二人內力，並無高下，神鷹伍雲立即展開掌式，頓時掌影如山，籠罩活財神全身。

二人招式越來越快，分不清彼此身形，混成一團，旁觀衆人心內暗暗震駭，神鷹伍雲有這身手還有可說，活財神魯伯英富甲江南，也學成如此武功，那才是難能可貴，要知道古來習成文武絕學，的確是愈窮愈工，而活財神魯伯英有此成就，從不在外炫耀，亦少與人爭鬥，今日竟然爲一女子，與神鷹伍雲爲敵，才顯出其本身武學，如此巳令人震驚了。

突然，神鷹伍雲身形驟退，雙眼似乎要噴出火來，盯着活財神魯伯英，想把他生吞下去。

「再比兵刃如何？」活財神魯伯英笑道。

誰也看不出，二人誰勝誰負；但掌法比試既然巳停止，總應該有結果；外表上，無人受傷，即是分出勝負，也只是招式上有了高下，看神色，活財神魯伯英勝算機會較大，這結果的確太令人意外而震驚了！

「好，我們比兵刃！」神鷹伍雲伸手摸出一對弧形劍，衆人不由一震，弧形劍屬奇門兵刃，三十年來，未曾出現江湖，想不到神鷹伍雲，竟是弧形劍高手，今日之戰，看來兇險異常！

活財神魯伯英毫無異色，緩緩從腰畔抽出條小鋼條，三尺六寸長，黑黝黝的，看上去毫不起眼；他顯然用來對付神鷹伍雲，自然有它威力，衆人見了二人兵刃，心內巳感到不負今日之行了。

「嗤！」弧形劍挾着道電光，橫空劃過，捲向活財神，那條小鋼條陡地揚頭迎上，「叮噹！」聲响，敲着弧形劍刄，然後豎立半空，伸得畢直。

神鷹伍雲想不到對方這毫不起眼的小鋼條，竟然有鞭棍長處，撞截直敲，任意運用，弧形劍迎空飛舞，專走弧綫，一條條，一絲絲，快捷如電，走的路子令人意想不到，許多旁觀者暗嘆，第一次碰到這

奇形兵刄，尤其是神鷹伍雲這樣高手，只怕接不下五十招！

但活財神魯伯英，一條小鋼條展開，似乎游刄有餘，半步不退，門戶守得嚴密無比，不容對方輕越雷池半步，一百招轉眼過去，依然不分勝負。

大家看得很清楚，活財神只守不攻，對方攻得快，他也擋得快；對方攻得慢，他也應招慢，甚至有時停手讓對方發招！

神鷹伍雲也看清楚活財神的應敵方式，不由有股惱羞成怒感覺，心內一橫，他猛喝一聲：「殺！」，身形凌霄冲起，展開獨身絕學：「神鷹七式」！

「好！」旁觀衆人都是識貨的武林高手，見了這樣身法，忍不住叫好喝采。

颼颼颼，凌空夾擊，似乎發揮了弧形劍威力，弧形光綫交織成極嚴密的網，罩向活財神全身。

活財神魯伯英看出危機，再以原先辦法應付，就要吃虧，當下猛吸口清氣，全身暴縮，成一球形，手中小鋼條飛舞而出，只看到一團流光閃動的黑球，翻翻滾滾，與弧形劍抗拒。

叮叮噹噹之聲不斷，旁觀衆人不乏高手，平生看人比武無數，像今日這樣，確是前所未見！

一般來說，神鷹伍雲身在半空，總不能支持長久；但是，他在每一接招之下，換氣移形，能够歷久不衰，一上一下，活財神只有捱打的份兒。

又過了一百招，活財神魯伯英漸漸不耐煩，黑球陡地爆發開來，黑光漫天飛竄，招式强硬，如重鎚敲擊，如神雷震地，威不可擋！

神鷹伍雲平生對敵，弧形劍下，未嘗敗跡，今日出盡全力，未佔上風，對方抗力愈來愈强，似乎猶有餘力，再發展下去，當眞不堪設想！

正在這時，活財得魯伯英陡地橫掠五丈，收招屹立，含笑道：「今日見識了弧形劍威力，幸甚！幸甚！」

神鷹伍雲翻身落地，心內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樣，不知是甜是苦！

「你們二人功夫眞好！」趙嫣姨拍手笑道。

「好甚麼，不過花拳綉腿罷了！」活財神魯伯英笑道。

神鷹伍雲一聽這話，臉色陡變，怒喝道：「我們再拚過明白，至死方休！」

「何必呢，伍兄；我們又無深仇大恨，要死要活，豈不有失身份！」活財神魯伯英笑笑說。

「這姑娘的事你不可再管，我們仍是好朋友；否則，不死不休！」神鷹伍雲語氣愈來愈橫蠻！

「好吧，伍兄能力很够，我也放心，再見！」活財神魯伯英轉頭就走，與剛才一再堅持，有了很大轉變，他怎會有此轉變，的確令人莫測高深。

「我們去賭場吧！」趙嫣姨突然道。

「嗯！」神鷹伍雲驚醒過來，漫應了聲，道：「好吧，看看我們手風如何。」

計破强敵　功德圓滿

衆人又像鳳凰似的，擁簇着趙嫣姨進入賭場，這羣人眞個不少，賭場內頓時熱鬧起來。

搖骰子的又精神來了，大聲呼喝：「來！下注！越大越好！」

「一萬兩！」趙嫣姨嬌聲道。

「呀！」旁觀衆人驚叫起來。

「慢來！」一位虎背熊腰壯士越衆而出，正是賭場總管李金，外號遊神；由於剛才一鬧，他知道這幾人都是豪客，因此接道：「各位喜歡大賭，請跟我來！」

「有好地方，應該早點介紹呀！」趙嫣姨輕倩淺笑，窈窕身段輕盈移動，像一朶雲，像一枝花，這班江湖豪客雖然看過美女，像趙嫣姨這樣美，兼且風情絕代，却是第一次見，大家心內不由癡了！

遊神李金領着四人直往後院走，陣陣花香，聞之欲醉，經過兩重院子，有一座大廳，一走進去，只感到這是天堂，皇華富貴，不去說它，那擺佈，那香味，都是令人心悅臣服！

中間一張桌子，已有五人，面前放着的銀票，十萬兩已算小數，厚厚的一疊，不知有多少。

趙嫣姨一坐下，神鷹伍雲心內暗自震動，自動從懷裏掏出疊銀票，也不管多少，往趙嫣姨面前放。

趙嫣姨的艷麗，令得在場衆人震動，伍雲心中暗自奇怪，這五人不知何方神聖，竟然沒有一人認識，能够在此豪賭，動輒百萬兩輸贏，自然不是普通人；因此細心觀察，表面都是平平常常，沒有什麼出奇！

「歡迎二位，在下劉先，暫做莊家，請下注！」中間一位六十來歲老者招呼二人。

「好，五萬兩試試再說！」趙嫣姨笑着推出一疊銀票，神鷹伍雲一旁伴着。

其餘四人有十萬兩，有二十萬兩，隨隨便便的，似乎毫不在意，這一副牌莊家鱉十，「通賠」！

趙嫣姨連贏三次，總數贏了三十萬兩，因此心內越來越高興，三十萬兩一次下注，輸了，一發火，四十萬兩重注，又輸了，不僅如此，一連五次連輸，神鷹伍雲已是面色鐵青。

沒有銀票，趙嫣姨呆呆坐着，神鷹伍雲把弧形劍重重放在桌上道：「一百萬兩，可有買主！」

「一百萬兩？」莊家劉先遲疑道。

「不錯，在下終身使用，誰買下了這劍，即是我可以終身爲他使用，明白了麼！」神鷹伍雲聲音充滿了火藥味。

「好，我買，一百萬兩銀票拿去，弧形劍仍然由你自己收好，看這次輸贏吧！」劉先倒是相當豪爽！

「一次下注，免得嚕嗦！」趙嫣姨面不改色，一百萬兩銀子，是神鷹伍雲終身出賣的代價，她好像當三個銅錢，隨隨便便放下去，在座幾人也不禁聳然動容！

劉先雙手一樣穩定，從容不迫，砌牌毫無異樣，其他人也有三十萬兩，二十萬兩；五十萬兩，趙嫣姨一拿到牌，定睛看時，深深嘆了口氣。

神鷹伍雲聲音瘖啞，平靜說道：「我們走吧！」

「不，我要賭！」趙嫣姨嘟起嘴，滿

臉不高興神色。

「沒有銀子怎麼賭？」神鷹伍雲很不高興，爲了趙嫣姨，他整個人已賣了出去，看來這一生要聽人命令作事，等於是作一世奴才，而趙嫣姨似乎無動於中，叫他如何不怔，事已如此，他只有乾睜眼的份兒。

「姑娘要銀子，在下這兒有的是，二百萬兩先拿去試試手，隨後陸續送到！」活財神魯伯英人隨聲現，似乎未看到神鷹伍雲，竟自將銀票放在趙嫣姨面前。

「多謝你啦！」趙嫣姨嬌笑稱謝。

神鷹伍雲頓時滿臉通紅，額頭青筋暴起，想發狠吧，也是自取其辱，寃枉花去百萬兩銀子，連終身自由也賣去，不到兩個時辰，仍然是得不到美人芳心，這叫他如何不怔呢！

「活財神駕到，理應讓你推莊！」劉先笑臉相迎。

「一樣由劉兄連莊好啦！」活財神魯伯英笑道。

「嗯，你做莊嗎？我喜歡做莊！」趙嫣姨嬌態畢露，拉着活財神的衣袖不依。

「哈……」活財神魯伯英得意已極，縱聲豪笑，環視衆人一周道：「各位，對不起，魯某多多得罪！」

神鷹伍雲僵在那裏，沒有人理，大家似乎沒有看到這個人的存在！

他暗自一咬牙，脚一蹬，轉身走出，隱約聽到衆人嘲笑聲。

活財神魯伯英和這班人似乎交情很好，有輸有贏，倒也沒有什麼事發生，又玩了一個時辰，大家才罷手！

「我們走罷，今晚由小弟作東，請各位到怡香閣小醉，可不准不到！」活財神魯伯英得意之極，延客共飲。

「好極，魯兄今日贏得美人心，我們自當慶賀才是，倉卒之間，未置賀禮，但也不宜輕率，兩日內我派專人送到就是！」劉先道。

衆人嘻嘻哈哈，擁着趙嫣姨往外走。

賭場外清風一吹，令得衆人心腦一清；大家說些生意上的事，絕口不談今晚之事。

突然，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攔在路中間，望住衆人，一言不發。

定睛看時，這人大約四十上下，高高瘦瘦，竟然面生得很；由他剛才身法看來，顯然武功極高，這時攔路不是打刧也是尋仇，總之不會是朋友！

「閣下有何見教？」活財神魯伯英出聲相詢。

「留下這女的，你們可以走！」夜行人聲音冷峻，神態傲慢，似乎下命令式的說話。

「憑什麼！」活財神魯伯英暗自大怒，因此也懶得多說，只用三個字回答。

「武力！」夜行人更霸道。

「出手吧，看看你的武力如何？」活財神魯伯英跨前三步，懶洋洋也不亮什麼門戶，也即是不把對方放在眼內，表面如此，暗中却提足十二成功力，由夜行人身法，知道決不是省油燈之類。

「哼！」夜行人悶哼一聲，身形幌動，兩丈遠近距離，似乎一步跨到，伸手就抓，表面是太過霸道，事實上有他霸道的本領。

活財神魯伯英心內大驚，僅一出手，已看出對方身負縮地成寸、奪命神拿二門絕學，別說普通武林人士，即是特出高手，遇到這等武功，也是不敢稍存輕視，看來今日遇上了前所未見的强橫對手了！

施展七個身法，才堪堪避開對方一式，活財神魯伯英不敢怠慢，掌力提足十二成，「橫空掠雁」、「繁花吐錦」、「百鳥爭鳴」……絕招有如千層波浪，發出排山倒海駭人威勢，全力出擊。

夜行人毫不在意，舉手投足之間，已化去了來勢，七招過去，夜行人已穩定局勢；活財神魯伯英所搶佔機先，已漸漸失去；夜行人掌勢越來越强，活財神魯伯英所受壓力加强，心內暗暗震驚！

突然，一顆石子由暗中飛來，帶着呼嘯勁風，直往夜行人胸前打到。

別看小一顆小石子，此時貫注了內家眞力，即使銅牆鐵壁，只怕也會給它洞穿五寸；夜行人自負武功高人一等，聽了破空聲音，也不敢用手去接，閃身避過。

活財神魯伯英也知暗中擲石之人，定然是位非同小可的武林高手，到底是誰？

「誰？」夜行人喝問。

沒有回音，寂靜黑夜裏，那有半個人影。

夜行人突然轉頭對活財神道：「以你這樣本領，只怕不易保護這女娃娃，做個人情，日後自有好處，你可要認眞考慮才好！」

「臨難苟免，豈大丈夫行徑，今日之事，你我憑武功決生死，定勝負，多言無益，有本領只管施展好啦！」活財神魯伯英此時已將生死置諸度外。

「好男兒，好氣概，即使在下僥倖勝了，也一樣欽佩閣下這等不屈氣節！」夜行人道。

「請出招！」活財神魯伯英語氣越來越客氣，對夜行人有股惺惺相惜之慨。

「颼！」這一掌如毒蛇出洞，來無踪，去無影，兼且出手部位勁力巧妙無方，所以活財神在猝不提防，可以說防不勝防；因此，「砰！」的聲响，右肩中招，蹬蹬蹬，連退三步，暗中一運氣，竟然絲毫未受傷！

夜行人一招發出，立即停手不動，意思很明白，看你活財神魯伯英是否知趣；僅此一招，已顯示出夜行人武功，隨時可以獲勝！

但是，活財神魯伯英激發了狠性，明知不是對手，也要拚一拚，甚至是不要命的打法，防守招式全不用，專使兩敗俱傷的招式，這一來，令得夜行人反而處處閃避，有時活財神硬往拳頭碰，他反而趕快避開。

趙嫣姨心內暗暗震駭，這夜行人武功當眞高强，處處連消帶打，反應之快，運招之奇，當今江湖上，找不出幾個可以匹敵的人，想不到活財神魯伯英反常打法，令得夜行人一時不能竟功。

雙方就這樣僵持、糾纏！

突然，一條人影由牆頭冒起，趙嫣姨看得很清楚，正是神鷹伍雲，手揚處，三道精光橫空劃過，直往活財神身上打去。

夜行人大驚，想伸手接暗器，由於活

財神全力折扎，分神應招，一個疏忽，活財神左肩「撲！」的一聲中了飛刀。

「好賊子！」夜行人大怒，怪吼一聲，騰身而起，直撲過去，揮拳猛擊！

神鷹伍雲絲毫不懼，手掌一幌，不知拿着件什麼東西，夜行人整個身形陡地一凝，沉聲道：「你是……」

「知道就行了，這女孩子我奉命擒拿，你可別犯上作亂才好！」神鷹伍雲得意洋洋道。

夜行人一頓脚道：「好，我不管了！」轉身而去，瞬即消失黑暗夜色中。

活財神魯伯英雖然左肩中刀，仍然屹立如山，望着這卑鄙小人，怒目而視。

「識時務者爲俊傑，人家有權有勢的主兒，定下了這小妞兒，你可別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喪失性命，那才不是好玩的！」神鷹伍雲一副狐假虎威的奴才相。

「魯某今日即使丟了性命，也要堅持到底，那怕是天王老子，也要鬥一鬥，話已擺明，你這奴才有什麼本領，只管使出吧！」活財神心內怒不可遏，對方趁人之危，施用暗器傷人，又抬出勢力壓人，諸如此類種種下流作風，無論那一件都令人鄙視，因此決心下重手，令得這賊子再也猖狂不得，那就天下太平了！

「眞是冥頑不悟，死到臨頭，還要嘴硬，來人呀，拿下這混帳！」神鷹伍雲一副暴君吃人像。

颼颼颼，七條人影暗中閃出，個個身手敏捷，清一色的黑衣黑褲，竟是清風堡衞士裝飾。

趙嫣姨心內暗喜，她運用的美人計，就是想引起清風堡內部爭鬥，那才是一場最大破壞力，如果由外力進攻，等閒不易得手，現在堡內有了反應，希望繼續發展，運用得宜，清風堡的敗亡，那是很快就可以見到！

活財神魯伯英似乎也知道，憑自己一人力量，已無法保護趙嫣姨，他眼珠的溜溜轉動，心內打主意，想打破眼前難關。

「想清楚沒有，是死是活，一言而決！」神鷹伍雲似乎有很好耐性。

活財神魯伯英突然笑道：「伍兄，各位朋友，我們本是一家人，今日之事，雖是分道揚鑣，目標仍是一個，這位姑娘來此，我也奉有命令，爲清風堡公子效力，大家別誤會才好！」

這幾句話顯然起了作用，由神鷹伍雲，以及幾名清風堡衞士，面面相覷，將信將疑！

「既然如此，將這姑娘交給我們好啦！」神鷹伍雲首先打破沉靜，不管是眞是假，活財神只要放手，第一步可以交差，至於其他，日後再說，江湖雖大，活財神有家有業，不怕他跑了！

「伍兄有所不知，公子與我交情，決非泛泛，他曾經囑咐我，早已築好香巢，事屬秘密，不想多人知道，如今我就帶這位姑娘前去，人多知道，反爲不美，再說公子脾氣你們是知道的，破壞了他的好事，只怕各位担當不了！」活財神魯伯英一臉誠懇神色，看來不像是假。

「嗯，這樣嗎，……」神鷹伍雲見活財神說得有聲有色，而且大公子性情的確是這樣，不容不信，因此也拿不定主意，因而轉頭向七衞士道：「各位，你們看這件事，應該如何決定？」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眞個不敢決定；大家暗中一商量，活財神魯伯英有錢，公子叫他是建築藏嬌金屋，似乎合情合理，這種地方，當然不喜歡人多知道，說不定當面否認，沒有這回事，商量之下，認爲活財神魯伯英說的眞確性比較高。

「好吧，今日我們別過，再見！」神鷹伍雲當先發言，一揮手，與七衞士投入夜空裏去，轉眼踪跡不見！

「走吧，今晚眞是多事之秋，快點去喝個痛快！」活財神魯伯英毫不在意，當先領路。

「魯兄，你眞的是……」劉先有點懷疑。

「等會再說，我們喝酒時再說吧！」活財神魯伯英當先領路，轉眼就到了怡香閣，掌櫃的是熟人，親自招待延至一間大房，三個女孩子招呼，酒菜很快送上來。

不一會，兩名穿長袍馬褂漢走進來，垂手站在活財神魯伯英面前，聽候遣差。

活財神伯魯英低聲吩咐幾句，二人轉身走出，活財神魯伯英頓時臉色開朗，胸中悶氣一掃而空，笑着頻頻勸酒道：「各位，小可敬大家一杯！」

「不敢當，魯兄，今晚事令我等如墜五里霧中，簡直不辨眞僞，說個明白如何！」劉先道。

「稍待再說，現時我們只談風月，放着眼前的酒菜不用，豈不浪費！」活財神魯伯英心情暢快，談笑晏晏，並不把剛才之事放在心上。

「清風堡稱雄江湖，擁有勢力確屬不可輕侮，兩個兒子好色，恐怕就要毀了徐老兒一世威名！」劉先淡淡道。

趙嫣姨心內暗自震動，這幾人家財萬貫，與活財神魯伯英氣味相投，看來對清風堡有企圖，自己正好碰上，倒要好好運用。

正在這時，有兩人前來，逕自走到活財神面前，急急道：「清風堡內兩派人在龍爭虎鬥，我們可要出手，請令定奪！」

「好，我們費心血，花錢財，正等今日，各位兄弟一齊去看看這場壓軸好戲如何？」活財神魯伯英說時當先站起，報訊二人當先領路。

黑虎橋，地勢險峻，左邊一片平原，正好用作厮殺戰場，總有五十幾人，全是武林高手，此時正在往返衝殺，戰情殘酷，地上死屍纍纍，看來倒下去的人正在增加。

活財神魯伯英等人來到百丈開外，立即躲在濃密樹林中隱蔽起來。

三十名高手，全是活財神魯伯英羅致的殺手，此時個個枕戈待旦，等候使命！

「颼！」一條人影橫空掠至，正是大鬧飛龍帮的左寧，趕到活財神魯伯英面前，低聲商量幾句，然後潛至戰場附近，視察動靜。

大公子玉虎徐堅奇與二公子坐山虎徐浩，親臨戰陣督師會戰，戰況慘烈，他們心如鐵石，不顧一切，只想法致對方於死地。

再有一個時辰，雙方人手又消耗了五分之二，一家二虎親自上陣，兄弟相爭，

只爲了一名美女，當然也有權勢，清風堡威震武林，堡主身份自然是武林中有身份的一方霸主，所以這兄弟二人相殘，也是古來英雄豪傑所不能避免的權勢與女色！

倒下去的人愈來愈多，總數也不足二十人，左寧身形突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霹靂手段，一出招，就重創五人，不分敵我，見人就殺！

「什麼人！」兄弟二人齊聲喝問。

「殺！」左寧懶得多說，暴喝一聲，劍芒乍展，又倒下二人。

兄弟二人及手下衞士，只剩下十人左右，此時忘了厮殺，聯手抗拒左寧追殺！

趙嫣姨心內暗喜，看來清風堡今日一戰，元氣大傷，剩下幾個人，不足爲患。

左寧悶聲不響，神威赫赫，當者披靡，那武功，簡直是神乎其技，一枝劍已出神入化，五十招之間，令所有在塲殺手全部就殲，兄弟二人一樣受制，武功廢去，人還活着，看來是生不如死了！

這時候，他們的心內或者難受，甚至懊悔，正如古語所云：「一失足成千古遺恨！」

「我們上去！」活財神魯伯英一揮手，五十幾名殺手，各找隱蔽，潛行推進。

「兄弟，我們這就攻進堡去如何！」活財神魯伯英竟然與左寧相識，聽語氣，二人關係密切已極呢！

「明天吧，當朝陽升起之時，我們要以堂堂正正之師，攻進清風堡去！」左寧冷峻道。

「好！」活財神魯伯英轟然應好，高興道：「趕快派信火速請飛龍帮調派高手會師，直搗清風堡！」

「他們已來了，明早一齊攻進去，現在先叫大夥兒休息妥當，準備飲食兵刃，聽候號令！」左寧說罷，身形閃動，已在林中消失！

沉靜的夜色，掩去了許多醜惡，遍地死屍，已給黑吞噬了！

清風堡氣勢雄偉，陽光照耀下，愈加顯得威勢赫赫，今日堡門大開，飛龍帮主，天罡星主嚴正坤，率領屬下二十七人，浩浩蕩蕩進入清風堡。

另一隊高手，由左寧、活財神魯伯英以及趙嫣姨等一行人，三十名左右，也進入清風堡。

廣場上，刀劍雁列兩旁；北地王徐明，這位清風堡主領導五十人，肅立廣場等候強仇大敵。

大公子及二公子由門板上放好，也放置廣場上。

北地王徐明目光閃動，依然精神奕奕，只是臉色蒼老許多，遭此大變，也虧他挺得住。

「今日形勢如何，大家有目共見，堡主是否還要流血或者其他方法，請示明白！」飛龍帮主揚聲道。

「很好，時至今日，清風堡仍由我舵掌，其他免說，先由徐某向飛龍帮主挑戰，不知嚴帮主可肯賞面！」清風堡主中氣充沛，顯然內力深厚。

「哈……」天罡星主嚴正坤朗笑一聲，立即應道：「老朽也有此意，生死存亡，決一死戰，大丈夫，應當慷慨赴義，來吧！」

北地王徐明踏着凝重的步伐，天罡星主嚴正坤也越衆而出，二人直至八九尺距離，然後默然相對。

陡地，北地王徐明暴喝一聲：「殺！」雙掌齊胸推出，一股強勁內家眞氣衝激而出，飛龍帮主也不示弱，凝氣歛神，提足十二成功力，運勁疾拍雙掌。

兩股勁力相遇，只聽嗤嗤之聲不絕。

「好，」清風堡主徐明猛喝一聲，身形凌霄衝起，一連七個空心觔斗飛起來。

飛龍帮主也不示弱，飛身縱起，硬碰硬往前衝去。

「砰！」二人撞個正着，猛地「轟！」爆聲驚天動地，也震動在場所有高手！

清風堡主與飛龍帮主雙雙死去！

半晌，衆人才明白，清風堡主身縛炸藥，決心與强仇一拚，飛龍帮主想不到會這樣，竟也給炸死！

這時候，清風堡餘下來高手很快就解決，這一戰也因此而結束。

左寧與趙嫣姨居功最偉，飛龍帮衆長老共同議定，選左寧爲新任帮主，趙嫣姨爲副帮主。

左、趙二人在接任之日，也是他們成婚之時！

英雄美人，不知羨煞了多少人，自此江湖上時常見到他們俠影，許多英雄事蹟，留給後人去說吧！

——完——

追擊九重霄

（本文承自第三十五頁）

但唐竹權、司馬血和衞空空也同告受傷，其中尤以司馬血的傷勢最嚴重。

但他沒有後悔。

後來，他被送到醫谷裏療傷。

至於馬象行，他能避過這一場災刦，自然感到十分慶幸。

他要找龍城璧，衷心的向他表示感謝之忱。

但龍城璧呢？他忽然又像一陣輕風般，在人叢中消失得無影無踪，馬象行到處找尋，都找不着他的踪影。

唐竹權皺了皺眉，對衞空空道：「你對這個人的看法怎樣？」

「你指的是誰？」

「龍城璧。」

「他很不錯，與竹君倒是挺美滿的一對。」

唐竹權立刻向父親唐老人道：「你聽見了沒有？」

唐老人長嘆一聲，倒拖着松木紅纓槍就走，他沒有回答兒子的質問。

他對龍城璧一向都存有偏見，他是個極其固執的人。

龍城璧能否令到這個頑固的老人，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變呢？

目前來說，似乎仍然言之過早。

但唐竹權却反而很有信心。

他相信龍城璧一定不會讓唐竹君感到失望。

× × ×

又下雪了。

雪刀浪子，你人在那方呢？ （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鐵血强人（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林中崛起了一股惡勢力——鐵血强人堡，正副堡主是鐵血與魯强人，這兩個人聯合起來，先後消滅了天鯨帮，九斧盟，狼山十絕，四義門等幾個帮會，於是雄稱武林，横行江湖，這一天副堡主魯强人帶着堡主鐵血的侄兒鐵君武到大名府浮香館買醉，魯强人並專誠邀請他的意中人——越醉越妙酒樓的詩妓方麗娘作陪，原來應邀而來的方麗娘竟是越醉越妙酒樓的掌櫃蜜娘易容冒充的，席間她以暗器傷了鐵君武，而魯强人也暗以毒傷了她，於是雙方正在談判交換解藥……

鐵血强人堡 一朝遭毀滅

呼延遠亦俠亦盜，江湖中人對他這個人的評價，是毀譽參半。

但呼延遠死後，他這個兒子的名譽就糟透了。

他只盜而不俠，而且手段卑鄙無恥，他的所作所為，任何稍有血性的人都會冷齒。

八年前，這兩個複姓呼延的瘟神，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居然結為友好，並且在大雪嶺之上，找到了一本「雷電斧法秘笈」。

兩人就在大雪嶺上潛修斧法，不過短短兩年光景，就大有成就。

近幾年來，死在這一雙銀斧下的武林高手，不計其數。

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對瘟神，居然已加盟在鐵血强人堡的旗下，成為了魯强人的殺手。

× × ×

雷電雙飛，冲霄七十二斧！

這一套斧法，相傳是數百年前飛斧仙人的絕技。

飛斧仙人已死去三百餘年，但江湖中有關他的故事和傳說，至今仍然為人所津津樂道。

但呼延雙煞是否已真的把飛斧大仙的絕技全部學上手呢？

答案是否定的。

他們所獲得的雷電斧法秘笈。不錯是飛斧大仙遺下來的。

但這一套秘笈共分上下卷。

上卷七十二斧。

而下卷也是七十二斧。

換而言之，他們只學到了一半的斧法而已。

然而，這七十二斧已足夠令呼延雙煞在江湖上稱雄一時！

是稱雄一時，並非稱雄一世！

因為江湖中藏龍臥虎，本領比他們高的人雖然不多，但却並非完全沒有。

這一天，呼延雙煞就碰上了這一個煞星。

他們已是煞星。

而今天在浮香館中出現的黃袍人，却是煞星中的煞星！

× × ×

呼延狂手中的一柄銀斧，從左攻向右，斜撞黃袍人的腰間！

黃袍人赤手空拳，手中並無兵器。

只見他的身形一晃，銀斧就從他的腰際刺過。

呼延牙廣彷彿已算準黃袍人必然會如此閃過，他的銀斧亦隨着呼延狂的一擊，狠狠攻向黃袍人退避之處。

這一斧，比呼延狂的一斧更快，也更準。

黃袍人一聲冷笑，右手突然打出三支飛鏢。

這三支飛鏢去勢快逾電閃，呼延牙廣居然亦不退縮，右膝一翻，「叮叮叮」三支飛鏢全被擊落。

但黃袍人真正的殺着，並不是這三支飛鏢。

他放鏢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要轉移呼延牙廣的視綫，同時更把對方的銀斧攻勢消弭於無形。

呼延牙廣正想再發動攻勢，冷不防黃袍人的右脚已在這個時候突然踢起。

黃袍人這一脚踢出，並不出人意料之外。

但令人感到驚奇的，而是這一脚的速度。

這一脚，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

快！

絕快的一脚，快得簡直令人連看都看不出來！

那種情況，就好像黃袍人根本就沒有踢出過這一脚。

但事實上，這一脚已結結實實的，踢在呼延牙廣的咽喉上。

沒有慘呼，只有掙扎。

呼延牙廣捱了這一脚之後，竟然就搖風擺柳的，整個人癱軟下來，就此氣絕畢命！

但呼延狂的銀斧，却已在這個時候攻在黃袍人的左手之上。

這一斧砍下，黃袍人的左手看來必定會應聲斷折。

「颼」的一聲，一條手臂被生生的卸下！

但這條手臂並不是黃袍人的，而是呼延狂的。

呼延牙廣被踢斷喉管，沒有發出慘叫聲，但呼延狂被卸下了手臂，却像殺豬也似的狂叫起來。

明明是他一斧砍向黃袍人的手臂，但黃袍人安然無恙，反而呼延狂的手臂被卸了下來。

他的手，已被黃袍人的左手拿着。

而他的銀斧，也已落在黃袍人的手中了。

銀斧血跡斑斑！

那是呼延狂的血！

× × ×

呼延狂的銀斧，竟然不知在甚麼時候，已被黃袍人掠去，而且還把呼延狂的一條手卸下。

在呼延狂來說，那是不可能接受的事實。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他的傷口現在正疼得要命！

呼延狂臉上的血色，剎那間褪得乾乾淨淨。

「你……你是誰？……」

黃袍人把斷臂向後一拋，淡淡一笑：「我就是公孫三十三郎！」

× × ×

公孫三十三郎！

連名帶姓總共有六個字，聽來未免嚕嗦一點，但對公孫三十三郎來說，這名字却很悅耳。

呼延狂滿臉倉惶之色。

魯强人冷冷一笑：「你退下去，你再練三十年武功，也絕不是他的對手。」

呼延狂又驚又愧，顫抖着退下。

魯强人沉吟半晌，又對公孫三十三郎道：「難得閣下今天有此雅興，不如過來對飲三杯……」

他的話還未說完，公孫三十三郎便已悠然地接道：「喝酒是不必了，別忘了剛才你還在窮吼，說要把在下攆了出去。」

魯强人的臉色微微一變，咬牙道：「天鯨帮一共有多少人來到大名府？」

公孫三十三郎的瞳孔在收縮，臉上漸漸變得木無表情：「咱們人數來的並不多，但已足够讓你去見一個人。」

魯强人乾笑着。

「閻王？」

公孫三十三郎冷冷道：「不錯，你很快就會見到閻王，同時，也一定會被閻王打下第十八層地獄。」

魯强人仰天大笑。

但他的大笑並不長久。

因為他只笑了一聲，立刻就揮手喝道：「統統上！」

× × ×

統統上！

浮香館內外，究竟有多少個鐵血强人堡的高手？

答案是令人吃驚的。

原來就在這間酒館的門外，竟然有一百二十三個鐵血强人堡的人。

但公孫三十三郎又有多少人來到大名府呢？

這一點，魯强人並不知道。

但他却很有信心，可以把公孫三十三郎置諸死地。

大名府畢竟是他的地方，無論任何人，來到這裏與他作對，都一定會大大的吃虧。

這是魯强人的想法。

他的推斷，通常都不會錯。

但這一次又如何？

× × ×

浮香館的老闆，他平時絕少在店中露面。

他已經八十歲，患了風濕。

他的風濕病時癒時發，尤以近年來的情況更差。

據說他甚至已不能站立。

但現在，他忽然又出現在浮香館中。

他不但能夠站立，而且腰部還伸得筆直。

當魯强人看見他的時候，心中忽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知道浮香館的老闆姓傅。

在大名府裏，人人都叫他傅太公。

傅太公只不過是個年老的商人，魯強人一直都沒有對這個人加以注意。

但現在，他才驀然發覺到傅太公是個不尋常的人。

他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 × ×

為甚麼魯強人忽然會發覺傅太公是個武林高手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傅太公的手裏，居然拿着一雙份量不輕的武器。

那是一雙精鋼打造的齒型鋼輪。

魯強人忍不住問傅太公：「傅老闆，你手中的是甚麼武器？」

傅太公淡淡一笑：「你好像並不是個瞎子。」

魯強人一凜。

他當然不是個瞎子，他的眼睛比誰都更銳利一些。

魯強人吸了口氣，緩緩道：「莫非這一雙就是昔年在武當山下，大破沈家十二追魂刀陣的鯊齒飛魔輪？」

傅太公點點頭：「你果然還沒有瞎掉眼睛，現在你大概應該知道，老朽的眞正來歷了。」

魯強人忽然笑了：「好一個傅太公，原來就是飛輪魔王程天雷，程二爺。」

「不錯，老朽就是程天雷！」

「你在大名府蟄伏了二十多年，倒連魯某人也給瞞過了。」

程二爺淡淡一笑。

「姓魯的，你知道的事情並不少，但不知道的事情也許會更多。」

魯強人臉上的肌肉好像有點僵硬。

程二爺的臉色忽然變得更冰冷：「你可知道天鯨上人是老朽的師侄？」

魯強人搖頭。

這一點，他事前的確不淸楚。

程二爺嘿嘿冷笑：「天鯨帮有甚麼得罪鐵血強人堡？你要這樣對付他們？」

魯強人沒有開口回答。

他給程二爺唯一的答覆，只有一個手勢！

這個手勢的意思，就是：殺！

× × ×

殺！

殺令一出，一百二十多個鐵血強人堡的高手，立刻就展開猛烈的進攻！

但凡不是鐵血強人堡的人，都一律殺無赦。

浮香館顯然是程二爺開設的酒家，這裏的人當然也一律要殺。

一時之間，殺聲喧天。

公孫三十三郎自然成為衆矢之的，人人都想把這個天鯨帮的漏網之魚擊倒，立下大功勞！

但公孫三十三郎的身手極為靈活，接近他的人，誰都佔不到任何的便宜。

相反的，有不少鐵血強人堡的高手，都在他的掌下身受重傷，甚至登時了帳畢命。

他用的掌法很複雜，有少林派的羅漢掌，也有華山派的開山掌，更有天鯨上人的獨門秘學——鯨王神功！

蜜娘雖然已中了黑煞掌，但她的身手仍然非常了得，她用的是蘭花拂穴手，已有不少人傷在她的手下！

當然，魯強人方面人數較為略多，但公孫三十三郎一動手之後，浮香館外，亦同時殺出一羣灰衣漢子！

這些人，却是天鯨帮的帮衆。

雖然天鯨帮曾被鐵血強人堡重創，但它仍未完全滅亡。

公孫三十三郎已成為了這一個帮會的帮主。

在海濱角，公孫三十三郎秘密訓練了一支精銳的戰士，人數總共六十人。

現在，這六十人都已殺進浮香館中。

在越醉越妙厨房裏燒菜的包不錯，在海濱角街道上專賣臭魚的張秀才，亂是天鯨帮的一份子。

張秀才的眞名實姓，是張百手，他偷竊的本領固然不錯，但殺人的手段也不含糊。

魯強人絕對沒有想到，天鯨帮在天鯨上人死後，仍然有這樣龐大的勢力存在。

這一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還有令他感到更加意外的，就是除了天鯨帮之外，四義門居然也派遣了部份戰士，參加浮香館這一場大戰！

× ×

天鯨帮並未完全被毀滅，四義門也是一樣。

鐵血強人堡把天鯨上人殺死，但公孫三十三郎却仍然活着。

同時，除了公孫三十三郎之外，蜜娘、包不錯、張百手等人，都是天鯨帮中地位極高的重要人物。

還有程二爺，他雖然並非天鯨帮的人，但他却是天鯨上人的師叔。

再加上四義門的殘餘份子，這三股力量滙合在一起，又有誰能敢加以漠視。

魯強人不再對己方樂觀。

他一直以為在大名府裏，絕對沒有人能擊敗他。

但現在，他已陷入了網羅之中，他的一百二十三個手下，竟然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被對手一一殲滅。

魯強人眼見形勢不對，還是避一避再說。

但公孫三十三郎與程二爺就把他緊緊的盯着，他剛欲離開浮香館，就被他們一前一後的包圍着。

魯強人嘿嘿一笑：「就憑你們兩人的力量，就想把老夫留住？」

公孫三十三郎冷冷道：「看來這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魯強人突然縱聲狂笑，道：「好，老夫就先打發了你再說。」

笑聲中，他的雙掌已如雷電般擊出，直劈公孫三十三郎的心口。

公孫三十三郎居然不閃不避，運起雙掌，準備與魯強人硬拚。

鯨王神功並非等閒武功可以比擬，昔年天鯨上人被殺，因為當時他還沒有使用出這種武功。

他被殺的時候，他用的武器，是一桿槍。

可惜他在槍法的成就，遠遠比不上鯨王神功。

結果，他死在鐵血的迴影飛波三絕斬之下。

魯強人是高手中的高手，他當然知道鯨王神功的厲害。

但他却自恃內力修為已達數十年，無論如何總該比公孫三十三郎優勝得多。

對方只不過是個年靑的小伙子而已，他若與自己硬拚，必然會在內力上大大的吃虧。

但他的想法，只對了一半。

公孫三十三郎的內力，的確不如魯強人，但却並未達到「大大的吃虧」這種田地。

轟！

一聲巨响，兩條人影乍合又分。

公孫三十三郎的身子猛然一震，嘴角在冒血。

但魯強人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由於劇烈震盪的關係，他的內臟也略告受傷。

這種傷也許不太礙事，只要休息一兩天，就可以復原。

但問題是，在目下的情況，根本就不容許他有休息的機會。

公孫三十三郎又再瘋狂的撲前，不要命的再劈出一掌。

又是鯨王神功！

魯強人不怕公孫三十三郎　但他絕對沒有忘記，自己的身後，還有一個飛輪魔王程天雷程二爺

程二爺無疑是老了。

但他的武功仍在，他手中的一雙鯊齒飛魔輪，仍然具有極大的威脅力。

公孫三十三郎為了要替天鯨上人報仇，他的打法根本就是拚命的，準備隨時同歸於盡的。

魯強人的年紀雖已一大把，但他却不想死，不想同歸於盡。

對於戰鬥的決心，他是不如公孫三十三郎的。

所以，第二次拚掌的結果，居然是個平分秋色之局。

魯強人心中暗暗一驚。

對於眼前這個年青人，似乎有重新估計的需要。

但他還來不及想像下去，程二爺的鯊齒飛輪已幾乎把他的半邊腦袋削了下來。

× × ×

鯊齒飛魔輪一出手，程二爺整個人立刻就像脫胎換骨似的，若是光看身形，誰都想不到這人竟然是個已經八十歲的老頭兒。

如果魯強人的反應稍慢半步，他早已死在飛魔輪之下。

程二爺此人，並不是甚麼俠義君子之流，他本來就是個江湖上的大惡人、大煞星。

比起天鯨上人，他在江湖上的名聲是壞得多了。

但他却是天鯨上人的師叔。

天鯨上人被殺，程二爺的心中極其難過。

因為天鯨上人年幼的時候，程二爺曾和他相處過一段不算短的日子。

他很喜歡天鯨上人。

當天鯨上人的死訊傳出之後，他就立下決心，一定要替他報仇。

但他却知道，鐵血和魯強人兩人，却絕非容易對付的，甚至想接近他們，也不容易。

程二爺並不急躁。

他在等待公孫三十三郎，他知道這個天鯨上人的弟子，一定會替師父報仇雪恨的。

他相信公孫三十三郎，他認為這個青小子絕不會讓自己失望。

× × ×

程二爺的眼光相當不錯。

他沒有看錯人。

公孫三十三郎是一個很有魄力，而且極具才幹的年青人。

在天鯨上人被殺之後，他很快就成為了天鯨帮的帮主。

但他並沒有急急的趕着去報仇。

他知道敵人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要報仇雪恨，重振天鯨帮的聲威，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好自己的實力。

他選擇了海濱角作為休息養生，訓練精銳戰士的地方。

一般人看來，他是個整天與酒為伴的醉酒鬼。

但天鯨帮的事務，他從來都沒有躭誤過。

他早已暗中把魯強人的一切調查得淸淸楚楚。

他知道魯強人還是喜歡住在大名府裏，同時，他最喜歡光顧的酒家，就是浮香館。

魯強人却沒有料到，這間浮香館的老闆傅太公，原來竟然就是天鯨上人的師叔程二爺。

魯強人的根，生長在大名府。

程二爺也一樣。

畢竟他已在這個地方已潛伏了二十多年，對於大名府內外的一切，他都瞭如指掌。

在浮香館中殺魯強人，正是公孫三十三郎和程二爺一早訂下來的計劃！

× × ×

魯強人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強人，但強人也會有倒下去的時候。

這一仗，他輸得極慘。

他的一百二十多個手下，竟然損折過半。

他們絕非酒囊飯袋之流，而是敵人的力量實在遠遠超乎魯強人想像之外。

當他想溜之大吉的時候，又給公孫三十三郎和程二爺死纏不放。

這是罪魁禍首之一，豈能讓他跑掉？

結果，魯強人跑不了。

如果單是一個公孫三十三郎，他也許還有機會。

可是，程二爺乃黑道上名氣响噹噹的飛輪魔王，而且出手招式毒辣，全不講江湖規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用鯊齒飛魔輪，把魯強人的腦袋削開兩半。

三人苦戰二百餘招，魯強人終於敗陣了。

「颼」！

鯊齒飛魔輪在魯強人的臉龐上削了一記！

魯強人疼得直跳起來，但他仍然沒有忘記公孫三十三郎已從背後攻至。

他馬上向後撤出一蓬毒針。

但公孫三十三郎忽又繞過了一個圈子

，出現在魯強人的面前。

「叭！」

鯨王神功最凌厲的一擊就在這一刹那間發出。

程二爺大聲道：「這一掌打得好！」

魯強人的身子，同時被鯨王神功強大的掌力，震飛數丈之外。

只見他的胸口，居然被公孫三十三郎的掌力撞穿一個大洞。

大大的血洞。

血如泉湧，這一掌絕對致命。

魯強人一聲悶哼，就此倒臥在血泊之中，再也爬不起來。

浮香館一戰，天鯨幫與四義門，再加上程二爺的助力，終告獲得艱苦的勝利。

蜜娘中了黑煞掌，傷勢漸趨嚴重，在激戰中，與鐵君武同歸於盡。

至於四義門，在此一戰中亦損折不少高手，但林成鐵却不在這裏。

林成鐵這一個「魚痴」，他去了甚麼地方呢？

× × ×

夕陽如血。

林成鐵的一雙眼睛也佈滿了血絲。

看來，他一副睡眠不足的樣子。

他的確睡眠不足，他在這個小湖邊垂釣，已足足枯坐了三日三夜。

他手中的釣竿，一直都沒有動過。

他在釣魚。

釣竿上有釣絲，釣絲下有魚鈎。

魚鈎之上也有魚餌。

但你若知道他用的魚餌是甚麼，就全明白他為甚麼一直都沒有釣到任何的一條魚。

× × ×

這個湖並不大，但風景却美絕。

這種風景當然值得任何人欣賞。

但倘若一坐下來就欣賞三日三夜，恐怕再美麗的風景也會令人看得索然無味。

林成鐵在釣魚，一無所獲。

但在小湖的東北角，有另一個釣魚翁，他的收穫却很好。

他在湖邊垂下了一個魚籃。

這個魚籃大得令人驚奇，它最少可以讓三個大胖子站在裏面。

但這麼大的一個魚籃，居然亦滿載魚兒，魚兒有大有小，看來最少也有好幾百尾。

一陣水花飛濺的聲音響起，這個釣魚的人又把一條金黃色的鯉魚釣了上來。

反觀林成鐵，他手中的魚竿仍然毫無動靜。

他的人也毫無動靜，整個人看來就像個大木偶。

× × ×

林成鐵看着那個釣魚翁，把一尾一尾的魚兒釣上，他並沒有妒忌。

他知道如果自己的魚餌若好一點，也一定可以釣這麼多的魚。

但他仍然很有耐性。

他知道自己的魚餌雖差，但總會有魚兒上鈎的。

那個釣魚翁用的魚餌，是蚯蚓。

而林成鐵用的魚餌，却是一塊木頭！

× × ×

用木頭來釣魚？

不錯，林成鐵的確是用一塊木頭來釣魚。

但這一塊木頭，並非普通的木頭，而是從魚鱗樹上砍下來的。

魚鱗樹是一種生長得極慢、極矮的小樹。

而且，這種樹只能在一個地方生長。

這個地方，就是林成鐵現時坐着的地方。

在林成鐵的身後，有十幾株小樹，樹皮居然是金黃色的。

這些就是魚鱗樹。

魚鱗樹能釣魚？

能。

但只能釣一種魚。

世間上喜歡吃木頭的魚並不多，但就在這個小湖裏，有一種魚兒是喜歡吃木頭的。

牠們喜歡吃魚鱗樹的木頭。

這種魚就是四方魚。

× × ×

釣魚是一門易學難精的學問。

誰都知道，釣魚一定要有耐性。

但如果你用一塊木頭作為魚餌，而又三日三夜都無所獲的話，你是否還有耐性再等下去？

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再等。

但林成鐵仍然沒有灰心，他決定要用這塊木頭，把四方魚釣上來。

因為他有一個賭約。

如果他釣不到四方魚，他就要把自己的鼻子割了下來！

× × ×

用木頭釣魚，已是奇事。

世間上這種呆子恐怕很難找。

而林成鐵居然還與人打賭，若釣不到魚就把自己的鼻子削下，那麼這個呆子恐怕是世間獨一無二的了。

和他打賭的，就是那個已經大有收穫的釣魚翁。

他也在這裏釣了三天的魚。

唯一不同的，就是收穫的分野。

林成鐵能釣得到四方魚嗎？

如果他釣不到，他會輸掉一個鼻子。

但如果他眞的用木頭把四方魚釣上來，他又會贏到些甚麼呢？

× × ×

夕陽西下，大地已開始被黑暗所吞噬了。

釣魚翁仍然不斷地把魚兒釣上。

他的年紀已在六十五歲開外。

他的面貌很平凡。

他的衣服也很普通。

但他頭上戴着的一頂大帽子，却是用海底寒鐵鑄成的。

× × ×

江湖上的人，大都知道陸醉星有一個師弟。

他們都知道，陸醉星的師弟很喜歡釣魚。

但很少人見過陸醉星的師弟，只知道他有一個外號，叫鐵帽天師。

天師是驅邪捉鬼的。

但這個天師並不唸符咒與魔鬼鬥法，他只喜歡釣魚。

林成鐵喜歡釣魚，是不是和他這個師

叔有關？

這一點，連林成鐵都不知道。

陸醉星還未神秘失踪的時候，林成鐵還只不過是個幾歲大的小孩子。

他曾跟隨過鐵帽天師去釣魚，雖然次數不多，但每次都總是大有收穫。

鐵帽天師對於釣魚，是一流的高手。

但他的武功又如何？

沒有人知道。

× × ×

別人不知道鐵帽天師的武功怎樣，但林成鐵却很淸楚。

他知道這個師叔的武功，絕不會在師父陸醉星之下。

因為陸醉星就是給鐵帽天師殺死的！

× × ×

在二十年前的一個風雨之夜，武林盟主陸醉星神秘失踪。

他失踪的時候，正是他六十歲壽辰的好日子。

那時候，林成鐵才十歲。

他現在還記得，鐵帽天師是怎樣擊敗陸醉星的。

他們在一條小河邊動手。

陸醉星用劍，鐵帽天師就用他的一頂鐵帽，與陸醉星交手。

那時候林成鐵喜歡釣魚，雖然師父大壽，但他仍然偷偷的冒着大雨，來到這條小河邊釣魚。

他沒有釣到魚，却無意中因此發現師父和師叔在河邊決鬥。

陸醉星的劍很快。

但無論他的劍怎樣快，都無法攻破鐵帽天師的一頂鐵帽。

鐵帽天師當時冷笑道：「你絕非我的敵手，識相一點馬上把藏寶圖拿出來，否則今天這條小河就是你葬身之地。」

陸醉星頻罵鐵帽天師無恥，沒有把甚麼藏寶圖交出。

兩人大戰了數百回合，陸醉星的劍突然被鐵帽天師的鐵帽夾住。

鐵帽天師的鐵帽，原來竟然可以一分為二。

他的鐵帽不是一頂，而是兩頂。

陸醉星正想變招，鐵帽天師已趁機在他的胸前上，猛力劈出一掌。

陸醉星登時吐血，倒臥不起。

鐵帽天師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張羊皮地圖，然後就滿意地一笑，把陸醉星的屍體撐走。

林成鐵看見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決鬥，當時簡直驚得呆住了。

他一向很尊敬鐵帽天師。

想不到鐵帽天師為了一份藏寶圖，居然與師父展開決鬥，還把師父殺死。

林成鐵很傷心。

但他沒有把這件事向任何人說出。

他暗暗立誓，要親手把鐵帽天師殺死，為師父報仇！

× × ×

仇人仍然活着。

他仍然喜歡釣魚。

但林成鐵知道，憑自己現在的武功，仍然不是鐵帽天師的敵手。

於是，他請求鐵帽天師出手，去消滅鐵血强人堡，為四義門死去的三位師兄報仇。

鐵帽天師提出了一個賭約。

「你若能用木頭釣到四方魚，師叔就出手助你一臂之力，否則，你要削掉自己的鼻子，然後離開此地。」

林成鐵答應了。

鐵帽天師本來就是個性格極為怪異的人。

他一向都有個怪脾氣。

無論任何人與他打賭，他都喜歡把對方的鼻子贏過來。

他用人的鼻子來釣魚。

據說，這是很好的魚餌。

林成鐵雖然是他的師侄，亦不例外。

他以為林成鐵不會答允的。

但出乎鐵帽天師意料之外，林成鐵居然一口就答允下來，他要用木頭來釣魚。

× × ×

天下間的魚兒，最四四方方的就是四方魚。

四方魚不能吃，牠有毒。

但牠却是世間上最美麗的一種怪魚，而且，更是毒蛇的尅星。

把四方魚晒乾，磨成粉末，這種粉末可以把最多毒的毒蛇迷倒！

如果泡製得法，更可以製成解毒靈丹，功效之佳，不在碧血靈芝之下。

但這種魚只生長在這一個小湖之中，而且數量極少。

鐵帽天師倒希望林成鐵能替自己釣上一條四方魚，因為自從一年前他在這裏釣到一條之後，至今從未釣過另一條。

三日三夜過去了。

看來林成鐵的鼻子已很難再保得住。

× × ×

明月已昇起。

鐵帽天師的魚籃已差不多載滿了活跳跳的鮮魚。

他忽然把魚籃提起，然後把魚兒全部倒進湖裏。

他雖然喜歡釣魚，但很少吃魚。

釣魚對他來說，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遊戲。

殺人呢？

殺人是否也是享受，也是遊戲？

× × ×

鐵帽天師緩緩的走過去。

林成鐵仍然拿着那根釣竿，坐在湖邊動也不動。

鐵帽天師輕輕的嘆了口氣。

「想不到你的耐性，竟猶在師叔之上呢。」

林成鐵沒有答腔。

鐵帽天師的眼睛忽然一亮。

因為他突然看見，釣竿在震動。

倏地，釣竿被拉得向下彎。

林成鐵沒有露出緊張的神色，他的一雙手仍然和平時般那麼穩定。

魚兒已上鈎。

但這條魚份量不輕，釣絲是否能承受得起牠的重量和拉力呢？

林成鐵的手雖然穩定，但鐵帽天師却不斷地搖頭在嘆息。

他發覺這個年青人釣魚雖然很有耐性，但技術却不怎樣高明。

果然，林成鐵的「穩定」，很快就變

成了慌亂，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這條四方魚實在比想像中的還要大，而且也兇得多。

鐵帽天師担心他會把釣絲扯斷。

要釣一條四方魚，比釣一萬條其他魚更不容易。

鐵帽天師實在不希望這條四方魚被溜掉。

他忍不住叫道：「成鐵，把釣竿拿過來。」

林成鐵沒有猶疑，他立刻把釣竿交到鐵帽天師的手中。

這條魚兒當然絕對無法與海濱角的那條巨鯊相比，但由於釣絲幼得多，想把牠弄上來而不扯斷釣絲，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鐵帽天師不愧是釣魚的高手，釣竿落在他的手中，魚兒很快就被他弄了上來。

但那不是四方魚，而是一條長約兩尺的鯇魚！

× × ×

當鐵帽天師看見這條鯇魚在湖水中掙扎的時候，他呆住了。

鯇魚居然也吃木頭？

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他立刻就發覺到其中的原因。

林成鐵一直都用木頭釣魚，但當他看見鐵帽天師走過來的時候，他就把魚餌偷偷的換掉。

林成鐵也有蚯蚓！

但他為甚麼要用這種手法來瞞騙鐵帽天師呢？

原因也只有一個。

他要製造機會。

一個刺殺鐵帽天師的機會！

× × ×

機會終於來了。

這個機會，就是當鐵帽天師看見了那條鯇魚時的一剎那。

他竟然為之一呆。

林成鐵就趁着他這一呆的時候，用一把短刀刺向他的心臟！

機會一瞬即逝。

林成鐵能否把握這一個機會呢？

× × ×

這一刀，比林成鐵自己想像之中還要快。

不但快，而且準確，不差毫釐。

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之下，都只好乖乖的捱上一刀。

鐵帽天師的武功，雖然在林成鐵之上，但他畢竟是個人，而不是神。

他也避不開這一刀。

然而，鐵帽天師的反應，却比任何人却更快一倍以上。

林成鐵這一刀沒有刺中他的心臟，只是刺在他的左肩上。

鐵帽天師一聲怒吼，反手立刻劈出一掌。

林成鐵毫不畏縮，再刺一刀。

但鐵帽天師的掌法，比他的刀快得多了。

刀還未刺中鐵帽天師，林成鐵的人已如斷綫風箏般飄了開去。

林成鐵兩次搏擊未能得手，自知無望，趁勢欲退。

鐵帽天師不肯放鬆，他手裏的釣竿同時揮出。

釣絲有如絞索。

「弗」的一聲，釣絲已如絞索般勒在林成鐵的脖子上。

這根釣絲並不太堅韌，但却可以把林成鐵衝前的去勢略阻。

林成鐵揮刀。

「錚」！

釣絲被割斷。

但鐵帽天師却瘋狂地向林成鐵撲了過去。

他這一撲之勢，就像一隻憤怒的獅子，氣勢兇猛，銳不可當。

林成鐵再退，反身連揮五刀。

鐵帽天師突然獰笑。

「好小子，竟然在師叔面前，班門弄斧，你要用刀刺殺我，還得再下三十年苦功！」

陡地，「鏗」一聲響。

鐵帽天師的身上居然也有刀。

而且是一把份量不輕的大刀！

× × ×

當林成鐵看見這一把刀的時候，他的臉色變了。

「你……你究竟是誰？」

「我是誰？嘿嘿！你問得好！」

鐵帽天師突然手挽刀花，舞出了一招刀法。

林成鐵的臉色更鐵青：「迴影飛波三絕斬？」

「不錯！」鐵帽天師仰天大笑：「正是迴影飛波三絕斬！」

林成鐵額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

「你就是萬鐵山莊的鐵血，也是鐵血强人堡的堡主！」

鐵帽天師臉上殺機更濃：「林成鐵，你果然還不太笨，直到目前為止，你還是世間上唯一知道我這個秘密的人！」

林成鐵大聲道：「你已殺了師父，為甚麼還要對付四義門，咱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鐵帽天師寒聲道：「你師父太自私了，二十年前我和他做了一件大案，他竟然存心獨吞，他旣懷此私心，又怎能怪我對他無情無義？」

「胡說！」林成鐵怒道：「他已死在你的手下，你還要含血噴人！」

鐵帽天師冷冷笑道：「陸醉星旣是武林盟主，也是個武林大盜，這一點，你當然不會知道。」

林成鐵用力搖頭，大聲道：「你講的說話，我一個字都不相信。」

鐵帽天師嘿嘿一笑：「我也根本不需要你相信。」

林成鐵盯着他的刀。

鐵帽天師又緩緩的說下去：「無論你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今天你都只有一條路可走。」

他說到這裏，就再也沒有說下去。

林成鐵也明白他的意思。

鐵帽天師絕對不會容許他活着離開這裏！

× × ×

林成鐵面對着鐵帽天師的刀，他有幾分機會？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閽人項吉

混沌書生

項吉魯之博山人，沉默寡言。孔武多力。軀幹頎偉，雙目烱烱有光，惟二耳悉經剜去，疤痕纍然，人有審之。輒掉首他顧，一日被酒，伴乘機研詰，項乃喟然歎曰，余固疇昔綠林之豪傑也，兄曰項福，輕盈超捷，世無其儔，余弟兄不事恆業，日惟飲酒揮雀，久之無法調劑，流而為盜，殺人越貨之事，誠不可僂指計，時余家東郊外有蘭若一，淺草沒脛，人跡罕至。某日薄暮，有沙彌二人掛搭於內，窺其囊橐洸洸，似多黃白物，一時利慾薰心，不能自已，月旣上，與兄躡踪至蘭若，兄命余稍待，己則聳身踰垣，久之音耗寂然，余念兄固健者，戔戔弱質，甯能抗拒，即不濟，亦當有格鬥聲，胡無朕兆乃爾耶，思至此，躍登垣顚，凝眸俯覽，遙見二沙彌趺坐殿上而，赫然階下者，余兄之屍體也，駭絕，返身思遁，詎意如電白光，已環繞余頰際，痛極而躓，昏然不省人事矣，及甦，紅日已高，摩挲痛處，二耳悉亡，入寺見二沙彌已杳，撫覽兄屍，悲哀欲絕，枵腹至日暮，舁兄屍瘞訖，蹣跚歸家，因念事已敗露，甯能久居桑梓，遂輾轉至此，充大戶閽人，居停視余厚，余亦樂不思蜀矣，回憶余為盜時，日被文繡，夜擁麗姝，達官豪商，未必過是，然常心中惴惴，一若邏者之將至，今雖委身厮養，食麤糲而衣布帛，然方寸間坦率無虞，反有怡然自得之樂也。

他本來以為最少有三分把握。

但現在，他忽然發覺到自己連一分的把握都沒有。

鐵帽天師就是鐵血。

他一直都用兩副臉孔，在武林中出現，誰都想不到，把四義門殺得片甲不留的，原來竟然就是昔年武林盟主陸醉星的師弟。

而陸醉星的神秘失踪，也是鐵帽天師的傑作。

林成鐵現在開始後悔。

他後悔當年沒有把鐵帽天師殺死陸醉星的事，向江湖中人公開宣佈。但即使他說了出來，是否又有人會相信呢？

林成鐵找到來這裏，是想把鐵帽天師斃於刀下。

他本原已替自己製造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惜，他的計劃還是失敗了。

鐵帽天師雖然中刀，但所傷之處並非要害，而且傷口也不太深。

所以，現在面臨着死亡的人，並非鐵帽天師，而是林成鐵。

× × ×

迴影飛波三絕斬是鐵血的成名絕技。

鐵帽天師的海底寒鐵殺人帽，在江湖上亦享有盛名。

無論其中任何一種武功，都足以讓林成鐵變成一具死屍。

鐵帽天師露出了一個殘酷的笑容。

但旣是鐵帽天師，亦復是鐵血，世間上又有多少人能抵擋得住他發出來的一擊呢？

林成鐵知道自己絕非對方的敵手。

但現在，他已不能逃避。

於是，他只好接受了這一個死亡的挑戰。

鐵帽天師嘿嘿笑道：「你是我的師侄，我讓你十招，看看你的武功已到達了怎樣的地步。」

林成鐵一聲冷笑。

他揮刀，撲前亂刺。

看似亂刺，其實一點也不亂。

他畢竟是陸醉星的弟子。

陸醉星的劍法，馳名天下。

林成鐵手中的雖然並非一把劍，但這把短刀同樣發揮了强大的威力。

若是換了別人，一定很難閃避得過他的猛烈攻擊。

但鐵帽天師的武功，確在他之上。

他說過讓林成鐵十招。

他沒有食言。

林成鐵連續的攻他十招，他都沒有還手。

當林成鐵攻出第十招的時候，鐵帽天師竟然大喝：「看刀！」

一陣刀光急閃，鐵帽天師的大刀迎頭向林成鐵劈下。

林成鐵奮力招架。

但鐵帽天師手中的大刀變化奇快，明明是迎頭劈下的一刀，忽然又變成了急箭般直射向林成鐵的胸膛。

林成鐵吃驚未已，急退三尺。

鐵帽天師手臂氣力驚人，迴影飛波三絕斬這套刀法在他的手中施展出來，絕非林成鐵可以匹敵。

他一退再退，敗象已呈。

誰都不能否認，鐵帽天師的刀法，委實令人感到可怕。

眼看林成鐵不出五招之內，就要死在鐵帽天師的刀下，忽然間一雙鋸型鋼輪，從旁殺出。

鏗！鋼輪與大刀相碰在一起，鐵帽天師急步退下。

星火四濺，黑暗中突來援手。

鐵帽天師目中掠過一絲怒意，叱道：「誰？」

「飛輪魔王！」

「程天雷程二爺？」

「正是老朽！」

× × ×

湖邊忽然變得一片沉寂。

黑暗中，林成鐵的身邊出現了一個老人。

他就是浮香館的老闆程二爺。

以前，在大名府中，人們一直都以為他是個患有風濕病的頹弱老人。

但自從他擊倒了魯強人之後，這個「頹弱」的老人已不再頹弱。

飛輪魔王的名氣，在江湖中絕不在鐵帽天師之下。

但鐵帽天師並不怕他。

他根本就不怕任何人。

他忽然問程二爺：「魯強人已死在你和公孫三十三郎的手下？」

程二爺點頭冷笑：「不錯，鐵血強人堡很快就會被毀滅。」

鐵帽天師道：「公孫三十三郎呢？」

程二爺道：「他現在也許已在鐵血強人堡中。」

鐵帽天師沉聲道：「他敢？」

程二爺冷笑道：「公孫三十三郎是天鯨帮的帮主，他有甚麼事情不敢做？」

鐵帽天師道：「如此說來，你是與公孫三十三郎分頭行事，欲把我置諸死地，是麼？」

程二爺道：「老朽原來並不知道你就是鐵血，但現在你已不打自招。」

鐵帽天師狂笑道：「不錯，我就是鐵血，那又如何？」

程二爺目中的殺機已濃：「老朽倒想領教一下你的迴影飛波三絕斬！」

鐵帽天師冷笑。

這一戰已無可避免，同時，他也很想試一試，自己是否能夠把飛輪魔王斃於刀下。

× × ×

這是一個漫長的晚上。

就在這個小湖邊，鐵帽天師與飛輪魔王展開了捨死忘生的決戰。

公孫三十三郎的情況又怎樣呢？

× × ×

鐵血強人堡雖然固若金湯，但它終於還是被天鯨帮所毀滅。

參與這一戰的，除了天鯨帮之外，還有四義門的殘餘份子。

鐵血並不在堡中。

公孫三十三郎早已有愼密的計劃，鐵血不在堡中，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在鐵血強人堡經過一番血戰之後，公孫三十三郎受了傷。

幸好，他的傷勢並不嚴重。

當鐵血強人堡的形勢稍為安定之後，他就選騎了一匹最快的快馬，他要找林成鐵和程二爺。

當他們找到林成鐵和程二爺的時候，黎明已至。

× × ×

旭日東昇，斜斜的照在鐵血和程二爺的臉上。

鐵血的前額，插着一隻鯊齒飛魔輪。

他的眼珠子已爆了一隻，剩下來的一隻向外凸出。

完全的凸出。

他的武功極高，但同樣無法抵禦這一擊。

但程二爺的胸膛上，也夾着一頂帽。

兩人經過幾個時辰的苦鬥，終於同歸於盡。

公孫三十三郎喟然長嘆。

他到處找林成鐵。

難道這個「魚痴」也已遇難？

最後他在這小湖的角落找到了他了。

魚痴畢竟仍是個魚痴。

他竟然在這個時候，持竿垂釣。

「你在釣甚麼魚？」公孫三十三郎問道。

「四方魚。」

「四方魚？那是甚麼魚？你用的甚麼魚餌？」

「木頭。」

「木頭能釣魚？」

林成鐵沒有回答。

他的目光，已完全凝注在那根釣竿之上……

（全文完）

武林逸事

林世榮兩戰揚名

嚴霜文

黃飛鴻是廣東名拳師當中最有聲望的一個，又因他曾經在香港設館授徒，他的首徒林世榮在港教授拳脚，已經有許多年，門人當中確有特殊的表現，故此，談到黃飛鴻，一般人都覺得有些熟，尤其是近年在電視螢光幕上面多次放映黃飛鴻傳，更加惹人注目，故此，談到黃飛鴻，讀者覺得特別有趣。

黃飛鴻的功夫固然厲害，首徒林世榮也是非常出色的，黃飛鴻最擅長的無影脚，以及鶴翅脚，或者分漏手脚等絕技，都傳在林世榮之手，不過，林世榮有族人開設肉店在新橋市，稱做興記，一向林世榮做屠夫，俗語稱做豬肉佬，故此，林世榮有一個混號叫做豬肉榮，那時新橋附近有一個大戶人家，僱用一名女傭（即是媽姐）稱做阿嬌，此女非常標緻，媚態天生，在街上走動時，好像生觀音，市井之徒，看見她如此出色，垂涎三尺，有一日，她碰着一名色狼，撫摸她的嬌軀，她轉身一掌打去，拍的一聲，這個色狼的左邊臉孔，即時腫起來，退後三尺，站也站不穩，此後街市的人都知道阿嬌身懷絕技，背後把她稱做胭脂虎。

有一個魚販叫做大隻鍾，乃是拳師賣魚燦的族人，武功甚好，他認為阿嬌雖然有胆用掌打人，顯然是太過放肆了，自稱他必有辦法使阿嬌屈服，對街市的人說知，如果他能夠擊敗阿嬌，便要獲得一圍酒席，有些人想看看阿嬌如何受辱，於是跟他打賭，因此在新橋附近的街上就展開了一頁龍鳳鬥。

大隻鍾故意在橋頭解衣露臂，一雙手臂隆突，看來十分威武，他看見阿嬌自遠而近，立刻詐作飲醉，走得歪歪斜斜，故意挨近阿嬌的身邊，忽然向她的懷中倒去，伸出一雙手，捉住阿嬌左右兩臂箍緊，然後吻她的桃腮。

阿嬌勃然大怒，認為他太過放肆，非打不可，突然把上身一縮，登時嬌軀縮細乘機騰出左手來，施展一招二龍爭珠搶攻大隻鍾的眼睛，大隻鍾認為她來勢極兇，立刻用手向上迎架，料不到兩手剛剛相接，阿嬌的右脚已經飛起來，大隻鍾登時仆倒，阿嬌搶前雙手抓住他的頭髮，使勁一拉，大隻鍾雖然體魄雄壯，可是，給她拉住頭髮之際，雙脚離地，無從發力，只好任由阿嬌凌辱，阿嬌好像順手牽羊似的拉到魚盆旁邊，把大隻鍾的臉孔浸入鮮魚之內，大隻鍾口鼻之間給魚血罩住，好像猛鬼現形，各人看了，哈哈大笑，大隻鍾不但無羞辱阿嬌，還給阿嬌凌辱，非常憤恨，但却無可奈何。

當時有許多人看熱鬧，俱是市井之徒，他們替阿嬌助威，事實上大隻鍾自討沒趣，無怪那些人站在阿嬌的一邊，不過，看熱鬧的人叢中，有一名高手看不過眼，突然一躍而出，對阿嬌說：「得勢便饒人，你已經折服了大隻鍾，不必使他出醜，放他走吧，如果你想找人打鬥，跟我過招好了。」

說完他站着施展月影手脚的架式，等候厮殺，阿嬌一望知道林世榮是黃飛鴻門下的首徒，橋馬結實，不敢相欺，索性嫣然一笑，把阿鍾釋放。

阿鍾是賣魚燦的族人，賣魚燦跟黃飛鴻學技，而且知道林世榮的武功不弱，趁勢向黃飛鴻林世榮二人道歉，在陳塘探花酒家擺酒邀請師徒兩人惠臨一敍，同時盼望他們原諒族中兄弟大隻鍾，黃飛鴻看見他盛意拳拳，便即答允，當晚各人入席，賣魚燦在飲宴時把黃飛鴻介紹給各人認識，順便介紹林世榮跟族人相見，席中各人高談闊論，談話間無意中把黃飛鴻以前勇破豆腐輿的一頁夢痕說出來，當時在探花酒家飲宴中只是隨意談談而已，料不到因此惹起一場官非口舌來。

那時他們在探花酒家的石崇廳飲酒，隔隣就是桃源廳，剛巧桃源廳有一名闊客陳九在請宴，陳九乃是豆腐輿的徒弟，偶然聽到隔隣有人談及豆腐輿，說他不堪一擊，陳九登時怒火如焚，想立刻走過去大打一頓，替師傅雪恥，後給友人勸止，才不至動武，不過，陳九為了此事，耿耿於心，回到家裏，澈夜難眠，陳九是沙基河面疍家大戶，以前在豆腐輿門下習技，後來轉投黃滿榮館內學武，本來此事與他無關，但因陳九好勝，認為別人侮辱師傅，不能袖手旁觀，於是跟師兄弟商量對策，其中有五名高手自告奮勇，願意一齊找黃飛鴻算賬，陳九得到他們的贊助，非常高興，先行帶五人返艇大吃一頓，然後伺機找黃飛鴻算賬。

兩日後，黃飛鴻偶然在家休息，忽聞賓客駕臨，黃飛鴻以為來人是請他以跌打醫治甚麼地方的傷痕，叫人延客入內，於是六人一齊走進門來，其中有一人站起，自稱是豆腐輿的門人，偶然聽到黃飛鴻在隣廳談及往事，詆譭他的師傅，故此糾衆尋仇。

黃飛鴻很冷靜的說：「我沒有正式跟豆腐輿發生爭執，不過我的門人跟豆腐輿磨擦，我設法使他們解怨，僅此而已，何必再談舊事呢？」

說話的人就是陳九，他聽了黃飛鴻此言，大聲說：「我今日代表師傅到來跟你算賬，如果你不敢交手，便即關門。」

黃飛鴻聽了，拍掌說：「如此也好，

老朽十二歲開始便走江湖，活到今日，死亦無怨，請你用最毒辣的手法，一拳一掌或一脚把老夫送到西天，不過，交手之前，我必須多說一句，拳脚無情，老夫雖老，手上的功夫未老，如果你不能勝我，便會受傷，還是三思而後行比較好些。」

陳九伸手拍胸，非常勇猛，說：「你老或不老，都不能說服我們，此行只是想取你狗命，我就是陳九，各人不必插手，只是我一人進攻好了。」

黃飛鴻知道非打不可，大聲說：「你們一人進攻或六人一齊進攻，絕非我的敵手，先讓你看看老夫的筋骨再打未遲。」

說完黃飛鴻立刻解衣，露出上半身來，雖然已經是度過花甲之年，但雙臂如鐵，肌肉結實無比，筋骨粗壯，握拳之際，十隻手指劈拍有聲，看來確是一名武林高手。

陳九雖然滿臉怒容，聲如雷動，但見黃飛鴻的筋骨氣概，不覺心怯，轉身向各人望了一眼，說：「就算我一人跟黃飛鴻相鬥，畢竟六個人一齊進門，此事宣揚出外，不免給人恥笑，還是明天我單獨再來決鬥。」

說完，六人先行奪門而出，黃飛鴻聲震屋瓦。

陳九返艇，林世榮已經到該處訪過，陳九心裏暗想，他早上到黃飛鴻館內踢盤，中途畏縮，還未回艇，林世榮已經到來，顯然林世榮想找他晦氣了，立刻想辦法暫避。

過了幾天，寃家路窄，林世榮跟陳九忽然沙基附近碰頭，林世榮說：「黃飛鴻是我的師傅，你們沒有勇氣就不必上門挑戰，既然挑戰，却又中途畏縮，並非大丈夫的所爲，我現時代師求戰，如果你不敢鬥，請即轉身走回，再往前走，必然跟我拚個你死我活。」

陳九默然轉身，由原路走回，但却心裏懷恨，陳九的師傅是黃滿榮，非常勇猛，握着石鎖石耳牌等連環拋出，一接即拋，左右兩手都是隻手能抓拋百斤石鎖的，臂力雄厚，非普通拳師所能敵。當時陳九認爲自己雖然鬥不過黃飛鴻兩師徒，却去煽動黃滿榮出頭跟林世榮相鬥，借此雪恨，故此他立刻請幾個人連夜寫下一百張長紅，寫明「林世榮專打黃滿榮」這幾個字，分別貼在陳塘和簑衣街以及三角市各處牆壁上面，希望黃滿榮替自己出氣。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看見長紅，飛報黃滿榮，黃滿榮跟關雲海相熟，兩人在茶樓品茗，談及此事，黃滿榮說：「我與林世榮一向無寃無仇，突然昨晚貼滿長紅，對我不利，看來我必須一戰。」

關雲海說：「我跟林世榮的師傅黃飛鴻素有深交，亦識林世榮，其人和靄可親，照道理說，你跟他並無寃仇，必然不會貼長紅的，況且林世榮只是豬肉佬，你是威震一方的拳師，何以忽然貼長紅向你挑戰呢？大概有人嫁禍於你亦未可料，再者，拳脚無情，如果你跟林世榮搏鬥，贏了你不會增威，因爲你只是打贏一個豬肉佬，萬一跌了一交，便會聲威大降，以後無顏立足，想深一層，先行查明眞相，然後定奪。」

黃滿榮沉思一會，說：「你所言非常合理，請你先到新橋市買豬肉，向林世榮查問一下。」

於是關雲海便到新橋市興記找林世榮買豬肉，林世榮見關雲海忽然到來，立刻延他入內，茶烟招待，林世榮知道他必有事情商量，果然不出所料，於是兩人同到茶樓一敍，然後談及此事。

林世榮眉心一皺，說：「我絕無貼長紅之事。」

關雲海說：「林世榮，你既然沒有貼過長紅，那麼，你可否派武館門徒把長紅撕下來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關雲海實在不想兩雄火併，不過，那張長紅已經貼在鬧市當中，林世榮不肯把它撕掉，勢必引起黃滿榮發生誤會，那就不想打也會打起來，因此之故，關雲海看見林世榮不做聲，他再迫他一句，說：「如果你不肯把那些長紅撕掉，遲早必會一戰，到時你自問手上的功夫是否能够跟黃滿榮較量呢？」

林世榮勃然大怒，說：「如果一定要打，請你再來的時候說出何時何地，我必然赴約，跟他決鬥。」

關雲海愕然，隨即告退。

關雲海回見黃滿榮之後，再找林世榮，一見面就說：「黃滿榮叫我約你明日中午到海幢寺，請你不要失約。」

林世榮拍心口說：「我一定赴約，你放心好了。」

翌日，林世榮到海幢寺等候黃滿榮，殊不料從中午到黃昏，斜陽西下，竟無一人到來，林世榮冷笑不已從原路走回去。

林世榮走了不遠，忽聞背後有人大聲喝止，林世榮愕然，立刻轉身，握拳準備出擊，那個人走近，正是關雲海。

林世榮問他何以黃滿榮失約，關雲海說：「此事眞相大白，原來陳九受挫於你，於是用這手法愚弄黃滿榮，希望他跟你打起來，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事情已經大白，故此，黃滿榮叫我到來，把此事的眞相揭露，希望你不要再查究。」

林世榮答應，關雲海便設宴欵待，兩人到酒家深談暢飲，於是，這一塲龍虎鬥就化爲烏有。

後來黃飛鴻獲悉此事，認爲林世榮不必留在自己的館內，索性叫他到外邊設館授徒，於是，林世榮就在迴瀾橋附近設立新館。

當時黃飛鴻年齡漸長，雖然手上的功夫未老，究竟人是逐漸老的，他認爲林世榮有眞功夫，可以應戰，索性叫林世榮設館授徒，有深意存乎其間，換言之，有人想到黃飛鴻武館踢盤，先向林世榮較量高下，這樣安排，不但使黃飛鴻本人減少許多痲煩，同時有機會使林世榮的名聲漸响，故此，黃飛鴻樂於這樣做。

依照當時廣州的武林規矩，凡有新拳師設館授徒，自稱教頭，附近的教頭一定到那邊啗談，看看這個拳師是否有眞功夫，必要時立刻踢盤。

林世榮是武林的新秀，當然會引起一些有威望的拳師妒忌，不出三日，必有人登門踢盤，因此黃飛鴻認爲林世榮能够應付强敵，然後叫他自立門戶。

果然不出所料，林世榮設館之後的第三日，就有一名綽號光頭樹的拳師夜間到訪。

那時林世榮正在館內授徒，忽見門口人影幌動，轉瞬之間，有十多人一湧而入，爲首的一名彪形大漢，看來四十過外，上衣打開大半，露出胸膛，肌肉甚厚，心口有毛，反而頭上却是禿頂，此人臉肉橫生，進門站定，便即開口，喝問：「誰是林世榮，請即出來。」

這種形象顯然是不懷好意，林世榮早有準備，應聲而出說：「尊駕是誰呢？」

「我是老頭，一向在附近設館，你居然在我的隣街開設武館授徒，沒有拜會我，顯然是看我不起了，我就是威震一方的光頭樹。」

林世榮愕然，說：「你有你開武館，我亦可以開設武館，並非違法，何以忽然率衆尋仇呢？」

光頭樹冷然說道：「你一向賣豬肉，綽號豬肉榮，人所共知，如果你身懷絕技，何以賣豬肉呢？看來你一定是賣豬肉的生意愈來愈差，故此設館授徒，希望別人上當，向你學習拳脚，那就有另外一條出路。」

林世榮大喝一聲：「光頭樹，請你應招，如果你能够打贏我，我就立刻散館，否則，你們十多人即時滾開。」

林世榮因爲太過憤恨，說完這句話，便即發招，使用黃飛鴻拳脚當中的八分箭拳低莊這一招向光頭樹小腹的一處單掌打出。

光頭樹不明林世榮這一招的變化，依照一般拳脚的方式應戰，右手向下一沉，壓低林世榮的一掌，跟着左掌飛出兩隻指頭來，向林世榮雙眼插去。

如果林世榮的右掌打到盡，確實有可能受制於光頭樹，但因林世榮這一掌半虛半實，只是打了八分，故稱八分箭拳低莊出擊，因爲那一掌並未打盡，突然給光頭樹壓倒，他就反手一拉，光頭樹無法站穩，由於身形變動，左手打出的一招二龍爭珠便告落空，還因右手給林世榮抓住，右邊的腰部空虛，林世榮左拳打中他的肋骨，劈拍一聲，頹然倒地，林世榮沒有追擊，喝令各人把他扶着離去。

一招就把威震一方的光頭樹擊敗，可見林世榮的拳脚確實有些獨特之處。

兩日後，林世榮的知己朋友王明，忽然匆匆入門，說：「榮叔，看來你大禍臨頭了，因爲你擊敗光頭樹，光頭樹乞憐於范教頭，廣州市內沒有一名教頭能够跟這位范茂教頭相比，數來數去只是一個黃飛鴻，他們兩人從來沒有交手，實在難分高下，范教頭不但拳脚精通，手上一枝棍，更加厲害，隨時標棍殺人，照我打聽得來的消息，光頭樹已得范茂答應，遲早會上門找你較量，請你自己想想，可否請黃飛鴻師傅代講幾句好話，免得慘受重傷。」

林世榮笑着說：「兄台所言，非常感謝，林某以武技謀生，拳打脚踢，刀槍棍棒，已是家常便飯，不必向黃師傅求助，如果范茂登門，我一定跟他見個高下。」

王明說不過他，只得默然告退，不過，他走開之後，林世榮也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嚴密戒備。

當晚入黑之後，范茂果然登門，而且有瓊山玉戲班的二花面叫做大牛均的同行，進門後，范茂點頭爲禮，說：「一向聽說你能够用兩把短刀打贏一條長棍，今日范茂進門，很想查驗你是否懂得以短刀破長棍的絕技，如果你確有此技，請即賜教，萬一外邊所言，純屬謠傳，那就請你散館。」

這番話顯然是登門挑戰了，林世榮說：「我亦聽聞閣下的一枝長棍，無人能敵，不過，如我眞的抓住雙刀跟你一決雌雄，等於兩虎相鬥，非死則傷，我與你無寃無仇，還是另找其他途徑一決雌雄吧！」

林世榮所言，似是怯戰，因此范茂更加驕傲，冷然說：「如果你想靠武館謀生，不能用花言巧語敷衍，如果你不敢鬥，立刻散館，否則，立刻交手。」

當時范茂已經帶了長棍進來，二花大牛均聽了此言，立刻送上長棍，棍形有如鼠尾棍，但却更長，看來簡直是一枝花槍，差的只是沒有槍纓而已，事情發展到這裏，林世榮無法不交手，幸而他早有準備，便即吩咐門徒到廚房拿出兩條大柴，作爲武器。

那種大柴就是用來生火煮食的柴，看來似乎平平無奇，實則不然，由於大柴有結，便使它略爲有些扭曲，作水波形，故此它跟普通的短棍有別，正好尅制長棍，范茂不明白其中奧妙，大喝一聲，說：「林師傅，你不願持刀作戰，用兩條大柴代替，仍是無法使我罷手的，我的殺機已動，請即交鋒。」

林世榮冷笑一聲，說：「好，立刻過招！」

林世榮說完便在演武廳的西面站穩，兩條大柴各長一尺多些，不够兩尺，站定等候對方持棍衝來。

范茂並不客氣，把手上那枝長棍劈了一個斗大的棍花，當胸便刺，林世榮用一條柴劈落，對方收棍再刺，又用另外一條柴劈開，如是者一刺一劈，愈來愈緊，打了三幾個回合，林世榮突然在對方當胸一棍刺來的時候，他把兩條柴作交叉形向上叉住，由於木柴上有結，作水波紋，剛剛把對方的長棍挾在當中，沿着棍身向上刨去。

這一招確是出乎對方意外的，不過，范茂畢竟是一名認眞出色的高手，看見自己的長棍被刨，立刻向後疾退，一退就是七步，使長棍鬆開，跟着由下邊標棍上來，步法突變，向林世榮搶攻。

林世榮看見對方的攻勢凌厲，加緊應戰，一擋一劈，迫近范茂拳師的身邊，然後右手把那條柴壓住對方的棍身，左手向上一揚，由高處斬落，那一條柴打中范茂的肩膊，慘呼一聲，棍也拋掉，轉身飛奔而去。事後林世榮的大名不脛而走，武林中人都認爲他的武功厲害，不敢捋虎鬚。

——完——

小啓

★「俠侶」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密宗十絕」續稿由於投遞錯誤，因而停刊數期，情非得已，深表遺憾。我們會儘快恢復刊出，敬請原諒。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文・馬雲　圖・子成

大圈仔（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勇和唐英二人奉派前往「流動賭檔」去探查匪踪，他們僞裝賭客，在場參加賭博，暗中查察，初無所見，後見一青年賭客來到，甚爲可疑，於是唐英先到外面埋伏，而石勇則仍在賭場監視，當那青年賭客離開來到街上時，竟被三名刦匪箍頸搶刦，幸石勇及時趕到，嚇走三名刦匪，只捉了那青年賭客，在唐英、石勇威迫利誘下，始供出姓陳，尚有同黨數名，並帶唐、石前去見他的同黨，但同黨發覺唐、石有詐，於是從後門溜走……

搶大檔黑帮械鬥　擒悍匪神童建功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探目唐英和探員石勇二人，早已在等候他們！

此外還有小陳。

小陳眞姓名叫陳超凡，他在大批警方人員未到達現場之前，已將不少事實告訴了唐英和石勇這二名警探！

他顯得很怕事，也很後悔，根據他說：他們這一帮人共有六個。

除了小陳之外，那首領姓伍，叫伍六安！

被伍六安帶走的三個人，一個姓黎，一個姓霍，一個姓麥。

還有一個姓林的，沒有回來。

假如不是唐英探目老早報告了總部，他們一定會守株待兔，等那姓林的匪徒回來，將他逮捕！

然而這時候，警方人員既然來了，相信他不會送上門來！

陳超凡承認他們是一班年青的偷渡客，彼此早已認識。

他們之中有些因找不到工作，有些根本不想工作，於是變成了「志同道合」的，走在一起，以打刦爲生。

他們只有一點相同的，就是大家都沒有身份證，所以找工作時有困難。

這班人的思想十分古怪。

當初逃亡爲了甚麼？因爲思想上希望自由，不願受到束縛！

但來了這裏之後，却又感覺到這裏的人有太多的自由，生活太過「腐化」！

尤其是由於找不到工作的緣故，更加心理上存有仇視心。

他們都很懶。

對於那些富有的人，他們認爲過份擁有的錢太多了！

他們從未想過人家的錢是怎麼樣辛辛苦苦得來的，尤其是一個富人的成功，在此之前不知捱過了多少艱苦！

總之，一言蔽之就是不滿現實！

以前那種環境不滿，目前這種環境還是同樣的不滿！

本來這也不足爲奇，目前新的一代年

青人，大都有這種毛病，不滿現狀，他們心目中另外有一個世界——他們自己的世界！

因此可以見到，到處攪事的，都是年青人！

陳超凡後來又說：最近中區一間銀行發生械鬥案，那正是他們的傑作！

經過了今晚這件事之後，陳超凡認定伍六安等人決不會放過他！

雖然警方答允保護他，他還是耿耿於懷！

警方人員開抵現場作調查，在他們那一層數百呎的居住單位裏，一切都非常簡單，除了枱椅床几等物之外，還有一副蔴雀。

但一切贓物早已帶走了！

至於刀、槍等物，警方也找不到！

一切似乎完全與「大遠東刦案」無關，警方有些感到失望。

× ×

將近凌晨一點！

范森明等人經已入睡，突然之間有人按响了門鈴。

此時此地，任何動靜也會引起風吹草動，何況現在還是三更半夜？

范森明這個人的警覺性很高，他握槍在手，一邊叫各人小心戒備，一邊去門眼處窺伺。

所有屋內的人都睡得朦朧之際，根本還未睡醒，但却驚醒了！

范森明所担心的，也正是各人担心的一樣，他們担心來者是警方的人！

從門眼處外望，范森明幾乎難以相信，來者只不過是他的一位朋友，並非警方的人！

他親自開了門，讓門外人入來。

那是他的朋友林偉中。

「這是甚麼時候了？」范森明打個呵欠，把門關上，一邊又問：「你有甚麼事嗎？」

林偉中道：「大事不妙，我們那邊發生了事，伍六安他們可能已經落入警方之手。」

原來這傢伙並非別人，正是伍六安那個集團的成員。

陳超凡口中「外出未返的同黨」，就是他！

較早時，林偉中回到他們的巢穴附近，看見門外街上佈滿了警車，他便心感不妙！

但是他仍以爲自己過份敏感，未必就是他們的人出了事，也許只是同一大廈有事！

但是，後來他看見一名同伴——陳超凡被警方帶走，才感到不妙！

他不敢返去，亦不敢再留在那街口了，匆匆趕到這兒來！

他除了范森明這班人之外，再也想不起有甚麼地方可以投靠。

他將情形告訴了范森明等人，各人本來可以舒一口氣了，但現在又反爲緊張起來！

黃桐埋怨道：「你想連累我們麼？這時候你怎麼可以來找我們？」

但是，范森明却責備黃桐，道：「你不該這麼說，我們不收容他，還有誰收容他？」

回頭他又對林偉中道：「你先在這兒住下來，一切留待明天再說。你既然來了，一切得聽我的，未經我許可，切勿出這門半步。」

林偉中自然答應了！

他知道范森明的爲人，所以才會來此投靠他！

范森明是個很得朋友敬重的人！

他肯帮朋友，也有頭腦，所以朋友們都很喜歡他，尤其是這一類人！

各人又再睡過。

林偉中被范森明暫時安置在客廳裏睡下！

范森明回到他的房間之後不久，又到隣房去！

他把洪柏叫了起來！

洪柏和何培同房，他們被吵醒之後，正想重新就寢！

范森明似乎想起了一些事情，他對洪柏道：「明天你不要上班了。」

洪柏呆了一呆：「爲甚麼？」

「經過一連串的事件之後，我怕他們會找你回去問話。」

大家都知道范森明在這方面往往想得比他們更加周到。

范森明又道：「你報上你姑母的地址，這時候，他們也許已找到那兒去，當警方找不到你時，你猜會怎麼樣？」

洪柏怔怔地反問：「你以爲警方開始懷疑我？」

「未必，但我們必須小心一點，因爲你隨時可能連累我們。」范森明又說：「一連串的事件都與我們這一班偷渡客有關，我怕他們已開始研究你的身份。」

洪柏道：「但是，如果我不上班，豈非無私顯見私？」

「你是散工，一個電話就可以辭工。」范森明道，「明天你試撥個電話給管工的，探聽一下他們的口氣也好。」

洪柏十分担心！

他吶吶地問：「他們會不會去找我姑母？」

范森明瞪住他說：「你小心聽清楚了，如果他們對你已引起疑心，肯定會去找你姑母，因此，除非你想坐牢，否則，你切勿去見你姑母。」

洪柏呆住了！

范森明知道他心裏想些甚麼。

他說：「你小心點，這已經不是你個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

同房的何培却說：「你現在有十萬元身家，也不必爲生活担心，何必再愁眉苦臉？」

洪柏心裏說：一個人難道就只爲求生活解決便可以了麼？

除了生活之外，還有人情世故，一個人不可以單獨生活在這世界上的。

尤其是像洪柏這樣，他沒有父母，姑母差不多是唯一的親人！

他怎可以不見這唯一的親人？

不過，他不敢在這班人面前說出這些話。

× × ×

姜玲玲整晚想着一個人。

那個人並非她的男朋友石勇，而是洪

柏！

當然，她並非為洪柏害上了單思病，只是石勇提醒了她！

所以翌日一早，她便跑到大遠東塑膠廠去，想找洪柏！

但管工陳伯說：洪柏還沒有上班！

她看看時間，應該是上班的時候了！

她問陳伯：「他習慣了遲到麼？」

「不！他一向守時。」陳伯也給玲玲提醒了！

「是的，今天他為甚麼會這樣？」

玲玲也差不多够鐘上班了。

她對陳伯道：「見了他，記得叫他中午下班時在這兒等等我。」

「玲玲，你找他幹嗎？」

「我有話跟他說。」

玲玲說完就走。

她要趕着上班去了。

× × ×

陳伯明知玲玲的為人，知道她肯幫助別人，却不是一個濫交的少女。

她要找洪柏，也許眞的有事，但決不會是男女間的事！

陳伯也知道玲玲有個探員男友，她不會輕易愛上其他男人！

如果不是為了那七十萬元大刼案，他也不會想歪了心。

玲玲雖然只是一名工廠女工，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個業餘偵探！

她經常協助她的男友查案，而且成績往往令人滿意！

今天玲玲這麼急於找洪柏，會不會與那七十萬刼案有關？

陳伯想得出神，電話响了！

那是內綫分機，街外的電話都由總機接綫過來！

「誰？」

「陳伯嗎？」

「是的，你是——」

「我是洪柏。」

「噢，早晨，洪柏，你怎麼還不上班呢？」

「我正想告訴你，我找到了一份長工，今天開始，不做你那份散工了，感謝你的關照。」

「你在那裏？」

「我現在工作的地方。」

「洪柏，玲玲小姐找你啊！」

「姜玲玲？」

「就是介紹你來此工作的人，她一早來找過你啊！」

「我暫時沒空，請代我問候她。」

「給我留個連絡電話好嗎？」

「對不起，這裏很難找到我，有空我一定回來拜候你，還有姜小姐。」

陳伯想拖住他！

但他却收綫了！

陳伯越想越感到可疑！

他本來可以等到中午，才將這件事轉告姜玲玲，因為中午下班時，玲玲一定會來此找他。

但是，他左思右想之後，終於忍不住，跑到隣廠去找玲玲！

× × ×

陳伯在一連幾間工廠內內外外，人面都很熟。

他要找玲玲，更加得人敬重，所以守門的就放了他入內。

陳伯見到玲玲之後，就告訴她洪柏用電話辭職的事！

玲玲越想越覺可疑！

她放下了手頭上的工作，喃喃自語地說：「他沒有身份證，如何能找到一份長工？嘿！分明說謊。」

她又問陳伯：「他有地址麼？」

「註册簿上面有。」

「我去看看。」

姜玲玲就是這種人，想到就做。何況這件事已令她失眠了整夜呢。

她做的是按件計酬的車衣女工，所以她隨時可以走。

管工的也一向很敬重玲玲的為人，知道她不會隨便休息。

她休息對雙方並無利害衝突，除非廠方趕貨。

所以，玲玲的工作立即轉到別的女工手上去！

她和陳伯回到隣廠！

在陳伯的辦公室內，她記下了洪柏登記的「住址」——那是他姑母的地址！

姜玲玲匆匆趕到那兒去，但洪柏的姑母說：「他早已遷出了。」

姑母又以好奇的目光瞪住玲玲：「小姐，你是甚麼人？」

姜玲玲道：「我只是他的朋友，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找他！」

「他從未提過有女朋友。」

「我們認識才不久。」玲玲又問：「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你等一等，他似乎曾留給我一個地址。」

姑母說完轉進了房間中去。

玲玲在失望中，產生了一綫曙光。

她心裏想：為甚麼洪柏一直找不到工作，剎那之間可以輕易找到一份長工？

為甚麼洪柏不是住在這裏的，却報上了這個地址？

為甚麼洪柏早不辭工，偏偏在刼案發生了之後才辭工？

再回憶起石勇的一番話，她就渾身感到不舒服。

正如石勇說得好：萬一洪柏眞的是「內鬼」，與刼案有關，她負上何種罪名？

她越想越感到忐忑不安。

姑母出來了。

她手上有一張紙。

紙摺得皺皺的，她將紙交到了姜玲玲的手上：「阿柏說，在這兒可以找到他。但他又說，若非必要，最好不要找他。」

姜玲玲接過了，攤開一看！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却感到為之啼笑皆非！

那是陳伯那間廠的地址！

玲玲道：「這只是他工作的地方，他住在何處？」

姑母搖搖頭：「我不知道。」

玲玲一陣失望！

她對姑母道：「如果見到他，別忘記對他說：有個叫姜玲玲的找他，叫他到工廠來找我，我有要事找他。」

「好的，小姐。」

姑母看不出姜玲玲在神色方面有些甚

麼不對，只以為她看中了自己的侄兒。

她自頂至踵地打量着玲玲，心裏就在說：這姑娘可眞不錯，洪家有福了。

× × ×

玲玲沒有再上班！

她致電找她男朋友。

石勇接到玲玲的電話，也感到十分意外，因為通常這時候，她正在上班。

「我很忙！」石勇在電話中說，「有事到警局來好嗎？」

玲玲沒有勉強石勇，她反而喜歡她男友對工作的態度如此認眞。

玲玲放下了電話，她走出了那家士多店。

想起小明就在隣近一間相熟的電器店工作，順道由那兒經過。

電器店很小，只有半間舖位。

店東才叔是個年已半百的人，他是個很老練的技師。

姜玲玲熟識這個人，所以才叫弟弟小明到才叔這裏做學徒。

她希望小明學得一技之長，將來在社會立足也可以防身。

但是，當他到達了才記電器店之後，却感到十分意外。

小明告假去了！

玲玲一陣痛心，她以為小明貪玩，畢竟他年紀還小。

但是才叔問道：「不是你叫他告假的麼？」

玲玲更愕然：「我幾時叫他告假？」

「奇怪。」才叔束眉道：「小明一向很乖，為甚麼要說謊？」

「他怎麼說？」

「他說：『姊姊有事叫我趕住去為她辦，可否讓我告一天假？才叔。』我以為你眞的有甚麼重要的事，自然應允他！」

姜玲玲有點生氣！

「我一直以為他很乖，想不到他這麼大胆！」玲玲悻悻然道。

才叔怕姜玲玲責備得小明過份，忙勸道：「算了，孩子們大都貪玩，其實小明年紀還不太大，讓他去玩一天好了。」

姜玲玲本來想去找石勇，這時候却改變了主意，先返家一行。

她曾教過小明，有甚麼事除了致電工廠找她之外，便是留字家中。

假如小明貪玩，這時候可能與一班街童在球場玩！

萬一有些意料不到的事發生，那麼小明會留書家中。

十三歲，絕對還是個小孩子，最愛玩的少年人。

小明今年才十三歲。

× × ×

回到家裏之前，玲玲經過隣近一個球場。

球場之內，正有一班街童在追逐，但見不到小明。

玲玲本來不想打擾他們，但回心想想，這班全是小明平日喜歡一齊玩的隣居小童，問問他們也許會知道小明的行踪亦未可料。

玲玲於是把一名叫水仲的少年人召了來。

「水仲，見小明麼？」

「小明和大眼他們一起。」水仲又說：「我想參加，他却不准我去。」

大眼也是隣居的少年人，年紀與小明差不多都是十三四歲。

玲玲問：「還有誰？」

「還有孖指。」

「你可知他們去了那裏玩？」

「不知道。」水仲聳聳肩：「他們故作神秘，就是不讓我們加入。」

「甚麼時候？」

「一小時前左右。」

「你以為他們會到何處去？」

「我想不到。」

「會不會到公園去？例如：游泳。」

「不！肯定不會游泳，他們都沒有帶泳褲。」水仲又說：「為甚麼你不到大眼的家裏去一次？也許大眼的弟弟會知。」

玲玲給水仲提醒了。

她跑到同一幢大厦低一層去找大眼的弟弟，但這一家人全都出去了。

玲玲只好返家去。

她準備換一件衣服，就去找她的男友石勇。

但是，玲玲剛入門，就看見桌上有一張字條，壓在一個空的汽水罐之下！

字條上寫着——

那是小明留下的字條。

「姊姊！不要掛着我，晚上我會回來，帶給你好消息！」

下註：「小明。」

姜玲玲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

昨晚她為了那宗刼案的事睡不入眼，小明曾問她有甚麼心事，她告訴了他。

小明可能又要去冒險了。

上一次，樓下一間士多店店東被啞吧殺手所殺，小明就以「小偵探」姿態冒過了一次險！

那一次，他差些兒連性命也丢了。

事後雖然案子破了，却把玲玲嚇個半死。

想不到現在小明又重施故技。

這一次，如果水仲所講屬實，他還把隣居的小朋友也一齊帶上了危險之路去！

大眼和孖指二人一向很喜歡接近小明，也聽從小明的話，這次他們在一起，假如眞的要去找刼匪的話，後果眞難想像！

玲玲急得連衣服也沒有換。

她匆匆帶了那張字條離家外出！

她截到了一輛街車，急忙趕到警局中去。

× × ×

石勇本來想帶玲玲到餐室去，但這個時候，她急得頓足，那有心情吃東西。

石勇看了小明的字條之後，口頭上雖然聲聲安慰她，內心也感到焦慮。

他心裏想：小明這小鬼眞不知死活，如果他碰上那班兇悍的匪徒，只怕有性命危險。

石勇自己是警探，對這班人尚且感到無可奈何，小明是甚麼東西？

石勇也知道玲玲對小明視作第二生命，安慰她道：「我們目前已有多少收獲，不如你先回去上班，回頭有消息我會去找你。」

「我今天不上班了。」玲玲說：「你不跟我一齊，我只有自己去查。」

「你去那裏查?」

「我不會等他們送上門來。」石勇道：「你肯定小明爲了此事而去麼?」

「他的個性沒有人比我更加了解，」玲玲說：「這一次，他更帶了隣居的少年朋友一齊去，萬一有什麼事，人家的家人一定埋怨我們！」

「好吧！你等一等，我進去跟布列警官告假跟你出去！」石勇回頭又問：「你有目的地嗎?」

「目前首先要找到洪柏，他最可疑！」姜玲玲道。

石勇剛才已聽玲玲講過洪柏報假地址的事。他說：「他存心隱瞞，又不上班，我們到何處去找他?」

「他不會自動來找你的。」玲玲道：「你是偵探，還要我說些什麼?」

石勇無話可說了，只好到布列警官的辦公室去告假。

布列警官正在忙個不了，假如這是別人，他可能借故發洩他的脾氣；但是可能人結人緣，也可能石勇一向表現得好，所以他不但不發脾氣，還批准他暫離崗位。

尤其是當布列警官知道石勇的女友姜玲玲就在外面等他，他更毫不考慮地批准他！

玲玲既非富有，亦非什麼貴族，爲什麼布列警官會對她如此敬重?

原來「布列督察」之所以能一下子改爲「布列警官」，說起來姜玲玲也有功勞；那是由於「啞吧殺手」一案之破獲！

布列亦因此獲得升級。

石勇回到了玲玲的身邊，道：「我們可以走了！」

但是，玲玲這一次却不肯走！

她問石勇：「你不是說過，警方抓了一個嫌疑人物麼?」

「是的，我們懷疑他是大圈仔人馬，結果已獲得了證實。」

「什麼大圈仔?」

「由一班偷渡青年組成的新黑帮。」

「他會不會認識洪柏?」

「我問過他了，他們並不認識。」

「嗯——」姜玲玲想了想，又說：「我想，他是十分重要的綫索。」

「目前他已是大圈仔組織中的叛徒！假如不是我們及時搶救，他可能被同黨帶走，打死！」

「我想見你上司。」

「什麼事?」

「我想見陳超凡，自然必須得到他的批准。」

石勇正感猶疑，突然發覺一名軍裝警員以跑步的速度，直奔向布列的辦公室！

他撇下玲玲不顧，追上去問：「發生了什麼事?小李。」

那軍裝警員回頭只說了一句：「陳超凡自殺了！」

然後，他就衝進了布列的辦公室去！

石勇只對玲玲簡單講一句：「快到後面去！」

石勇以跑步的速度，轉眼消失在通道之上。

玲玲想跟上去，但中途立即被一名軍裝警員攔住！

警員不准她越雷池半步！尤其是這時候裏面出了事！

玲玲不是警方的人，當然不能亂闖！

她想等布列過來，然後跟他一齊到後面去看看。但是，很久也不見布列。

原來布列已由另一邊進入後面去。那一邊的通道更加不是常人所能闖入。

她不是那種蠻不講理的人，她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也明白自己的身份。

她既然無法入內，只有在外面等石勇他們出來。

她在想：爲什麼陳超凡要自殺?

突然間有一陣對話，吸引着玲玲。

「什麼事?」

「我想保釋一個人。」

「什麼人?」

「不久之前被你們抓了入來，我想，他犯的也不是什麼大罪，可否用現金保釋出去?」

上面這些談話聲，來自櫃枱那邊！

玲玲放眼望過去，一名年青人正與值日警長交談着。

警長一邊翻着册子，一邊問道：「你朋友什麼名字?」

「胡日成。」

「什麼事被抓?」

「聚賭。」

「二百元担保。」

「我帶來了！」

「塡張表格。」警長把一張表交給那年青人，「簽名，留下你的姓名地址，再交二百元。在此等着！」

「謝謝你，警長。」

這是警局裏常見的事情，本來不足爲奇！

但是，姜玲玲不知道是否敏感，還是那年青人的外型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覺得他很像洪柏那一類型。

洪柏頭髮不長，衣着也不入時，那土頭土腦的神氣，一看就知道是鄉間來的。

她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

那年青人很緊張。

他寫字時，手也有些兒震顫！

爲什麼他會這樣?

交了表格付了錢。

警長召來一名警員，叫他入去將被保釋的胡日成帶出來！

在外面等候的年青人，坐立不安！

姜玲玲非常注意他！

反而那值日的警長和警員，却忙於處理一些報案事務，沒有去理會他！

等到那警員出來了，他並未有帶人出來！

警員向值日警長附耳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值日警長的視綫朝着櫃圍外面望出去，與那交了二百元保釋金的年青人接觸！

年青人其實更早注意到他們的動態！所以警長還未站起來說話，他竟作賊心虛的，拔足飛奔，急急衝出警局門外去！

警長揚聲喝止！

但那年青人頭也不回，如箭離弦的，直衝了出去！

等到一名軍裝警員啣尾追出時，一輛早已在門外等候的汽車，絕塵而去；那年青人就在那輛汽車之上！

這一邊，石勇和布列等人由後面匆匆出來，查問剛才要保釋「胡日成」的人何在！值日警長只有據實直說！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這是一項有計劃的殺人滅口計劃。」石勇道：「胡日成就是大圈仔派來的兇手。」

布列警官也感到後悔莫及。

他說：「陳超凡是給我們害死的，我們對他不起，不應該將他關進臨時羈留所去！」

各人重新回到警局的臨時羈留所內！

大批警員荷槍實彈在現場戒備！

陳超凡也就是那個叫「小陳」的豪賭客，他已倒斃在裏面。

他渾身瘀黑，好像中毒一樣。

但經布列等人初步檢驗，即使醫官還未到場，他們也可以憑經驗找出了小陳的眞正死因並非服毒自殺！

每一個被囚進這裏來的人，都經過小心檢查，連鞋帶，領帶和褲帶等物，也被解下，由警方暫時保管。所以一個疑犯想自殺，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布列初步判定小陳死於毒針。

羈留所有如一個大獸籠，一格一格的分開。每格囚禁不同性格的疑犯。

小陳被囚於中間第二格。

準備保釋出外的「賭徒」胡日成，剛好在第四格之內。

由於布列和石勇他們已懷疑小陳被殺，所以首先注意左右兩隣被囚的人。

剛好這時候就有一名警員，奉了值日警長之命，正準備將胡日成帶走。

石勇靈機一觸，就敎那警員出去耳語值日警長，設法拖住那保釋胡日成出去的年青人。

豈料對方不但作賊心虛，而且反應十分敏捷，轉眼巳失所踪！

石勇和布列等人只是懷疑，無法可以肯定，所以這一次，又是來遲了半步。

等到重回羈留所時，石勇才記了起玲玲。

是的，奇怪！怎麼剛才不見了玲玲?她不是在外面等石勇麼?

眼前石勇有更重要的事辦，雖然上司已批准他告假。

石勇是個十分有責任心的人，何況這件事實在吸引住他呢！

所以，他惟有暫時不理玲玲。

羈留所內，胡日成氣定神閒，若無其事地等待着。

他雖然不是個老香港，也知道「聚賭」只不過罸欵。

其實香港政府訂下來的「賭博條例」，有太多令人啼笑皆非之處，即使老香港，也未必弄得明白。

例如當街聚賭，會被拘控！

那麼，蔴雀館內又如何?

在蔴雀館之內，不但可以賭現錢，還賭得很大。

然而，除了蔴雀館之內，即使在酒家亦不准賭現錢。

有過一個時期，酒家業大事反擊政府，警方現在才「隻眼開隻眼閉」。

就憑這點，想明白政府的觀點，相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到底想禁賭呢、還是提倡賭博?

如果他們爲了市民好，實行禁賭的話，蔴雀館與馬會投注站，就不會開到滿街滿巷！

所以住在香港的人，往往亦無所適從，除非你是老香港，也會走「法律罅」，否則，隨時有被控可能。

布列警官示意警員將第四號倉的鐵門門啓！

第四號倉就是囚禁着胡日成的！

胡日成似乎感覺得到有麻煩。但他仍力持鎭定！

石勇也進了去。

布列警官的廣東話並不十分純正，但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已屬難得了。

不論警員也好，警官也好，先決條件之一就是要會講粵語。因爲香港絕大部份人都是廣東人之故。

布列問胡日成：「當街賭錢嗎?」

「是的。」胡日成淡淡地說。

石勇在旁戒備，以防不測。

假如小陳是他殺的，他手上一定有毒針。石勇小心監視着他！

布列道：「你起來站着！我要來檢查你！」

「我只是聚賭，罸錢了事！」胡日成沒有站起來。

「我懷疑你帶有毒品。」布列警官的目的，無非轉移對方的注意力。

但是，冷眼旁觀的石勇看得最清楚，胡日成已經有了準備！

當他站起來時，想伸手往地上抓一些東西！

石勇可以想像得到，那是一支毒針。

果然，銀光一閃，石勇急忙衝前！

胡日成企圖以毒針刺向布列的小腿與膝部之間！

但被石勇衝前一脚，踢得他直往後翻倒過去！

石勇有武功根基，那一脚力度十足，布列警官亦如夢初覺地，抹了一把汗。

他想不到對方會作垂死掙扎，只以爲他想扔掉證據而已！

剛才若非石勇及時採取行動，他如果被毒針所刺，相信也會像小陳一樣死去！

石勇一脚奏效，並未就此罷手！

他知道對方絕非一般鷄鳴狗盜之輩，稍不小心，就會吃虧！

他發覺胡日成企圖以毒針指向自己的另一隻手臂！

石勇急忙一脚踏住了他的手腕！

胡日成那隻手，果然握住了一支長達二吋的鋼針。

胡日成想將右手的鋼針交到他左手去，但石勇已彎腰及時握住了他的左手，令他無法可以動彈。

胡日成洩氣地說：「你眞有種！」

石勇道：「放開手中的毒針，慢慢站起來！否則苦頭有得你吃！」

外面有數名軍裝警員和便衣探員趕入來增援。

布列警官也帮着石勇，把胡日成制服了！

那毒鋼針墮在在上，鏗鏘有聲！

一名探員將胡日成雙手反扣在後面。

石勇問道：「你是大圈仔人馬?」

「什麼大圈仔?」胡日成冷冷地瞪了

石勇一脹，「那只不過是黑道中人給我們冠上的，我們根本不知什麼叫大圈仔。」

「你難得這麼坦白。」石勇道：「誰派你來行刺小陳？」

「他是叛徒！」胡日成說：「我們對叛徒永不留情！」

「你現在犯了謀殺罪！」

「是又怎樣？」

「除非你講眞話，協助我們抓到你的同黨，否則，你會被判死刑！」

「是嗎？」胡日成笑了笑！

那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令到在場的人都爲之氣結！

石勇突然感到不妙！

他問：「你怎麼樣了？」

胡日成不作聲！

他面色十分蒼白，笑容亦告消失！

「快叫醫生！」石勇想起了，剛才他往後翻滾時，可能被毒針刺了一下。

布列叫人立刻將胡日成急救，一邊召來十字車，將他送往醫院！

× × ×

布列和石勇二人沿途想問一些口供，但胡日成已在送院途中斃命！

那是一支帶有劇毒的鋼針。

從胡日成和陳超凡二人的死狀完全一樣，就可以看出，他們同是被毒針所殺。

胡日成雖然有點死於意外，但從他的語氣如此堅定忖測，假如不是石勇及時踏着他那隻手持鋼針的手，他一定再刺自己一下！

他顯然不想說得太多，以免出賣了自己的組織。

× × ×

石勇回到警局時，又再次記起他的女朋友——姜玲玲。

根據警局裏的人說，玲玲似乎在極度混亂中闖出了警局去！

當時正是前來保釋胡日成的人，突然衝出警局門外的刹那間。

石勇幾乎可以肯定：玲玲一定是看準了時機，跟踪那可疑人物去了！

從胡日成肯犧牲自己這一點看來！這組織眞不簡單。

石勇担心玲玲的安全，可惜又不知她去了何處！

× × ×

石勇倒沒有猜錯，玲玲的確眼明手快。由於她早已懷疑那年青人，所以他一擧一動，幾乎也瞞不過玲玲。

當他乘坐門外等候中的一輛汽車逃走時，玲玲的確及時追了出去！

但直至那黑色房車走了，玲玲才截得一輛街車。

街車司機看見她由警局出來，還以爲她是女警。

街車司機最怕警方「放蛇」，意思就是設下陷阱，看他們是否「拒載」。

所以，玲玲叫司機追踪前面一輛黑色房車時，他也不敢不從！

豈料那房車直駛郊區！

玲玲當然不會放過他們。

街車司機最不願意開往郊區，因爲回程時沒有人客。

但他越來越相信對方是一名女警，試問又豈敢不從！

轉入一條分岔小徑，那黑色房車就停在一列矮林後面。

玲玲怕被人家發現，命司機在路邊停車。

她付了車資，對司機說：「我付你多一些錢，求你爲我撥個電話到警局去！」

司機以爲她是女警，道：「小姐有話儘管吩咐，不必多付了。」

但玲玲知道香港人一切看錢份上，還是付了相等於三倍的車資。

她對司機表示：剛才她跟踪的，是一些可疑人物！

他致電警方時，可以找布列警官或石勇探員，告訴他們這個地點，因爲她此番過去追查，說不定會有危險！

司機滿口答應了。

當街車開走之後，玲玲就悄悄沿住路邊的矮林過去！

她視綫所及，那邊是一些鄉間小屋。看來已十分破舊了。

像這樣偏僻的地方，正好被不法之徒擅加利用。玲玲心裏就是這麼想。

那黑色房車之內，已經沒有人。相信所有人都進了屋內去了。

門外沒有人放哨！

也許歹徒們根本想不到會有人跟踪他們到這兒來。

玲玲走了過去。

她幾乎不敢相信，像眼前這麼陳舊的屋宇，竟然會有人居住。

一連三間，全是單層建築的，十分陳舊的鄉村小屋。

左右二間巳見屋頂塌下，只有中間一間勉強可以支持。

窗與門之間，蛛網塵封！

假如有人偶然路過此地，相信一定以爲這是被人廢置的祖屋。

玲玲正躲在矮林後面小心估計眼前的形勢之際，門「呀」然開啓！

裏面有人出來！

是剛才在警局中見過的年青人，證明她並未找錯了跟踪的對象！

那年青人，面帶笑容！

他的視綫竟然望向了玲玲這一邊！

玲玲如夢初覺地大吃一驚！

她回頭一看，後面有個高大的男子。從衣飾看，他正是剛才開車接走那年青人的人。

他雙手叉腰，瞪住玲玲冷冷地笑道：「你眞有種！一個女人居然有此胆量！」

玲玲問：「你們是什麼人？」

「你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又怎會跟踪我們到這兒來？」

「也許我弄錯了！」

「你現在才知道弄錯了，是否太遲了一些？」

前面的年青人已走了過來！

玲玲看得出他們不懷好意！

背後的大漢突然向她飛撲過來！

玲玲急忙閃避！

前面的年青人攔住玲玲，想不到反而被玲玲一拳朝下頷打去！

大漢很機靈，再交手，巳知道玲玲並非弱者，急忙抓過一根木棒，朝玲玲揮擊過去。

玲玲借助汽車作擋箭牌，往後翻滾！

她的身體還未完全離開汽車前面的頂蓋，巳聽到了「轟隆」一聲！

木棒狠狠地擊在車蓋之上，凹陷了一大塊！

玲玲身手敏捷！

這邊剛一落地，那邊巳迅速躍登了車頂！

大漢這時正由車子前面繞過來！

那青年人却在袖手旁邊，等待機會！

玲玲知道，時間對自己絕對有利，因爲她巳吩咐司機向警方報告。

大漢揮動手中木棒向玲玲進襲，一陣狂風似的，疾掃向車頂之上！

這時候，假如玲玲跳避不及的話，她一定雙足折斷！

但是，玲玲跳躍之間，連消帶打，飛腿直踢向大漢的頭部！

大漢立即昏了一陣，往後跌倒下去！

玲玲順勢落地，年青人手中一亮，刀影巳在幌動！

玲玲節節後退！

突然她無緣無故地作了一個翻滾，連正在以利刀威脅她的年青人也感愕然！

當她由地上爬起來時，手中巳多了一支木棒——那是大漢倒地時掉下的木棒。

玲玲有了木棒在手，如虎添翼，連手持利刀的青年，也不敢太迫近她！

玲玲採取了主動，將那年青人迫得節節後退！

年青人連番後退之中，突然被亂石絆倒，玲玲正待乘勢衝前！

突然背後有人叱喝一聲：「不要動！擧高雙手！」

玲玲回頭一看！

又是那大漢！

曾一度昏倒地上的大漢，看來並無兩樣，就是手上多了一支手槍！

玲玲不是第一次見到手槍，她分得出這是一支眞槍。

她不敢動。

棄棒擧手，因爲她還不想死。

大漢道：「玩完了。還是乖乖的上車吧。」

手槍槍管一擺，大漢態度冷酷，玲玲不敢不從。

玲玲吶吶地說：「上車？這兒不是你們的巢穴麼？」

「巢穴？」年青人這時也過來了，他格格在笑：「你上當了！我們只是明知你僱用街車跟踪我們，所以才引你到這兒來，我們的巢穴又怎麼會在這裏？」

玲玲知道自己太過大意，情急之下，果然是上了當。

她惟有乖乖的上車去。

大漢將手槍交到青年手中，叫他小心監視住玲玲。

然後，大漢親自開車，疾馳而去，直駛返市區之內。

× × ×

布列警官和石勇二人巳接獲了街車司機的報告，帶了大隊人馬趕往郊區那些小屋去，展開了大包圍。

但是，那只是一些被人廢棄的村屋，裏面根本沒有人居住。

布列警官以爲街車司機說謊，十分憤怒，但司機發誓見過姜玲玲。

石勇反而信他，因爲他沒有理由無端自找麻煩。

他對布列道：「毫無疑問，我女朋友今次又上了人家的當。」

布列再向司機查問那黑色房車的編號，目的是要通知巡邏車協助追查。

但是，司機說：「當時我們之間距離太遠，看不清楚。」

最後，司機也只可以說出了車型和欵式，車牌編號就不知道。

× × ×

小明帶了大眼和孖指二人，去找一個叫「大牛」的青年。

大牛是黑道中人，經常在新區球場出現，手上有一班人，都不大正經。

大牛也受過玲玲的教訓，知道玲玲的厲害，更知道她是探員石勇的女友。

因此，大牛也知道小明是玲玲的弟弟，一向都不敢欺侮他！

這時候，大牛見了小明也覺得奇怪：「你找我幹什麼？」

小明一本正經地說：「求你帮我一件事。」

「什麼事？」大牛問。

「大圈仔這名堂，聽過了沒有？」

「由別處偸渡過來的新黑帮。」

「跟他們認識嗎？」小明又問。

「不，他們從不與我們打交道。」

小明道：「他們通常在何處出現？」

「沒有固定。」

「牛哥，替我想想辦法，我急於要找他們。」小明哀求道。

「你又在鬧事麼？」大牛說：「我帶你找他們事小，你姊姊會來找我算賬才事大！」

「放心！我姊姊吩咐下來的。」

「胡說八道，你姊姊從不喜歡你多事。」大牛瞪了他一眼。

小明十分乖巧，示意一直站在背後的孖指和大眼過來：「快替我證明一下，是不是我姊姊叫我求牛哥帮帮忙的？」

「大眼」和「孖指」這二名少年人，都有他們的特徵，他們的綽號就是了。

他們同是小明的好朋友，大牛也知道他們常常玩在一起。

大眼和孖指異口同聲地說：「是的，玲玲姊姊叫小明求你帮忙。」

「說叫我帮忙，未免太過客氣了。」大牛一向震懾於姜玲玲的雌威。

他又問：「玲玲小姐現在何處？」

小明立即道：「她在警局裏，與石大哥在一起，正因爲沒有空，才叫我來找你。但又怕你不信，所以才叫孖指他們一齊來，向你證明一下，證明我絕非說謊。」

「好吧，難得玲玲小姐有求於我！」大牛信以爲眞，「大圈仔的人分兩帮，不知你要找那一帮人呢。」

小明抓抓後腦，想想才道：「是那兩帮？」

「就是河南派與河北帮。」大牛又說：「通常在桌球室較多河北帮，在大檔裏較易找到河南派。」

小明道：「我年紀太小，不宜進大檔那些賭場去。」

「那麼，我帶你到桌球室去！」大牛又說：「我先此聲明，我只負責點相，一

切後果，恕不負責。」

「好極了！」小明有點喜出望外。

大牛帶住小明到灣仔區去。

大眼和孖指二人，與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都返回新區去。

× × ×

大牛和小明來到了灣仔紅燈區。

這一帶有許多桌球室，酒吧與按摩院更加多得很。

大牛和小明乘坐大牛那一輛電單車來的。

大牛的車子剛在對面停下來，那邊剛好又有一輛私家車停在一間桌球室門前。

大牛示意小明道：「看見嗎？那車子上的人就是河北帮的人馬，但我得先警告你，這班人十分兇悍，你得小心！」

「放心好了，我不會有事的。」小明落了車，將那頂鋼盔交回給大牛。

在香港，駕駛電單車和搭車尾的人，都同樣規定要戴鋼盔。

所以，剛才小明上車之前，大牛必須借出一頂給他。

小明下了車之後，隔着馬路，可也見到那私家車內有四五名青年人，他們正分從左右兩扇車門落車去。

那班年青人果然走上一間桌球室去打桌球。

表面看來，他們都十分正派，要不是經大牛從中點相，很難相信他們是一股悍匪。

小明不敢立即走上去，先要看淸楚形勢。

他要等孖指他們前來會合。

孖指和大眼只知道小明在這一區——紅燈區之內，並未知道是那一間桌球室。

所以小明必須留在街上，以免孖指他們找不到自己，因而失去了連絡。

小明叫孖指他們回到新區去，就是要召集大羣「少年兵」來，準備生擒活捉幾個黑帮青年回去，詳加詢問。

這班「少年兵」之中，有不少是警訊少年，平時喜歡與小明玩在一起，由於小明的「中國功夫」出色，大家都崇拜他，尊他為首領。

所以，只要小明一聲號召，他們一定會大舉出動的。

現在小明就是要等他們來。

小明估計一下時間，由新區到這兒紅燈區來，還有好一段路。

他不想在街上呆等，於是便走到對面去。

他發覺有些像他差不多高大的青少年到樓上桌球室去。他覺得自己上去大概也不致太過引人注意。

上到二樓桌球室，全是十多二十歲的，頂多也只不過二十餘歲的男子。

唯一的女子是那些記分員。

小明剛才見過的人，並未參加球局，反而在那邊喝啤酒，跟另一些人正在竊竊私議。

小明想知道他們說些什麼，過去伴作要了一杯啤酒。

豈料他們十分機靈，立即不再談下去了。

小明無可奈何，惟有離遠監視他們。

不久，那班人紛紛離去了。

小明十分焦急，他担心着孖指等人還未到。

落到街上，好大陣仗，原來又多了二輛大型房車。

先後約有十五六人，分乘三輛大房車，迅速離開了紅燈區。

× × ×

這是一間地下賭場，香港人習慣了稱之為「大檔」。

裏面人頭湧湧，十分熱鬧。

但這一切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實則內張外弛，主持人都提心吊胆。

第一，自從有了廉政公署之後，警方大革新，沒有人敢「保護」這等「大檔」之存在，隨時會被警方掃蕩。

第二，最近以來，有些新黑帮像吃了豹子胆，四出刧掠此等「大檔」。

每次被刧，損失的數目可眞不小。

除了「大檔」方面的錢之外，賭客損失也不在少。

此等全是「大檔」的熟客，為了避免他們生疑，下次不敢來光顧，主持人盡可能照數賠償各人的損失。

如此一來，大檔往往變了雙重損失！

玄機妙算

智機子

袁簡齋奇謀折獄

清嘉慶年間，袁簡齋任上元（今江蘇江寧）縣令，曠達豪逸，處理訟事，每每能以數語平解，令人讚嘆！

某日，民間有一男子，娶妻五月就生了一個小孩，鄉里的人，都對他百般訕笑揶揄，這男子忍受不了，就以其妻先孕後嫁為理由，向縣署控告他的岳父岳母，袁簡齋接狀後，諭知在另一天審訊，飭令有關的人到時到庭應訊。

到了這一天，法庭兩旁聽的人，這男子和其妻與岳父母等已到庭，袁簡齋穿着官禮服，升堂先點原被告姓名沒有錯誤後，就離座到這男子前，拱手相賀，這男子慚愧萬分，俯地答禮，袁對他說：「你是鄉下人，得了福還不知道喲！」隨後又問其岳父說：「你識字麼？」那老者答：「不識！」袁接着笑道：「今天的這場官司，正是由於兩家都沒有讀過書，古來所謂白鹿纔投胎，鬼是穿脅而出的，神仙在荒野處誕生，這是傳說且不必講，但實有的事，像梁嬴夫人懷孕逾期，孝穆皇后有胎早生，這是正史上有記載的，通常過期生者，所感受氣質較厚，所以主壽，早期出生者，所感受的氣質較淸，所以主貴。主壽的人，像堯像舜，這是你們大家都知道的，要是說主貴的人，大家不必到遠處去找，就像我來說，是我母親懷胎五個月出生的，雖說到現在還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我在京裏是服務於翰林院，在這裏又作父母官，也勉强稱得强差人意，你如果不信，可叫你的妻子到廳後去問一問我的母親就知道。」那男子直點頭稱是，命其妻抱子入內，叩見太夫人，沒有一會工夫，那人的妻子從後堂出來，懷抱中的小孩，已經繫着金鈴，加上了鑲紅色的披風向袁簡齋叩謝說：「蒙太夫人見愛，特地要我這孩子作為他的乾孫兒，並且還給了這些賞賜。」袁簡齋此時便很愼重的對這男子說：「這個小孩就等於我的小孩了，希望你好好的撫養他，不要叫他將來的成就落在我之下才好。」隨即又對那些旁聽的人大聲說：「你們當中，必然有明理的人，希望你們知道我的心意，不要以為我前面所講的那些是好玩的！」

這時大家齊聲附和說這事的確是如此的，於是原告被告，立刻言歸於好，此案於是輕鬆的和解了。

善言感化

明成祖時，有人打小報告說周王打算造反，成祖召集羣臣來商議對策，準備先發制人派軍隊去討平他。

右都御史名叫王璋的，發言說：「周王的叛變迹象並沒有很顯明，拿什麼名義去討伐呢？況且周王封地那麼遠，說他將叛亂也不過是傳聞罷了，不能夠一味採信，趁着他還沒有動亂之先，我願意前去以利害開導他，那動亂必可消解於無形。」

成祖說：「你去的話，打算帶領多少兵馬？」

王璋答道：「既然不是去征伐，何必帶兵馬呢？祇需要三四個隨從就夠了，不過我的身份一定要表明，才能夠獲得信任而後能令他歸順，所以，我請求皇上頒下巡撫當天的敕書，如此，方才可以鎭服周王。」

成祖立刻吩咐大學士寫個敕書頒授給王璋，王璋拿到敕書，一夜不停地趕路，第二天早上，便到了王府，周王心中害怕，想躲避也躲不及，只好請了王璋進去，問明了來意。

王璋開門見山地說：「有人密告王爺將謀反，我深知王爺的為人仁厚，未必有這野心，所以朝廷雖已下令部將率領九萬大軍，將要開出都門，可是我挺身站在朝廷中，强調您王爺謀反的事迹並未彰顯，不能沒有正當的名義便來討伐，我表示願意騎匹馬前來探詢一番，如今，我奉着皇上的敕書來調查。」

周王掉淚跪下不知該說些什麼。

王璋安慰道：「光哭也沒用，應當想個對策才是辦法。」

周王說：「我現在已經驚慌而不知所措，請您指示一個對策吧？」

王璋到看周王對朝廷還十分敬畏，終於說道：「王爺起來吧，趕緊進獻三位護衛，我帶他們回朝廷，很可能藉着他們的口供，可以保證您王爺沒事。」

周王拜謝起身、王璋便帶着三個護衛回到朝廷報告任務達成，說明周王實在沒有造反的意思，都是那些護衛軍貪圖富貴而鼓動要造反的。

於是皇上下令周王，限定在三天之內將護衛軍解散，事情就這樣了結了。

斬將懾敵

高仁厚待人很寬厚，而對軍紀要求很嚴，有一回，他領兵攻打楊師立的時候，駐紮的營地被楊師立的黨羽鄭君雄所偷襲，由於在夜半遭到强悍的敵人襲擊，高仁厚手下的副使楊茂言，馬上在緊急情況下棄營而走，副使一走，部下也都跟着逃跑了，因而讓敵人得以攻到大本營，這時高仁厚緊急下令把營門打開，還點燃好多好多的火炬，親自率領着將士埋伏在主要道路旁，敵人看見營門開着，裏面還炬火通明，便以為有埋伏而不敢進入，沿着設有伏兵的道路退兵，等隊伍退得差不多了，高仁厚發動埋伏的將士出來追擊，打贏了這一仗，回到營區，暗中召集副將來，告訴他們說：「你們趕快率領幾十個人，分道去追回棄營逃亡的兵士，碰上他們便假裝說：「幸虧高僕射沒到副使的營地，根本不知你們逃跑的事，最好趕快回營去，趁着夜色開溜沒有人曉得，現在回營，明天早上照常可以參加早點呀！」副將於是率着十名伶俐的士卒，分道趕上逃兵，照着高仁厚吩咐的話說，逃兵果然深信不疑，回到營區，祇有楊茂言最先開溜，跑得最遠，一直到張把的地方才追回，隔天早點時，高仁厚對楊茂言說：「昨夜聽說你跑得比誰都快，跑到了張把，有這回事嗎？」楊茂言泰然自若地回答：「我聽說敵人進攻到大本營時，您因事到了張把，所以，我快馬加鞭趕去那兒，到了之後才曉得傳聞有誤，於是又回到營區來。」高仁厚拐個彎說道：「我身為僕射，你身為副使，同樣是奉着皇上的使命，領兵討伐敵人，我假定逃走，你便應當把我追回，交軍法處理，假定你先逃跑，又不坦白承認，還編了謊話來欺騙消罪，這樣依照軍法判決，應得何罪呢？」楊茂言吞吞吐吐地說出一句：「當判死罪。」高仁厚隨即命令左右將楊茂言推下斬頭，接着又把昨夜擒獲的俘虜叫來，解去繩索讓他們回去，這些被釋放的匪徒便將所見的事告訴鄭君雄，鄭君雄說：「高仁厚他治軍這麼嚴厲，不惜把臨陣脫逃的副使斬首示衆，這種部隊還是別去侵犯為妙。」於是退兵而去，不敢再來襲營。

主持人有見及此，於是廣招打手，實行武力自衛。

因此，眼前這賭場之內，儘管人頭湧湧，却未必都全是賭客。

他們有不少是賭場僱用的打手。

突然之間，有個年青人要找主持人。

這年青人立即引起衆打手的注意。

「你是誰找他？」有人問年青人。

年青人笑笑：「沙胆明。」

衆打手頓時都不約而同地，大吃了一驚。

「沙胆明」是誰？

打手們同是黑道中人，但他們從未見過「沙胆明」。

他們只知道「沙胆明」是「大圈仔」的新首領。

如所周知，「大圈仔」是一班以偷渡青年爲骨幹的新黑社會組織。

熟識內情的人都知道此中有「溫和派」和「强硬派」，又有所謂「河南派」和「河北帮」之分。

這班人一向各自爲政，幾個人成爲一帮，數十人亦可自成一派。

「溫和派」大致是以智力取勝。

「强硬派」是主張用武的。

「河南派」大都來自珠江以南，此中大多是「溫和派」。

「河北帮」則是來自珠江以北，此中都是「强硬派」。

但是，一切只是外間傳說而已。

他們從不將自己訂爲什麼「派」，或者什麼「帮」。

直至最近，據傳「大圈仔」各帮各派之間，起了極大的變化。

那是由於一個叫「沙胆明」的頭目，有鑑於他們這班偷渡客有如一盆散沙，很易受到外力的欺負。

因此，這個沙胆明便主動地，出面邀請了各帮各派的首領出席了一次會議。

該次會議對他們這班人十分重要。

他們要團結起來，組織了一個有紀律的黑社會帮會。

以前外界喜歡稱這班人爲「大圈仔」，其實他們並無什麼名堂。

既然人家喜歡這樣稱呼他們，他們索性就稱這組織爲「大圈仔」。

據說，經沙胆明提議後，各首領認爲他是個人才，於是推擧他爲首領。

沙胆明據說是屬於「河南派」，但他任職首領之後，逐漸將二派的優點揉和起來，一齊加以採用。

因此，目前的「大圈仔」並無派別之分。

「沙胆明」究竟是何方神聖？

由於此分明是綽號，所以沒有人知其底細，唯一知道的，就是此人極有頭腦，由他策劃的「行動」，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說：自從他們統一領導之後，從未失過手。

他們有「情報組」與「行動組」之分，直如香港警方的組織差不多。

但是，他們却嘲諷警方說：他們的效率好過警方。

「情報組」是專責搜集情報的，負責策劃和「估計敵情」！

「行動組」負責每次的實際行動。例如要配備多少人，多少軍火，以及軍火的供應等等。

以上是目前已爲黑道中人知道的。

至於他們幕後，還有許多未爲人所知的小組。

例如「福利組」，專門負責安撫失手被擒者的家屬，在香港的，付以「安家費」，在鄉下的，滙錢寄郵包回去。

此外又有「康樂組」，「分配組」……等等，組織型式之新奇與嚴密，簡直就創下了黑社會組織一個新時代。

現在「沙胆明」竟然親自在此出現，到底爲了什麼？

賭場中各打手又聽到沙胆明道：「這裏誰是總管？」

一名中年人道：「我就是，閣下有什麼貫幹？」

「我的名字你可曾聽過？」沙胆明笑了笑道。

「早聞大名。」

「好極了，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晚小弟來此只爲求財，希望大家和氣生財。」

刦賭場，這班人見得多了，來得這麼坦白的，大胆的，實屬罕見。

中年人笑了笑：「就憑閣下拿『沙胆明』三個字出來，要我們雙手奉上麼？」

「你以爲只有我一個人來麼？哈哈哈……」沙胆明一陣狂笑，「告訴你，這裏最少有二十多人，是我帶來的，但我不說，你根本分不出誰是賭客，誰是我帶來的人。」

「你很聽明，」中年人說：「我也聽過一個小童拿一個紙杯載了一杯淸水，跑到銀行去對他們說：『這是鏹水！』結果銀行一樣付了錢，可惜這裏不是銀行。」

中年人面色一沉，隨即把手一揮。

後面二名打手立刻湧上。

但是，沙胆明一步也沒有移動過，只是稍爲彎腰。

「砰砰」一連响了兩槍。

他並未回過頭來，那二名打手巳先後倒了下去。

在地下賭場之內，立即呈現了一片混亂。

沙胆明似乎並無說謊。

賭客之中，有不少是他帶來的人，這些人正紛紛動手搶刦賭桌上的錢。

賭場中請回來的打手們，也不甘示弱，紛紛加以反抗。

於是亂上加亂。

賭客紛紛逃走。

兩帮人却大打出手。

沙胆明帶來的人有刀，也有槍！尤其是沙胆明本人，更加槍法如神，稱得上彈無虛發。

二名打手剛死於沙胆明槍下，那中年人也隨即倒斃。

正當秩序爲之大亂之際，驀地响起了一陣手提機槍聲。

天花板上多了無數的洞孔，大部份燈飾爲之粉碎。

那是警方發出的警告式槍聲，因爲第一批衝了入來的警員，無法令這裏的人聽到他們的警告。

沙胆明的人知道自己的實力，他們並無手提機槍，何來這種槍聲。

當他們回頭一看，大批軍裝警員正荷槍實彈衝了入來，喝令各人擧手投降。

沙胆明知道大勢巳去，下令各人不要作無謂犧牲。

× × ×

警方似乎又來遲了一步，假如他們來早一步，可能死少幾個人。

現場上死傷最少二三十人。

報警的是小明他們。

小明帶了大批警訊少年跟踪而來，企圖憑他們的力量對付這班人，但一看他們配有刀槍，就不敢妄動。

他們想起了參加「警訊少年」時受過的訓條，要在安全原則下才可以採取行動，因此他們立即致電「九九九」報警。

小明他們是由紅燈區一直跟踪到這兒來的。

這班新區青少年雖然爲警方立了一功，但却教警方人員抹了一額大汗。

萬一這班兇悍的刦匪早巳發覺他們被跟踪，後果如何？

另一方面，石勇在辦公事之際，却無意中發現了小明。

石勇責備小明，他害苦了他姊姊。因爲玲玲至今下落不明。

小明高興還來不及，又大大地吃了一驚。

幸好有大批匪徒落網，布列警官和石勇等人，要他們供出巢穴所在。

但是，身爲首領的沙胆明竟然揚聲道：「我們的組織永遠不會被消滅，你要的人，我可以考慮把她釋放。」

布列警官也知道「大圈仔」這個新式的黑社會組織發展迅速，但想不到他們如此厲害。

沙胆明有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

他坦然對布列警官道：「我的手下不能沒有我，即使我在獄中，我也要生存，否則，你們只會更忙。」

「你口氣太大，」布列生氣地說：「別忘記你巳落網！」

「更苦的獄牢生涯我也試過，英國佬不贊成死刑，福利組會爲我上訴英廷，我不會怕你。」沙胆明又說：「他們在我領導下，本來對你們有益。」

「有益？」布列忍不住笑了，「你簡直在發開口夢！」

「我有道理的，他們在我領導下，只刦大檔，大銀行和大商行，損失的是不義之財，以及保險公司而巳，這比起一般盲目刦掠，我對你們只有益無害。」

在場的人聽了沙胆明這一番似是而非的說話，也忍不住笑了。

石勇最担心的，還是玲玲的安全。

沙胆明道：「她很有胆色，也好身手，但要她安然回來，我有條件。」

布列道：「什麼條件？」

「不要我入獄，她會回來。」沙胆明說。

「你簡直妙想天開！」布列斥道。

一干人等被帶回警局去。

滿佈血漬的現場，還是一片混亂。

× × ×

姜玲玲被因在一間小房間之內。

她可以感覺得到，今晚有事發生，因爲屋內只有她和一個少年人、

她被人用手槍押回這裏之後，見過了她帮助過的洪柏。

洪柏對她只能表示抱歉。

她也知道他身不由主，今晚這班人大擧出動，分明是去打刦，但他們却口口聲聲說是去「開工」。

玲玲知道機會難再。

外面那少年人正在看電視機播映的「世界杯足球大賽」。

玲玲就借助這吵鬧聲浪，撬開了小房間內被木板釘封的窗門。

她氣力比一般女子大得多，胆色亦過人，但她沒有把握一定可以逃出去。

直至木板被撬開了，她才發覺這兒只是二樓而巳。

二樓的高度，玲玲連攀水渠也用不着，打個筋斗就可以落到街上。

尤其是這是晚上，這條街上沒有車經過，也沒有人。

× × ×

石勇爲了玲玲，不斷要求布列向沙胆明讓步。否則玲玲會有危險。

玲玲有功於布列警官。

布列終於把沙胆明帶到了他的辦公室來，待以上賓之禮。

可是，正當他們討價還價之時，姜玲玲却出現在各人面前。

石勇驚喜交集。

小明也喜極而泣。

布列警官高興得要吻她。

只有沙胆明由興奮的高峯，直墮入痛苦的深淵。

他又被押入獄中去。

他到底是誰？

沙胆明並非別人，正是范森明。

目前他仍在獄中服役。

但大圈仔的活動從未停止。

爲什麼？

因爲偷渡客不斷湧入，做案的人都喜以「大圈仔」自命。

（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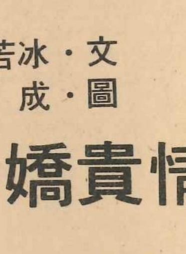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

「鬼影帮」

馬雲 著

華人黑社會組織橫行美加，國際特警奉命出動。阿生遇上了「鬼影帮」，其中緊張過程，下期的國際特警故事之「鬼影帮」自有交代。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天龍探清穆昌遠的罪惡形跡，來到雄風牧場找他算賬，穆昌遠廿四名殺手也不足於保他的命，正想趁機逃走，但駱天龍劍尖抵在他咽喉上，逼他道出穆心怡身世來，穆昌遠不願道出，駱天龍想以「逆血倒流，萬蟻鑽心」威脅他，正想出手，心怡出現了，穆昌遠才道出有關她身世來歷的東西均在一小匣內，心怡想為她義父求情，怎奈穆昌遠是個背叛師門，又私通東瀛賣國求榮之徒，在這他一可恕的罪行下心怡能說什麼？駱天龍抬手一點，穆昌遠便死去了。

富貴儂不戀　隨君奔前程

「賈大哥，您知道戚大叔現在什麼地方嗎？」

「他老人家已經故世了。」

心怡姑娘神色不禁一變！

駱天龍連忙安慰地接着說道：「姑娘放心，戚大叔雖然已故世，我相信戚姑娘一定知道，只要見到戚姑娘就明白了！」

心怡姑娘微一沉吟，問道：「您知道戚姑娘她現在何處嗎？」

「京裏。」駱天龍道：「天亮以後姑娘便跟我同去京裏找她好了。」

語聲一頓，轉向白寒山說道：「這兒所有的其他屬下，大都被點了睡穴，最遲辰正時刻全會自動醒來，他們醒來以後，你不妨對他們實情實說，至於穆昌遠的屍首，你可用棺木將之盛殮，擇地掩埋。」

白寒山躬身說道：「老朽遵命。」

駱天龍隨又轉朝丐帮帮主衞義含笑說道：「帮主，院子裏那二十四名殺手一身功力均頗不弱，殺之可惜，而且他們並無過惡，也無該殺之罪，如若放之江湖，則可能會成為江湖禍害，所以我想麻煩帮主帮帮忙，不知帮主能答應不？」

衞義肅容說道：「少主，您這是見外麼，你想如何？儘管吩咐就是，何言帮忙二字。」

駱天龍雙手一拱，道：「如此，我先謝謝帮主。」

衞義豪聲一笑道：「少主，你別客氣多禮了，請說吧。」

駱天龍笑了笑，說道：「我請帮主將他們二十四個帶回帮去，找一處妥當的地方予以安置……」

他話未說完，衞義已接口說道：「沒有問題，這麼一點兒小事，衞義……」

駱天龍抬手一擺，含笑說道：「帮主，我還有後話沒說完呢！」

衞義笑道：「您請說。」

駱天龍道：「除予以安置外，我還要請帮主費心盡力對他二十四個施予改變心性氣質的調教！」

改變心性氣質，這可是十分困難又異常艱巨的任務。

衞義兩道濃眉不由微微一皺。

他濃眉剛自微微一皺，駱天龍那裏却已星目一凝，道：「帮主可是怕難？」

這話聽來是十分平淡，但是却含有激意。

衞義雖是丐帮帮主，領袖丐帮弟子數萬之衆，却是個粗綫條的剛直豪雄。

駱天龍話聲一落，他雙眉立時一轉，道：「少主，在衞義生平的字彙中，還從不知道一個難字！」

駱天龍含笑說道：「那你皺眉又是為何？」

衞義道：「衞義不明白少主此舉的用意，為何要如此費事？」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一是我對他們另有用處，二是我想替貴帮添上二十四名弟子，帮主認為如何？」

衞義沉思地道：「少主認為這有可能嗎？」

駱天龍倏然正容道：「改變一個人的心性氣質，這雖然是件十分困難艱巨的事情，但是帮主應該明白，人之心性氣質的善惡，身受環境影响極為重要，換句話說，也就是遇善則善，遇惡則惡，只要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義，待之以誠，以仁，以德，時日一久，我相信絕非不無可能！」

語聲一頓又起，道：「其中若是真有那頑冥不化劣根性深重者，帮主不妨將之隔離安置，日後交由我來處理好了。」

衞義雙目奇采飛閃地抱拳說道：「謝謝少主的教言，衞義謹遵令諭，並願竭盡全力為之，以期不負少主所望！」

駱天龍含笑點了點頭，話題一轉，說道：「好了，我們該走了。」

話落，邁步在前出了書房。

心怡姑娘移步走近穆昌遠的屍首旁邊，嬌軀一矮，盈盈下拜道：「義父，您老人家安息吧，女兒拜別了。」

駱天龍也轉身行禮說道：「袁師兄，小弟奉有上官恩師清理門戶的嚴諭，這也是不得已，請您原諒。」

× × ×

車聲轆轆，馬蹄聲震天。

一羣健馬，四輛馬車，帶起了一條灰龍般的塵頭，飛馳出了雄風牧場。

馬上人是駱天龍，心怡姑娘，丐帮帮主衞義和八大護法，馬車中是那被點了穴道的二十四名殺手。

白寒山站立在雄風牧場的木栅門外，目送着車馬奔馳得不見了影子，這才深深地長吁了口氣。仰頭望天，東方天際剛剛露出一綫曉色。

× × ×

北京，古之帝都。

申末時分。

北苑路上飛馳過一紅一黑，神駿威武，萬中選一的兩匹關外異種健馬。

紅馬渾身紅如火炭，名「火騮」，馬上人是個十八九歲年紀，生得黛眉美目，瑤鼻檀口，穿着一身白衣，清麗出塵，美得不帶人間烟火氣的絕色少女。

黑馬通體烏黑，名「烏雲追風」，馬上人是個年約二十三四，劍眉星目，胆鼻方口，貌相俊逸，氣宇英挺，威儀懾人的灰衣少年。

灰衣少年正是江湖人稱「煞星」化名司馬子都的駱天龍。

白衣少女則是那「雄風牧場」場主穆昌遠的義女，心怡姑娘。

馬抵東直門，尚在十多丈以外，東直門口已快步迎上來個人，是裕親王府的護衞領班「鐵拐追魂」段文慶。

駱天龍連忙勒馬停住，段文慶大步走近馬前恭聲說道：「駱爺，您可回來了，您要是再不回來，府裏的那一位可要急壞了！」

「府裏的那一位」，這話出自段文慶之口，駱天龍心裏自然明白，必是多倫格格。

他星目一凝，不由問道：「有什麼事兒？」

段文慶目光一瞥心怡姑娘，神色略微猶疑了一下，道：「卑職也不清楚，看來好像有什麼急事兒，您趕快去見她吧！」

駱天龍從段文慶的神色上已經看出，段文慶並不是真不清楚，而是當着外人不便說。

於是，他微一沉吟，問道：「可是為了雄風牧場的事情？」

段文慶神色又猶疑了一下，點頭道：「正是為這件事情。」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我還當是什麼急事兒呢，原來是為這件事情，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段文慶見他神色淡然，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心裏不由有點暗急地道：「駱爺，您別小看了這件事，聽說皇上已經知道了，並且十分震怒！」

駱天龍神情不禁一怔！道：「消息怎地這麼快，是什麼時候傳到京裏來的？」

「三天前。」

「皇上是怎麼知道的，難道消息是直接傳報進大內的麼？」

「不是，消息是由牧場那邊傳報到侍衞營唐統帶那兒，唐統帶轉報了九門提督，九門提督便稟奏了皇上！」

「哦，哈貝勒知道這件事嗎？」

「哈貝勒昨兒個才知道。」

「他怎麼說？」

「皇上把這件事情交給了侍衞營，要侍衞營負責查辦，却被哈貝勒擱了下來，他說您決不會無緣無故的殺那穆昌遠，其中定有原因，要等您回來和您一談，把事情真相弄個清楚明白後再說！」

「哦。」駱天龍道：「哈貝勒既然已經把事情擱了下來，格格還急的什麼？」

段文慶道：「格格她怕唐統帶陽奉陰違，明着他不敢不聽哈貝勒的，暗裏派人前去攔截您！」

駱天龍雙眉一揚，說道：「唐飛豹他敢！」

威態倏地一斂，道：「如此我這就去見哈貝勒去，這位是心怡姑娘，麻煩領班把她送到天橋說書先生賈巧嘴那兒去。」

段文慶道：「卑職遵命，但是卑職認為您應該先回府裏去見過格格再去見哈貝勒，好讓她安心。」

駱天龍沉吟地微點了點頭，轉向心怡姑娘說道：「姑娘，賈巧嘴是戚姑娘的六叔，妳見到賈巧嘴時，只把事情一說，他便會帶妳去和戚姑娘見面的。」

說着，他飄身下了馬背，把馬韁繩遞給段文慶說道：「請領班這就送她去吧，這匹馬就留在賈巧嘴那兒，不用騎回府裏來了。」

段文慶躬身接過馬韁繩。

心怡姑娘美目一眨，道：「駱大哥，您什麼時候來找我？」

駱天龍微一沉吟道：「最遲明天傍黑前，我一定去找妳。」

話落，朝段文慶抱拳一拱，道：「麻煩領班了。」

段文慶連忙躬身回答道：「您請別客氣！」

望着駱天龍那頎長的身影，瀟洒地進了東直門，段文慶這才轉向心怡姑娘含笑說道：「姑娘請跟我來。」

騰身上馬，在前面帶路一直奔向天橋馳去。

× × ×

駱天龍剛進入東直門，立刻發現身後有人跟着他。

他用眼角斜瞟，閃電地向後瞥視了一眼。

那是兩個精壯的黑衣漢子，只看那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侍衞營的人，而且必定是唐飛豹的心腹手下！

他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心中不由暗暗冷笑。

當然，他也非常清楚，事情既是哈泰有了話，在京城裏，唐飛豹縱然有天大的胆，也決不敢對他如何的！

不過，他雖然非常清楚在京城裏，唐飛豹決不敢對他如何，但是他却不能不防萬一，不提高警覺以防那冷箭暗算！

因此，他表面神情看來仍然舉步瀟洒地走着，其實暗中却凝神注意着身後那兩個黑衣漢子的動靜！

他忽略了。

他只顧注意身後，却沒有留心前面。

這時，迎面快步走來個身材矮瘦的中年灰衣漢子。

大街上，人來人往，迎面走來個人這本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什麼好留心的？

他錯了。

事情就在他以爲這是很平常的情況下發生了！

當那個灰衣漢子走過他身旁時，竟突然朝他滋牙一笑。

他心中方自一怔！感覺那灰衣漢子笑得奇怪時，灰衣漢子已右手倏揚，十數點寒芒激射，籠罩着他全身打到！

那十數點寒芒，全是細如牛毛的暗器，而且隱泛藍光，顯然都是淬毒暗器！

這情形很明顯，對方想在出其不意下，一下子就放倒他，要他駱天龍的命！

這實在是個很出人意外的突襲！

駱天龍心頭不禁猛然一驚！他一身所學功力雖然高絕，但在這等相隔不過五尺許，極近距離，突發意外的情況下，也不禁有無從閃避之感！

倉促間，他只得身形猛地向後一仰，往地上倒去！

也只有如此，才能避過那些細如牛毛的淬毒暗器！

他應變雖是奇快，但仍嫌稍慢了絲毫，只覺得左臂微微一麻，心知並未完全躲過！

頓然，他心中陡起殺機，身子一挺而起，右手疾抬出指飛快地點封了左臂傷處四週的經脈穴道。

那灰衣漢子已走出六七丈多遠。

他猛然咬牙提氣，正欲騰身掠起朝那灰衣漢子追去時，那跟在他身後的兩個黑衣漢子已同時跨步攔擋着他，道：「你想往那兒去？」

兩個黑衣漢子一個長馬臉，一個四方臉，都是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內功深湛的一流好手！

駱天龍暗吸了口氣，冷冷道：「你兩個可是侍衞營的？」

長馬臉漢子點頭道：「不錯。」

駱天龍道：「剛才過去的那個灰衣人你兩個認識麼？」

長馬臉漢子搖頭道：「不認識。」

「剛才的事情，你兩個看見了麼？」

「我們眼睛不瞎，自然看見了。」

「那你兩個爲何還要攔住我？」

「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奉你們統帶之命？」

「不錯。」長馬臉漢子道：「我們奉統帶命諭，你一回來便監視你不准你出城離去！」

駱天龍雙眉微微一揚，道：「所以你兩個便攔着我，不讓我去追那灰衣人？」

長馬臉漢子道：「請你多原諒，我兩個如果不攔着你，你若然就此一去不回，我兩個便沒法向統帶交差了！」

「哦……」

駱天龍抬眼望去，那灰衣漢子已經走得沒有了影子。

突然，他感到左臂傷處那麻麻的感覺在逐漸的擴大，一條左臂已經整個的麻木了！

他心裏明白，暗器的毒性非常激烈，他雖然很快地就封閉傷處四週的經脈穴道，但却未能完全阻住毒性的蔓延。

這情形很明顯，他必須得趕快吸出所中暗器，運功逼毒，否則時間一久，他縱然不因此送命，一條左臂只怕非得報廢不可！

同時，他心中更十分清楚，眼前他隨時有可能再受到暗算突襲的危險，吸取暗器運功逼毒，非得找一處安全可靠的地方不可！

可是，什麼地方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呢？……

自然是裕親王府，而且也是眼前距離最近的地方。

因此，他心念電轉地一聲輕「哦」之後，便不再多說什麼地轉身邁步直往裕親王府走去。

侍衞營的那兩個臉現驚容地互望了一眼，隨即併肩邁步，仍跟在他的身後。

× × ×

駱天龍進了裕親王府，侍衞營的那兩個自然不敢跟進去。

於是，他兩個在距離裕親王府大門兩丈開外的街角地方停了步，就站在那兒。

駱天龍剛進入王府，護衞蔡德三恰巧由裏面出來，一見駱天龍，他老遠的就哈腰說道：「駱爺您回來了。」

駱天龍含笑地點了點頭，跨前兩步，低聲說道：「蔡兄，外面有兩個侍衞營的人，麻煩你去看看認識不？如果不認識，就找別人打聽一下他兩個的姓名，回頭我出來時告訴我好了。」

蔡德三立刻一拍胸脯道：「侍衞營裏的人我多半認識。」

說罷，大踏步往大門口走去。

駱天龍繞過大廳走廊，走向後院他自己的住處。

他的住處在後院裏的水榭旁邊，那原是多倫格格的書房。

這時，多倫格格正在裏面看書，玉秋玉梅兩個美婢在一旁陪侍着。

駱天龍剛跨進屋裏，多倫格格立刻站起了嬌軀，嬌靨兒滿是高興之色地道：「天龍，你回來了！」

駱天龍點頭含笑道：「格格好。」

多倫格格美目倏然凝注，神色關切地問道：「天龍，你怎麼了？臉色那麼難看，可是病了？」

駱天龍微一搖頭道：「我一時大意，中了暗算，是一種餵毒暗器！」

多倫格格駭然道：「你中了餵毒暗器，在那兒？」

駱天龍道：「左肩。」

多倫格格道：「你有解毒藥嗎？」

駱天龍搖頭道：「不要緊，我只須吸出那暗器，運功將毒迫出體外，就沒有事了。」

多倫格格神色微鬆地說道：「那你就趕快吸出那暗器，運功迫毒吧，我還有好多話要跟你談呢！」

她還有好多什麼話要跟他談，駱天龍心裏明白，是爲了他殺穆昌遠的事。

於是，他含笑地點了點頭，說道：「運功迫毒最忌有人驚擾，麻煩格格在外間待會兒，請別讓人進來，大概半個時辰就好了。」

多倫格格朝他點頭嫣然一笑道：「這我懂得，你放心好了。」

駱天龍說了聲「謝謝格格」，舉步往裏間走了進去。

多倫格格搬了張椅子坐在往裏間的門外，朝侍婢玉秋玉梅二人說道：「妳兩個到外面守着去，不管是誰來了，就說我在這兒跟駱爺談話，不許人來打擾！」

玉秋玉梅二人答應了一聲，快步走出門外守着去了。

裏間，就是駱天龍的臥房。

半個時辰很快地過去了，裏間的駱天龍還沒有一點動靜。

多倫格格不由不放心地探首朝裏間望去。

只見駱天龍盤膝趺坐在床上，雙目垂簾，臉色紅潤，渾身衣服汗濕，空間瀰漫着一股聞之欲嘔的腥味！

突然，外面傳來玉秋玉梅的聲音道：「婢子見過王爺。」

多倫格格一聽，連忙站起嬌軀走到門口攔門站立着。

裕親王一見多倫格格攔門站立，心中不由微微一怔，道：「天龍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多倫格格點頭道：「是的，爹。」

裕親王道：「他在裏面麼？」

多倫格格道：「在。」

裕親王眉鋒一皺，道：「妳攔着門做什麼，不讓爹進去麼？」

多倫格格低聲說道：「爹，他中了暗算，而且中的是毒藥暗器，現在他正在房間裏運功迫毒療傷呢！」

裕親王臉色不由一變！

適時，裏間傳出了駱天龍清朗的話聲，說道：「王爺，格格，您二位請在外間坐會兒，卑職換件衣裳就出來。」

多倫格格聞言，立時嬌軀一側，抬皓腕，朝裕親王作了個肅客的姿勢，嫣然一笑道：「爹，您請進！」

裕親王不禁含笑低聲說道：「多倫，看來我這個爹在妳心中的地位，已經不如他重要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多倫格格心裏自然明白，嬌靨兒不由倏地一紅，嬌嗔地道：「爹，您怎麼取笑起女兒來了！」

話聲中，裕親王已邁步進入屋內，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多倫格格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父女二人這裏剛坐定，駱天龍那裏已然換好衣服，神情瀟洒地由裏間走了出來，朝裕親王躬身一拱，道：「卑職見過王爺。」

裕親王含笑擺手道：「天龍，別跟我客套虛禮了，坐。」

「謝謝王爺。」

話落，跨步在旁側的一張椅子上矮身坐下。

這時，天已漸黑。

玉秋玉梅點上了燈，並替三人各奉上一杯香茗。

裕親王端起茶杯喝了口熱茶，放下茶杯，這才目光一凝，問道：「天龍，聽說你在熱河殺了雄風牧場的場主穆昌遠，有這回事麼？」

駱天龍道：「有這回事。」

裕親王道：「你知道他的身份嗎？」

「知道。」

「你既然知道，那爲何還要殺他，現在皇上已經把這件事情交給侍衞營查辦，要拿你問罪！」

「王爺，剛才我在東直門外遇見過段領班，段領班已經把一切都告訴我了，王爺您請放心，我殺穆昌遠，這對大清朝廷來說，我不但沒有罪，而且還有功呢！」

裕親王目光凝注地道：「怎說你還有功？」

「嗯。」駱天龍點頭道：「並且是件很大很大的大功，若以論功行賞言，按大清朝廷的制度，起碼得賞給我一個大紅頂兒三眼花翎的官位！」

大紅頂兒，三眼花翎，這在清朝可是個一品大臣的官位。

多倫格格嬌靨兒上，不由頓時掠現一片驚喜之色地道：「天龍，眞的？」

駱天龍神色一正，道：「格格，這是什麼事情，我豈會隨便亂說。」

裕親王雙目深注地道：「天龍，那究竟是怎麼回事，竟有這麼大的大功？」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王爺您現在且先別問，等我跟哈泰見過面後，您就明白了。」

多倫格格黛眉微微一蹙，道：「天龍，在我爹跟我面前，你也要賣關子麼？」

駱天龍道：「格格，這不是我要賣關子，而是我不想由我嘴裏把事實告訴您二位！」

多倫格格道：「這有什麼不同？」

駱天龍笑笑道：「有什麼不同，到時候格格就知道了。」

裕親王深望了他一眼，話題忽地一變，道：「天龍，聽多倫說你中了暗算，那又是怎麼回事？這你總可以告訴我吧！」

「這當然可以。」駱天龍點頭道：「是有人想要我的命，就是這麼回事！」

裕親王說道：「知道那暗算你的是誰嗎？」

駱天龍一搖頭，正要說出被暗算的經過，話鋒忽地一轉，道：「有人來了。」

多倫格格立刻轉朝站立在旁邊的玉秋說道：「妳去看看來的是誰？問他有什麼事？」

玉秋答應了一聲，剛走出門外，外面已響起一個粗豪的聲音問道：「玉秋，駱少爺回來了，是麼？」

玉秋尚未答話，駱天龍已聞聲知人地揚聲說道：「大哥，您請進來吧。」

他話音未落，哈貝勒已大踏步到了門口，身後跟着老鐵，阿猛兩個。

三人進入屋內，老鐵跟阿猛兩個首先向裕親王跟多倫格格哈腰行過禮，然後才轉朝駱天龍行禮說道：「駱爺，您……」

老鐵話未說完，哈泰已抬手一擺，截口叱說道：「老鐵，不用你多嘴，你兩個都給我到外面去看看去，不管是誰都不許進來，知道嗎？」

老鐵和阿猛雙雙一哈腰，轉身大步走了出去。

駱天龍望着老鐵跟阿猛二人的背影，不由笑對哈泰說道：「大哥，他兩個已跟你多年，你對他兩個也該和善些了……」

哈泰笑說道：「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兩個的個性，就這樣我已經幾乎管不住他兩個了，要是再和善些，他兩個要不上天才怪呢！」

裕親王抬了抬手道：「哈泰，別儘站着說話了，請坐吧。」

哈泰點頭一笑道：「謝謝裕叔。」

適時，玉秋端過了一張椅子，玉梅送上了一杯香茗。

哈泰落了坐，立即目光一抬，望着駱天龍問道：「兄弟，你回來多久了？」

駱天龍道：「快一個時辰了。」

哈泰倏然轉望着裕親王問道：「裕叔，您已經把事情告訴他了麼？」

裕親王道：「他已經都知道了。」

哈泰隨又轉向駱天龍道：「兄弟，我相信你絕不會無緣無故的隨便殺那穆昌遠，但是……」

駱天龍抬手一擺，道：「大哥，你不必多說了，小弟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我對這件事情有個明白交待，你好向皇上回話，是不是？」

哈泰點頭道：「兄弟，你既然明白，那你就快把事實……」

駱天龍接口道：「大哥，如果小弟不能交待什麼呢？那便怎麼辦？」

哈泰臉色怔了怔，旋即吸了口氣，道：「兄弟，你如眞不能交待什麼，那也不要緊，你只管走你的就是！」

駱天龍道：「我走了，皇上那兒怎麼辦？你怎麼交待？」

哈泰道：「那你就別管了，皇上那兒我自有辦法去應付。」

駱天龍淡淡然一笑，道：「謝謝大哥，大哥雖然有意思讓我走，可惜，只怕我已經走不出北京城了！」

哈泰一怔，道：「爲什麼？」

駱天龍淡淡道：「我一進入北京城，便被侍衞營派出的人釘上了，唐統帶下了令諭，對我是只許進，不許出！」

「這是誰說的？」

「是侍衞營的人親口對我說的？」

「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麼？」

「不知道，」駱天龍搖了搖頭，目光忽地一凝，問道：「大哥來的時候，可曾看見兩個侍衞營的人守在門外？」

哈泰搖頭道：「沒有。」

駱天龍道：「那不是大哥沒有留心，便是他兩個看見大哥來到避開了。」

哈泰倏然轉朝屋外揚聲喊了道：「老鐵！」

老鐵應聲大步而至，站立在門口躬身道：「爺，您有什麼吩咐？」

哈泰道：「你到大門外街上看看去，可有兩個侍衞營的人在，有，你就把他兩個叫進來。」

老鐵應了一聲，剛要轉身走去。

駱天龍却已開口攔阻道：「老鐵，慢着！」

老鐵望着駱天龍，站着沒動。

駱天龍望着哈泰問道：「大哥，你把那兩個叫進來做什麼？」

哈泰道：「我要問問是誰讓他們來守着的，又是誰命令他們釘着你，只許進不許出的。」

駱天龍淡淡道：「不必問了，這當然是他們統帶大人的命令。」

哈泰濃眉陡地一軒，目射煞威地道：「唐飛豹他好大的胆，事情既然有我在皇上面前担當了下來，他竟然還敢……」

駱天龍含笑截口道：「你先別發威，這不能怪他！」

哈泰威態一歛，凝目道：「這不能怪他，你這話怎麼說？」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我這話可以分公私兩方面來說，在公的方面，你在皇上面前雖然把事情担當了下來，但是皇上並未明令侍衞營不要管這件事，所以，他派人監視我只許進不許出，防我畏罪逃脫，這不但不能說是他大胆，而且還是他的責職。」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道：「在私的方面，他與穆昌遠共過事 昔年同是侍衞營的大領班，他兩個可能是私交很好的朋友，我殺了穆昌遠，他爲朋友之義，豈能不爲朋友報仇？」

哈泰道：「照你這麼一說，他做的倒沒有不對了！」

駱天龍道：「他要對付我乃理所應該，這件事我不希望你插手過問，由我自己來！」

哈泰道：「你可是要鬥鬥他。」

「嗯。」駱天龍點頭道：「我不希望你用權勢壓制他！」

「好吧。」哈泰有點無可奈何地道：「你既然這麼說，我不管就是！」

語聲一頓，倏又凝目問道：「兄弟、你殺那穆昌遠究竟是爲了……。」

多倫格格突然接口說道：「天龍剛才曾說過，他殺那穆昌遠對咱們大清朝只有功而無罪，要是論功行賞，皇上還該賞他個大紅頂兒，三眼花翎戴呢！」

哈泰雙目倏地一睜，臉露詫色地道：「兄弟，眞的？」

駱天龍淡淡道：「大哥非常清楚我的性情爲人，該知道我決不會隨便亂說。」

哈泰道：「那你就別賣關子了，究竟是怎麼回事，快說呀？」

駱天龍道：「你先別急着問這件事情，稍時我自必有所交待，眼前另外有件事情，我要先向你報個備！」

既是先要報備，這必是件不同尋常的重要事情。

哈泰心中不由有點兒緊張地問道：「什麼事情，你竟要先向我報備？」

駱天龍道：「有人想要我的命，你說我該怎麼辦？」

哈泰雙目一睁，道：「是誰？」

駱天龍道：「目前我還不知道。」

哈泰濃眉微蹙地畧一沉吟，道：「兄弟，是唐飛豹麼？」

駱天龍正容道：「無憑無據，我怎麼敢亂說！」

哈泰默然刹那道：「是怎麼回事？」

多倫格格突又接口說道：「哈大哥，有人曾用毒藥暗器暗算他。」

「哦。」哈泰目視駱天龍問道：「在什麼地方？」

駱天龍道：「東直門內大街上。」

接着，他便把遭遇暗算的經過，扼要的說了遍。老鐵就站立在門口，駱天龍所說的經過，他都聽見了。

他跟阿猛兩個雖然是哈泰的貼身護衞，但駱天龍在他倆的心中的份量，跟哈泰沒有什麼兩樣。

因此，駱天龍剛一說完經過，他口中立刻沉哼了一聲，一抬腿，跨步就要往外走！

駱天龍反應是何等敏捷之人，他耳聞沉哼，再加上老鐵那抬腿跨步要走的行動，他心中立刻明白老鐵幹什麼了，連忙揚聲說道：「老鐵，你想幹什麼？」

老鐵脚步一停，答道：「我要去找那個混賬東西，問問他們爲什麼要攔阻您去追那個暗算您的人！」

駱天龍搖頭道：「算了，老鐵，你別去白費力氣了，我也不許……」

老鐵神色一怔，道：「駱少爺，老鐵心裏實在氣不過他們這種行爲，而且他們也沒有把咱們爺放在眼裏！」

駱天龍笑笑道：「別氣了，老鐵，過兩天我讓你有個出氣的機會就是！」

老鐵雙目倏地一睜，道：「駱少爺，您不會是騙老鐵的吧？」

駱天龍正容說道：「老鐵，我什麼時候說話不算，騙過你了，不過……」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哈泰道：「到時候，只怕你們爺不許！」

哈泰笑說道：「兄弟，你用不着先拿話來扣我，只要站得住一個理字，我沒有個不許的！」

駱天龍笑笑道：「好了，老鐵，你聽見了麼，你跟阿猛兩個等着吧，我包管有你們兩個出氣的機會就是！」

老鐵咧開大嘴笑了：「謝謝您，駱少爺，老鐵這就去告訴阿猛去。」

說罷，轉身大步走去。

哈泰笑說道：「兄弟，你可要把他兩個寵壞了！」

多倫格格美目忽然一眨，望着駱天龍嬌笑地說道：「在這北京城內，能夠讓老鐵他兩個心裏佩服乖乖聽話的，恐怕除哈泰以外，就只有你了！」

哈泰哈哈一笑道：「多倫，妳說對了，眼下在這北京城內，能夠讓他兩個心裏佩服乖乖聽話的，除了天龍跟我以外，還眞找不出第三個人來！」

語聲一頓，話題忽地一轉，凝目望着駱天龍問道：「兄弟，你看清楚了那麼灰衣人的面貌長相沒有？」

駱天龍搖頭道：「沒有。」

他眞的沒有麼？那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哈泰濃眉不由微皺了皺，又道：「兄弟，那是種什麼毒藥暗器？」

駱天龍沒說話，却抬手由懷裏取出個小紙包兒，遞給哈泰。

哈泰伸手接過小紙包兒，打開一看，濃眉不由又是一皺，問道：「這是什麼暗器？」

駱天龍回答道：「它名叫『九毒絕命針』。」

「知道它的來歷嗎？」哈泰把小紙包包好遞還給駱天龍問。

「它是『千山毒叟』司馬無忌威震武林的獨門暗器！」駱天龍接過小紙包放入懷裏答。

「那麼，看來他可能就是『千山毒叟』了！」

「不可能，據小弟所知，『千山毒叟』去世已經五年多了。」

「那一定是他的傳人弟子了！」

「也不可能，『千山毒叟』生平從未收過一個弟子，縱在去世之前收有弟子，也絕不可能傳予這種他自己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廢棄不用，歹毒霸道絕倫的暗器！」

哈泰不由濃眉深皺地道：「照你這麼一說，那灰衣人是誰？你根本無法查出來了？」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事實雖是如此，但我相信事在人爲，絕不會毫無辦法的。」

哈泰目光凝注地問道：「兄弟，你可是已經成竹在胸了？」

「沒有。」駱天龍搖頭道：「我只是這麼認爲。」

哈泰微一沉吟道：「你所謂先向我報備的意思是？……」

駱天龍淡淡道：「我可能會在北京城內多殺幾個人，所以……」

裕親王雙眉倏地一軒，截口說道：「天龍，我不許你在京裏隨便殺人！」

駱天龍劍眉一揚又垂道：「王爺，這並不是我要在京裏隨便殺人，而是……」

裕親王又截口道：「我不許……」

駱天龍劍眉再次一揚，旋即淡淡道：「王爺，我請問，如果有人想要你的命，要殺您，您怎麼辦？」

裕親王神情不由一呆，張了張口，竟然沒能說出話來。

哈泰適時說道：「裕叔，天龍的事情

您別管，我深知他的爲人性情，不會作無理之事的，凡是他決定了的事情，誰也攔不住他的！」

語聲一頓，目視駱天龍問道：「你要殺的都是誰？」

駱天龍搖頭道：「目前我還不知道，不過，你儘管放心，我殺的人必有其該殺之罪。」

哈泰深望了他一眼，吸了口氣，點頭道：「好，我相信你，我還是那句老話，不管你殺誰，只要不太使我爲難就行！」

駱天龍道：「我謝謝大哥，也請大哥放心，我答應過大哥的話絕對不變！」

他答應過的話是什麼？

這，哈泰心裏明白，那就是絕不硬闖大內，驚擾皇上的約定！

哈泰點頭道：「謝謝兄弟。」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關於那穆昌遠之事，你現在該……」

駱天龍笑了笑，立即抬手由懷裏取出了那從魯震東那兒取得的三封信件，遞給哈泰說道：「你看看這些就明白了。」

哈泰伸才接過，抽出信箋，只略微看了看，臉上立時變了色，巨目倏睜，道：「兄弟，你這是從那裏得來的？」

駱天龍淡淡道：「大哥先別問我從那兒得來的，我只問憑這，穆昌遠他該不該殺？」

哈泰煞威凜人地恨聲說道：「穆昌遠那混賬東西，他豈只該殺該死，簡直罪該凌遲碎剮，禍滅九族！」

駱天龍含笑道：「這麼說，大哥也該可以向皇上交待，我也可以無罪了！」

哈泰點頭道：「這你豈只無罪，而且是天大的大功一件！」

駱天龍笑笑道：「我可以够資格戴那大紅頂兒三眼花翎的帽子麼？」

哈泰又點點頭道：「太够資格了，可是……」

語聲一頓，目光倏地一凝，問道：「兄弟，你願意戴麼？」

駱天龍淡淡道：「我要把它送給大哥了！」

裕親王在旁忍不住問道：「哈泰，穆昌遠他究竟犯的是什麼大罪？」

哈泰道：「那混賬東西眞是胆大包天，竟私通東瀛倭寇，想賣國，想造反！」

裕親王一聽這話，臉上也不禁駭然變了顏色，道：「眞的？」

哈泰揚了揚手裏信件，道：「這便是那混賬東西私通東瀛，想造反的證據！」

多倫格格美目一眨，忽然望着駱天龍問道：「天龍，這麼天大的功勞，你爲什麼不要？」

駱天龍淡淡道：「格格，人各有志，我也不是個做官的材料！」

裕親王接口說道：「天龍，我希望你能……」

駱天龍搖頭截口道：「王爺，您別多說了，我有我的心志！」

哈泰把這信件收好放進懷裏，忽然站起身子說道：「兄弟，我這就進宮見皇上去！」

駱天龍倏地抬手一攔，道：「別忙，另外還有兩件事情，我要向您說一說。」

哈泰道：「什麼事，兄弟你只管說就是。」

駱天龍道：「關於信上所提的那個魯震東，我請大哥別追究他！」

「爲什麼？」

「因爲他是被逼迫的，也因爲這些信件是從他那兒取來的！」

「但是他可是同謀共犯！」

「然而我已經答應過他，並且對他作了保證，朝廷決不追究派人搜捕他，大哥知道我的性情爲人，我既然向他作了保證，我絕對負責，不容許人動他！」

哈泰濃眉不由微蹙了蹙。

駱天龍接着又道：「話我已經說明了，追究與否任憑大哥，另外一件事情，我殺穆昌遠的消息，聽說是由雄風牧場直接報到侍衛營的，我認爲大哥該找唐統帶查查那消息是雄風牧場那邊誰報來的，同時也看看那消息上是怎麼寫的？」

哈泰目光一凝，道：「兄弟，你可是認爲這中間，那兒有什麼問題？」

駱天龍道：「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可不敢隨便亂說，不過，查看一下總是有益而無害！」

哈泰知道他的性情爲人，他既這麼說，此中多少必有問題。

於是，他不由又深望了駱天龍一眼，吸了口氣，說道：「兄弟，對前者，我一定盡力不讓皇上追究魯震東這個人，對後者，我聽你的就是！」

駱天龍笑了笑：道：「謝謝大哥，好了，你追究去吧！」

哈泰沒再多說什麼，朝裕親王和多倫格格招呼了一聲，大步出屋而去。

哈泰剛走，裕親王立刻也站起身子說道：「好了，現在沒事兒了，我到福王府走走去，你們兩個聊聊吧！」

顯然，他這是存心讓多倫格格跟駱天龍有個談體己話兒的機會，這位王爺實在是一位開明而又知情識趣的好父親。

多倫格格和駱天龍連忙跟着站起，多倫格格並嬌聲說道：「爹，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我這就讓玉秋玉梅到厨房裏去吩咐把菜飯送到這兒來，您就在這兒跟我們一起吃了再上福叔那兒去吧！」

裕親王搖頭含笑道：「不必了，我要在這兒跟你們一起吃飯，你們談話就會不方便，也會感到索然無味，那多彆扭！」

這話，頓時說紅了多倫格格和駱天龍的兩張臉孔。

多倫格格紅着嬌靨兒嬌嗔道：「爹，您眞是……」

裕親王却是哈哈一聲大笑，邁步向外面走了出去。

多倫格格美目含情地瞥視了駱天龍一眼，嬌嗔道：「都是你！」

駱天龍不由愕然一怔，一時未加思索地詫異地道：「都是我什麼？」

多倫格格道：「要不是你，爹怎麼會取笑我？」

駱天龍明白了，不由微微一笑，瀟洒地一揖道：「如此我向格格道歉便是。」

多倫格格嗔道：「誰要你來道歉，稀罕！」

適時，外面响起了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駱爺，卑職段文慶求見。」

駱天龍一面朝多倫格格擺手示意多倫

裕格坐下，一面揚聲說道：「段領班，你進來吧！」

段文慶快步來到門口，一見多倫格格在，神情不由微微一怔，旋即躬身行禮道：「卑職見過格格。」

多倫格格抬手擺一擺，道：「段領班別多禮，你要見駱爺有什麼事你說吧。」

段文慶臉上微現猶豫之色地沒開口。

駱天龍立刻含笑問道：「我托你辦的事兒辦好了？」

段文慶點頭道：「辦好了。」

「賈爺有什麼話沒有？」

「賈爺要卑職稟告您，請您抽空去他那兒一趟。」

「還有別的事情沒有？」

「卑職回來的時候，發現府外有十多個侍衛營的好手，看樣子好像是爲您而來的！」

「不要理他們，用不着多久他們就會全部撤走了！」

「另外，蔡德三要卑職稟告您，那兩個侍衛營的人一個名叫封子奇，一個名叫井忍貴，都是唐統帶的心腹親信！」

「哦。」駱天龍微一沉吟道：「麻煩領班替我向府裏的各位護衛問一聲，可有誰跟封子奇他兩個很熟？」

段文慶答道：「卑職就跟他兩個都很熟。」

駱天龍笑道：「這就更好了，我想跟他兩個交交，你能約他兩個出來吃喝一頓麼？」

段文慶不是個糊塗人，駱天龍先讓蔡德三打聽封子奇和井忍貴的姓名，此際又說要跟他兩個「交交」，這「交交」兩字是什麼意思，他當然明白。

於是他立刻點頭說道：「能，您看約在那兒好？」

駱天龍道：「你看呢？」

段文慶想了想，道：「他兩個平常很喜歡賭，也常往徐大哥那兒跑，以卑職看，您要跟他兩個『交交』，與其請他兩個吃喝一頓，不如約他兩個在徐大哥賭棚裏碰頭的好，您以爲如何？」

駱天龍星目異采一閃，點頭道：「那也好，你看着辦吧！」

「您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沒有了，你去息歇吧。」

「卑職告退。」

說着朝駱天龍跟多倫格格躬了躬身，轉身而去。

× × ×

駱天龍神情瀟洒地走進了賭棚，「鐵掌金刀」徐曉山早就守在賬房間等着了，駱天龍一到，徐曉山立刻由賬房裏間走出，快步迎了上來，躬身低低說道：「段爺在後面等您，我爲您帶路。」

駱天龍點了點頭，沒說話，跟在徐曉山身後從容地走去。

後院的大廳中坐着「黑鳳」戚亞蘭，心怡姑娘和胡大奎，賈巧嘴，楚士揚五位，段文慶垂手站立在一邊，地上躺着一雙，正是那封子奇跟井忍貴兩個。

駱天龍跨步進大廳，衆人立刻紛紛站起躬身行禮。

駱天龍眉鋒輕蹙地微一欠身，擺手道：「諸位別多禮，請坐。」

衆人都站着沒動，沒坐。

因爲他自己沒坐，別人怎麼好坐。

這原因駱天龍明白，於是，他跨步在房中的一張椅子上落了座，衆人這才分別坐下。

坐定，段文慶與徐曉山立即正式大禮拜見少主。

駱天龍連忙欠身伸手虛扶，道：「二位請起，別多禮了。」

段徐二人長身站起，肅立一邊。

駱天龍星目一瞥地上的封子奇井忍貴，朝段文慶道：「文慶，你解開他兩個的穴道吧。」

段文慶應聲跨步出掌，拍開了封、井二人的穴道。

封、井二人身軀一震而醒，睜目挺身躍起，大聲罵道：「段文慶，你這個狗娘養的……」

段文慶沉聲喝道：「封子奇，你嘴裏放乾淨點，休要自討苦吃，上面坐的是誰，你先看淸楚了再說！」

封子奇抬眼朝上面一看，臉色不由倏然一變！驚聲道：「是你！」

駱天龍淡淡道：「不錯，是我。」

「你沒有死？」

「我要是死了，段文慶就不會請你二位來這兒了，你明白麼？」

「我明白了便如何，你又敢把我怎麼樣？」

駱天龍一聲冷笑道：「那我就讓你看看，我敢不敢把你怎麼樣！」

話聲中，倏然抬手一指點出！

封子奇沒想到駱天龍會突然出指隔空點出，心頭不由一驚要躲，但竟慢了絲毫，口中一聲悶哼，蹲了下去，額上頓時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渾身顫抖不止！

井忍貴在旁見狀，明白駱天龍那一指是逆血倒流手法！

他心中不禁駭然一凜，身形一動就要往廳外撲出！

廳內兩旁，正站着段文慶跟徐曉山，他身形才一動，段文慶跟徐曉山已雙雙跨步擋着了門，喝道：「井忍貴，你最好別想往外跑，否則你就是找死！」

段文慶原本是侍衛營的小領，井忍貴深知段文慶的一身所學功力皆比他略高半籌。

因此，他身形一側，快如旋風般地出掌猛撲徐曉山！

在他以爲徐曉山功力可能不如段文慶，只要能逼得徐曉山身形稍退，他便可由徐曉山身旁疾衝出去！

其實，他錯了！

徐曉山站着沒移沒動，口中一聲冷笑，抬掌迎上了他的一掌！

徐曉山外號「鐵掌金刀」，其掌力若無獨到的造詣火候，焉能號稱「鐵掌」？

掌力接實，「砰！」的一聲激响中，他身形已被震得後退了兩大步，心頭氣血翻湧，而徐曉山站在那兒仍然沒移動！

現在他明白了，徐曉山更不是好相遇，功力比段文慶只高不低！

這時，封子奇已忍不住那逆血倒流萬蟻鑽心的痛苦，哀聲號叫起來。

駱天龍劍眉微皺了皺，心中有點不忍的倏又抬手一指點出！

封子奇停止了號叫，人都萎靡不堪的蜷伏在地上呼呼喘氣！

井忍貴此際雖已平抑住胸中翻湧的血氣，但却站在那兒沒有再動，沒再往外闖了！

因爲他已知道，闖也無用，不但是白費力氣，而且是自討苦吃！

他目光看了看蜷伏在地上直喘氣的封子奇，抬眼望向駱天龍，問道：「司馬子都，你究竟想要幹什麼？」

駱天龍沒理他，却目視喘息漸漸平止的封子奇，冷冷道：「封子奇，現在你明白了麼？」

封子奇抬眼狠狠地怒瞪了駱天龍一眼，沒說話。

他那一眼的眼神滿是恨毒之色，駱天龍看得很清楚，不過駱天龍沒在意，却緩緩又抬手伸出了一根手指，目射威稜地道：「封子奇，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封子奇一見駱天龍又伸出了一根手指，他心裏害怕了：「司馬子都，算你狠，你究竟想要怎麼樣？你說吧！」

「這才是。」駱天龍笑了笑，垂下手，淡淡道：「我想問你幾句話，你願意實答應？」

「你要問什麼話？」

「我問你什麼你答什麼。」

「那你問吧。」

「在未問之前，我可要先警告你，我所問，你必須實答，否則，你便是自討苦吃！」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實答，但是，我有個條件！」

「你有什麼條件？」

封子奇眼珠轉了轉，道：「我實答你所問，你便不得難爲我們！」

駱天龍點頭道：「放心，只要你眞實答我所問，我不難爲你們就是！」

封子奇道：「好，你問吧！」

駱天龍星目一凝道：「在東直門內大街上，那暗算我的灰衣人是誰？」

封子奇搖頭道：「我不知道。」

駱天龍道：「你眞不知道？」

封子奇道：「眞不知道！」

駱天龍聲調倏地一沉，道：「封子奇，你敢欺我？」

封子奇心頭不禁暗暗一凜！道：「我並未說謊，確實是眞不知道！」

駱天龍雙眉倏地一揚，道：「那麼我問你，適才你一見我之時，曾驚訝地說『你沒有死？』這話怎麼解說？」

封子奇心中一震！不禁啞了口。

駱天龍一聲冷笑道：「因爲你知道我中的是『千山毒叟』昔年威震武林的獨門暗器『九毒絕命針』，此針霸道無匹，如在六個時辰內得不到解藥，必死無疑，所以你一見我竟然還活着，才極感驚訝！」

封子奇低着頭，沒說話。

駱天龍接着又道：「你既然知道我必死，就必然知道我中的是什麼暗器，換句話說，你也必然知道那暗算我的灰衣人是誰，因此，在當時你兩人才攔阻我，不讓我去追那灰衣人！」

封子奇這回接了話，道：「我們攔阻你，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駱天龍冷冷道：「現在我不問其他，只問那灰衣人是誰？」

封子奇又不開口了。

駱天龍目中寒芒一閃，轉向賈巧嘴說道：「六叔，你有好多年沒有施展過您那套分筋錯骨手法了吧！」

賈巧嘴點頭一笑道：「有十多年了，您可是想讓我試試還靈不靈？」

駱天龍笑笑點頭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賈巧嘴沒再說話，離座站起，臉上含着笑的朝封子奇走了過去！

分筋錯骨與逆血倒流，萬蟻鑽心一樣，那種痛苦都不是血肉之軀的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他一見賈巧嘴朝他走來，他心寒胆顫了！

雖然，他手脚並未被制，功力亦在，但是他已看出眼前這大廳中所有的人，無一好惹，功力身手無一不比他跟井忍貴高明！

在這等情勢下，如想逞强妄動，那不但是白費，而且是自討苦吃！

因此，他心寒胆顫之下，立時說道：「姓賈的，你站住！」

賈巧嘴脚步一停，道：「怎麼，你可是願意說了？」

封子奇吸了口氣，望着駱天龍說道：「司馬子都，算你狠，他名叫馬羽青。」

駱天龍道：「也是你們侍衞營的同事嗎？」

「不是，他不是侍衞營的人。」

「他是誰的人？」

「九門提督大人的人。」

「他在九門提督衙門裏做事？」

「這我就不清楚了。」

駱天龍抬眼望着段文慶問道：「文慶，你聽說過這個人麼？」

段文慶搖搖頭道：「卑職從來沒聽說過。」

駱天龍微一沉吟，又轉向封子奇說道：「好，此問就到此結束，另外，關於雄風牧場那邊的消息，是誰傳報給唐飛豹的？你知道麼？」

封子奇道：「是白寒山。」

「那報來的文件你看見過嗎？」

「沒有。」

「你答的都是實話？」

「句句實在！」

駱天龍點點頭，道：「實在就好。」

井忍貴接口說道：「現在你該守信讓我們走了。」

「不忙。」駱天龍含笑地抬手指着胡大奎，楚士揚和賈巧嘴說道：「我替三位介紹一下，他三位是我的三、五、六叔，也是昔年『忠義令』掌令身邊『八鐵衞』中的三位！」

封井二人一聽，全都不禁心中一震！瞪大了雙目。

駱天龍隨又指着戚亞蘭姑娘說道：「她便是武林人稱『黑鳳』，是『八鐵衞』之首，我戚大叔的義女。」

語聲一頓，指着心怡姑娘說：「她便是穆昌遠的義女心怡姑娘，但也是昔年『含烟山莊』雲大俠夫婦唯一的遺孤，至於段文慶徐曉山二位，也都是『忠義令』下的忠義弟子，你二位明白了麼？」

這番介紹，只聽得封井二人臉色駭變，心神不住連連震顫，傻了眼！

井忍貴吸了口氣，問道：「那麼我請教閣下在『忠義令』下的身份？」

駱天龍淡淡笑道：「你二位猜吧。」

封子奇疑惑地問道：「當代掌令？」

駱天龍沒點頭承認，也沒搖頭否認。

但這已經夠了。

封井二人做夢也想不到，名震武林的「煞星」司馬子都，竟然是「忠義令」的掌令，而且竟混進了裕親王府任職西席。

突然，封子奇心中明白了一件事，頓時驚魂出竅地目視駱天龍問道：「司馬閣下，你爲何把身份告訴我們？」

駱天龍淡淡道：「讓二位明白自己的處境，不要隨便輕擧妄動，自討苦吃！」

井忍貴道：「你要怎樣我們？」

駱天龍道：「委屈二人一段時日。」

井忍貴道：「你要囚禁我們？」

「你不是說不難爲我們麼？」

「但我並未說放二位走，對不對？」

「囚禁我們與難爲我們有何不同？」

「這不同太大了，我若是要難爲你們，縱不要你們的命，也會廢掉你們的一身功力，現在我只委屈二位一段時日，二位應該知足了！」

「那你什麼時候放我們？」

「二位可以放心，時間絕對不會太久的。」

井忍貴還要說什麼時，封子奇却適時接口說道：「老二，別多說了，司馬掌令他不會食言背信的，我們認命吧！」

「這才是。」駱天龍道：「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知進退是高人。」

語鋒一頓，轉望着徐曉山問道：「徐老，這兒有什麼可安置他們的地方麼？」

徐曉山搖頭躬身道：「沒有。」

駱天龍微一沉吟道：「傳我令諭，把他二位交給丐帮安置，但絕對不許爲難他們！」

徐曉山躬身道：「屬下遵命。」

駱天龍點了點頭，倏然抬手連連點出兩指，封井二人立時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昏睡了過去。

×　　×　　×

傍晚時分。駱天龍回到了裕親王府，哈泰正在他的屋裏等他，多倫格格也在。

他剛一進門，哈泰立刻說道：「兄弟，這大半天你跑到那兒去了，你再不回來，我要可派人滿城找你了！」

駱天龍含笑道：「怎麼，有事兒？」

「嗯。」哈泰點頭道：「你要殺的人我已經帮你殺了！」

駱天龍神色不由一怔！道：「你殺了的是誰？」

哈泰道：「你坐下，我再告訴你！」

駱天龍隨手拉了張椅子坐下，在拉椅子時，他看見了多倫格格身旁放着一樣東西，頓然雙目不禁異采一閃。

哈泰待他坐定，這才正容說道：「一共是三個人，他們是唐飛豹，九門提督和一個姓馬的。」

駱天龍心中不由微微一震！星目凝注道：「你殺他們三個的罪名是什麼？」

哈泰道：「與穆昌遠共謀！」

駱天龍道：「你什麼時候殺他們？」

「未末時刻。」

「哦，如此我謝謝大哥。」

「論理我應該謝謝你，要不是你，這件事我們還都被矇在鼓裏呢！」

駱天龍笑了笑，沒說話。

哈泰雙目眨了眨，忽然抬手指着多倫格格身旁放着的那樣東西，說道：「兄弟，你看見它了麼？」

駱天龍道：「我看見了，青霜劍。」

哈泰道：「現在它是你的了。」

「謝謝大哥。」

「別客氣了，兄弟。」哈泰站起身子，說道：「我還得進宮去一趟。」

語聲一頓，目光轉向多倫格格道：「多倫，賸下的事情，該妳自己跟他談。」

多倫格格輕點了點頭。

哈泰大踏步走了，屋裏只剩下駱天龍跟多倫格格二人，二人都默坐着沒說話，於是，屋裏的空氣頓時沉寂了下來。

良久，良久。多倫格格忽然輕吁了口氣，道：「天龍，你怎麼不說話？」

駱天龍淡淡道：「我沒有話好說。」

多倫格格道：「你打算幾時走？」

駱天龍星目倏然凝注地道：「哈泰已經把我的事情都告訴格格了？」

多倫格格輕點了點螓首，道：「天龍，你肯答應我一件事麼？」

駱天龍道：「格格請說。」

多倫格格道：「帶我走！」

駱天龍心中不禁一震道：「格格！」

多倫格格玉手一搖道：「天龍，你別說什麼，我只問你要不要我？」

「格格原諒。」駱天龍暗吸了口氣。

「你不要我？」格格美目凝注地道。

駱天龍搖頭道：「不是我不要，而是我不能。」

「爲什麼？」

「因爲格格的身份立場兩皆不同。」

「這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只要你要我，我可以捨棄我的身份立場！」

駱天龍道：「王爺知道這件事嗎？」

多倫格格搖頭道：「目前還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事情，與我爹無關！」

駱天龍劍眉微蹙地道：「格格，這件事情你應該多攷慮攷慮！」

多倫格格道：「在你還未回來之前我就已攷慮過了，哈泰也對我拍了胸脯，我走以後，一切他會替我善作安排處理！」

駱天龍道：「格格，跟着我是很苦的，那日子格格會受不了！」

多倫格格道：「這你別担心，什麼苦我都能受得了，只問你要不要我？」

駱天龍深吸了口氣，道：「格格既然這麼說，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多倫格格嬌靨兒上滿是激動欣喜之色的道：「謝謝你，天龍。」

駱天龍笑道：「多倫，這用得麼？」

多倫格格嫵媚地笑了，嬌軀兒倚進了駱天龍的懷裏。

×　　×　　×

三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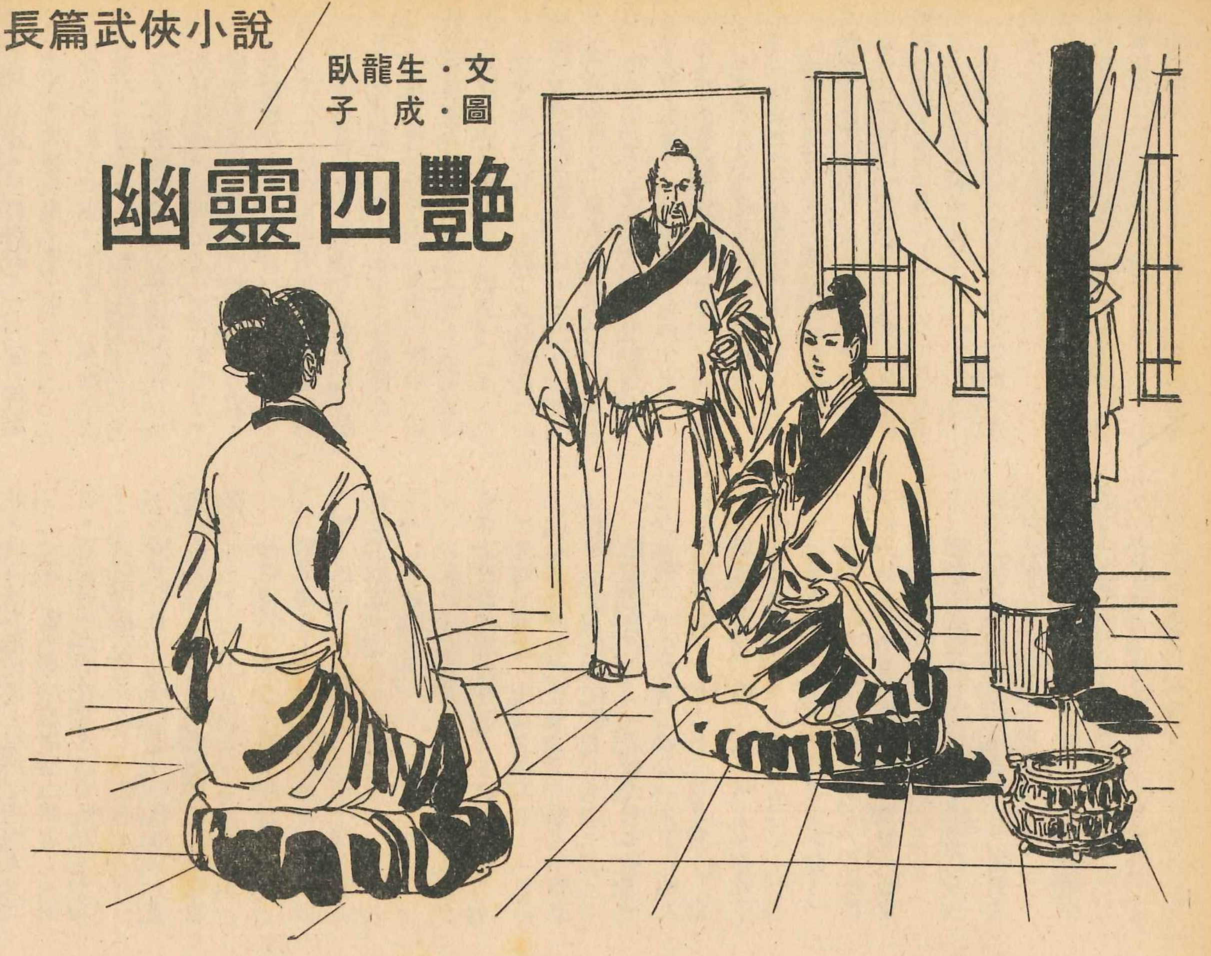
駱天龍離開了京城，他進京的時候只是一個人，離京的時候却帶着十多個人。

這十多個人除「黑鳳」戚亞蘭和雲心恰二位姑娘，胡大奎，楚士揚等人外，多倫格格和婢女玉秋玉梅也在裏面。（完）

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徐公子中邪 突來怪郎中

揚州豪富徐百萬的大廳上，一共坐着四個人，除了徐百萬本人之外，還有三個客人。

但伺候這四個人的丫頭，却有八個。其實，每個人面前的茶几上，只擺了杯清茶，一盤細點。

四盤細點，沒有人動過，就是那極難喝到的雀舌香茗，也沒有人喝過一口。

八個伶俐的丫頭，都不停的轉動着目光，希望能找點事情，表現一下善伺人意的殷勤，只要有人喝一口茶，她們立刻會替你加添上滾燙的開水。

可惜，八個人却很失望。

能到徐百萬這裏作客的人，至少要在揚州地方上有點聲望、身份才行。

事實上，這三位客人，也是揚州的大人物。

第一位青衫長髯，乃是名滿八府的儒醫葉天望。

他不但醫術精湛，而且，還有很好的學問，被譽爲江東八府第一名醫。

第二位四十多歲，面如鍋底，濃眉環目，身軀修偉，虬髯繞頰，是揚州龍威鏢局的總鏢頭，鐵掌羅剛。

這人不但練成一雙鐵掌，力能碎石開碑，而且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江湖上的閱歷，豐富異常。

第三位是徐百萬府上的護院教師譚長風。

那只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的人，中等的身材，平庸的面貌，看上去並不起眼，但他却是徐百萬重金禮聘來的高手，也極得徐百萬的看重。

像徐百萬這樣的豪富，自然要請一個一流的護院武師。就算是化銀子，也是在所不惜，因爲徐百萬有太多的銀子。

在一次很秘密比武徵選之下，譚長風力敗一十三位高手，得到徐府總教頭的職位。

徐百萬親自看過了那次比武的情形，對譚長鳳的武功，十分佩服，所以，對這位總教頭，也有着一份特別的敬重。

這譚長風身懷絕技，偏偏又長的貌不驚人，瘦瘦小小的，看不出什麼特異的地方。

四個人的面色都很嚴肅。

徐百萬緩緩站起身子，舉手連揮，八個丫頭一齊退了出去。

搓搓手，徐百萬滿臉惶急的說道：「天望兄，你的醫術，已到了醫死人，肉白骨的能耐，難道對犬子的病勢，眞的束手無策了麼！我不在乎銀子，化多少銀子，我都願意。」

葉天望輕輕吁一口氣，道：「徐兄之言，未免見外了，就憑葉某人和徐兄這份交情，兄弟如是能盡心力，豈有推辭之理，小弟已然盡了心力，實在查不出徐少兄的病源，無法下藥。」

徐百萬不停的搓着雙手，焦急之情，溢於神色之間，但他仍然盡量的使聲音保

持着平和說道：「天望兄，你知道，兄弟就此一子，無論如何，要請天望兄成全了他。」

葉天望沉吟了一陣，道：「徐兄，兄弟不敢妄自菲薄，我的醫道，放眼當今之世，也很難找出三五個人來，不過，令郎生的不是病。」

徐百萬道：「不是病，怎麼一直暈迷不醒。」

葉天望苦笑一下，道：「至少，兄弟無法找出病源。」

鐵掌羅剛皺皺眉頭，道：「葉大夫，你說徐公子生的不是病？」

葉天望點點頭，道：「所以，要羅兄多多費心了。」

羅剛道：「我！」

葉天望道：「徐公子已暈迷了半日一夜不醒，天望又查不出病源，可能傷在了江湖人物的手中。」

譚長風突然接道：「葉大夫，如是徐公子傷在江湖人物手中，也會留下傷痕才是。」

葉天望沉思了一陣，道：「譚教頭，查看過徐公子的病情了？」

譚長風道：「查看過了，徐公子絕不是被人點了穴道，而且，也非暗器所傷，是不是中了什麼奇毒？」

葉天望抬頭望着屋頂，出了一陣子神，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道：「不是！如是中了毒，定會有中毒的徵兆，就算極爲細小的淬毒暗器，天望也自信可以看得出來。」

羅剛道：「大夫，這就叫我羅某人想不明白了，他既不是中了毒，又不是被人點了穴道，怎會如此的暈迷不醒。」

葉天望又陷入沉思之中，顯然，他內心之中，還在思索着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既然說出來，又有着很難啓齒的感覺。

經過了一陣深思熟慮之後，還是說了出來，道：「天望不是江湖中人，我涉獵龐雜，想起了一些有關江湖人物的傳說，記述。」

徐百萬道：「天望兄只管請說。」

羅剛道：「葉大夫對江湖上的事，也很熟悉麼？」

「不！」葉天望輕輕一拂長髯，接道：「天望只是從幾本和醫道有關劄記上，看到了這種傳說。」

譚長風道：「大夫慢慢的說吧！」

吁一口氣，葉天望緩緩說道：「江湖上有一種移魂大法，不知道羅總鏢頭和譚教頭聽過沒有？」

譚長風臉色一變，道：「聽過，難道徐公子是傷在了移魂大法之下。」

葉天望緩緩站起了身子，道：「徐兄，對令郎的病情，天望很慚愧無能爲力，也許羅鏢頭和譚教頭能爲徐兄分憂，兄弟先告辭了，徐兄如覺着還有需要兄弟之處，但請派人招呼一聲，兄弟即刻趕來。」

逕自舉步向外行去。

徐百萬雖然處於惶惶無依之中，仍然保持了禮，起身送到了廳外，道：「天望兄好走。」

望着葉天望遠去的背影，譚長風緩緩道：「羅總鏢頭足跡遍天下，見聞廣博，可瞧出一些蛛絲馬跡麼？」

羅剛道：「葉天望果然不愧是一個飽學的儒醫，對這等江湖上的秘聞傳奇，竟然也能知曉。」

徐百萬習慣的搓着雙手，道：「羅兄，江湖之上，眞的有這種怪事麼？」

羅剛道：「有！不過，這也只是一種傳說，我可沒有見過。」

徐百萬道：「好！好！既然找到了病源，就該有療治之法，羅兄，你多帮忙，不管化多少銀子，我都不在乎。」

羅剛的黑臉上，泛現出一片尷尬之色，道：「徐兄，江湖上只有這麼一種傳說，但它只是傳說，老實說，兄弟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事情。」

徐百萬道：「這麼說，好像羅兄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羅剛道：「是的！在我二十多年行走江湖的經驗裏，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情。」

譚長風道：「如若徐公子眞的是被江湖人物所算計，他們應該有一個目的才是呀？」

徐百萬道：「他們目的何在呢？如是要錢，也該派人來通知我了。」

譚長風道：「東主，昨天下午公子受到了暗算，現在，天還未過午時，照一般江湖中人的習性而言，今天，他們該有消息來的，至遲，不會超過明天。」

徐百萬歎口氣，道：「長風，快一天一夜了，寶玉一直沒有醒過，沒有說一句話，沒有喝一口水，我担心，他有些撐不下去。」

譚長風道：「這個，這個……」

羅剛突然接道：「如若少兄眞是受到江湖人物暗算，咱們可以找他們去，最好，把陪公子的書僮找來，我再問問他。」

徐百萬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把喜兒給我叫來。」

× × ×

喜兒，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應該是充滿着青春、快樂的年齡，但現在，他却是形容憔悴，一臉愁苦之容，看樣子，大概自從公子遇險暈倒之後，他一直沒有睡過！

他畏怯的行到了徐百萬的身前，跪了下去，臉上是一片莫可奈何的痛苦，道：「老爺！喜兒叩見。」

徐百萬冷哼一聲，道：「你和公子走在一起，怎麼暈倒在那裏的不是你呢？」

喜兒道：「我！我……」

羅剛道：「徐兄，我們必需要問明詳細的內情，不要嚇着他了。」

徐百萬冷哼一聲，道：「好！那就請羅兄問他吧！」

羅剛輕吁一口氣，道：「喜兒，你起來，不需害怕，要據實回答我的問話。」

喜兒站起身子，緩緩行到了羅剛的身前，躬身說道：「見過羅爺。」

羅剛笑一笑，道：「不要多禮，少爺是怎麼暈倒的？」

喜兒道：「昨天，少爺帶着我一起去遊仙女廟。」

羅剛道：「仙女廟，這幾天正是廟會之期，聽說趕會的人很多。」

喜兒究竟還未脫孩子氣，說到廟會，臉上立時飛起了一抹神采，道：「是的，

羅爺，那簡直是人山人海……」

羅剛經驗豐富，心知只有言語逼迫之下，他才會說出內情，當下接道：「徐少爺就在那人山人海中暈了過去。」

「不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喜兒的臉上，突然泛現出了驚怖之色，頂門上泛出了冷汗，竟然接不下去。

徐百萬怒道：「混帳東西，不是看到了一個人麼？爲什麼不說下去。」

喜兒驚懼的搖着頭，道：「不……不是人……」

這一下，倒叫徐百萬震驚了，一掌拍在木案上，道：「不是人是什麼？」

羅剛道：「徐兄，請暫息怒火，你這樣怎能問出內情，需知個中的經過，如若有得一點差錯，就會有很大的謬誤。」

徐百萬道：「是，羅兄請問，兄弟不再插口就是。」

羅剛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變的溫和，道：「喜兒，那麼多趕廟會的人，總不會出現一個妖怪。」

喜兒搖搖頭，道：「也不是妖怪，我和少爺進了仙女廟，看到了一個仙女。」

在座三人，都聽得爲之一呆。

徐百萬口齒啓動，但他忍了下去，沒有出聲。

羅剛道：「仙女廟中，自然有很多的仙女塑像，進入廟中的人，自然是人人可以看到了。」

喜兒道：「不，不是塑像，是活的仙女。」

羅剛怔了一怔，道：「活的仙女，喜兒，你沒有看錯吧！」

喜兒道：「是眞的。」

羅剛道：「那是有很多人看到了。」

喜兒道：「不是，只有我和少爺看到了。」

羅剛有些迷惘了，笑一笑，道：「說明白一些，那仙女廟中，不是有很多人的麼？」

喜兒道：「我和少爺到了仙女廟的後院，看到了那個仙女，衣服、面貌，都和那殿中的塑像一樣。」

羅剛呆了一呆，道：「哦！那麼以後呢？」

喜兒道：「少爺追上去。」

羅剛道：「你爲什麼沒有追去呢？」

喜兒道：「我本來是追去的，但少爺不許我跟去。」

羅剛點點頭，笑道：「喜兒，說下去，以後，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喜兒道：「少爺進入了一座跨院之中，發生些什麼事，我沒有看到，我找去的時候，少爺已經暈在了地上。」

羅剛道：「那裏沒有別人？」

喜兒道：「沒有，仙女廟大殿後面的跨院，本來是禁止遊客進去的，我和少爺溜了進去，那裏很幽靜，除了那個現身的仙女之外，再沒有見過別的人，後來見少爺暈倒在地上，我嚇壞了，揹着少爺出來，就僱了一頂轎子奔回府中。」

徐百萬忍了又忍，實在忍不住，說道：「喜兒，你昨天回來，爲什麼不講清楚呢？」

喜兒道：「回老爺，小的一直要說，但老爺一直發脾氣，小的實在沒有機會說明詳細的經過。」

徐百萬想了一想，歎道：「好！你下去吧！」

喜兒轉身行了幾步，又回過頭來，道：「羅爺，我想，我想少爺……」

羅剛接道：「喜兒，說下去，少爺怎麼樣？」

喜兒道：「少爺追逐仙女，一定中了邪。」

徐百萬道：「你胡……」說了兩個字，突然住口。

原來，他想一想，覺着喜兒不會說謊，此事確也有些詭秘莫測，心中對那仙女現身一事，也有些猶豫起來，不敢再胡亂發作。

一直很少開口的譚長風，突然笑一笑，道：「喜兒，快去吃飯，再睡個午覺，養好了精神，下午帶羅爺和我到仙女廟去瞧瞧。」

喜兒的臉上又現出驚怖之色，道：「我不敢再……」

譚長風接道：「不要怕，有羅爺和我陪着你。」

喜兒無可奈何點點頭，舉步而去。

大廳中，只餘了徐百萬、羅剛和譚長風。

徐百萬搓搓手，歎息一聲道：「羅兄，難道那仙女廟的仙女，眞的會在白晝現身麼？」

羅剛略一沉聲，道：「徐兄，我羅某人走了幾十年江湖，耳聞目睹過不少稀奇、古怪的事，但仙女現身的事，倒是第一次聽到。」

譚長風道：「那麼，你也歇息一下吧！下午，我和羅爺勘查過現場之後，也許能找出一些綫索來。」

徐百萬道：「譚教頭，我也去。」

譚長風道：「好！」

× × ×

正值廟會期中的仙女廟，的確是十分熱鬧，四枱大戲，一班馬戲，百數十種的雜耍，當眞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包。

這仙女廟的廟會一連三七二十一天，四鄉景從，有遠從數百里外趕來的人，臨時搭建的草舍篷帳，綿連了數里之長，果然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徐百萬換了一身很普通的衣裳，羅剛和譚長風，也穿的一般村漢衣裝。

這是譚長風出的主意，他覺得，如要眞想在這裏查出一點什麼，必須要隱密身份。

徐百萬是揚州的首富，名氣大的很，但眞正見過這位大富豪的人，却是不多，再加一身普通的村民衣着，竟是沒有人認得出他。

倒是羅剛，修軀虬髯，揚州地面上，確有不少人認識他，所以，羅剛經過了一番易容。

在喜兒領路之下，三個人先進了仙女廟的大殿之中。

譚長風低聲說道：「喜兒，你和公子看到的是那一個仙女？」

喜兒道：「站在左邊的第一個。」

譚長風仔細看去，只見居中而坐的九天玄女神像，金身鳳冠，塑像端莊，但分

站在她兩側的四個女婢，却是塑造的十分嬌麗。

左首第一個女婢，身着粉紅衣裙，眉目如畫，嘴角間還微微帶着笑意。

徐百萬低聲道：「喜兒，你沒有瞧錯吧！眞的和這個塑像一樣麼！」

那神像高可及人，栩栩如生。

喜兒道：「沒有瞧錯，我雖然只看了一眼，但瞧的十分清楚。」

譚長風道：「喜兒，帶我們到公子暈倒的地方，記着，一定要走原路。」

喜兒點點頭，繞向大殿旁邊一座側門行去。

譚長風道：「羅兄請保護敝東主，我跟着喜兒。」

其實，徐百萬已加快脚步，緊追在喜兒的身後。

穿出側門，果然有一塊屏風，上面寫着「靜修內院，遊客止步」。

喜兒輕車熟路，繞過屏風，逕向前行去。

譚長風舉步一跨，人已越過了徐百萬，緊隨在喜兒身後！

屏風後是一座小小庭院，有一座月形圓門，向後院通去。

這時，一個身着藍布褲褂、白髮蕭蕭的老婦人，正坐在一張木椅上，在閉目養神。那木椅就擋着圓門正中。

喜兒回顧譚長風一眼，低聲道：「譚爺，那一天，這裏沒有人看守。」

譚長風道：「走！咱們進去。」

當先行向圓門。

那老婦緩緩睜開雙目，道：「各位，後院是本廟中的女弟子靜修之處，一向謝絕香客，諸位要卜財，求子，請到大殿隨喜。

譚長風答非所問的道：「老夫人是這仙女廟中的……」

老婦人道：「洒掃、作飯、打雜的老媽子。」

徐百萬道：「貴廟可有主持？」

他雖着村民衣裝，但言語之間，仍不失他揚州首富的氣派。

老婦人的眼睛，似是已經老花，伸着頭打量了徐百萬一陣，道：「廟會之期，主持一早都到了大殿接待香客，施主請到前殿去找她吧！」

譚長風笑一笑，道：「咱們是遠道而來，隨緣觀光，還請老夫人行個方便。」

老婦人搖搖頭，道：「大爺多多原諒，老身職司有關，不便破例。」

譚長風道：「這麼說來，這仙女廟內院是一處禁地了。」

老婦道：「四方隨喜的地方，說不上禁地，但後院却是女子靜修之處，諸位都是大男人，入內實有不便，但如稟明主持，由她陪同諸位，也許可行……」

譚長風冷笑一聲，接道：「老夫人既是不肯方便，咱們只好闖進去了。」

身子一側，人已由那老婦人身側滑了過去。

喜兒一低頭，也竄了進去。

老婦人急急伸手攔阻，却擋住了徐百萬。

羅剛左手一伸，有如一道鐵柵般，擋住了那老婦人，徐百萬舉步而入。

老婦人急道：「你們這算……」

羅剛冷冷接道：「咱們來查一件案子，老夫人不用大驚小怪。」

老婦人還想呼叫，徐百萬却遞過來一塊銀子。

那是一塊至少有五兩重的一塊銀子。

這老婦人的眼睛雖花，但對雪白銀子却是看得清楚，呆了呆，伸手接過，又坐在了木椅之上，閉上雙目。

喜兒帶着三人行在一條紅磚道上，只見兩側的都是青磚牆壁，每隔一段，都有一個圓型小門，似乎是不少的跨院。

喜兒轉動，在一座小月門前停下，道：「就是這一座跨院，公子就暈倒小院的庭階之上。」

譚長風舉步而入。

小院幽靜，種植了不少的花木，微風帶來了撲鼻的花香。

小院有兩側房舍，一正一廂。

喜兒指着廂房前面兩道石級，道：「公子就倒在這裏！」

譚長風哦了一聲，踏上兩層石級，一伸手推開了廂房木門。

幽靜的小室，簡單的佈設，一桌一椅之外，別無長物。

譚長風銳利的目光，四顧了一眼，搖搖頭，道：「東主，沒有人！」

徐百萬道：「喜兒，這廟中跨院不少，你沒有看錯吧？」

喜兒道：「小的記得十分清楚，不會看錯。」

徐百萬道：「看看這房。」

羅剛一直站在門口沒有進來，聞言一個轉身，向上房撲去。

上房的木門，呀然而開，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布衣少女，緩緩行了出來。

羅剛停下了脚步。

譚長風、徐百萬也行入了院中。

徐百萬道：「喜兒，是不是她？」

其實，他早已瞧出不是，這少女布衣荊釵，打扮的很樸素，而且，貌僅中姿，和那殿中彩衣悅目、貌美如花的仙女相比，實有雲壤之別。

喜兒搖搖頭，道：「不是！」

羅剛道：「姑娘。」

布衣少女合掌躬身，道：「小女子法名妙喜。」

羅剛道：「妙喜姑娘。」

妙喜道：「不敢當姑娘之稱，我已是方外之人。」

羅剛道：「你衣着非僧非道，倒是叫人瞧不出妳的身份。」

妙喜道：「薄命弱女斷腸人，帶髮入仙門，承主持慈悲，已收爲名下弟子。」

譚長風道：「妙喜姑娘一直在此跨院中靜修麼？」

妙喜道：「是，我入仙門不久，在此已坐禪半年。」

譚長風道：「妙喜姑娘既在此院靜修，想必已見過那位仙女了。」

喜兒道：「仙女？」

妙喜道：「是！就是那個穿着粉紅衣裙的仙女。」

妙喜道：「此廟稱爲仙女廟，仙女在大殿之上，至於在這後殿靜修的，都是凡俗之人。」

譚長風冷冷說道：「咱們找的是那位能蹦能跳，假扮仙女形貌的人。」

妙喜搖搖頭，道：「我是凡胎俗女，從來未見過仙女行踪。」

徐百萬皺皺眉頭，道：「妙喜姑娘前天可在此院？」

妙喜沉吟一陣，道：「前天不在。」

譚長風道：「那眞是巧得很呀！」

妙喜道：「每月逢七聽經，前天好像正是七月初七，每月除此三日之外，小女子都在此院靜修。」

她說的合情合理，天衣無縫，譚長風等頓有着無言以對之感。

徐百萬忍不住道：「前天犬子，就在此院受人暗算，姑娘曾聽過？」

妙喜合掌道：「妙喜聽經歸來，聽過此事，說有一位公子，在此暈倒，後來被人救走，想不到就是施主之子，妙喜不在，未能相助施救，還望施主海涵一二！」

這番話入情入理。

既不否認事實，却又把事情推的一干二淨。

不過，這番話，也表現出了她伶俐的口齒。

羅剛兩道目光盯注在妙喜的身上，瞧了一陣，微微一笑，道：「妙喜姑娘，好好人家不作，怎會跑來仙女廟中帶髮修行起來？」

妙喜道：「前世寃孽今世報，小女子自有苦衷，大爺就不用多問了。」

譚長風道：「這座跨院之中，只有姑娘一個人靜修麼？」

妙喜道：「是！只有妙喜一人，獨居於此。」

譚長風道：「妙喜姑娘，在下可不可以進入上房瞧瞧？」

妙喜歎息一聲，道：「諸位施主敵意甚濃，妙喜就算想拒絕，只怕也有所不能，施主請吧！」

譚長風不再客氣，舉步而行，直入上房。

上房也不大，一榻一椅之外，還有一些打坐的蒲團。

譚長風實在查不出什麼可疑之處，只好退了出來。

徐百萬急忙問道：「長風，瞧出什麼沒有？」

譚長風道：「東主，咱們走吧！」

徐百萬還想說什麼，但却被譚長風以目力阻攔。

譚長風揮揮手，道：「對不起，打擾姑娘了。」

妙喜合掌說道：「不敢。」

× × ×

徐百萬的書房中，高燃着一枝紅燭，門窗緊閉，似是在商量什麼秘密大事。

習慣的搓搓手，徐百萬焦慮的道：「羅兄、譚教頭，你們看，這件事……」

譚長風道：「仙女廟有些可疑，但他們掩飾得很妥善，明裏只怕找不出什麼，所以，在下準備今夜中暗探仙女廟。」

羅剛道：「其實，那位妙喜姑娘就是一個很大的破綻，那伶俐口齒，如刀詞鋒，決非一個普通的帶髮修行女子所能，不過……」

徐百萬急急說道：「不過甚麼？」

羅剛道：「羅某人在這揚州地方上，一蹲十幾年，但却從來沒有聽到過仙女廟和江湖人物有關。」

回顧了譚長風一眼，接道：「譚兄，你仔細檢查過徐公子的傷勢，會不會是被江湖上奇異武功所暗算？」

譚長風道：「在下巳經很仔細檢查過，公子的傷勢，決非點穴手法所傷，而且，全身也找不出一點傷痕。」

徐百萬道：「以葉天望的醫道而言，如是犬子中了毒，他一定可以看出來。」

譚長風道：「東主，不管仙女廟是如何的平靜無波，但就長風今日所見而言，確有很多的可疑之處，今夜長風暗探仙女廟，也許可以找到一點蛛絲馬跡出來。」

徐百萬道：「他們的目的呢？如若只是懲戒一下犬子的胡作非爲，似乎也用不着使用此等手段，如是他們別有用心，也該有一點消息傳出來才是。」

譚長風望了羅剛一眼，道：「羅總鏢頭見識淵博，你看這是不是敲詐？」

徐百萬道：「唉！其實，他們只要能使犬子復元，就是化上個萬把八千的銀子，我也是在所不惜。」

羅剛道：「徐公子這等點水不入，就算情況沒有甚麼壞的變化，體能也撑不了太久，如是他們旨在訛詐銀子，明天，就該有所行動了！」

徐百萬點點頭，道：「長風，羅總鏢頭說的不錯，我不會在乎化多少錢，重要的是救回犬子的性命要緊。」

譚長風道：「東主的意思是……」

徐百萬道：「我不懂江湖事，但我也瞧出了那位妙喜姑娘有些不對，咱們今天去過，也算是有了反應，譚教頭今晚去探仙女廟，萬一惹火了他們，來個硬不認賬，那就麻煩了。」

譚長風道：「長風明白了。」

徐百萬道：「明天，如是還沒有反應，譚師父再去不遲。」

譚長風道：「長風遵命。」

徐百萬目光轉注到羅剛的臉上，道：「你是鏢局的總鏢頭，咱們是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由今天開始，我請羅兄保護徐家，咱們先照一個月算，我每天付二百兩銀子。」

羅剛道：「徐兄，這就見外了，令郎出了事，兄弟插手此事，那是義不容辭的，怎能當生意……」

徐百萬接道：「羅兄，我還……還有下情。」

羅剛道：「徐兄只管吩咐，羅某人力能所及，決不推辭。」

徐百萬道：「如果事情如羅兄預料，明日有甚麼消息傳來，就算他們存心訛詐，我亦願息事寧人，化錢消災，只要能使犬子復元就好，如是明日還不見消息，這就要羅兄和譚師父全力追查了，屆時，此事必需要一些有武功的高手相助，這就要羅兄由貴局之中，抽調幾個武功高强的鏢師相助了，自然，兄弟要按規矩行事，應該付多少錢，羅兄吩咐一聲就是。」

羅剛道：「錢的事，暫時不談，不過，令郎眞要牽入了江湖恩怨之中，兄弟自當全力以赴，兄弟暫時告別，明日再來，如有要事，徐兄派人通知一聲，兄弟立刻帶人趕來。」

送走了羅剛，徐百萬不停在室內走動，習慣搓着雙手，道：「長風，你看，會不會是眞的仙女顯靈，使犬子中了邪？」

譚長風道：「神鬼之說，只是傳言，長風不相信公子會中邪。」

徐百萬歎息一聲，道：「有些事，咱們大男人，實也不大方便，明天，我叫寶玉他娘，到仙女廟去許個願。」

譚長風笑一笑，道：「東主既然有此心念，勞夫人玉駕一趟也好，長風這就下去準備，不過……」

「長風，說啊！不過甚麼？」

譚長風道：「明天一早，東主最好派人把羅剛請來，如果可能，要他多帶兩個鏢師來。」

徐百萬道：「這個，幹甚麼？」

譚長風道：「保護東主。」

徐百萬道：「保護我，難道光天化日之下，他們還敢對我怎樣不成。」

譚長風道：「這個，就很難說了，東主，如若這件事，眞的牽入了江湖人物，他們甚麼事都作得出來，如若羅總鏢頭肯帶兩位鏢師來此，我想，長風也可以放心保護夫人了。」

徐百萬道：「長風，我一向作我的生意，從未和江湖人物結怨，江湖中人，怎麼會找上了我呢？」

譚長風道：「東主的生意，做的很大，難免會和人結怨，如是利害衝突得太激烈，他們可能會不擇手段。」

徐百萬道：「難道他們會僱兇手來殺我？」

譚長風道：「不錯，殺害了東主，他們才能把東主做的生意搶過去。」

徐百萬道：「這個，會是誰呢？」

譚長風道：「當然是生意上最大的對手，不過，這個人是誰？長風就不知道了，何況，這些都是忖測之言，目下還沒有證據，長風的用心是，先要保護東主的安全。」

徐百萬點點頭，道：「好！長風，疾風知勁草，我也不說甚麼見外的話了，我好高興，我這個老眼不花。」

譚長風道：「東主勞累終日，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長風告退。」

一抱拳，轉身而去。

× × ×

夜來一陣狂風暴雨，天亮後，仍然是陰雨綿連的天氣。

羅剛得到了通知，冒着風雨而來，還帶來了兩個鏢師。

那是龍威鏢局中最有名的兩個鏢師，連環金鏢何通，和斷魂刀程亮。

風雨也擋不住徐夫人愛子的親情，一頂小轎，兩個轎伕，一個老僕，仍然按預定的時間，離開了徐府，趕往仙女廟。

徐夫人沒有帶三牲禮品，但他却帶了鉅額的銀票。

一夜思量，徐百萬似乎是想開了很多，攏一點精細點心，和羅剛、何通、程亮在大廳聊天。

仙女廟的廟會，同樣也沒有受到風雨的很大影响，四枱大戲仍然再唱，也很多人撑着傘冒着風雨看戲。

徐夫人的小轎，在仙女廟前停了下來，老僕啓動垂簾，徐夫人緩緩而出。

她是個四十六七歲的婦人，也許養尊處優，仍然具有徐娘半老的風韻。

她穿着的很樸素，並沒有揚州第一富豪夫人的氣派。

打量了廟中的人羣一眼，緩步行向神壇，上香叩拜。

尾隨的老僕一直緊隨在徐夫人身側。

神壇前，兩個執事的中年婦人，並沒特別注意這一位衣着樸素的夫人，但她們却很快的改變了對徐夫人的看法。

那是徐夫人上香叩拜之後，奉上的燈油錢。

一張叁千两的銀票。

仙女廟的香火，雖然很興盛，廟會期間，一天就有三五百两銀子的收入，但像這樣一送就三千两銀子的燈油錢，却是絕無僅有的事。

那執事婦人認識字，立刻改顏相向，道：「夫人，請到客室待……。」

徐夫人截口道：「我想見見主持。」

執事婦人道：「像夫人這樣的大香客，我想主持一定會接見夫人，替妳祈福求壽。」

一面收過徐夫人送上的銀票，一面接道：「請隨小婦人來。」

轉身向後行去。

那位蒼髯老僕，也緊隨在徐夫人的身後。

也許是叁千两銀子大手筆，使人感動，所以，那位執事婦人，也只回頭望了一眼，沒有阻攔隨行的老僕。

客室，就在大殿後面，一個佈置很雅緻的房間。

仙女廟的主持，穿着黑衣的道袍，長髮挽起了一個宮髻。

隨行的老僕被擋在了雅室門外，但他却伸頭向裏面望了一眼。

看到仙女廟的主持。

寬大的黑袍，掩不去她天生麗質。

她似乎只有三十上下，也許應該更年輕些，但却有一股冷厲的莊嚴，使人凜然生畏。

徐夫人怔了一怔，萬福笑道：「我夫家姓徐，有事求見主持。」

黑衣女子道：「我就是仙女廟的主持，法號青蓮子，徐夫人有何見教，只管吩咐。」

隨來的主事婦人道：「徐夫人捐了三千两銀子的燈油錢。」

青蓮子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目光轉到了徐夫人的身上，接道：「仙女廟神跡常現，靈驗的很，夫人有甚麼祈求，只管說出來。」

徐夫人道：「小兒寶玉，日前在此行爲不檢，可能有冒犯神靈之處，還望主持拯救小兒。」

青蓮子道：「日前，我也聽到過此事，想不到竟然是夫人的公子，但不知徐公子目下的情況如何？」

徐夫人道：「小兒自那日暈倒在廟中後，迄今爲止，一直在暈迷不醒之中。」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然後道：「夫人是……」

徐夫人接道：「拙夫徐正庭，揚州府

中人，都稱他徐百萬。」

青蓮子道：「哦！原來是揚州首富的徐夫人，眞是失敬了，夫人請坐。」

徐夫人道：「小兒病況垂危，還望主持大發慈悲，能够救他一命。」

青蓮子笑一笑，道：「夫人，在沒有看到令郎的病情之前，我實在無法給夫人甚麼答覆。」

徐夫人道：「主持的意思是……」

青蓮子接着道：「我的意思是，先要看過令郎的病情之後，才能給夫人一個答覆。」

徐夫人道：「主持幾時能到寒舍一行呢？」

青蓮子道：「現在正是廟會期間，事務繁忙，白晝之間，只怕我也抽不開身子，所以只有晚上也許可到貴府中一行。」

徐夫人道：「今天晚上？」

青蓮子道：「好！今天晚上，我到貴府中去一趟。」

徐夫人道：「那就有勞主持，小婦人告辭了。」

青蓮子道：「恕我不送了。」

徐夫人道：「入夜之後，小婦人在家中恭候法駕。」

青蓮子道：「料理完廟中事務，我就到府上拜候。」

徐夫人笑一笑，轉身而去。

那長隨老僕一直站在門外，垂手而立，青蓮子行到小室門口時，那長隨老僕巳然轉過身子，緊隨在徐夫人身後而去。

青蓮子用心似乎要看看那老僕的模樣，但可惜，他沒有看到。

徐夫人在那老僕的催促之下，很快的離開仙女廟，登上小轎，直回徐府。

徐百萬、羅剛、連環金鏢何通、斷魂刀程亮，仍然坐在大廳。不過，他們巳經不喝茶了，而是在喝酒，徐府的酒好，菜也好，但三個人喝的似是並不開心。

大廳外突然行進來一個鬚髮蒼然的老者。

羅剛霍然站起身子。

老者取下蒼髮、白髯，恢復本來的面目，赫然竟是譚長風。

原來，一直緊隨在那徐夫人身後的老僕，就是譚長風所改扮。

徐百萬笑一笑，道：「看到那位主持麼？」

譚長風緩步入座，道：「見了。」轉臉望着羅剛，問道：「羅爺認識仙女廟的主持麼？」

羅剛搖搖頭，道：「從未見過。」

譚長風道：「她道號青蓮子，是一個烟視媚行的人物，兄弟雖然未和她動過手，但從她凌厲異常的眼神中，可以瞧得出來，她是個有着武功的人？」

羅剛道：「這麼說來，徐世兄的病情，確和仙女廟中有關了。」

譚長風道：「青蓮子巳答應徐夫人，今夜過府，探視公子的病情。」

羅剛拂髯沉吟了一陣，道：「日落之前，仍然沒有什麼別的消息，那就只好看看青蓮子的了。」

徐百萬搓搓雙手，道：「長風，你看過寶玉情勢麼？」

譚長風道：「長風剛剛看過。」

徐百萬道：「怎麼樣，他還能撐得下去麼？」

譚長風道：「公子仍在昏睡未醒，長風很慚愧。」

徐百萬歎息道：「這不能怪你，長風，我的意思是，他是否還能撐得下去。」

譚長風道：「看樣子，三兩天，公子還可以撐得下去。」

徐百萬道：「昨天，替他灌下去一碗參湯，完全吐了出來，唉！兩三天不吃東西，怎麼得了啊！」

忽然之間，一陣清悅的串鈴聲，傳入了大廳之中，一個沙啞的聲音，緊隨着鈴聲傳了進來，道：「專治疑難雜症，着手回春，沉疴在床，當面試驗，不靈分文不取。」那聲音雖然沙啞，但却字字清晰，傳入耳中。

譚長風呆了一呆，道：「羅爺，這聲音好清楚。」

徐府深宅大院，這座大廳，在第二進院子裏，不論在前街、後巷，呼喝之聲，都很難傳入這大廳，但那沙啞的聲音，就像在大廳外面一樣，廳中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

羅剛道：「對！這聲音是用內功逼出來的，故意傳了進來，徐兄，快叫人召那郎中進來。」

徐百萬愛子心切，早巳經沒有了主意，立刻招呼兩個守在廳門口的僕人，去請那郎中。

譚長風笑一笑，道：「羅爺，你的威名遠播，如是被那郎中看到了，不知他會不會認出你的身份。」

羅剛是何等人物，一點就透，笑一笑，道：「譚兄很細心，兄弟和兩位鏢師暫躲在屏風之後。」

譚長風實在很細心，迅速的收起了桌上四副杯筷，也搬開了木椅。看起來，就只是徐百萬一個人在大廳中自斟自飲。

像徐百萬這樣的豪富，揚州城中能陪他喝酒的人，實在不多。

現在，徐百萬一人就在自斟自飲。

譚長風垂手肅立在徐百萬的身後。

他長相平庸忠厚，用不着易容改裝就是一個僕從的形貌，再加上一件長衫，更是天衣無縫了。

一個身穿黑衫，左手提着藥箱，右手執着串鈴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進來。

那帶路的僕人，却停在大廳門外。

徐百萬站起來，打量了那郎中兩眼，只見四十左右的年紀，濃眉鷹目，中等身材，薄唇大耳，給人一種很精明的感覺。

拱拱手，徐百萬緩緩說道：「大夫，你能治各種疑難雜症？」

黑衣人放下藥箱，笑一笑，道：「單方醫大病，可惜，有錢的人，一向都不太信走方的郎中。」

徐百萬道：「犬子生了一種怪病，但不知大夫能否醫得？」

黑衣人道：「這要看過令郎的病情之後，在下才能回答。」

徐百萬道：「好！我帶你去看看。」

他心中對這走方郎中，能够醫好愛子奇病一事，實在沒有信心。

八府名醫葉天望都無法下藥的病，豈是一般的走方郎中能够治癒？（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苗疆風雲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姥姥，老花子，季方等人均在山中百毒人魔的住處住下，小寶在幾天裏逐漸明白瑛姑就是他的親娘，一日，小寶和鳳嬌偷偷溜出，一起走到布依峒，在那石屋的窗口下，鳳嬌湊巧偷聽到苗王和紅蠍子之間的談話，明白了賊苗王的陰謀鬼計，另方面花子却在暗中跟着鳳嬌和小寶，最後還設法把小寶和鳳嬌帶離險境……老花子還担心烏婆婆，百毒人魔目前對他們表現友好，只不過要利用他們來引誘烏婆婆到這裏來，而烏婆婆和百毒人魔是寃家對頭。

血劍還眞主　苗疆慶昇平

「不，」鳳嬌說：「若是那老爺爺眞是百毒人魔，眞和你師祖仇深似海，當然也會連你也恨上了，你要是找到了他，他豈會放過你，還是我去，那老爺爺和我無寃無仇，對我也極好，我撞見他也不怕，小寶，我一定要把他的底摸清楚，有了你，那可不成。」

小寶好生失望，但鳳嬌可又說得有理，當眞那人是不是百毒人魔，用心何在，豈會對他說的，只怕性命也不保，連他爺爺提起這百毒人魔來也皺眉，不用說，必是極其厲害的了。

小寶可沒怕過誰，但對這人魔可眞生了怯，怯可不是怕，小眼睛兒一轉，可有了主意了，竟也嘆了口氣，說道：「好吧，姐姐，那麼，我是找你爺，陪他迎接婆婆。」

鳳嬌道：「這才對了，小寶，我爹迎接婆婆，必在前面，他一定走出很遠，你快去吧，只是別亂跑了，找不到我爹，你得快快回去。」

小寶像是陡然間長大了，那臉兒繃得緊緊的，話也不多了，點了點頭，跑前去了。

鳳嬌却茫然呆呆地站了好一會，晨霧尚未盡散，林間，山溝裏，仍然有薄霧縹緲，一片迷茫，這教她往那裏去找百毒人魔？

她信步走去，眼前的景色似曾相識，前面不是那山澗，澗邊不是那斷崖麼？那日她和那老爺爺……她搖起頭來，那老爺眞是個好人，多慈祥啊，怎會是百毒人魔，她眞不信。

那日不就是到了前面崖邊，遇到人屠戶和鬼影手……且慢，那日人屠戶落下斷崖，就不再上來，那老爺爺從此也就失了踪，噯呀！莫非……

驀然間，她眼下似乎出現了一綫亮光，人屠戶既然敢落下斷崖，不怕那毒瘴，那老爺爺若然是百毒人魔，且還是人屠戶的師傅，自然也更不怕毒瘴了，而他又是在這裏失了踪。

鳳嬌心下一陣劇跳，她記得，老爺爺說：這斷崖下的瘴，午時前後那兩三個時

辰，才會騰起來，人畜要是中了毒瘴，必然有死無生，便連飛鳥也絕了迹。那麼，這時候還是晨早，毒也不那麼厲害了，她懷中現有那老爺爺的解藥，何不下去瞧一瞧。

是她先碰到那老爺爺，是她把大夥引去那老爺爺的居屋，若然他眞是百毒人魔，她能不愧咎，登時一咬牙，把解藥取出來，撮了點塞入鼻孔裏，斷崖中雖無毒瘴騰起，但山林間的晨霧也未消散，那裏面更是濁霧瀰漫，不見底，僅能見到近崖上的三數丈的崖壁，也不過僅是隱約可見。

鳳嬌一蹬脚，明知有險，但橫了心，一躍而下，初下去並不十分陡削，也還找得到落脚之處，可是她鼻中塞了解藥之故麼，也沒那腥臭的味兒。她也放大了胆，長長吸了一口氣，下面仍然不見底，只不過崖邊濕滑得很，往下更陡了，再落到不到兩三丈，抬頭巳不見了天光，只見一片白濛濛，一丈以下，巳再不能見到落脚之處，崖上更是長滿了青苔，滑不留脚。

鳳嬌心下有些動搖了，這下面如何會有人，既然毒瘴發自下面，又豈能住得人呢？

正當她尚未打定主意，却巳心頭一震，人聲！是人聲，且並非崖上，而是從下面傳來。

她抑制住劇烈的心跳，聽，但聽不清楚，風在斷崖裏發出斷續的呼嘯，可是她聽錯了？只不過她心有所思，有所盼，便把風聲當人聲了。

不，是人聲，一定是人聲，她一面聽，一面繼續往下落，啊喲！不料她一分神，下面的崖壁也更陡，更滑了，她脚下一滑，直落了下去！

她蜷腿，滾翻，只不過數丈高下，她巳落了地，她不料數丈下就是地面，是以仍然蜷着腿，連身子巳未能直得起來，這一來，可就成了背脊着地了，但奇怪，身下却軟軟地，着手也滑滑的，甚麼東西在蠕動，連她的身子，也牽動了，她摸到了鱗！

蛇！她明白了，也魄散魂飛，原來她是落在一條盤蜷着的大蟒蛇身上，雲貴山中多蜷蛇，不僅是聽說過，這番前來，行走的多是深山密林，她也見到過樹上下來的大蜷蛇，怕不有數丈長，雖然怕人，但相隔得遠，現下……

她跳了起來，那軟滑的蛇身竟像彈床一樣，把她也彈了起來，向崖邊撲去，隱約見到有根粗籐，慌忙一手抓牢了，怎麼這藤身也滑膩之極，啊呀！連人帶藤，直往下落！

她嚇壞了，明白那不是藤，是蛇，不單是蛇，是一條掛在崖壁上的蛇！

她拋手，在空中一個滾翻，斜落出去，若不然，她一定要落入蛇口，因爲她雖是驚惶中一瞥，也不能看得清楚，但也看到了一個昂起來的大如巴斗的大蛇頭，在張口吐信，那吐出來的紅信，怕不有尺多長！

眞是魄散魂飛，總算還未嚇得癱軟，逃命，求生的本能，倒增添了她腿上的力道，斜落出去了不下三丈。

鳳嬌脚尖點處，仍是軟軟的，仍然是蛇，她必是落在蛇窩裏了，下面除了左面的崖壁，她甚麼也看不見，她甚至也不敢瞧，只是沒命地奔逃，點地就騰身，終於，她脚尖點着堅硬的崖石了，再又一縱身，不錯，那是泥土地，至少不是踏在蛇身上，她也才能緩過那口氣來，定了定心神，也看清楚了，她所能透視，看得到的地方，地上沒蛇，而且地上並沒甚麼獸屍敗葉，也乾爽得很，再看清楚些，原來是身在崖壁的半腰上，地勢雖然向外傾斜，但所能看出的丈許之地，也還算平坦。

人聲！眞是人聲，却巳入了耳。鳳嬌才緩得一口氣來，却又心跳起來，眞有人，若不是人屠戶，他就是百毒人魔，自然也少不了那鬼影手。

鳳嬌忙不迭縮身崖下，沒蛇，那崖壁也不那麼濕滑了，却是她巳一身汗濕，餘悸尤存，心下又是一緊，好狡獪的……端的是誰？上有毒瘴，下是蛇窟，誰會想到這下面會有人，曉得誰也不敢下來。

但鳳嬌下來了，愧咎令她不避危險，更要感謝百毒人魔，若不是給了她解藥，她再大胆也不敢溜下來，若然知道下面是蛇窟，他又敢麼。

無知令她胆大，見過鬼也才怕黑，現在，她驚魂稍定，且瞧瞧端的是甚麼人？

她向人聲傳來之處走過去，不但人聲更聽得清楚了，且有水聲入耳。且慢，斷崖外邊即是那山澗，水聲必是那山澗的水聲，是了人聲，在前面，必也近着崖邊。

她摸索着走了五七丈遠，那霧氣也稀薄了些，近身之地，也看得更清楚了，外面仍然深不見底，崖壁上寸草不生，那腥嗅之味也淡薄了些，隱約可見前面有個崖洞，話聲便是從那洞中傳來。

只聽有人說道：「你以後可得加倍小心，回來繞道遠些，寧可走紅岩山那條道路，那就不怕撞見人了。」

老爺爺！噯呀，果然他就是百毒人魔，可不是人屠戶在是麼，只聽人屠戶道：「說來也眞險，差點兒和那姓季的撞個正着，萬想不到天色巳明，那姓季的仍敢留下在布依峒近處，正因我知道何處有那賊苗王派出來的守望苗兵，是以胆大了些。不過他那及得我路徑熟，我只是閃得兩閃，他連我是誰也沒看清。」

百毒人魔道：「那兩個孩兒眞也進了布依峒，而且一進一出，都未被裏面的人發覺？」

人屠戶道：「還有一個人，不，也許還不只三個人，只不過除了那兩個娃娃之外，餘外的人乍隱倏現，不知同是一人，還是有多人，我怕露了行藏，不敢出去，只在暗中瞧，說眞的，那個女的丫頭也罷了，師傅，那個男娃娃最是賊猾不過，初遇到他時，連我也上過他的當，還是大白天，竟仍被他溜走了。」

沉默了一會，沒人聲，那斷崖中灌入的風聲，和山澗中的水聲，便又盈耳了，鳳嬌那敢近前，且把身子縮入亂石堆後，只露出一個頭來。

半晌，才聽那百毒人魔道：「這不奇怪麼，怎生這麼多人進出，倒如入無人之地，那苗王端的打甚麼主意，明知來了這麼多高手，他倒撤了防不成？」

人屠戶道：「師傅，這苗王狡獪過人，以往我也走眼了，原來他是虛虛實實，

既然對外宣揚，且巳擇定日期，由那前土司的公主正大位，且辦得有聲有色，遍請各峒苗王前來，郎岱更是結綵懸燈，他還會怕人家去把那瑛姑刼走麼。他撤了防守之人，却也不假，只不過暗中監視仍然有人，誰進誰出，想來他仍然清清楚楚。」

鳳嬌焦急得很！她只是急於要知道，這百毒人魔端的安甚麼心，是否眞如老花子所料。

忽聽那人屠戶又叫聲師傅，說道：「只怕你費盡心思，多年的圖謀，又會落空，看來那老虔婆是不來了，這麼多日來，就不曾聽他們提起過老虔婆的名兒來，只怕早到閻王殿上報到去了。」

當眞不出老花子所料，這老爺爺眞是百毒人魔，也眞是計數烏婆婆……

老爺爺？怎麼她仍然在心下也稱他老爺爺？難道到了這個時候，她仍然不信百毒人魔不是個邪魔？

忽聽那百毒人魔長嘆了一聲，說道：「你猜錯了，正是人之將死，其心也善，鳥之將亡，其聲也哀，當年我初來苗疆，倒也如是存心，你可知我巳不久人世了麼，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我自幼慣使毒害人，日浸月染，年年復年年，其實毒巳深入骨髓，你難道沒見我滿面紅光麼？」

那人屠戶顯然大吃一驚，叫道：「師傅，你怎說？師傅，你……」

那百毒人魔的話聲竟陡然軟弱下來，眞似其聲也哀，說道：「初來苗疆，我實是深懷血海之仇，在此十有餘年，却也是我有生以來寧靜的十年，我是內心的寧靜，我也有更多時候，靜下來想一想了，不錯，我恨那老虔婆，但死在我手中的成千上百的人，人家難道不恨我，若不是我殺死那老虔婆的全家在先，她若不恨我，又豈會殺我全家。」

人屠戶道：「師傅，你說甚麼毒可入骨髓，可是眞？」

這百毒人魔和烏婆婆的不共戴天之仇，他自不放在心上，担心的，只是若然他這師傅眞是命在旦夕，他可就沒了大好幇手。

百毒人魔眞是其聲也哀，說道：「屠仁，你也可曾發現人中透青麼，這幾日我觀察你，你的印堂也越來越見暗，也正是毒巳入髓之兆，只不過還未到我這地步罷了，數年前，我也有如你現在一般徵兆，也不放在心上，不料，唉……」

人屠戶的聲音有些顫抖，說：「師傅，但你却滿面紅光，人中與印堂一點也不見青。」

百毒人魔的話聲却平靜之極，說道：「你也曾見過那即將熄滅的油燈麼？不，我是說熄滅之前那一刹那，那燈光會突然倍明。」

人屠戶道：「你是說……是迴光反照麼。」

百毒人魔道：「也還是半月前，我在溪澗邊，忽然發現水中的面色，由青轉紅，那以往不時發作的骨節痠痛之象，也大大減少了，也漸覺僵硬起來，才知……唉，正是我忘了問你，你可也不時覺得關節上痠軟麼？行功運氣，也覺有阻滯？」

人屠戶聲調有些兒惶急了，道：「果然不錯，打從前年起，我巳有了這樣的徵象，但一旦行功運氣，一會又復舒暢，那痠軟也全消失了。」

百毒人魔道：「那就是了，我巳自知將死，萬念皆灰，夫復有恨？」

鳳嬌大大舒了一口氣，這麼說，她師傅玉羅刹和她都沒看錯，這百毒人魔實是一番好心好意，雖不是改了性，而是自知將死，心中只有懺悔，沒了仇恨。

只聽人屠戶道：「師傅，既然你早巳發覺不妥了，爲何不解救，難道就無解救之法麼？」

百毒人魔嘆了口氣，道：「我如何不解救，不但立即抛棄了所有的毒藥，且把居所也作了一次徹底的清除，不但服藥求解，便是手所觸，鼻有所聞，莫不皆解毒之藥，更用各種解得百毒的藥草，編織成床，皆因我自身所中之毒，乃是日積月累，且巳入骨，便是能解，也非一朝一夕，但也只不過多保得幾年殘命罷了，入骨侵髓之毒，巳非藥物所能驅除。」

「難道……」人屠戶的聲音透出了絕望，說道：「難道就不能解了麼？」

那百毒人魔半晌無言，鳳嬌從那最初一刻見到他時起，就覺得他和靄可親，眞像是慈祥的老爺爺，無論如何，當年這百毒人魔便眞是萬惡，鳳嬌非但不知，甚至不知有這百毒人魔，她所知的，只是身受人家的好處，只感到人家的慈祥。是以，她竟也難過之極。

半晌，那百毒人魔才嘆道：「非是沒有，只不過，難得很了，即使有可能解救，我巳活了這大年紀，巳是異數了，孑然一身，生又何歡　落得個全屍而死，又是死在自己手中，還有何憾。」

人屠戶的聲調急促起來，說道：「師傅，有甚麼解救的法兒，你說說看。」

百毒人魔在做甚麼？只聽人屠戶道：「你你……師傅，你這般的望着我，做甚麼？」

百毒人魔道：「法兒倒是有一個，除非同時有三個內家功力極高的人，其中兩人還得是練就了純陽與純陰眞火的人，一人守護靈台，兩人分從任督二脈，把毒從湧泉穴中逼出，此外就別無他法了。」

人屠戶不言語了，鳳嬌却屈着指頭兒計算起來，也興奮起來，她可知道：梅姥姥巳練就純陰眞火，老花子？不成，那龍江釣叟武功高絕，聽小寶說，那老兒一生獨來獨往，必無家室，自也是純陽了，玉羅刹，她師傅，只怕也算得一個。

却是那百毒人魔又說道：「屠仁，你可知這幾日中，我一再勸解你之故麼？誰不是光着身子到世間來，來處來，去處去，誰不是光着身子去，縱有金山銀山，豈能買得性命，又何能帶得進棺材，何苦貪得無饜，你現有的財富，難道不足以溫飽麼，你若是回心向善，相助他們一臂之力，我這大年紀了，多活幾年又有何益，只要你一轉念，那般人恩怨極分明，要想活命，却非難事，再說，你所中之毒，亦不及我深，你和他又仇怨，咦！你……你你！住手！」

是鳳嬌喜極忘形，竟忘了危險，跳了出去。人屠戶何等身手，怒吼一聲，巳向鳳嬌抓去，但百毒人魔更快，拂袖震退了

人屠戶，把鳳嬌往懷中一帶，堪堪躲過人屠戶發出來的一蓬針雨。嚇得鳳嬌連呼吸也停止了，只道這魔頭渾身能發劇毒，不料這麼厲害，便能躲過他那一抓，也萬難逃過那一蓬針雨，不用說，針上也餵有劇毒。

百毒人魔也是面露驚容，道：「怎會是你！你是怎麼來的？」

鳳嬌道：「老爺爺，我來找你啊，那日到了這裏，你就不見了，我啊，找來找去，就大着胆，溜了進來，老爺爺，果然你在這裏。」

百毒人魔道：「找我！姑娘，為何找我？」

鳳嬌道：「我說老爺爺你是好人，他們偏不信我，但是，老爺爺，你放心，今而後他們一定相信了，而且……老爺爺，你一定長命百歲，你說的三個人，包在我身上，他們一定帮你把毒逼出體外。」

百毒人魔一怔道：「你！你聽到我們的談話，那麼你……你早來了？」

人屠戶哼了一聲，道：「師傅，這妞兒和那娃娃一樣，人小鬼大，更是鬼計多端，現下你信了罷，連這樣一個所在，不但瞞不過她，而且她竟然有胆下來，休要放走了她。嘿嘿，妞兒，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偏闖進來。」

鳳嬌急道：「老爺爺，我說的是眞的，老爺爺，你一定長命百歲，我師傅也相信你是好人，她一定也助你脫過厄難。」

百毒人魔再又喝退了人屠戶，道：「姑娘，在我身邊，無人敢傷害你，別怕。」說着，嘆了口氣，說道：「那日我一見你，就知你是個好姑娘，老朽好生感激，多謝姑娘的好意……」

百毒人魔苦笑，搖頭，才又繼續說道：「若然也算是善終，我也該滿足了，至少也是死在我自己手上。」

「不不，」鳳嬌叫道：「我不要你死，老爺爺，我師傅一定帮你，梅姥姥心腸極好，只是……老爺爺，若然你能帮小寶一個忙，那麼，龍江釣叟那老混蛋，就會聽小寶的話，我就要他也帮你。」

百毒人魔道：「你是說那個小孩兒麼，我也知道他是誰，姑娘，你說的這釣叟，當年可眞欠下了公主的一筆債，那是眞的……不，姑娘，你聽我說，我若不帮你們，豈會引你們去我那崖下小屋，也不給你們解藥了！姑娘，却是……」

他轉面向人屠戶，道：「却是他，屠仁，若然你想不蹈我的覆轍，你所中之毒，也不及我深，若得他們相助，活命却非難事，還不過來求求這位姑娘。」

人屠戶兀自半信半疑，鳳嬌道：「說眞的，老爺爺，我們可都是和他無怨無仇，這麼多年來，和他井水不犯河水，要是他也助瑛姑娘一臂之力，不再心存歹念，那可就無怨而有恩了，我們自然也有恩報恩。」

百毒人魔把臉一沉，道：「屠仁，放下屠刀，雖不能立地成佛，但回頭却是岸，是善是惡，你自去選擇吧，這兩日來，布依峒中的一舉一動，也瞞不過你，就憑你和那鬼影手，你們的籌謀可是能從心所願的麼。」

說着，又嘆了口氣，才又說道：「我一生多行不義，却還不像你一般痴迷，錢財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若再不醒悟，為時已晚了。」

鳳嬌已站了起來，因為那人屠戶已低下頭，知他已有了悔改之心，忙道：「老爺爺，我得趕快走了。」

百毒人魔肅容道：「好，姑娘，你走吧，有勞姑娘轉告烏婆婆，她並不欠我的，我已再不欠她分毫。」

鳳嬌道：「老爺爺，原來你已知道那烏婆婆也要來了，我也不騙你，我正是要去迎接她，趁早也教他們放心。」

百毒人魔道：「去吧，姑娘，我送你一程。」

鳳嬌巴不得他送一程，這斷崖上有毒瘴，裏有蛇窟，必有進出之路。

那料出得洞來，百毒人魔喝聲起，鳳嬌兩脚已離了地，直似騰雲駕霧一般，耳畔風生，落地又是霧散雲開，竟已是崖頭，那斷崖就在脚邊。

百毒人魔放開手，道：「姑娘，出山之路，已不用我指點了，去吧，今日幸是晨早，我知你已嗅了我的解藥，那毒瘴才沒侵身，但也只是暫時無事，若不另服解藥，難保不毒發昏迷，這包解藥，即去用山泉服下。」

鳳嬌道：「多謝老爺爺。」她接過解藥，欲行又止，張了張咀兒，話到咀邊，又嚥回去了。

百毒人魔道：「姑娘，你有話說罷，不用吞吞吐吐。」

鳳嬌道：「若是我來尋你，老爺爺，我又下不去，怎麼辦？」

百毒人魔道：「那不容易麼，你記住這個地方，一連投下三顆石子，我就知是你尋找，我即上來和你相會，姑娘，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凡事是勉強不得的，你的好心，我已心領了，你快回去吧。」

鳳嬌別過百毒人魔，喜孜孜，落下山澗，服了解藥，那先前心中的愧咎，自是絲毫也沒了，只有得意，哼！這番瞧那老花子還有何說。

且慢，小寶往東去了，她爹也迎烏婆婆去了。鳳嬌立即轉身，往東尋去，不料才翻上山坡，只見小寶正伸長頸子張望，一見鳳嬌，奔了過來，叫道：「姐姐，原來你在這裏，找得我好苦。」

鳳嬌一怔，道：「小寶，你怎會在這裏，可找到我爹麼？」

小寶道：「我和你才分手，就遇到烏婆婆，原來婆婆已來了兩日，只不過沒露面罷了。」

「啊！」鳳嬌瞪大了眼兒，難道這烏婆婆已知她的寃家對頭在這裏？

小寶又道：「你爹也見到婆婆了，原來我們未來，你爹已回去了，我啊，就在這裏等你。」

鳳嬌拖了小寶就跑，說：「快走，小寶，你知不知道，你爺爺現在何處？我有緊要的話對他說，還有，那烏婆婆呢？」

小寶說：「姐姐，你怎麼啦，烏婆婆說，不用尋她，有事她自會來相見。」

鳳嬌更急，拖了小寶就跑，屋前迎着呂苗子，道：「好了，都回來了，你這兩個娃娃，眞淘氣，怎麼轉眼就不見了，可把姥姥和你爹急得了不得。」

早見甘霖已步出屋子來，鳳嬌叫道：「爹，老花子……」

甘霖一沉臉，喝道：「沒老沒少，該打。」

鳳嬌道：「難道要我也隨小寶叫爺爺，他豈不長了爹你一輩去啦，我可不幹，爹，小寶的爺爺，在麼，我有緊要的事要找他。」

忽見屋傍轉出一人來，道：「不用找，進去吧，小妞，瞧你喜歡得臉兒也紅了，倒要瞧瞧你有甚麼值得這麼高興的。」

鳳嬌奔了進去，奔到姥姥身邊，梅姥姥點頭道：「姑娘，我就知道他們找不到的人，你一定能輕易找到，現下你們放心了吧，她不是好好兒回來麼。」

鳳嬌饒是急於要把百毒人魔之事告訴他們，聞言也是一怔，難道她和小寶先前溜走，姥姥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她為何出去？

梅姥姥道：「姑娘，來，坐下，你把如何尋到他的經過說來聽聽。」

「你知道？姥姥，你敢是會未卜先知道？」

梅姥姥的頭兒轉了一轉，從未現過笑意的乾澀咀邊，竟也露出了微笑，道：「姑娘，而且我還算出，凡事有了你，都會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明明是不解的寃仇，有了你，也會化解於無形了。」

大夥兒只道她說的是玉羅刹和她那十數年不解之仇，得鳳嬌化解之事，那已是人人皆知，甘霖於是平靜地說道：「姥姥，那不過是為前輩稍盡棉薄……」

姥姥道：「你錯了，我不是說我那一樁子事，我是說百毒人魔。」

鳳嬌道：「姥姥，你是知道我去找人魔？」

梅姥姥轉向老花子，說道：「我說如何，我不但知道她去尋找百毒人魔，不但沒事，且還能替我們解開疑團，桑大俠，這兩日來，你們忙進忙出，其實我雖足不出屋，可也沒閒着，只不過不敢十分肯定罷了，我越來越覺玉羅刹實有見地，百毒人魔便是沒改性，放下屠刀，但對我們實無絲毫惡意。」

老花子道：「怎生見得？那倒要聽你說出來聽聽。」

姥姥道：「正因我盲了眼，不但我這耳朵比常人靈敏，且嗅覺也得能辨百味，因為無聲的東西，耳朵也不管用，我在這兩日中，把這屋子嗅遍了，尤其是無風，你們也不在屋中的時候，我發覺這屋中非但無毒，甚至從來也未放過有毒之藥，我再把那百毒人魔給姑娘的解藥，親自試用過了，又實得解毒之藥無疑。好了，你快把怎生找到那百毒人魔，他又對你說了些甚麼，快告訴我們。」

老花子道：「你！丫頭，你眞找到了他？」

鳳嬌也不怠慢，把以往之事說了，可把甘霖聽得渾身冷汗，使小寶也目瞪口呆，連梅姥姥也動容了。

鳳嬌說：「哎！你摸得人家怪癢的，小寶，你摸我做甚麼？」

小寶說：「我我……我聽說，人要是死了，魂魄只能有形，姐姐，那大蟒蛇沒吞下你，眞的。」

鳳嬌啐了一口，老花子呸了一聲，說道：「別胡說，姑娘，可難為你了，不怪遍尋他不獲，敢情是躲在那斷崖中，好個狡獪魔頭。」

「不，」鳳嬌說：「他再不是甚麼魔頭了，而且快死了，也再不恨烏婆婆，原來是他殺死烏婆婆的全家在先，自從他發覺毒已侵入骨髓，自知罪孽深重，已是無藥可解，他說甚麼人之將死，其心也善，萬念皆灰，還有甚麼仇怨，他不但不再記恨烏婆婆，而且勸那人屠戶也快快放下屠刀。」

老花子一時啞口無言，却喜形於色，梅姥姥道：「桑大俠，這百毒人魔是眞心懺悔，無疑的了，他聽說毒已入髓，也一些兒不假，我也早知道了。」

「你知道了？」大家都異口同聲，瞪大了眼睛望着她，她怎能早已知道？

姥姥向那睡床一指，道：「各位可憐我老婆子，把這床讓給我，我也才能知道。他這屋中，非但找不出毒藥來，這床更是全用藥草舖成，我老婆子多少也知道一點藥性，若然他不是毒已入髓，怎會以解百毒的藥草做床，桑大俠，現下我們大可放心。」

老花子道：「原來你早已知道了，不怪兩個娃娃明知去尋找百毒人魔，你也不加阻止。」

姥姥道：「該說是猜想出一些來，我眞正放心的，乃是這姑娘雖然胆大，倒也不是妄為，她見我們不信百毒人魔是好意，心有不服。再說，那百毒人魔即使仍像當年一般邪惡，他和這兩個孩兒無寃無仇，就算最初是利用他，殺一個無寃無仇又無知的孩兒，豈不打草驚蛇，壞了他的計謀，是以我放心得很，而且知道她一出去，必能尋到這老兒，若然他眞是利用我們這姑娘，不用她去尋找，他也會現身出來找他。」

老花子道：「現今却是這妞兒找到了他，不錯，當眞是你靜中生明，你沒了眼，倒勝過我們有眼的，我可眞是有眼無珠了。」

姥姥道：「我們話說回來，姑娘，你必然還有話沒盡告訴我們，我猜，他一定有療毒之法，是不是。」

鳳嬌本想趁無人的時候，才求姥姥的，既然問起了，只得瞧了老花子一眼，說道：「姥姥，你眞像凡事都前知，姥姥，你可眞要救他麼？」

姥姥點頭道：「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若能效力，我何樂而不為。姑娘，你說吧。」

鳳嬌當下把百毒人魔說的解救之法，詳盡說了出來，道：「姥姥，我想求你，只不過純陰易得，純陽難求，功力稍差的，也不能為力。」

梅姥姥喜道：「誰說難求，我那師兄近年來習練佛門心法，功力大增，我不袖手，若然尋得令師，我們立即就可助他解毒。」

老花子道：「何必找玉羅刹，我有一人，若她肯出手，包管手到病除。」

姥姥道：「你是說烏婆婆？好極了，若然她能出力，還怕百毒人魔不革面洗心麼，這兩人間的不解之仇，自然也解化了

夆大俠，快快去尋了她來。」

老花子道：「此事包在我身上，却是那大和尚至今沒現過身，可是你知他落脚之處麼？」

姥姥道：「他應承過我，是爲救瑛姑而來，瑛姑未能救出，他就一直在暗中保護，每日天明之前，必來此和我相會，我知瑛姑雖身在虎口，却安如泰山，便是此故，他不願現身，我亦知玉羅刹仍然懷恨，是以不敢說出。」

老花子立即站了起來，道：「好，我即把烏婆子喚來，姑娘，你也即刻去知會那百毒人魔，請他今晚午夜後，即到這裏來。」

鳳嬌道：「你等一等，我還有話說，姥姥，你在三湘和瑛姑姑一住十餘年，那人屠戶從不敢過資水半步，是不是？」

姥姥道：「不錯。」

鳳嬌轉面道：「爹，你行走江湖多年，三湘之地也走過幾趟鏢，那人屠戶可是也沒動過你分毫？」

甘霖呵呵笑道：「說來慚愧，那大宗鏢銀，便有人肯交我護送，我也不敢接，人家豈把我保的那點鏢銀放在眼裏。」

鳳嬌巳轉向老花子道：「桑大俠…」

老花子呵呵大笑，道：「小妞，你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你說吧，要求我甚麼呀？」

說得大夥兒全笑了，誰教老花子先沒老少，和兩個娃娃鎭日嘻嘻哈哈，鳳嬌當着他人面前，從來都叫他老花子的，不料竟然叫起桑大俠來。

鳳嬌道：「既然你是桑大俠，自然大人大量，那人屠戶可眞是萬惡不赦麼？」

老花子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們連人屠戶也助他解毒。這才眞是害人害己，他們一生用毒害人，到頭來也害了自身，幸是那人屠戶有毒可輕易害人，武功上倒平常了，這麼多年來，他也只敢在三湘爲惡，不敢過大江一步，中原之地，他天大的胆也不敢去爲惡。」

鳳嬌道：「你也聽我爹說過了，那人屠戶，從未留難過我爹的鏢，可見他雖爲惡，也不過是對那些非富即貴的，是不是啊。」

却是那梅姥姥點頭道：「姑娘所說，倒也不差，人屠戶殺人雖如麻，却不過是當年和惡霸三湘的黑道上人馬爭奪地盤，到後來，由他稱霸了，倒也不再輕易出手，其間只有兩次，大江下流，尤其是鄱陽帮的人馬，也曾和他大火併，亦敗北而回，死傷雖多，也多是死有餘辜之輩，這人屠戶雖不是好人，我說眞的，若不是他獨霸三湘，小民任由黑道中的人物魚肉，倒會遭殃的更多了，雖非常道，却也過中有功。姑娘，相信必有是那人屠戶亦有中了毒的徵候了。」

鳳嬌道：「姥姥，你又猜着了，那老爺爺就勸他放下屠刀，說是他中毒不及老爺爺深，那時解救，也比老爺爺更容易了。那老爺爺更說，人屠戶能帮我們一臂之力。」

老花子道：「好，若然他眞改惡向善，雖然不稀罕他相助，但沒了這個令人防不勝防的禍害，自然好事，你即去知會他們，夜半齊來此處見我。」

兩人分頭去了，鳳嬌喜不自勝，才知老花子也巳見過了烏婆婆，她心下喜，脚下也更有勁了，却聽身後叫道：「姐姐，等等我，我也去。」

是小寶追了來，現下再不担心百毒人魔了，苗王又按兵不動，誰還會阻止他，鳳嬌道：「小寶，那蛇窟裏面有好多蛇，你可是也想下去捉來玩兒。」

小寶道：「姐姐，你別嚇我，你也不敢下去的，我曉得。姐姐，我也要見那老爺爺，我也不信那麼慈祥的老爺爺會是壞人。」

鳳嬌道：「好，走吧，我逗你玩兒，小寶，先前我跌在蛇窟裏，嚇得我魄散魂飛，我可眞連走近那崖邊也感到害怕，你來陪我前去，那就再好不過了。」

鳳嬌歡喜得恨沒脇生雙翅，半步也沒停留，一口氣跑到那崖邊，遵照那百毒人魔的吩咐……不，那麼慈祥的老爺爺，怎會是人魔。

驀見瘴氣中，騰起一條人影，鳳嬌啊了一聲，慌忙後退，上來的那是老爺爺，原來是個老婆婆，手中提着一根烏黑的拐杖。

鳳嬌一怔，却見小寶巳撲了過去，叫道：「婆婆，原來是你叫，你怎會在這下面？」

上來的竟是烏婆婆，鳳嬌雖是巳知這烏婆婆巳早到了，但見她從斷崖中飛身而上，仍不免大吃一驚，這烏婆婆和百毒人魔勢同水火，不共戴天，可是她下去殺了那老爺爺！既是仇人見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烏婆婆既然從這毒瘴巳起的斷崖中無恙上來，必是百毒人魔巳死在她手中了。

鳳嬌渾身一涼，怔怔地望着那婆婆，却是小寶忽地一挫腰，叫道：「婆婆，你可是殺了那……」

烏婆婆滿面鐵靑，哼了一聲，說道：「竟被他逃脫了，只道毒瘴巳起，他必然無備，不料仍被他走脫了，下面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不但鳳嬌鬆了一口氣，便小寶也舒了一口氣，說：「謝天謝地，婆婆，你還不知道，那老爺爺是好人。」

那婆子手中杖一頓地，相距一丈之外，鳳嬌竟然感到脚底的崖石也震動了，果然這烏婆婆名不虛傳，忙道：「小寶，這位婆婆……」

小寶道：「姐姐，快來見過婆婆，姐姐，你快對婆婆說，那老爺爺是個好人，姐姐不久前剛說那老爺爺，眞的，不信，你去問我爺爺。」

鳳嬌忙道：「婆婆，是眞的，那老爺爺也許以前作惡多端，但他快死了，他自知是他先有不是，故爾並不恨你，眞的，他快死了。」

「他快死了！那魔頭？」烏婆婆半信半疑，因爲連小寶也這麼說。

小寶說：「婆婆，眞的，爺爺知道你要來，好不担心，但爺爺現在一點也不担心了，還命我們來接那老爺爺回去，爺爺還要替他療傷。」

「替他療毒？你說：你爺爺命你來找他？」烏婆婆不再疑，却不惑。

鳳嬌道：「眞的，哎呀，老爺爺必是發覺你來找他，他躲開了，糟了。」

小寶說：「婆婆，你在下面尋過了，眞沒人麼？」

烏婆婆道：「蛇倒有滿坑，連鬼也沒有，小寶，快帶我去見你爺爺。」

小寶和鳳嬌不敢怠慢，烏婆婆道：「你們不用等我，也不要回頭，有多快，就跑多快。」

她要是不這麼說，兩人也許還不會回頭，奔了一程，不見身後有脚步聲，不自覺都回頭去望，竟然不見烏婆婆跟來。

小寶却不停步道：「姐姐，婆婆一定還不放心，怕那老爺爺有蠱惑，快走。」

回到屋子，那烏婆婆竟然巳早在屋中了，兩人才到門外，巳聽屋中傳出她的聲音來，說道：「這麼說，這魔頭眞是命在旦夕了。」

只見老花子在屋中轉來轉去，連說：「糟糕，我本是去尋你的，不料晚了一步，敢是你把他嚇跑了？」

烏婆婆哼了一聲，道：「便他眞要死了，也是死有餘辜，你倒可憐起這個魔頭來。」

老花子嘆了口氣，道：「老婆子，你也忒狠心了，殺了人家的全家，難道氣還沒有平麼，人家巳不再記恨你，你倒恨不休，當眞不怕天下人齒冷。」

烏婆婆道：「這魔頭竟會放下屠刀，說甚麼我也不信，八成兒要我們對他不作提防，他却來個攻其不備，我才不上這個當。」

其實，先前全也是還這麼想，何況這烏婆婆與百毒魔人仇深似海。老花子也就不再說了，百毒人魔巳走了，說來又何益，道：「至少現下你巳再無顧忌了，也就不用躲躲藏藏，住在這兒，我們互相間也有個照應。」

烏婆呸婆了一聲，我老婆子怕過誰來，我不過搜尋百毒人魔的落脚之處罷了，我若是明着現身出來，怕不叫嚇跑了他，却是這一位……」

那梅姥姥一直在暗角裏沒出聲，烏婆婆一到，那一雙眼睛不時向暗角裏溜，這才問及。

老花子笑道：「人家瞎了眼，你這婆子未可瞎啊，故人相見，竟也不識。」

烏婆婆一怔，早年她和梅姥姥雖有數面之緣，但自當年把重傷的玉羅刹的爹，從姥姥身邊帶走後，巳二十餘年，梅姥姥又瞎了眼，那還是當年風韻尤存的徐娘，難怪她不認得了。聽老花子說是故人，也更加迷惑。

姥姥幽幽一嘆，道：「我罪孽深重，不幸人巳受天譴，不怪你不認識了。」

老花子忙對烏婆婆使了個眼色，道：「婆子，你還記得當年有一個梅音姑娘麼？當年你二人說不上有何淵源，現下却有大淵源了，你那個可憐的徒兒，這十多年來，多得這姥姥照顧。」

烏婆婆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梅音，唉，我們都老了，歲月催人，誰也不是當年的顏面，却是……」

老花子見她面現驚疑，就知她在想甚麼，忙道：「你不用担心，你那故人之女不錯是來了此地，早晚也會相見，她和姥姥的一切誤會巳解釋清楚，只怕連你仍不知道，那玉羅刹的爹並非死在她手中，此事說來話長，待你見到玉羅刹，讓她自己親口告訴你吧。咦！」

老花子陡地一斜肩，那屋中一暗，鳳嬌與小寶巳大叫師傅，老花子巳一聲呵呵，道：「說玉羅刹，玉羅刹就到，我算計你也該來了。」

却見玉羅刹滿面肅容，道：「快走，好個賊苗王，我們幾乎全上了他的當。」

小寶母子連心，這屋子裏的人誰不關心瑛姑，篤的一聲響，梅姥姥竟從人頭上飛墜，落到玉羅刹面前，竟忘了玉羅刹仍然對她懷恨，一把抓住玉羅刹的胳膊，道：「瑛姑她……」

玉羅刹一手把撲來的小寶拖過一邊，忙道：「若然瑛姑危急，我也不能來知會你們了，但也不能遲延，且讓我一面走，一面說，立即趕去，也還不會太晚。」

誰也不曾見過玉羅刹這般惶急過，那敢言語，大夥兒抄起兵刃，一湧而出，一行人直奔向郎岱。

原來玉羅刹是得到季方相告，季方却要留下在布依峒保護瑛姑，大家一聽，可就更着急了，玉羅刹說出原故，大家才知賊苗王遍請各峒苗王，其實有虛有實，按照日程，那遠赴册亭，安隆，望謨各峒的苗兵，最快也得四日後才能到達，一往一返，就非八九日不可，是以大夥兒都安心待時而動，不料賊苗王狡獪之極，那瑛姑被人屠戶所擄，才入得苗疆，他巳安排定，那各族各峒的苗王，皆巳早在十日前派出了去相請，他明知季方等人巳在郎岱左近，日夜都有人前去布依峒，故爾明着派出人去，緩緩而行，其實各峒苗王，巳然先後到達，最後來的就是望謨族苗王，黃昏時候也就到了，正位大典，定在今晚便要舉行。

玉羅刹道：「原來這賊苗王狡獪之極，對外宣揚，望日爲大典之期，其實早定今晚行正位大典了，先前還打算由瑛姑姑正位後方始傳位於他，現下他怕夜長夢多，這近處的幾峒苗王，又皆巳被他收買了，今晚他便要瑛姑當衆宣佈，由他正位布依峒苗王，也就成了世襲的郎岱土司。

那梅姥姥自是對瑛姑了解更深，嘆道：「其實那賊苗王不用強迫，瑛姑也會宣佈的，若然她要做這苗王，也不會在雪峯山下受苦受難了。」

玉羅刹冷冷地說道：「一旦賊苗王正了位，名正而言順，他那本來面目也就露出來了，苗疆從此暗無天日，荼毒苗民尚在其次，這左近的州縣，豈還會有寧日，更不知多少生靈塗炭了。他狼子野心，再得中原江湖敗類之助，狼狽爲奸，無寧日的又豈僅左近州縣，不知要塗炭多少萬千生靈，更多萬千的百姓顚沛流離。哼！行見禾生隴畝無東西，千村萬落生荊杞。」

玉羅刹越說越有氣，大夥兒心中一凜，更是肅然起敬，這麼多人下苗疆，爲的只是母子親情，夫妻之愛，報一己之恩，盡師徒之義，誰也沒以蒼生爲念，而這個人稱羅刹女，遊戲江湖的玉羅刹，倒唯有人家遠矚高瞻，胸懷仁義。

一多半的人巳低下頭去，老花子道：「說得是，一朝那苗子得到了那歷代寶藏，兵更精，糧更足，這西南半壁河山，必

然被其蹂躪，內有各峒苗王臣伏，外得江湖敗類助桀爲虐，當眞……當眞是……」

當眞他飛身一掠，宛若天馬行空，惶然生愧，老花子搶到前頭，不料人影一晃，玉羅刹攔住他的去路，道：「布依峒再非無人之境了，原來賊苗王以往把防守盡撤，就是要敎我們如入無人境，敢情亦是陰謀詭計，現今他已把布依峒佈置成刀山劍林，進去有路，出來只怕便無門了，一旦入他重地，我等縱有通神的武功，也難逃他的毒手，誰也不能逃過他那有如飛蝗的毒箭毒針，你們且看，前面可有一個苗兵麼，其實他埋伏下了上萬苗兵，而且在那邊布依峒十里之地，作了縱深埋伏，我等入伏中，他便發動埋伏。」

老花子道：「這……你必有主意？」

玉羅刹道：「路只有一條，就是那後山的秘道，賊苗王留下後山不佈防，便是要我們進入那秘道。」

便是那晚沒到過後山的人，亦已盡知秘道無異鬼門關，秘道中的流泉飛瀑，莫不劇毒，只要沾上一點，便休想活命，大夥兒不但都停下步來，而且目瞪口呆，烏婆婆道：「恁地時，我們豈不是進去也無路了？」

小寶眼兒紅紅，抓住玉羅刹的手直搖，道：「師傅，那來好辦？」

「師傅！」烏婆婆說：「你眞收這小淘氣做徒兒了？這就不怪了，好好。」

玉羅刹道：「各位放心，我們偏要打那秘道進入布依峒，老花子，這次你可走眼了。」

老花子愕然，說：「你說甚麼？」

玉羅刹道：「這可眞是誰也想不到的，婆婆，我未言明之前，先有一句話說，世間無不解之仇，其實寃怨相報，這番話輪到人家來向你報仇了。婆婆，我問你，人家非但不向你報仇，且不再記恨了，你還要和人家誓不兩立麼？」

玉羅刹此言一出，全都明白她說的是誰了，老花子大喜，道：「慚愧，我明白了，百毒人魔替我開道，當眞也只有他，才能百毒不侵，老婆子，不料我們倒要受人家大恩，毒不毒，魔非魔，還有你烏婆子，人家不但有恩於你那徒兒，更加惠於我們，若是你再記恨，非要向人家尋仇不可，那就是與我們爲敵。」

百毒人魔與烏婆婆的深仇大恨，玉羅刹豈有不知，說道：「當初我遇到他時，實不知他便是百毒人魔，可眞想不到，他竟會放下屠刀，成了個大慈大悲，濟世救人的佛菩薩，婆婆，你要是再見到他，你也會大吃一驚，老花子說得不錯，他替我們開了道，顯然他早有今日，正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們更萬想不到的是，替我關閉那毒泉飛瀑的，竟是那人屠戶，若不是人屠戶親自動手，只怕也沒那麼容易，原來當初替賊苗王設毒計，佈下秘道陷阱的，也就是這人屠戶。」

大夥兒都啊了一聲，鳳嬌喜道：「我明白了，是老爺爺勸她放下了屠刀，因爲人屠戶也和老爺爺一般，毒已入髓。」

老花子道：「這麼說，烏婆子，人家不是躲避你，敢情是去救我們。」

玉羅刹道：「雖然如此，大家仍得小心，那後山雖未設防，但被賊苗王發現了，必然加以防備，你們跟我來！」

一行人跟在她身後，所行之地，盡皆森林密茂，且是從未走過的地方，看那西斜的日頭，倒在右面了，原來玉羅刹帶着他們繞道南行，黃昏已落，才到得布依峒後山。

果然所行之地，一路無阻，連半個苗兵也見不到，到得那谷口，玉羅刹低聲道：「桑大俠，勞你去右面崖上，那裏有兩個苗兵，你見那兩個苗兵一長身，怎麼處置，你去決定吧，這面的兩個交給我。」

隨對身後的五人道：「你們聽得崖後沒有聲息了，才可以入谷，裏面却沒有埋伏了。」

老花子道：「好，你去吧。」

兩人齊一伏腰，谷底霧已起，頓失了兩人的踪跡，不到盞茶工夫，驀聽左面崖上傳來半聲驚呼，便又寂然了，却是右面崖上傳來老花子的聲音，說道：「你兩人躺下吧，命不該絕，自有人來救你們。」那話聲說大不大，但聽得清清楚楚，顯然老花子在知會下面的人，大家不敢怠慢，魚貫進了山谷。

玉羅刹與老花子早已守候在那入口處了，幽谷夜靜，風亦不動，忽聽前面傳來篤的一聲响。

「姥姥！」鳳嬌說：「怎麼姥姥不見了？」

自從玉羅刹到後，梅姥姥一句話也沒說過，大家全知那是爲甚麼，是以也不放在心上，一路行來，梅姥姥也不曾落後，是以倒忽略了。

果然人衆中不見姥姥，那杖頭點地的聲响，鳳嬌極是熟悉，話聲未落，已奔了過去，只見梅姥姥站在澗邊大石上，面向北面谷口，天色雖然黑下來了，月也未昇，但她那飄飛的白髮清晰可見。

「姥姥！」鳳嬌叫道：「你怎麼走到這裏來了？可是有人？」

沒有啊，那谷中只有小寶當先跑過來，隨後大夥兒也趕來了。姥姥說：「沒事，走吧。」

老花子道：「在夜裏，你這沒眼的，倒比我們都强，你一定發現甚麼了，是甚麼人？」

谷中的風聲，澗中的水聲，全作了她的導引，用杖頭點地，在亂石堆中行走，甚至比有眼的人更利便，烏婆婆道：「了不得，難爲他怎麼練的。」

只聽小寶道：「師傅！你們瞧……」

那玉羅刹斜身一掠，眨眼間，只見她的身形在亂石堆中乍隱倏現，已把面前十數丈內搜遍了，姥姥顫聲道：「到底化解不了，桑大俠，有勞你……」

鳳嬌明白了，低聲道：「姥姥，你放心，早去遠了，原來是那大和尙。」

玉羅刹已躍到一塊石上，只見她恨恨地一蹬脚，烏婆婆愕然，這：「和尙，甚麼和尙？」

老花子道：「正是，這事除了你，別人也化解不了。」當下匆匆把當年之事說了，道：「這玉羅刹的爹是你送回去的，她爹的武功，當年和這婆子的師兄，其實不相上下，若眞要較量起來，只怕還不是玉羅刹她爹的敵手，如何能借力殺死他爹，便我想來想去，也不明白。烏婆子，此問事了，你倒是把當年所見，再回想一下，說眞的，這和尙萬水千山趕來也是爲了要救瑛姑，沒功勞，也有苦勞。」

烏婆婆道：「敢情他出家，這其中也還有這麼多原故，其實我也大惑不解。」

那玉羅刹已走過來，老花子忙道：「該是時候了，我們走吧，休誤了大事。」

烏婆婆道：「姑娘，我兩人開道。」

不料梅姥姥忽然飄身而去，道：「各位跟我來吧，我老婆子別的能耐沒有，黑洞中不用眼睛，摸索着行路，我來開路，也許還行。」

她話聲落，已落在秘道的入口，果然她在前引路，只聽黑暗中，篤篤之聲不絕於耳，大家循聲往裏走，才知那秘道多半是天然的崖洞，曲曲折折，時而只能容一人通過，到了空曠之處，竟是無邊無際，雖然只是摸不着崖壁，並非眞個無邊無際，但若無梅姥姥，眞個寸步難行，她以耳代目，一辨出風向，迅速找到了出路。

那秘道竟然不下兩里多地，其間更越過一個水潭，原來崖壁上另有通路。

玉羅刹道：「可眞想不到，我們竟然得人屠戶之助，這秘道的飛泉雖然被他堵塞了，但這水潭中的水，仍有劇毒，若不得他指點，眞還過不去。」

老花子道：「烏婆子，你聽到了麼，這就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不是人家指點，我們豈僅過不去，這裏也就是我們的葬身之處。」

鳳嬌說：「不是葬身，是化骨之處才對！」

玉羅刹道：「這裏可得有我引路了，且瞧瞧崖壁是否眞有路。」

循着滴水之聲，果然找到了通路，大家魚貫過了毒潭，那撲面的涼風也更勁了，玉羅刹已多次進入布依峒，知道已近出口，低聲道：「各位慢來，我打前頭走，姓梅的，最好收起你那根哭喪棒，除非你想大夥兒被人家堵在山洞裏。」

鳳嬌挨近姥姥身邊，輕悄悄撫着姥姥的手肘，不料她一點兒也不惱，應了聲是，反而說道：「玉姑娘，你可小心些。」

玉羅刹仍未嫁人，在這梅姥姥和烏婆婆心目中，自然仍是個姑娘。

烏婆婆搶上前去，說道：「姑娘，我替你打個接應，既然你已多次進出，自然路徑熟，走吧。」

老花子也道：「沒法兒，這兩個娃娃交給我管，你個娃娃聽着，行差踏錯一步，亂闖亂竄，送了性命，可別怨我，老婆子，你跟在身後。」

黑暗中，老花子拉了鳳嬌的袖子一下，把她向梅姥姥身邊一推，鳳嬌會意。道：「我才不要你管，我跟姥姥在一起。」

梅姥姥道：「各位，有備無患，但願那賊苗王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把我們都蒙在鼓裏，戒備也不那麼森嚴。但仍以小心爲是，防備毒弩毒針，最有效的是我們把衣衫脫下來，把外衣拽在腰間，到時也許能派上用場。」

老花子道：「不錯呀，我們都這麼辦吧。」

却聽玉羅刹道：「不用了，苗兵的包頭布，用起來更便當，我們隨手可得，再說，暗中溜進去，明着現出身來，那時已在人叢中，怕甚麼毒弩毒針，走吧，大家分散開來，且見龍江釣叟登高一呼，我們立即擒下各峒苗王，那可是最好的擋箭牌了。」

話聲未落，脚步聲已入耳，玉羅刹已往前走了。鳳嬌低聲道：「姥姥，難道那釣叟不是……老混蛋。」

老花子揪住小寶，吩咐道：「你要是亂跑一步，我先把你的腿打斷了，半步也不准離開我。老鏢頭，這條通路，可交給你了，必要時這是我們的退路，豈可無人把守。」

甘霖應了聲是，都不敢怠慢，往前走不得數丈，驀然眼前現了燈，而且有了人聲，原來已到了出口，出口是一條天然的崖縫，玉羅刹與烏婆婆不見了，鳳嬌咦了聲，拖着梅姥姥連忙後退。

是她幾乎踏在兩個苗兵身上。顯是被玉羅刹和烏婆婆點了穴道，本是拖去躺在石壁下，鳳嬌帶着梅姥姥貼壁而行，驀覺脚下發軟，才發覺出來。

姥姥道：「休大驚小怪，若然有警，開道的人早示警了，老鏢頭，你就留下在這裏吧。」

甘霖低聲道：「看來那苗王毫無防備，你們聽那人聲，快去吧。」

遠遠有歡呼聲，傳自那一片火光之處，鳳嬌已不見了，老花子和小寶，道：「姥姥，快走，但是……」

姥姥道：「好辦得很，你打前頭走，向我打出一顆石子兒，我就知道你的方位了。」

鳳嬌不敢言語，回頭一瞧，她爹已隱了去，她可明白，這一行人中，就數她爹武功差勁，尤其是輕身功夫，這番前來，乃是勢在必得，有進無退，要什麼退路，老花子若不是怕她爹涉險，也是怕他壞事，幸是她爹看來深信不疑。

鳳嬌順手在崖下抓了一把小石子，行不過兩丈，地下又躺着兩個苗兵，忽然心中一動，皆因那火光雖遠，眼下的情景也隱約可見，只見一個苗兵手邊有個竹筒，知是吹筒，順手取來，放入懷中。

她有梅姥姥要照顧，自然落在後面了，眨眨眼間，前行的四人已去得無影無踪，那巡邏的苗兵比往日多了，只不過全已躺在地上，有了玉羅刹，烏婆婆，老花子三人在前，自也一路無阻。

梅姥姥道：「姑娘，你看見那廣塲邊上，左面有個石碉麼？餘外的三個都是孤立的，只有那石碉接連着一排樓房！」

鳳嬌一怔，但瞬即明白了，那自是瑛姑告訴她的，石碉和她立身之處，不但相隔着一大片房屋，而且在二十餘丈外，不過那身在遠處，倒看得廣塲中火燭光天，更清楚了。道：「姥姥，果然不錯。」

姥姥道：「好，那石碉乃是老土司所建，頂上有個小小的秘室，瑛姑說：乃是緊急時避難之所，除了他父女兩人，無人知曉，石碉後壁特厚，但因從外面看來，碉樓渾然一體，非萬分精細的人，不能發覺，其實誰也想不到內裏有機關，只要搬開牆脚下的一塊石頭，就能進入，從複壁中的石梯而上，就能進入，那廣塲中的情景，也一目瞭然了。」

鳳嬌喜道：「那可好。」

如何不好，梅姥姥便能也耳代目，也只能在黑暗勝於常人，到了燈火明亮的人多之處，她可仍然是個瞎子，能敵對方的刀劍拳脚，可不敵毒箭毒針，伴着這樣一個瞎婆婆，眞是個累贅。

姥姥道：「只不過要小心，那賊苗王今晚正大位，豈會不防，我們繞道前去，可沒人替我們開道。」

鳳嬌道：「姥姥，那石碉後面的一排房屋，已接近崖邊了，那晚我來時，也到過那裏，幾個巡邏的苗兵，我還不放在心上。」

自從她練了那迷踪步，若是面對面，便是武林高手也奈何她不得，豈會把苗兵放在心上。

不料繞行過去，竟是一路無阻，雖然也碰上不少守望巡邏的苗兵，却都被那廣場中的熱鬧吸引了，兩人一先一後，輕輕易易就從背後溜了過去，到了那石碉之後，梅姥姥道：「姑娘，雖然這裏黑暗，可也沒小心，你小心瞭望。」

她眼雖瞎了，可還得感覺得出有光無光，鳳嬌小心戒備，竟連一個苗兵的影子也見不到。却是碉樓中，倒有幾個苗兵，不時從那碉堡中露出半身來，但竟無一個向下望的。其實那後面也黑得很，也不怕被上面的人見到。

聽得姥姥一彈指，她急忙溜了過去，只見一塊石頭已移開了來，現出一個小洞，只能容一人通過。姥姥道：「進去，我得把這石頭還原！」

裏面甚麼也沒有，只有斜而極陡的石級，寬才尺許，只不過暗得伸手不見五指，果然，到了盡頭，有了交錯的幾綫亮光，可以淸楚地看出是個寬有丈許的石室，只不過低矮得很，幾乎直不起腰來。

姥姥又在她耳邊悄聲道：「雖然石頭不傳聲，但有縫隙，說話小心，姑娘，快瞧，下面廣場中在做甚麼，怎麼突然沒聲息了？」

鳳嬌遠：「那賊苗王在廣場裏面，搭了一個台，啊呀！好多好多人，台前兩邊有幾個穿金綫衣裳的……那一定就是各峒的苗王了，姥姥，我我……」

「你做甚麼？」姥姥握着鳳嬌的胳膊，她感到姥姥的手在顫抖。

鳳嬌說：「我看見她了，瑛姑姑！她在那台上，嘻嘻！」

「你笑甚麼？」

鳳嬌道：「瑛姑姑也穿着金綫滾邊的衣裳，台口好多燈籠，兩邊又有兩隻大火把，原來瑛姑打扮起來還是眞美，她那一身衣衫閃閃生光。」

「那賊苗王呢！還有……」姥姥的手顫抖得厲害，鳳嬌豈會不明白，快是時候了，姥姥一心在瑛姑身上，那會不激動。

鳳嬌說：「那賊苗王可神氣了，咦！怎麼瑛姑姑手上捧着一把血劍，那血劍怎會……」

姥姥道：「人是眞人，誰也不信血劍有假，自然能瞞得過人，必是假的！」

「不不！」鳳嬌說：「台上的燈光明亮得很，我看得淸淸楚楚，是眞的，劍能假造，那血銹可是假不來的，劍上有五顆碧光瑩瑩的寶石，前後兩顆紅寶石好大，一點也不假。」

姥姥道：「我問你，你見到龍江釣叟麼？這才最緊要。」

「見到了，」鳳嬌說：「在那賊苗王身邊的台邊，也眞好笑，那老混蛋也扮成一個老苗子。」

姥姥只說了個你字，抓住鳳嬌的手也鬆開來了，說道：「那我就放心了，別出聲……」

有人在台前朗聲說甚麼，像是宣讀，眞糟，鳳嬌半句也聽不懂。奇怪，姥姥却側着耳朶，聚精會神，難道姥姥聽得懂？

只聽姥姥在咬牙，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眞的，她這麼大年紀了，倒還有一口好牙齒，那麼，姥姥一定聽得懂苗語。當眞她和瑛姑相處了十多年，兩人閒來無事，可能瑛姑眞教會了她。

鳳嬌忍不住，道：「姥姥，那人在說甚麼？咦！姥姥，快瞧，那個白鬍髭的老苗王在吼叫。

姥姥道：「糟！我們反而……眞糟，我們出不去。」姥姥在搓手，可見她心下焦急。

鳳嬌道：「姥姥，快告訴我，他們說甚麼，快瞧，姥姥，又有三個苗王起身來了，那賊苗王也出到台口來了，龍江釣叟站在他身邊！」

姥姥道：「好好，你立即就會知道，他不是老混蛋，先前那人是宣佈瑛姑已嬪漢人，自願把土司之位讓與賊苗王，更大大讚揚賊苗王有功於苗族。」

鳳嬌道：「姥姥，原來你眞懂苗語，那老苗王好生惱怒，又是怎說？咦？那三個苗王把老苗王圍住了，在吵甚麼？」

姥姥道：「那老苗王反對，說老土司歸天之時留下遺命，土司之位必要瑛姑接掌，瑛姑嬪季大將軍之子，乃是老土司的主意，爲的是不願苗疆再現兵刀，更怒斥這賊苗王當年大軍壓境，叛亂便是這賊苗王挑起來的，並指斥他假意收買人心，其實狠子野心，若然由他接掌了土司之位，苗疆就會血流成河，若然大軍再壓境，便再沒第二個季大將軍了，苗疆就慘遭浩刦。那老苗王的大意如此，哼，另外那幾個苗王，必是被那賊苗王收買了，快告訴我，廣場中怎麼？」

鳳嬌道：「又有一苗王站出，但像是站在老苗王一邊，噯呀！那老苗王怎麼突然倒地了，像是……」

姥姥道：「必是受了暗算，釣叟呢？怎麼眼看着人家暗算那老苗王？」

鳳嬌道：「賊苗王在高舉兩手，姥姥，你聽，他在說甚麼？」

那廣場中一片大亂，老苗王身後的人搶出來，把他扶起，左右的人拔出苗刀，那廣場中登時琅瑲之聲不絕於耳，但賊苗王的叫聲仍然淸楚可聞。

姥姥道：「賊苗王在說：血劍在此，誰敢不服，立即殺無赦。」

鳳嬌道：「不好，啊！賊苗王要把瑛姑手中的血劍奪過去，那老……釣叟却搶先一步，擋在瑛姑身前了。好啊！」

鳳嬌一聲歡呼，叫道：「季公子，小寶的爹，哎，打起來了，小寶的爹一把沒揪住賊苗王，噯呀，他他……不好了！」

「甚麼不好了，快說！」姥姥一把揪住她。

鳳嬌道：「季公子受了暗算，中了那賊苗王的暗算，但不要緊，果然他不是老混蛋……我是說……姥姥，釣叟救了他，哎！姥姥，你把我的臂捏得好痛。」

梅姥姥放開手，說：「快看，那台下呢，平日你咕咕呱呱，像隻畫眉鳥，怎麼這時候倒……老花子和烏婆婆呢？難道倒沒來？」

「怎麼沒來，早來啦。」鳳嬌說：「啊啊！早打起來了，姥姥，我一張嘴怎得說得了……他他……哎，老混蛋把他交給瑛姑姑，小寶！小寶！姥姥，瑛姑姑抱着那季公子，她的手抖得好厲害，臉兒白得像紙一樣。好啊。小寶把師傅敎他的功夫用出來了，氣得那賊苗王哇哇叫！可惜，小寶只是劃破了賊苗王的衣袍，沒傷着他，姥姥，賊苗王在叫甚麼？」

姥姥說：「賊苗王說……說……咦！他在狂笑，在說甚麼要敎來的人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他還有甚麼陰謀嗎？走！姑娘！快走！」

鳳嬌的脚下像生了根，道：「快瞧，姥姥，眞怕人，死了好多人，老花子和烏婆婆殺了好多好多人，台前屍體横遍！不，不是他們殺的，是苗人自相殘殺……不，也不是，是他們在抓住苗人做擋箭牌，就是那兩個苗王，穿金絲繡袍的，另一隻手却亂抓苗兵，誰近前，誰就被他們抓來擲出去，也就沒命了，沒落地已成了刺蝟。因爲那裏有箭射過去，他們就把抓到手的苗兵擲向那裏，好了，再沒苗兵敢放箭，也再沒苗兵敢撲到台前去了。姥姥，他他……那老爺爺，在瑛姑姑身邊，哎呀！原來季公子中的是毒針，一定是毒針，老爺爺撕開季公子的衣服，肩上黑了一大塊，老爺爺抓着一塊黑石頭，有拳頭一樣大的黑石頭，在季公子的肩頭滾來滾去，難道黑石頭也能療毒？」

「一定是吸鐵石，謝天謝地，那就好了，他就有救了。瑛姑呢？」

「瑛姑姑仍然把季公子抱在懷裏，她一定仍不能動彈，咦！小寶兩手亂抓，兩脚也亂踢，怎麼凌空飛了出去，哎！原來被釣叟釣了起來，把他抛到瑛姑姑身後，眞想不到，姥姥，你猜，是誰攔住了那賊苗王的去路？」

「想不到的，一定是人屠戶，是麼，可眞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人屠戶還抓住一個人，一個女人，啊！紅蠍子，就是那賊苗王的情婦……」

鳳嬌啐了一口，但立即一聲驚呼，切齒道：「好狠的賊苗王，人屠戶也……咦！他的胳膊被賊苗王刺了一刀，萬萬想不到，人屠戶想不到會一刀穿過紅蠍子的胸膛，是以沒躲過，人屠戶渾身是血，成了個血人，那胳臂一定快斷了，幸好釣叟的釣絲抛了過去，敢情他……他也來了。」

「誰？快說？」

鳳嬌說：「大和尙，姥姥，你那師兄，他才飛身上台，剛巧接住了人屠戶，他替人屠戶閉了穴脈。」

姥姥再不說走了，脚下也像生了根，顫聲急道：「你師傅呢？玉羅刹她……」

鳳嬌說：「奇怪，就是不見師傅……火起來了，好大的火，前面一排房屋起了火，那個老苗王站得高高的，在大叫，又在揮手！」

「他在叫苗兵放下兵器，他對苗兵說，大家都見到了，誰放箭，誰就會死，天祐眞主，瑛姑才是他們的眞主。他說……他是對賊苗王的餘黨說，既往不究，放下兵器的，免其一死。」

「咦！」鳳嬌說：「老苗王身後奔來了兩隊苗兵，場中的都把刀箭棄了，跪滿了地上，姥姥，那兩隊苗兵一定是老苗王帶來的，把老花子和烏婆婆擲去的兩個苗王綁了，好啊！賊苗王……賊苗王……」

「有釣叟在台上，那賊苗王無能爲力了。」

「賊苗王被高高吊起來了，釣叟站出台邊來，把他高吊在半空，也不放下他，姥姥，釣叟在說甚麼？」

姥姥長長吐了一口氣，說：「釣叟在宣佈賊苗王的罪狀，數說他這些年來的陰謀，他說：當年苗疆那場叛亂，就是他陰謀挑起來的，他指使黨羽殺了朝廷的命官，明知大軍一定要來平亂了，他却陰謀佈置，只待大軍一入境，他就殺了老土司，向朝廷邀功，滿以爲那時朝廷就會論功行賞，不料季大將軍明察秋毫，雖不知這賊苗王的陰謀，却明白叛亂的並非苗民，只是少數匪類，是以大軍雖然臨境，却按兵不動，老土司倒反而調集了兵馬，這一來，賊苗王弄巧反拙，陰謀不售，可惜老土司風燭之年，因憂急勞碌，病也加深，終於不治……」

鳳嬌叫道：「姥姥，姥姥，瑛姑她……差點兒跌倒了，幸是小寶扶住了她，那老爺爺站起來了，季公子像是沒事了。」

姥姥道：「別吵別吵，聽他們說甚麼吧！」

鳳嬌道：「那白鬍子的老苗王走上台去了，站到釣叟身邊，姥姥，他在說甚麼呀？」

姥姥道：「他說：釣叟說的千眞萬確，多虧季大將軍洞察奸情，否則我苗疆必然十室九空，血流成河，屍骨如山，鄖岱有福，都賊苗王才未得逞，萬幸老土司陰靈保祐，眞主得返苗疆，我等這就迎立爲苗疆之主，有不服從者，聖劍在此，按律處斬。」

那台下立即起了一陣歡呼，鳳嬌道：「姥姥，有五個苗婦飛身上台了，像是都會武功。」

姥姥道：「苗疆的婦女慣行山地，多是健步如飛的，快看，她們上台去做甚麼呀？」

「她們把瑛姑扶到台口，後面兩個把一個描金的椅子抬出正中，扶瑛姑坐下去了。」

「那是苗王寶座，瑛姑可捧着那血劍麼？」

「血劍，啊！」鳳嬌說：「姥姥，那血劍我分明投入那樹洞中，怎麼會到了瑛姑姑手裏，可不眞是那血劍麼。」

姥姥道：「傻丫頭，這血劍關係着苗疆的治亂，內裏有寶藏的機關尙在其次，瑛姑便是心灰意冷，不願爲苗疆之主，可也不會讓這聖劍落入賊苗王手中，她見你露出劍來，怕有人暗中窺伺，是以急忙查看，待見你投入樹洞，她倒放了心，你一轉背，她也就取了出來。」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孟子（周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三七二—二八九）

孟子，名軻，戰國時鄒人。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通六經，長於詩書，以繼承孔子之業、發揚儒學為志。其政治主張以孔子所倡「仁政」為本，為進一步保障民權，乃宣揚民貴君輕之觀念，故言必稱讚堯、舜之禪讓。孟子主張人性善，認為善性與生俱存，然每受外力影響而汨沒，因此須脩養畜積，透過教育方式加以恢復，使人人具有浩然之氣，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

閻沁恒敬撰

鍾壽仁拜書

「原來如此。」鳳嬌說：「哼，瑛姑可裝得眞像，她故意把我背上的假劍當作眞劍，啊啊，姥姥，好多好多人，在向瑛姑姑朝拜。」

那廣塲中歡聲雷動，姥姥道：「姑娘，今日瑛姑夫妻母子也團聚了，我們快去恭賀。」

鳳嬌道：「嘻嘻，姥姥，小寶可不是在瑛姑姑懷裏撒嬌兒，啊啊，瑛姑姑淚流滿面。」

她扶着姥姥，急忙溜下石壁，繞過火場，進入廣塲，只見苗兵正把死傷的人抬出去，那通道亦為之塞，先前在高處所見，眼見的死傷，亦不下數十個，不見的更不知有少，但苗兵的死傷却不多，顯然都是那賊苗王的黨羽。

鳳嬌竟然無路可行，忽然咦了一聲，說：「那鬼影手，眞是他，成了個血人了，怎麼師傅她……她倒指揮苗兵救火。」

姥姥點頭道：「火由她放，自也由她救，姑娘，多虧她這一把火，壯了聲勢，也嚇破了賊苗王的胆，否則死傷必然更多，賊苗王的黨羽豈會這麼快就降伏。」

鳳嬌見擠不進去，索性站住了，道：「姥姥，你怎知火是我師傅放的？」

姥姥道：「只有她沒在廣塲中現身，不是她，還有誰，要不然，她又豈會指揮苗兵救火，我可眞担心，待會她見到我那師兄……」

鳳嬌道：「我還忘了告訴你，姥姥，釣叟命他背着人屠戶，已出峒去了，姥姥，你放心，釣叟必是早知你們這塲恩怨，借故命他躲去了，有烏婆婆在，姥姥，烏婆婆答應了的，她一定能勸解的。原來他眞是個好人，不是老混蛋。」

姥姥道：「擠不過去，不會從別處放走的麼？」

一言把鳳嬌提醒，眞難得，那百毒人魔也罷了，人屠戶與鬼影手，竟然一朝放下屠刀，棄暗投明，人屠戶更因此而受了重傷，否則今晚豈能一舉盡殲賊苗王的黨羽，把形勢轉過來，至少死傷也會更多了，若然百毒人魔師徒和鬼影手出面相助賊苗王，那後果可眞不堪想像了，却是她和姥姥倒躲在高處，一點力也不出。

鳳嬌心急又慚愧，忙道：「姥姥，我在前面帶路。」

越過兩排石屋，不料廣塲中燈火依舊，不但死屍已搬走了，台上亦已無人，鳳嬌站在塲中發楞，驀見小寶奔來，叫道：「姐姐，姥姥，原來你們在這裏，害我好找。」

姥姥急道：「孩兒，你娘呢？」鳳嬌却急抓住他，問道：「你爹呢，他是你爹啊。」

小寶說：「我早曉得了，我沒事，老爺爺說，娘還得兩三日才能復原，爹中的毒已解了，只是一時好不了，不過 都沒事。」

鳳嬌道：「姥姥，你也唸起佛來了，你放心吧，眞虧老爺爺帮我們，小寶，他們去了那裏，快帶我們去。」

小寶說：「別去，爺爺和烏婆婆，還有四個苗王正在調兵遣將，說賊苗王還有人馬在外，釣叟已打頭陣去了，裏面擠了一殿的人，人來人去，亂得一團糟，我聽不懂，才溜出來找你們。」

姥姥道：「說得是，不可去打擾他們，正事要緊，唉，可惜我瞎了眼，一點忙也帮不了。」

小寶道：「姥姥，娘聽說你來了，好生高興，我聽釣叟說，苗疆的人全都懷念老土司，都不是眞心歸服賊苗王，樹倒猢猻散，沒事了。」

姥姥道：「謝天謝地，却是那賊苗王呢？」

小寶一指，道：「那不是麼？高高吊在台柱上，早死了 晃悠悠的不僅是賊苗王的屍體，還有龍江釣叟的釣竿。」

鳳嬌若有所失，道：「小寶，我們只怕再也見不到釣叟了，你也再別想揪他的鬍子了。」

小寶瞪眼兒，道：「你怎說？」

「苗疆從此太平無事，小寶，你記得麼，他對你和你娘的恩也報了，也就是心願已了了，他那根釣竿也就再沒用了，所以他掛竿而去。」

姥姥點了點頭，鳳嬌和小寶，仰着臉兒，再無言語，只有那高掛在屍身傍邊的釣竿，在那裏幌悠悠。

（全文完）



夢

全新世界
美夢成眞

經已出版

怎樣使妳更美？
專家畫家替妳扮靚
十萬圓滿漢全筵
獨家介紹圖片製法
新女性自療自衛
即看即用生動有趣
健康生活幸福家庭
全部由妳自己掌握
新夢劇場名家創作
氣派雄渾精挑細選
美容時裝服務專欄
嶄新觀點夠威夠醒

彩頁逾百
只售港幣弍圓